

红岩

山城风暴

紅

HONG

岩

YAN

(一)

山城風暴

原著 羅廣斌 楊益言

改編 可 蒙

繪圖 韓和平 羅 盤
金奎 顧炳鑫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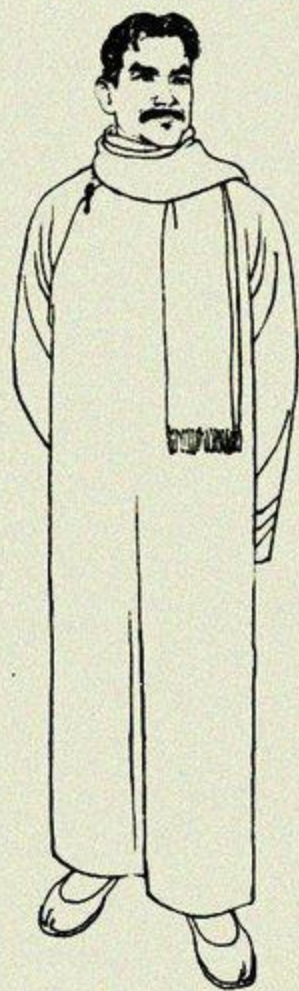
前 記

《紅岩》出版以后，深受广大讀者歡迎。讀過這部小說的人，很難忘懷書中所描寫的許雲峯、成崗、江姐、齊曉軒、劉思揚……這些英雄人物的形象，他們在同敵人鬥爭中所表現出來的崇高品質，深深打動讀者的心靈，使讀者受到深刻的階級教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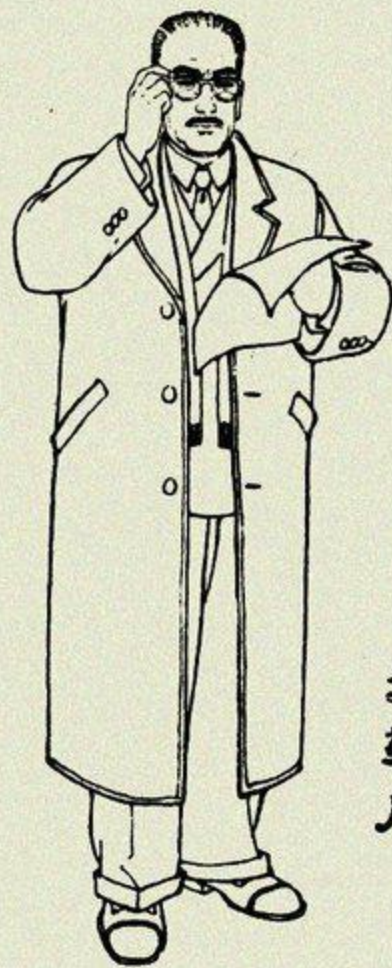
為了滿足讀者需要，我們選擇這部長篇小說編繪為連環畫，全書分為八冊。內容從國民黨反动派垂死掙扎，搜捕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起，直到革命志士越獄，美蔣秘密監獄——中美合作所毀滅為止。

我們的意圖是想通過連環畫，使青少年了解革命事業的艱苦，珍視今天的幸福生活，繼承革命先烈的戰鬥傳統，作革命事業的接班人。同時使更多的讀者認識到：在國民黨反动派統治的黑暗歲月里，無數先烈為了爭取革命的勝利，如何同敵人進行堅決的鬥爭。他們的英雄事跡，將進一步地鼓舞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信心與激情，在階級鬥爭、生產鬥爭、科學實驗的三大革命運動中，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困難，取得更大的勝利。

封面圖 韓和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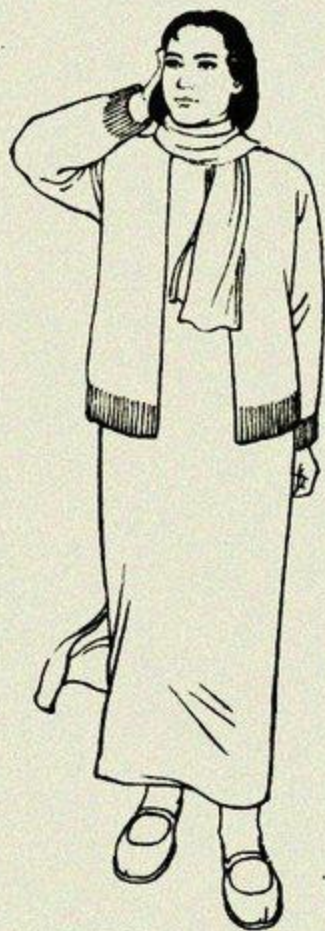
许云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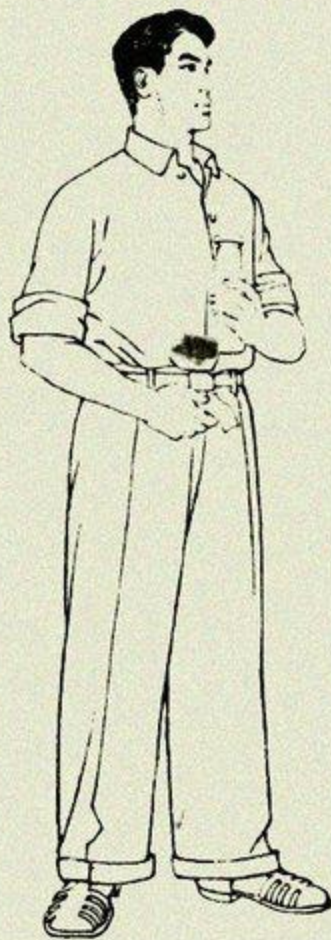
李敬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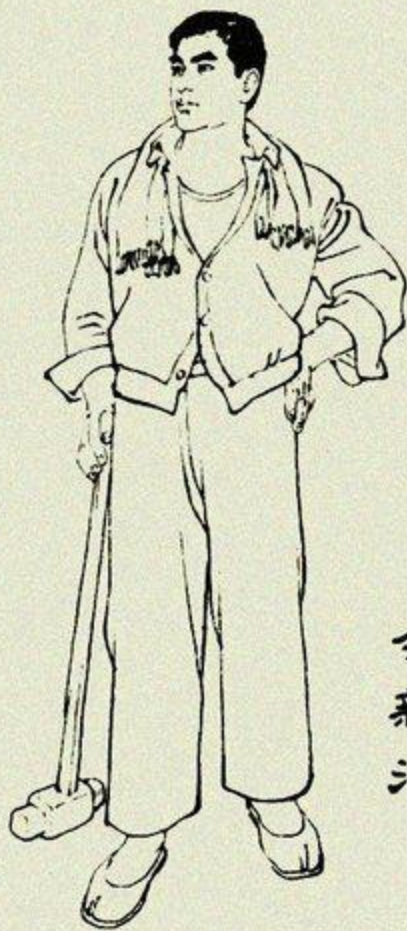
成
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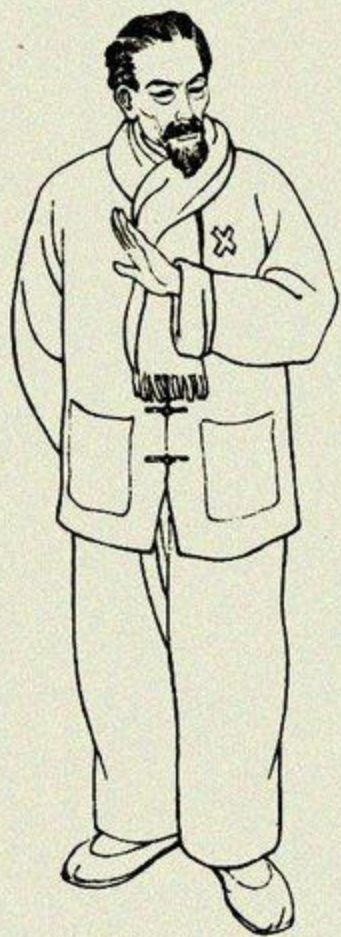
江
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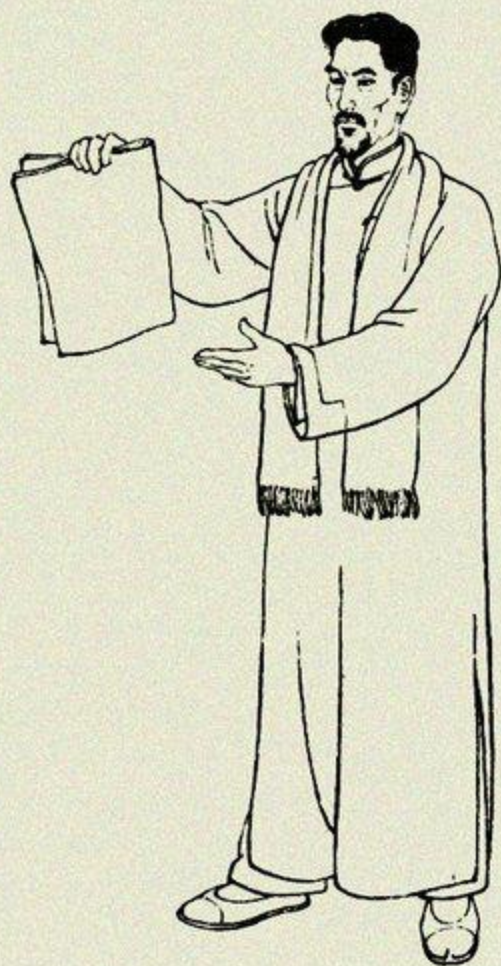
刘思扬



余新江



老大哥



齐晓轩



华子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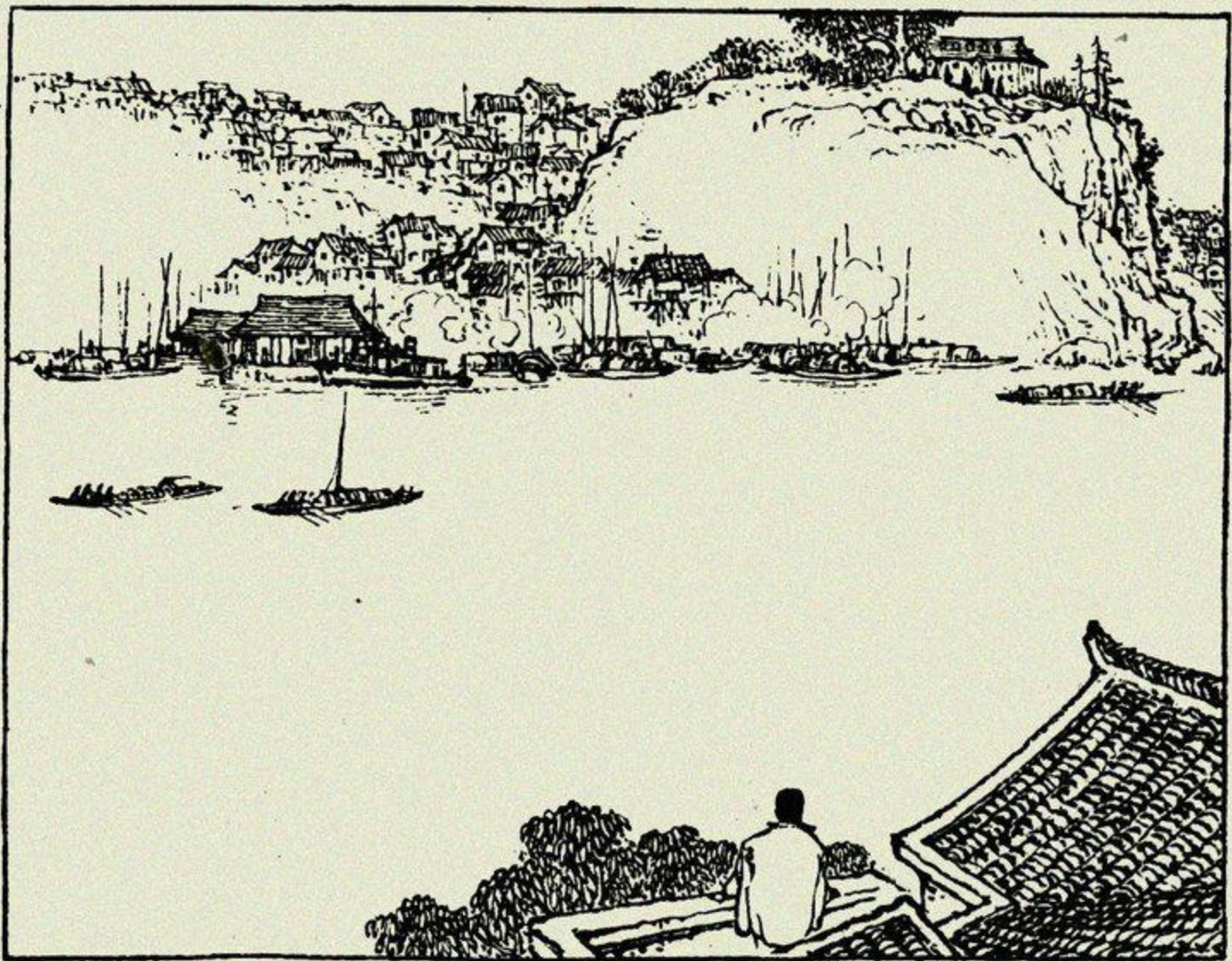
双枪老太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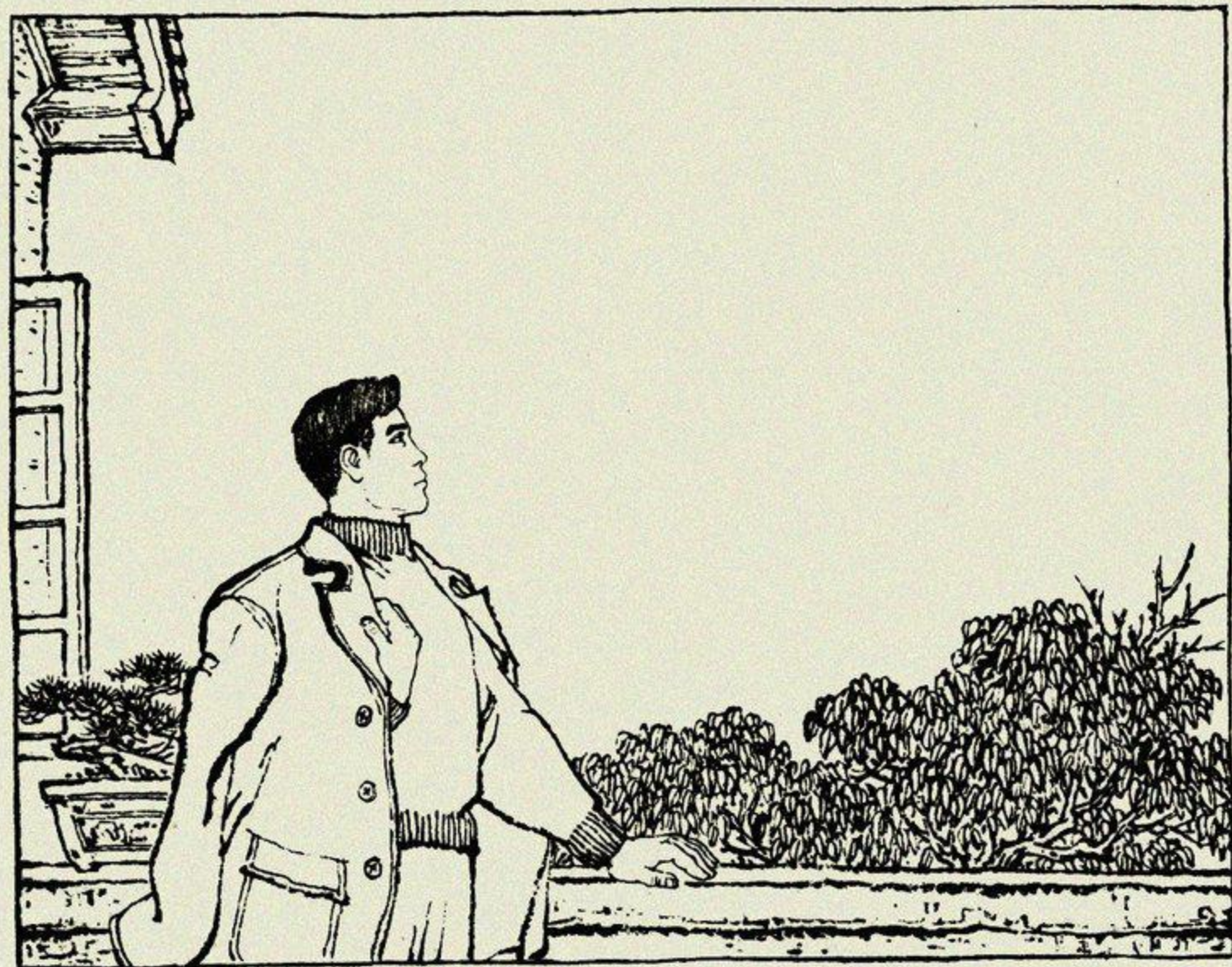
龙光华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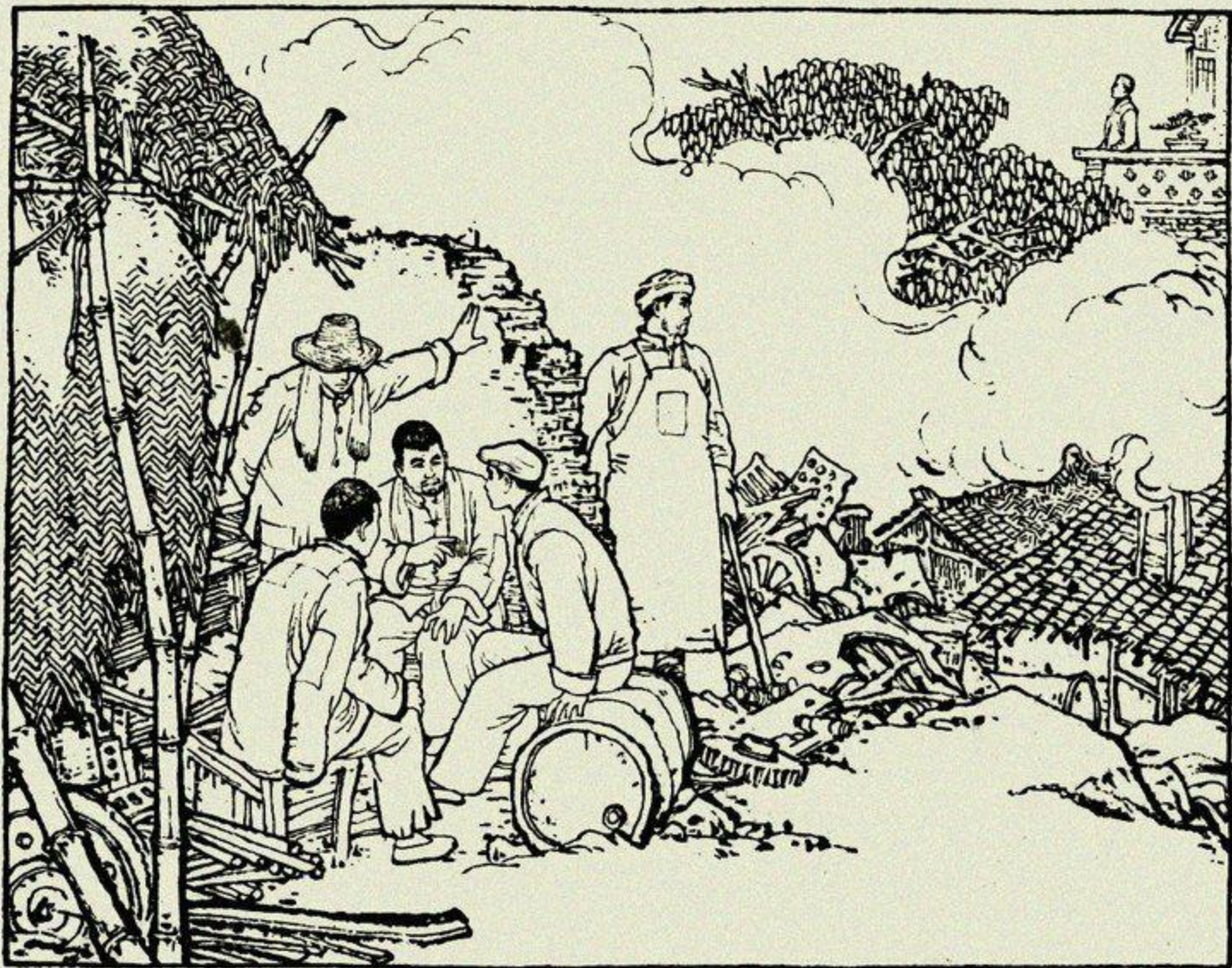
丁长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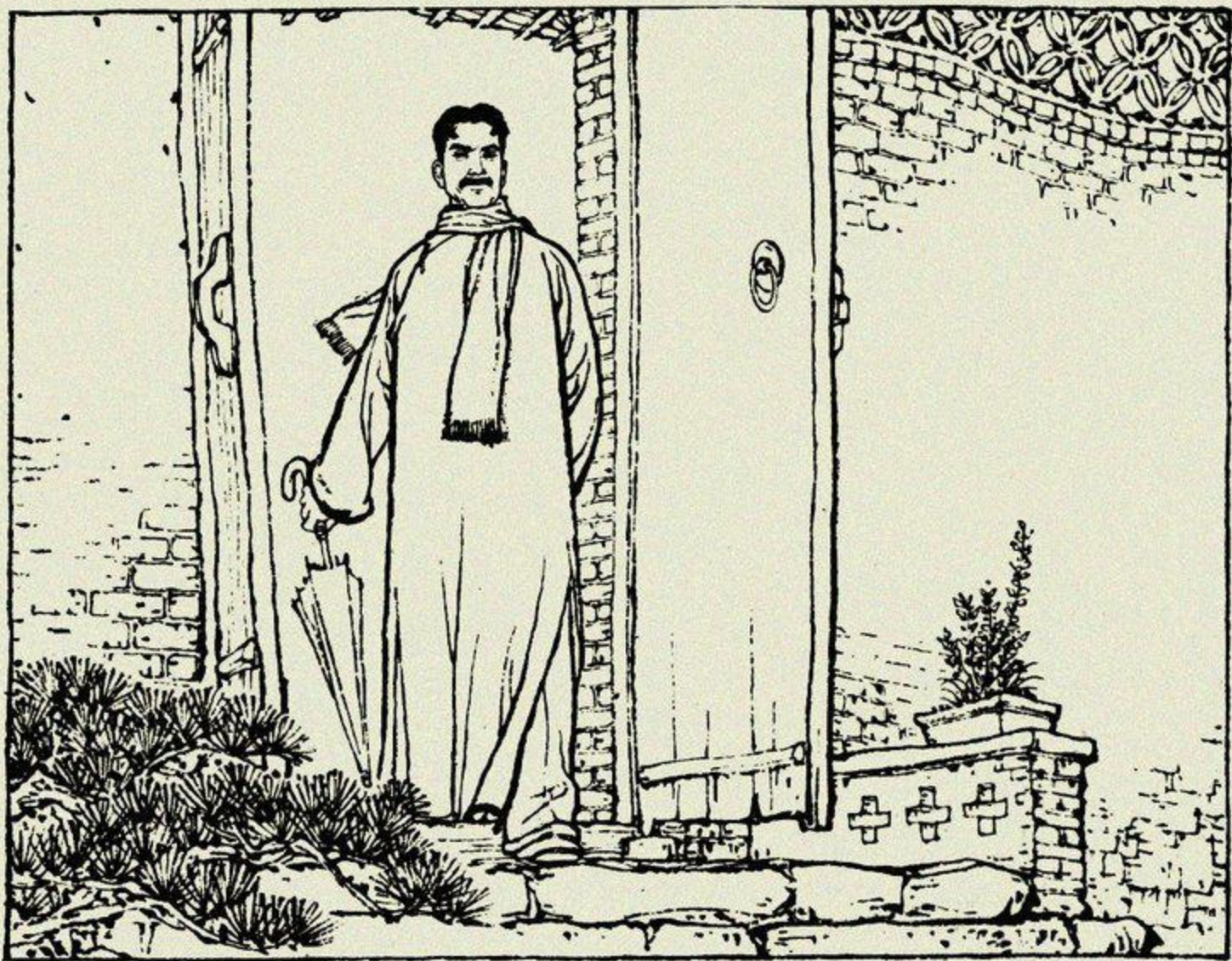
(1) 一九四七年春天，解放战争已发展到新阶段的前夜，重庆长江兵工总厂修配厂长、地下党员成岗，突然得到国民党反动派包围中共办事处的消息，很是不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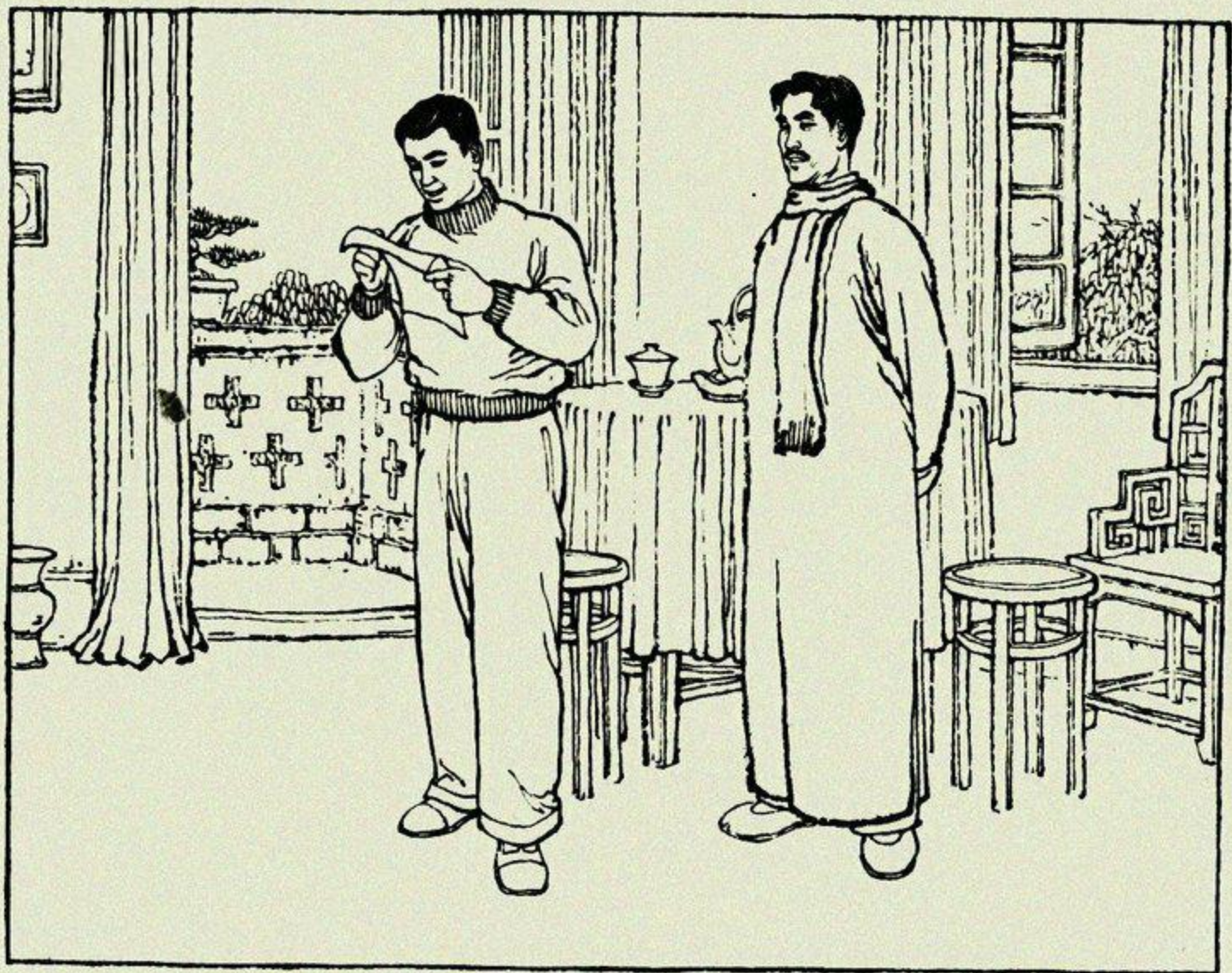
(2) 成岗希望和在办事处工作的大哥见一次面。当时形势紧急,大哥和同志们被迫撤回延安,成岗的组织关系突然断了。他的内心十分痛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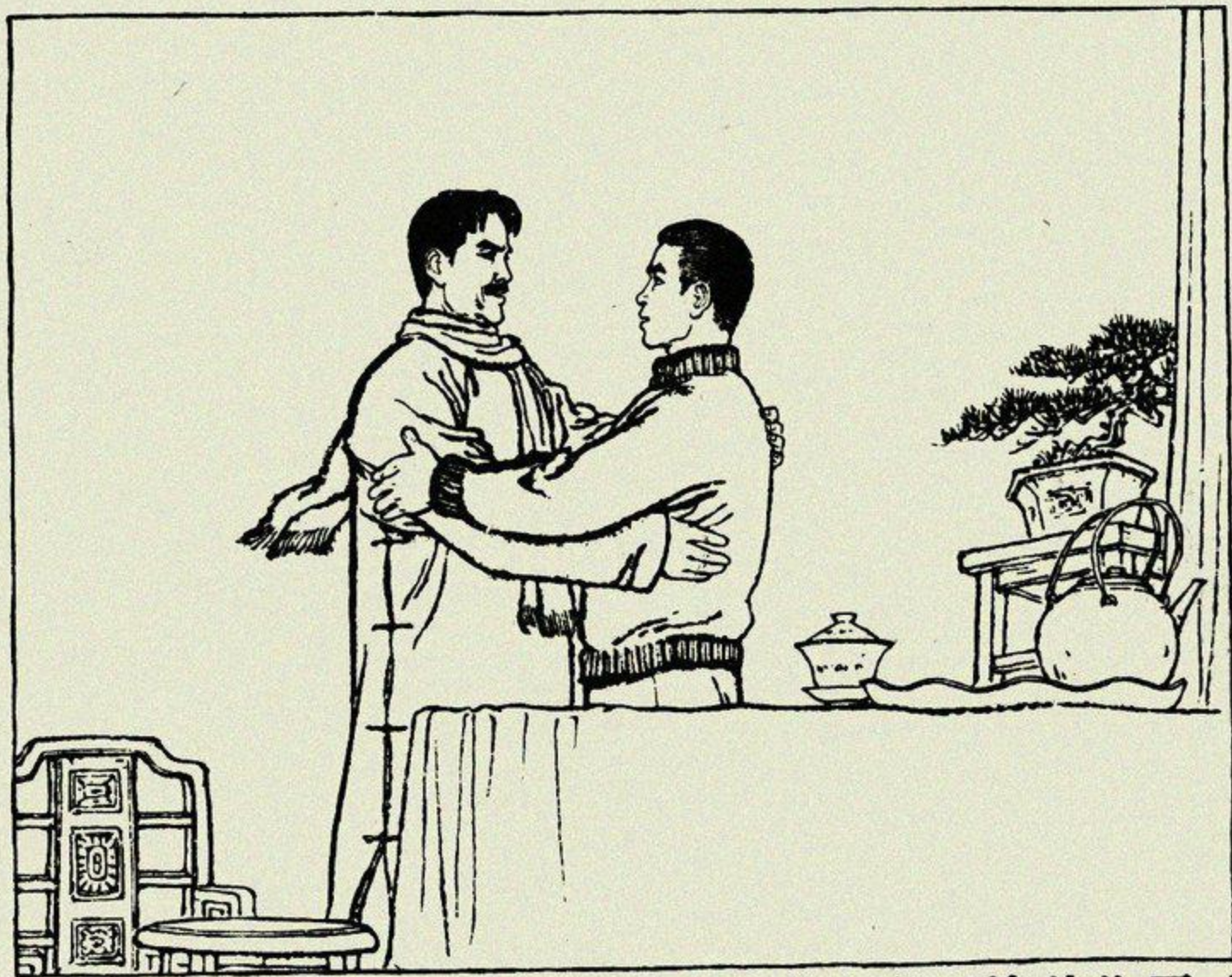
(3) 修配厂的支部书记是青年工人余新江，成岗因为和上级单独联系，没有和支部发生关系。他虽然内心痛苦，但是严守党的纪律，不肯随便找人接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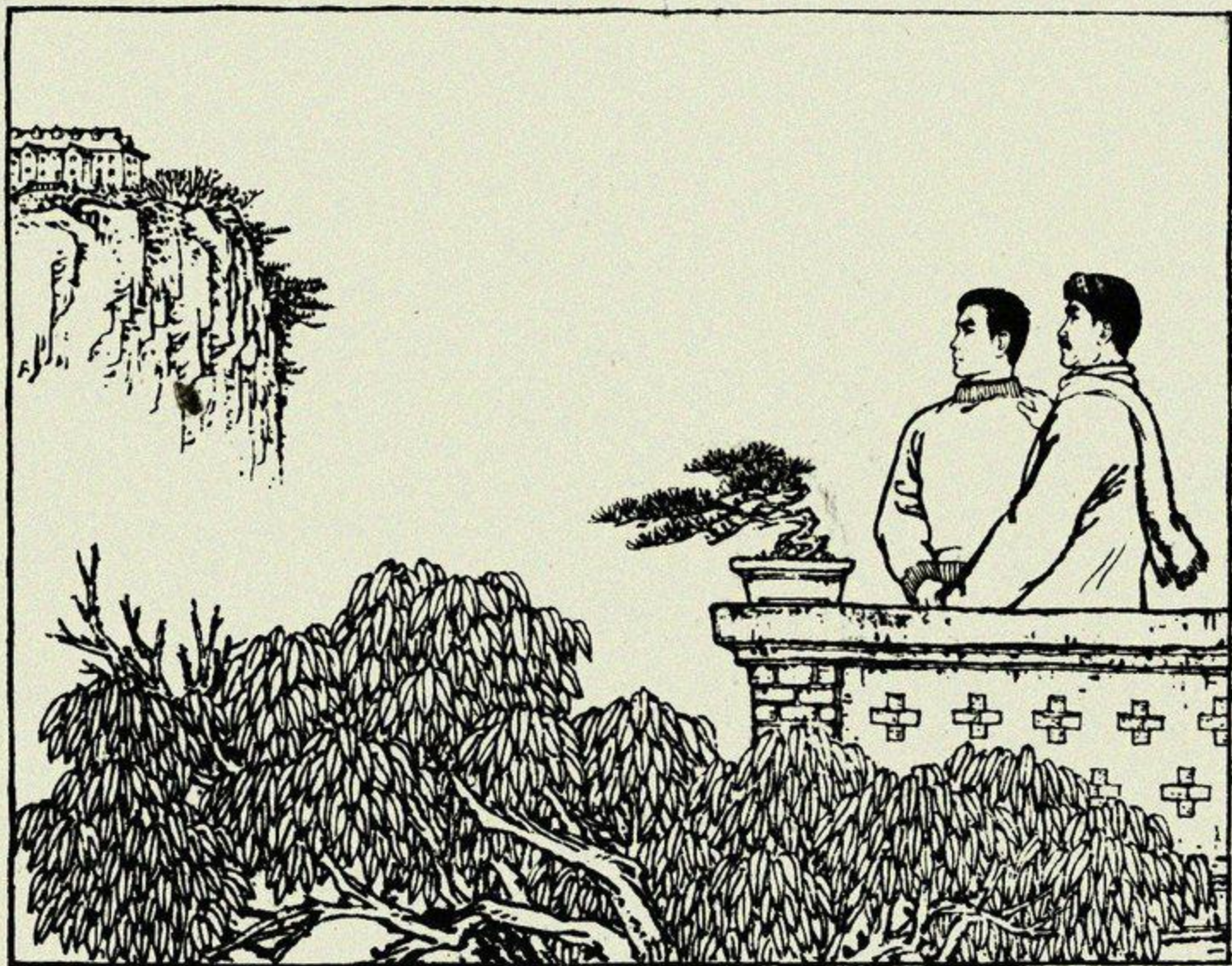
(4)一个多月以后,一个中年人来找他。这个人身材瘦长,两眼有神,毫无客套地走了进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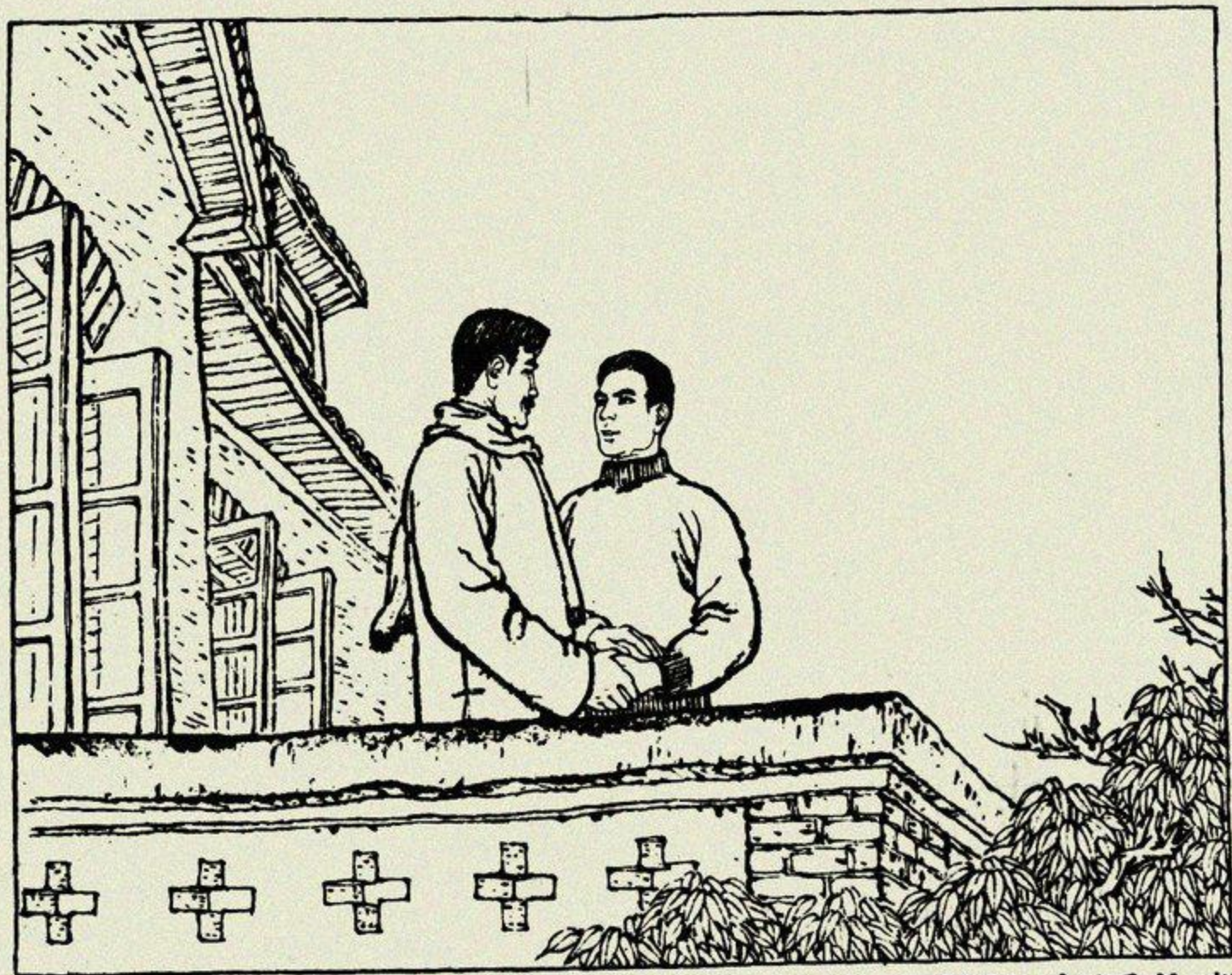
(5) 他拿出一封信递给成岗。信上是大哥熟悉的笔迹,写着:“我早已安全抵家……勿念。我相信你得到这封信时,一定能回到最亲爱的人的怀抱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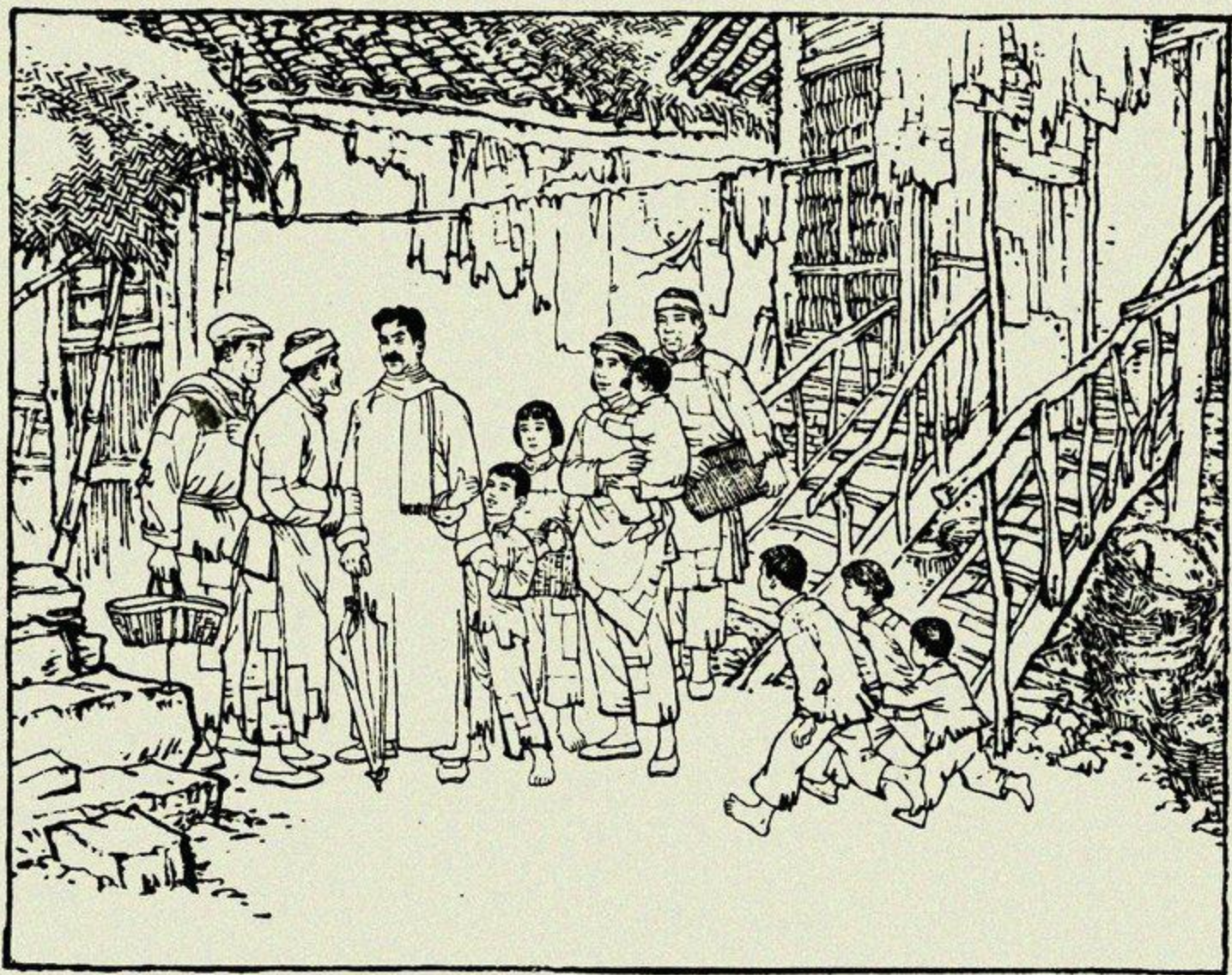
(6) 成岗看完信，一把抱住他：“我到底等着你了。”
来客说：“我早就知道你。你做过管理员，为了救助工人，恢复生产，后来工厂有盈余，他们提升你当厂长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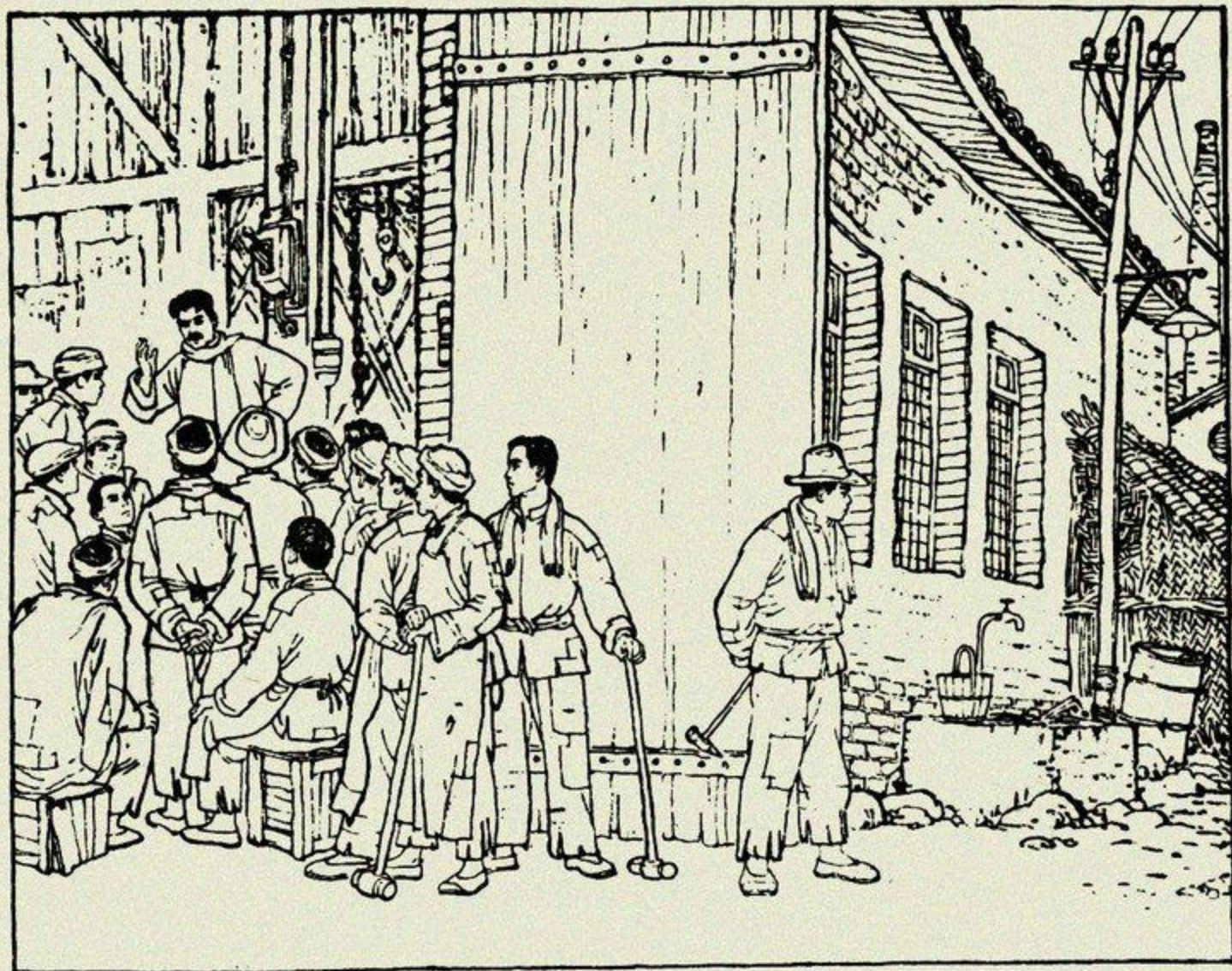
(7) 来客一手紧握住成岗的手，一手抱住他的肩头，说：“我们的党，敌人破坏不了。红岩村给我们留下革命的种子和斗争的传统，党的工作，永远没有撤退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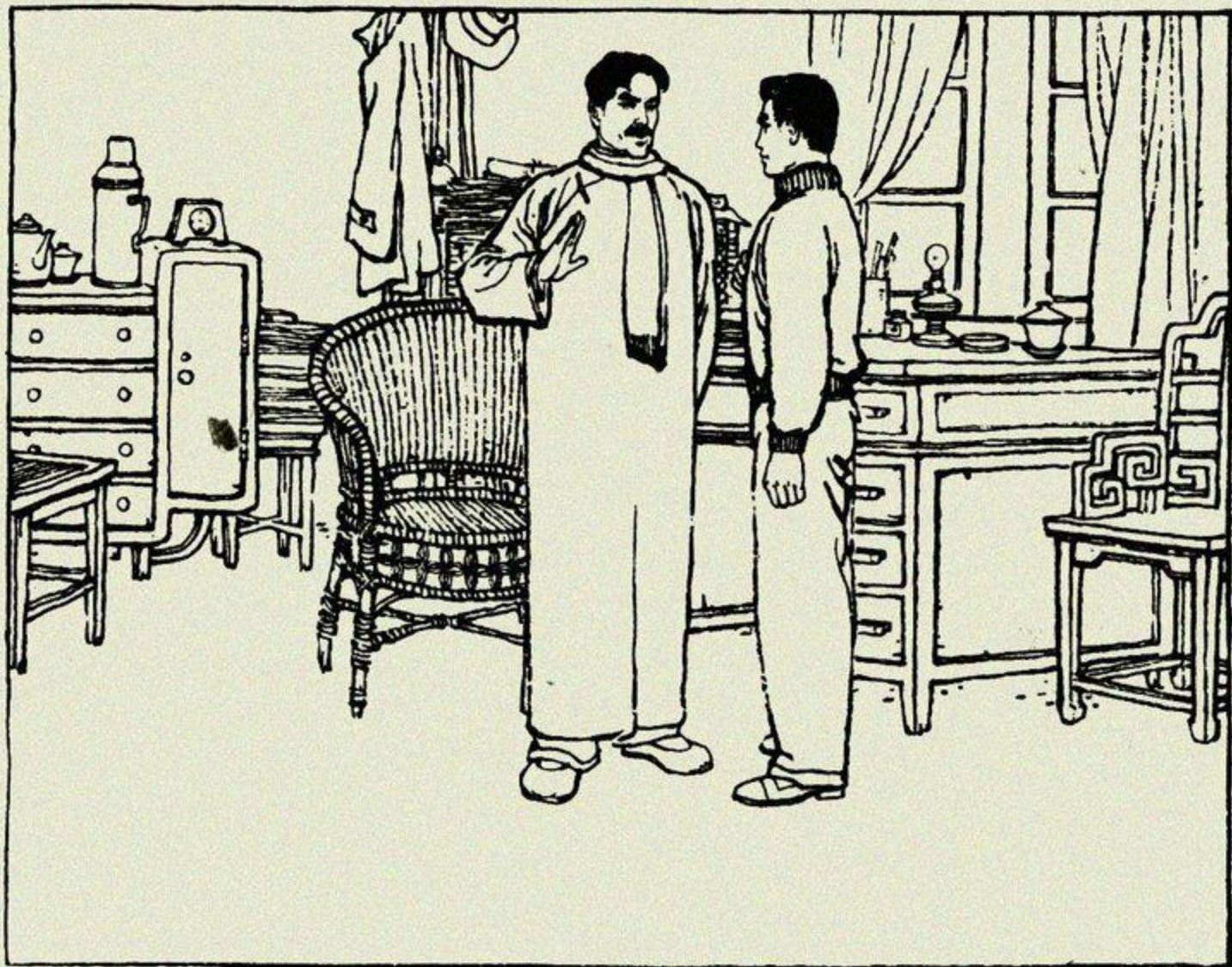
(8) 来客到这时才说：“我叫许云峰，党决定派你帮助我工作，你愿意吗？”成岗兴奋地说：“只要为党工作，我愿意！”从此，成岗担任了许云峰的交通员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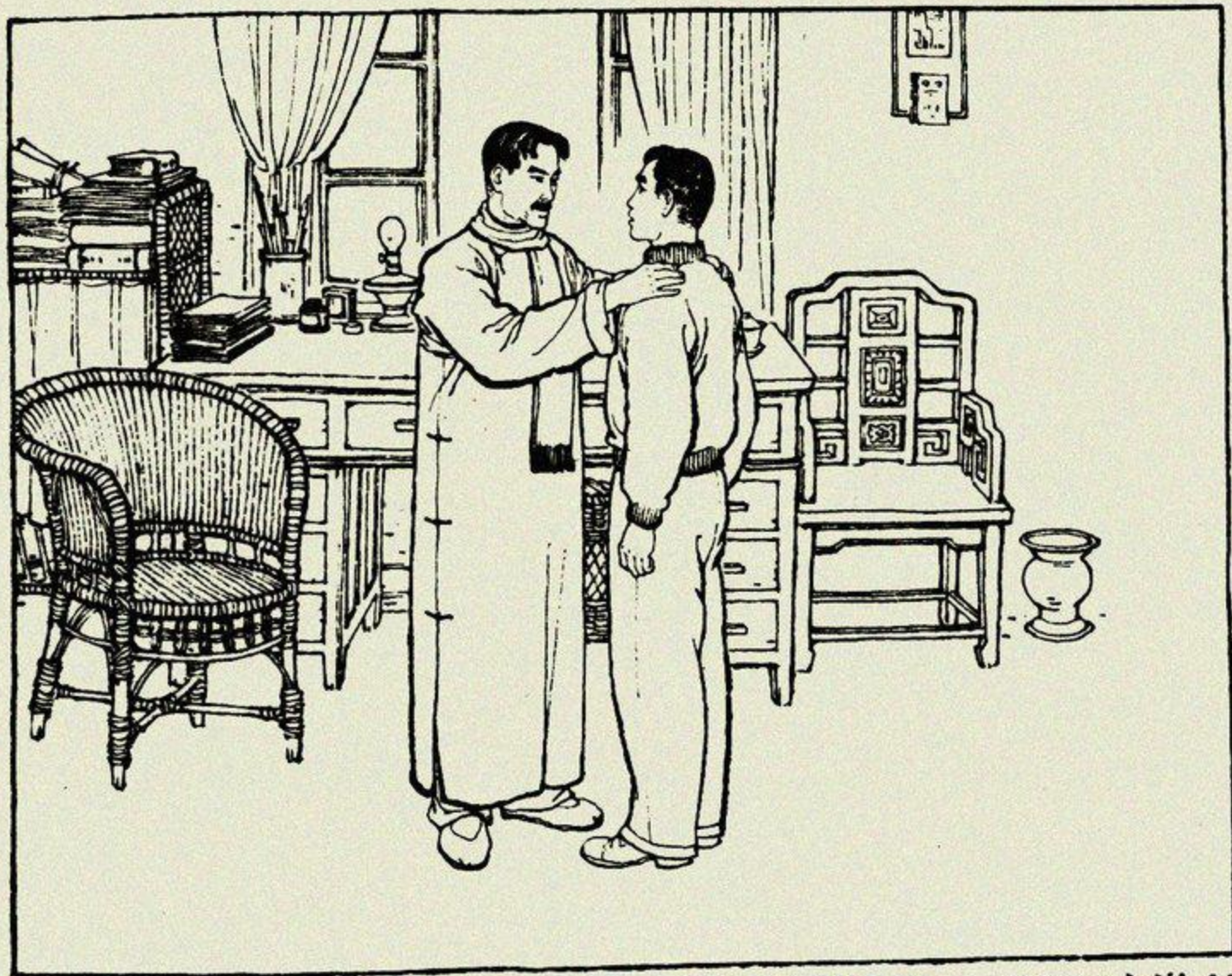
(9) 成岗觉得老许是一个火样热情、钢样坚强的人。老许曾在长江兵工厂当过几年钳工，他几乎认识全厂的工人群众。工人见着他，都热情地招呼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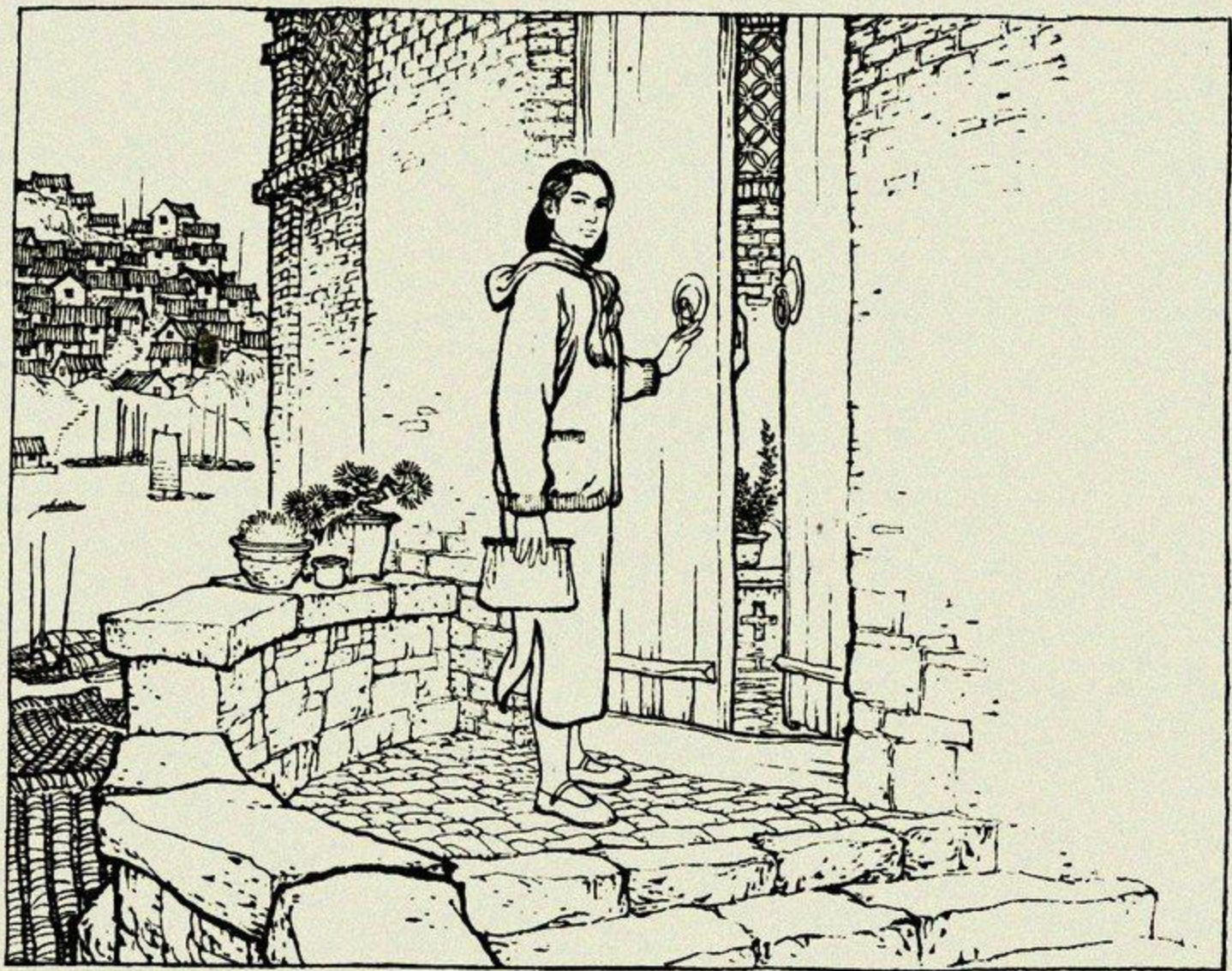
(10) 在成岗眼里，老许也是个勤勤恳恳为无产阶级事业工作的人。每逢哪个工厂发生工人斗争，他都筹划布置，忘记了疲劳和休息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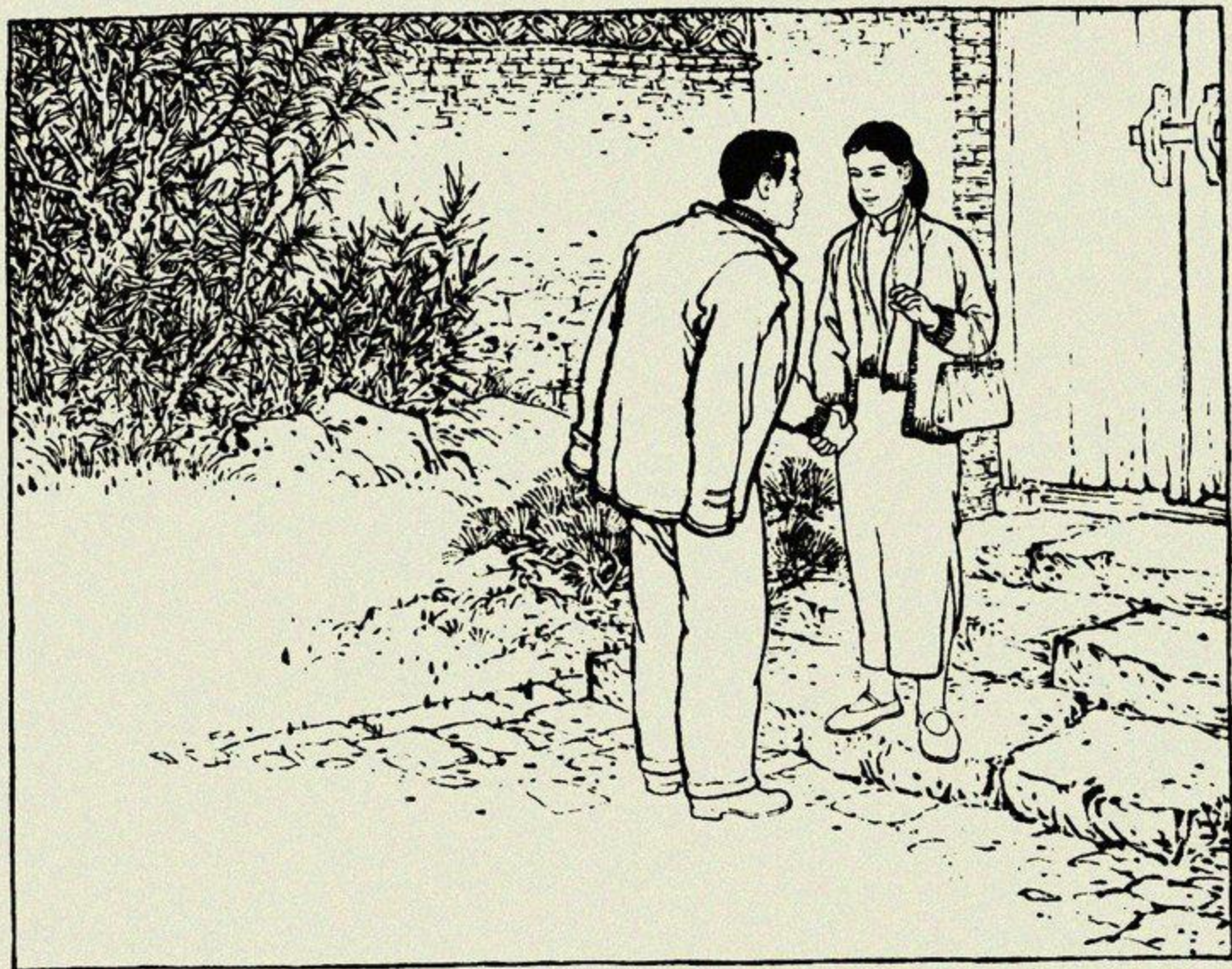
(11) 半年以后,成岗要调动党内工作,想到今后很难经常和老许见面,很不平静。老许严肃地说:“对待党的工作,正是一种考验。”成岗道:“我服从党的需要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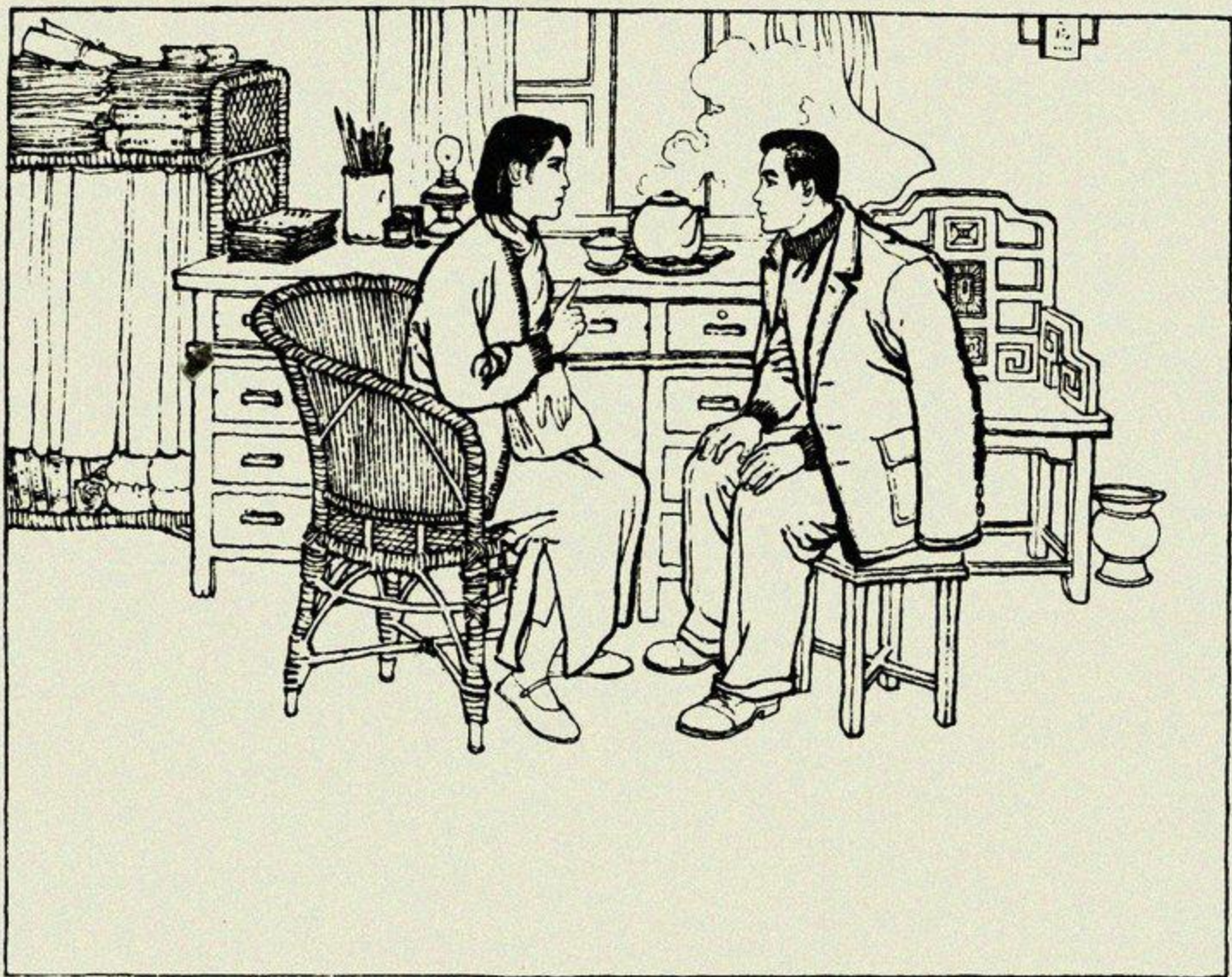
(12) 老许听了,笑了起来,热情地说:“不能把对党的忠诚,变成对某个领导者的私人感情,这会使自己迷失方向!”成岗道:“我一定改正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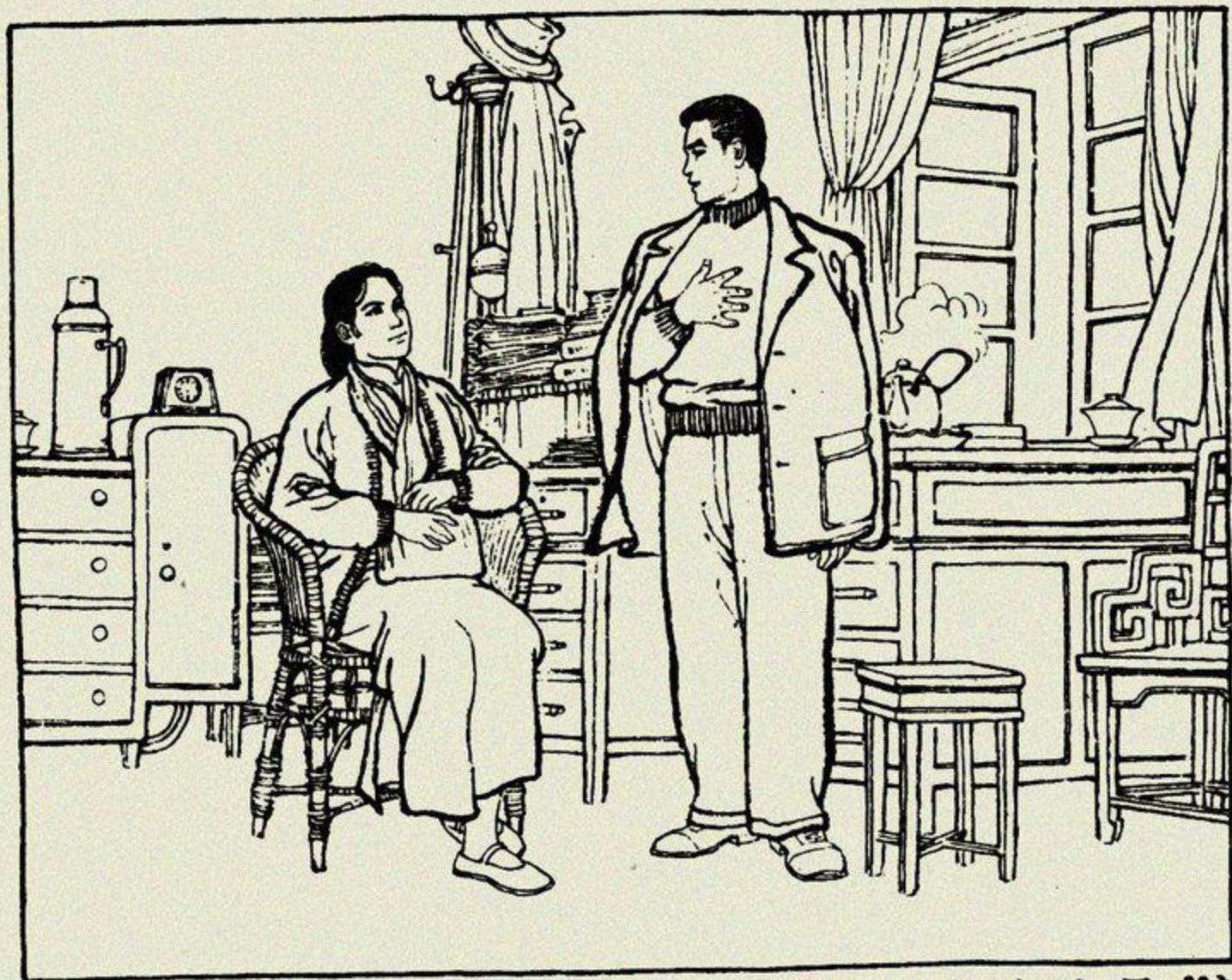
(13) 第二天，一个女同志按照约好的时间和接头暗号，来见成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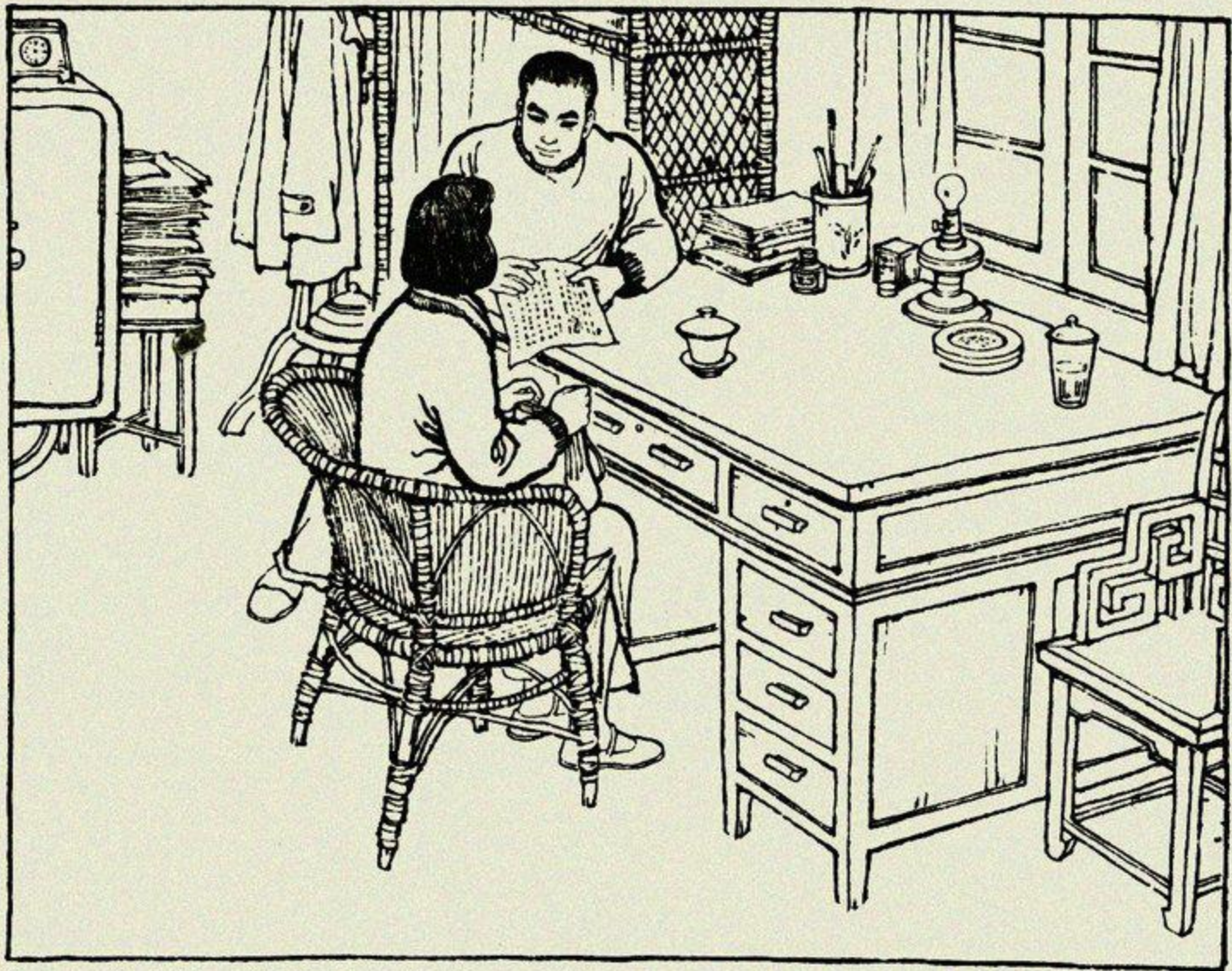
(14) 这位女同志亲切地对成岗说：“我姓江，我的岁数比你大些，你就叫我江姐吧！”成岗愉快地叫了一声：“江姐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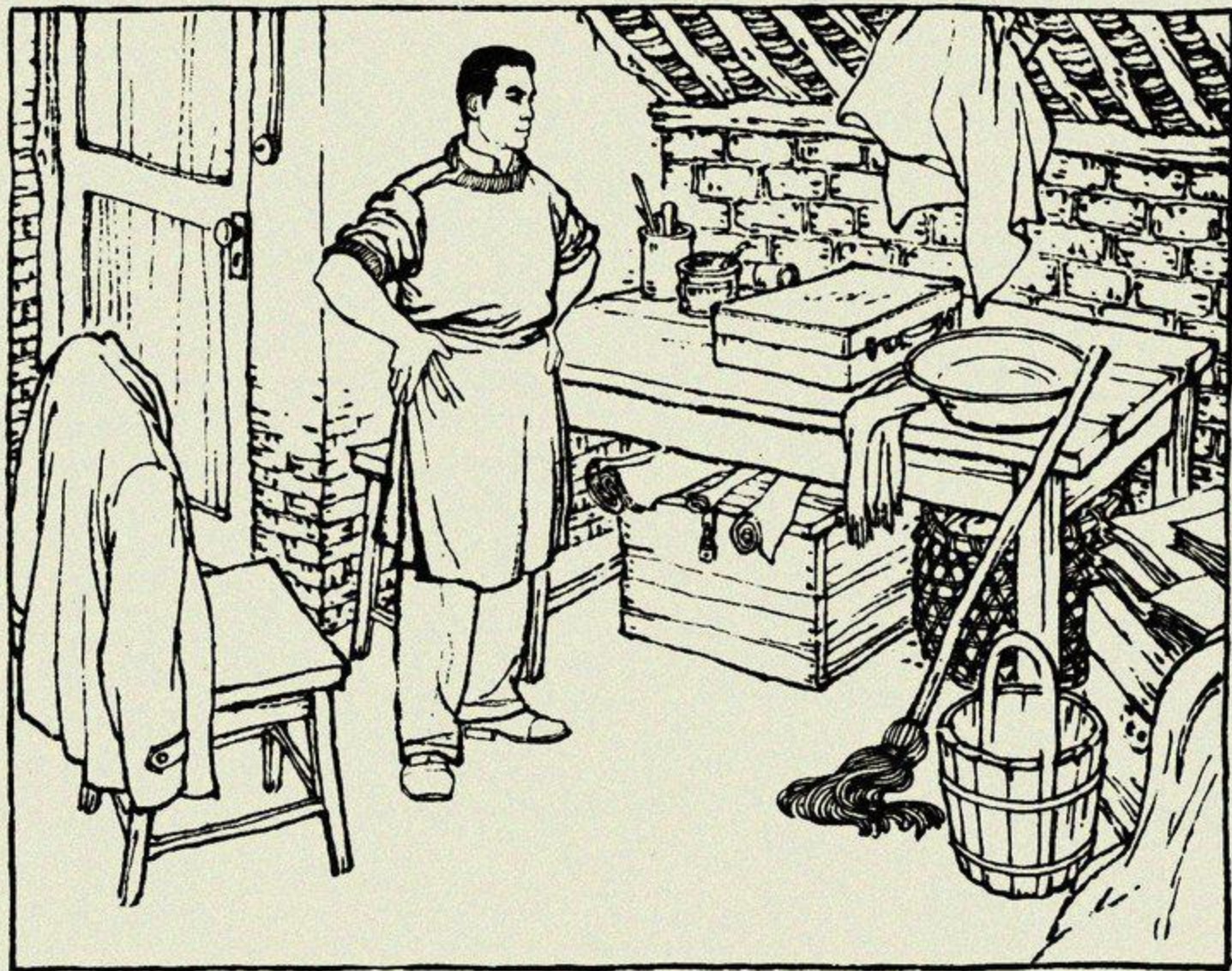
(15) 江姐谈到市委决定出刊《挺进报》，并决定把《挺进报》设在成岗家里。成岗听了，十分高兴的说：“对，我这里很合适，敌人不会轻易怀疑我这个当厂长的人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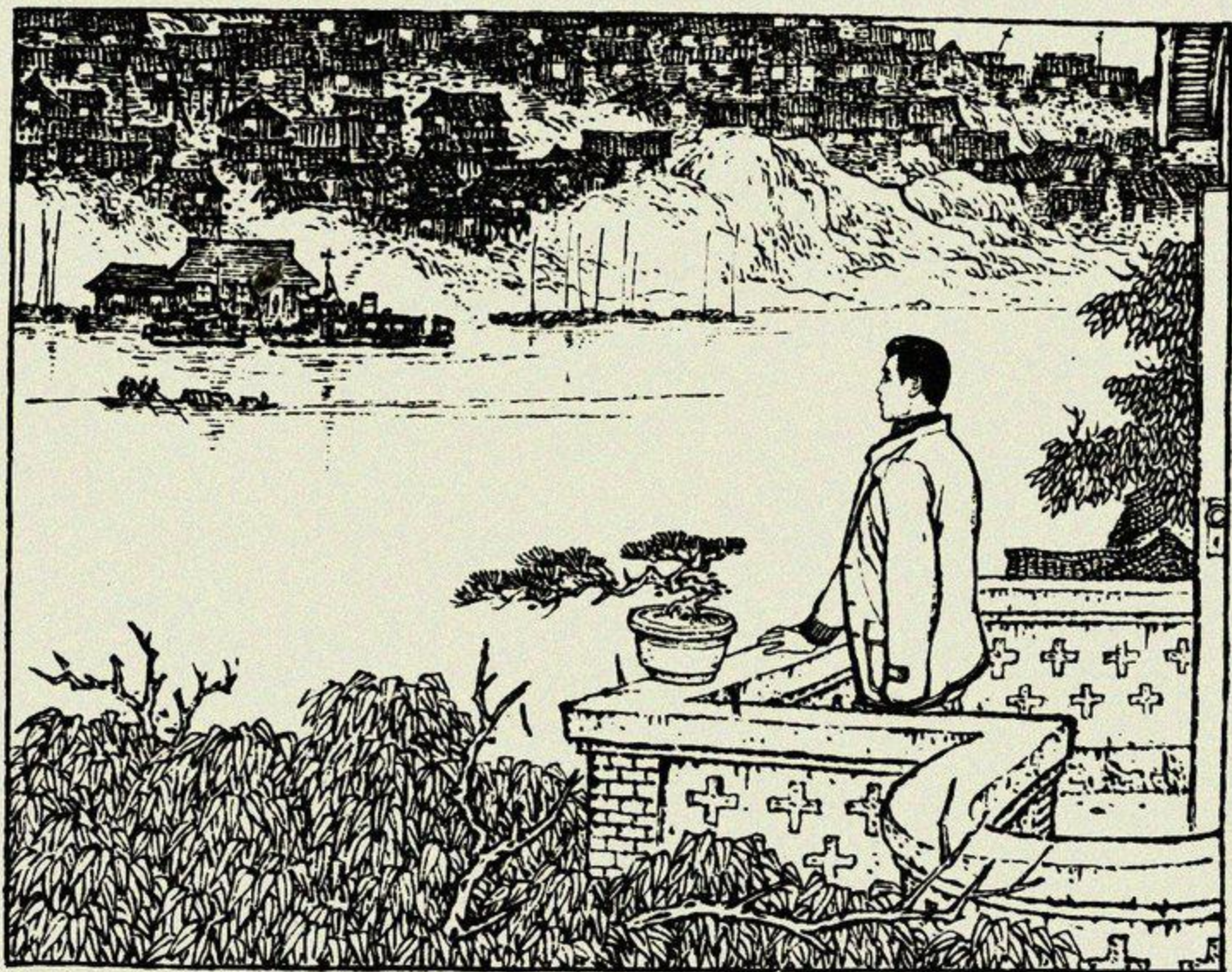
(16) “你负责印刷,每一期印好后由我负责处理。”江姐说到这里,告誡成岗:今后要减少交往,否则会给党带来危险。成岗坚定地说:“我向党保证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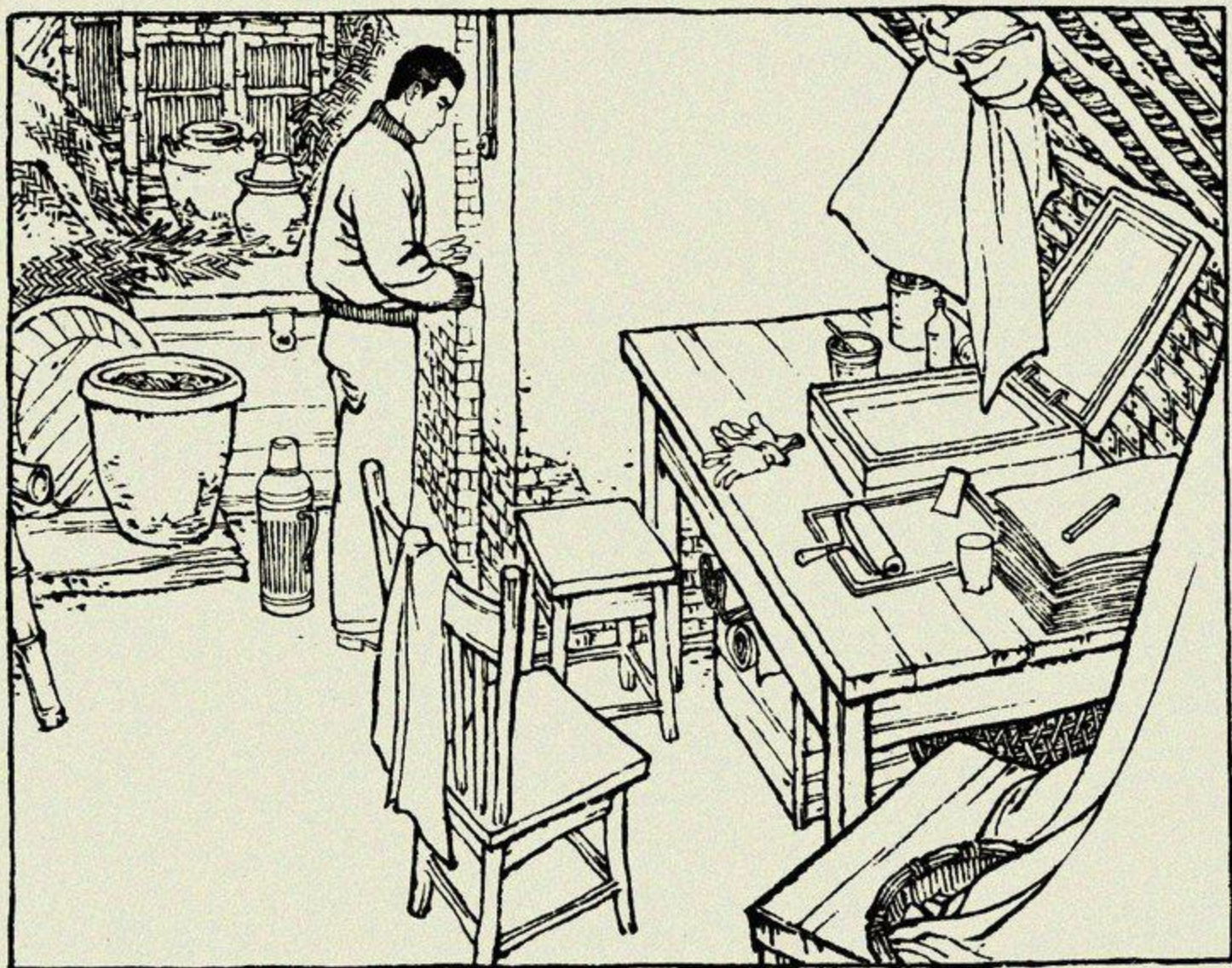
(17) 过不了几天,江姐带来一卷刻写好的蜡纸,交给成岗。成岗一看,上面都是均匀秀丽的仿宋字,不禁赞道:“写得真好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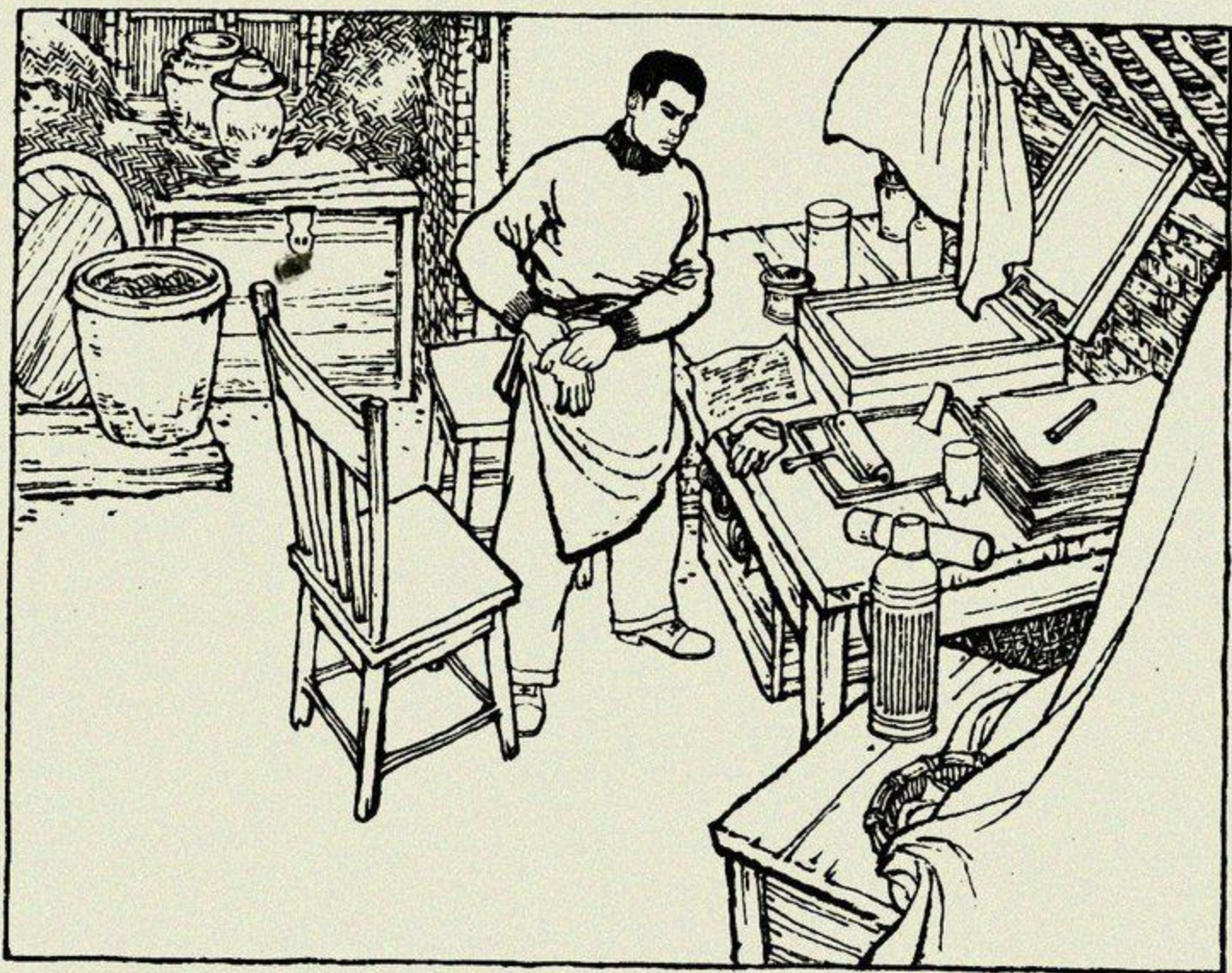
(18) 成岗把寝室后面一间小小储藏室收拾停当，作为《挺进报》的印刷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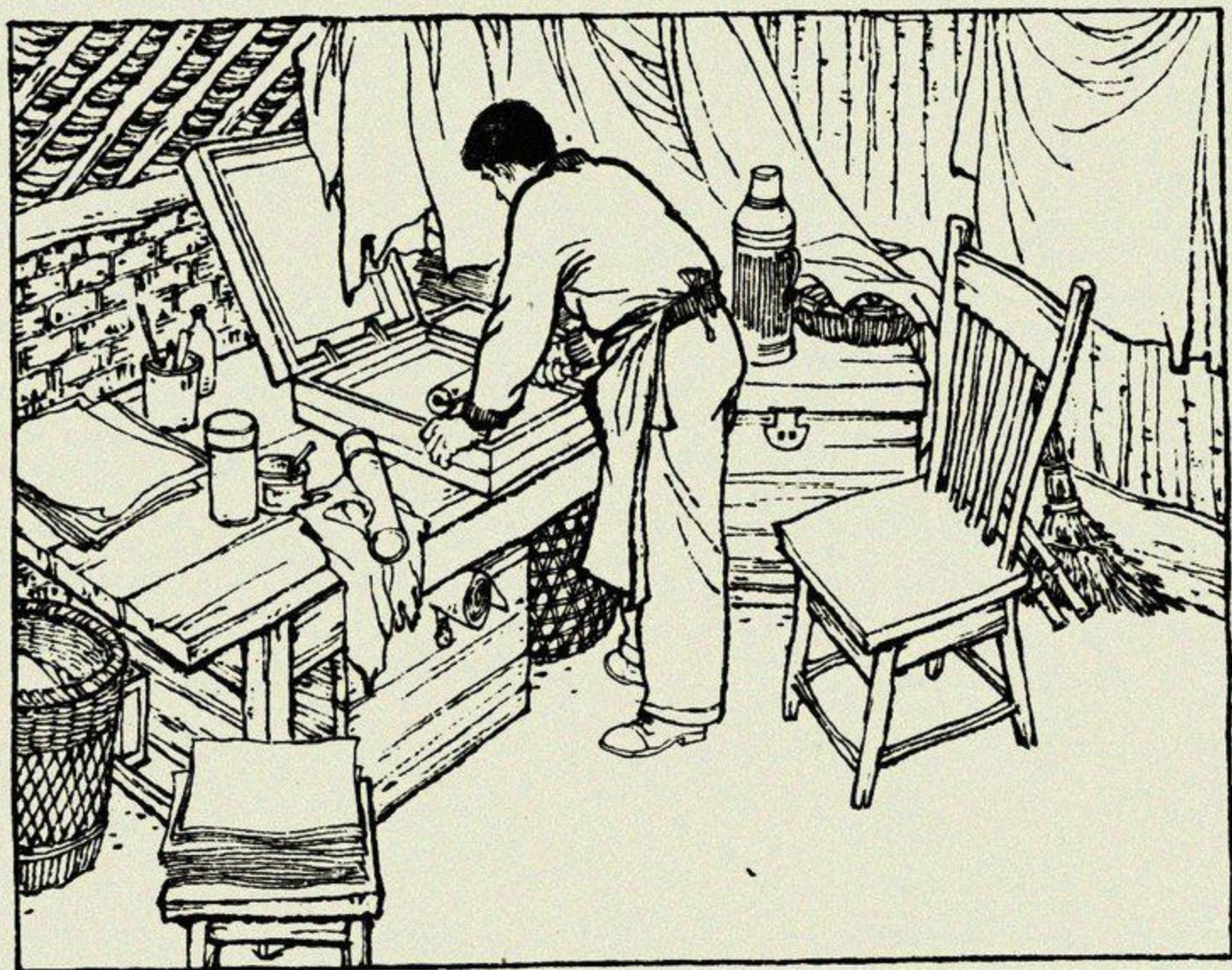
(19) 晚上，一切很靜，他站到陽台上看了一會，只有對岸上上下下的燈火閃着光，整個工廠都沒有了一點聲音。他心情非常興奮，新的戰鬥工作就要開始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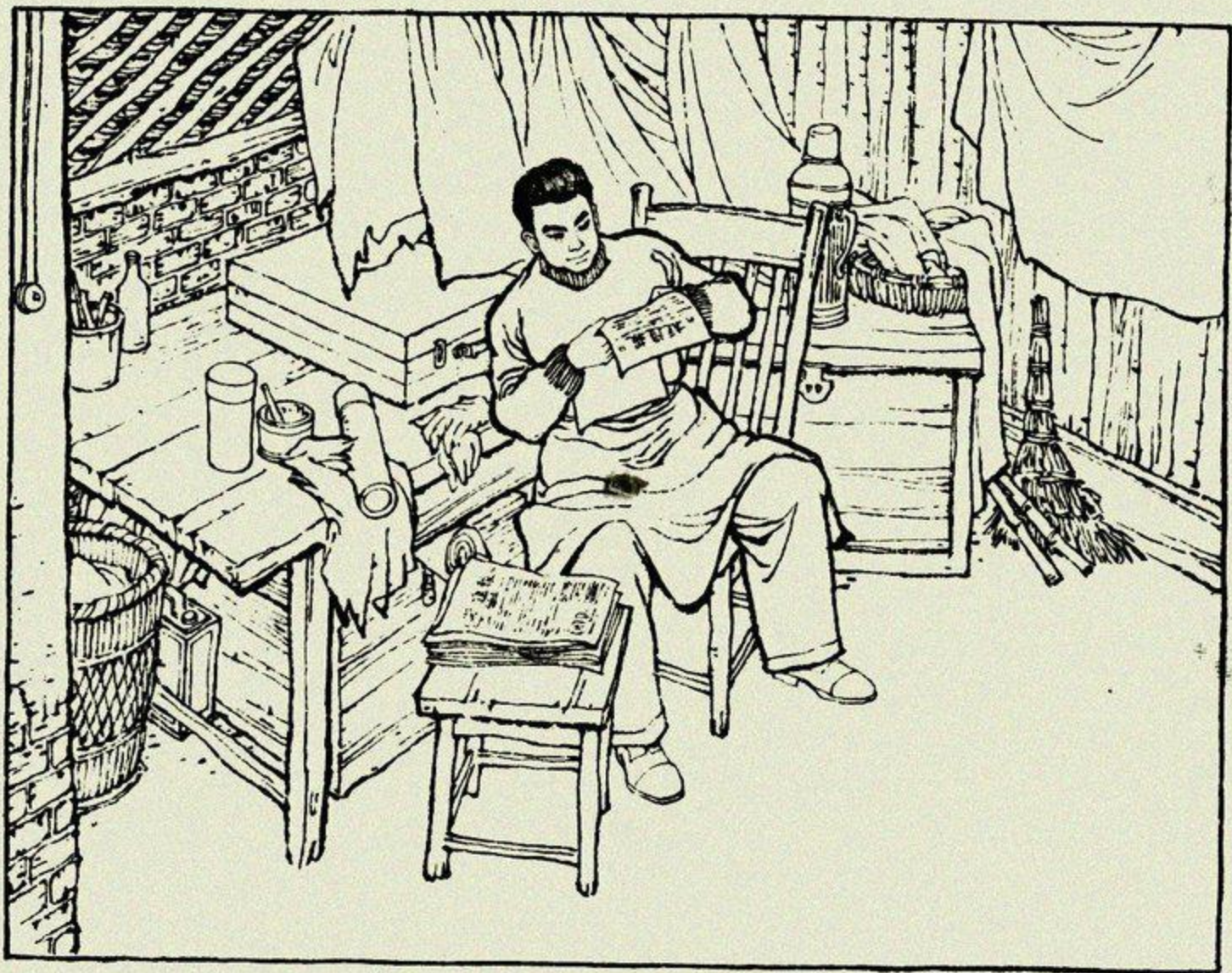
(20) 他走进儲藏室,把灯扭亮,随手关上小门,锁上暗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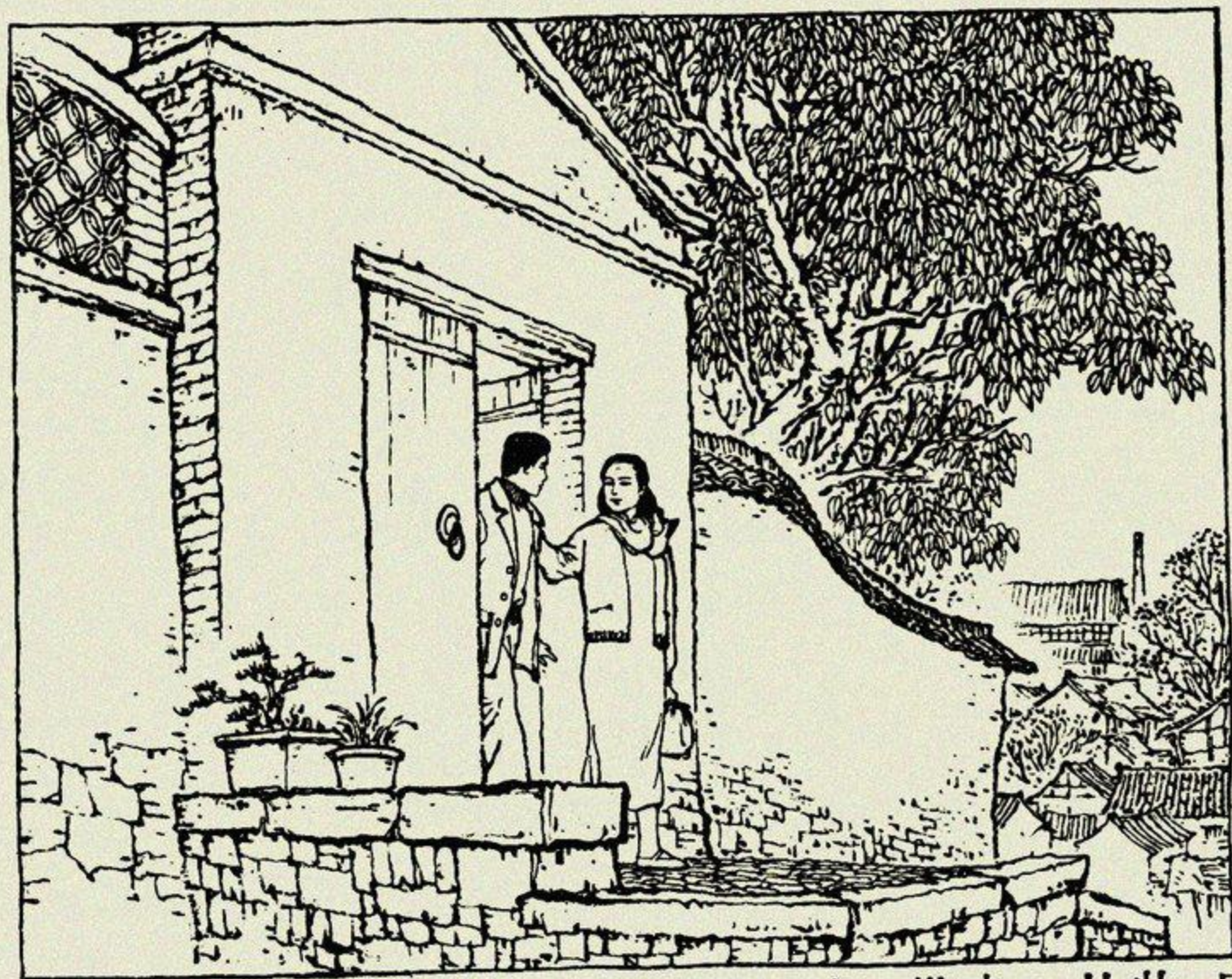
(21) 他面前摆着一部自己改装的油印机，粉红色的打字纸堆在桌上。他戴上围腰，手套，打开油印机，铺上蜡纸，开始进行工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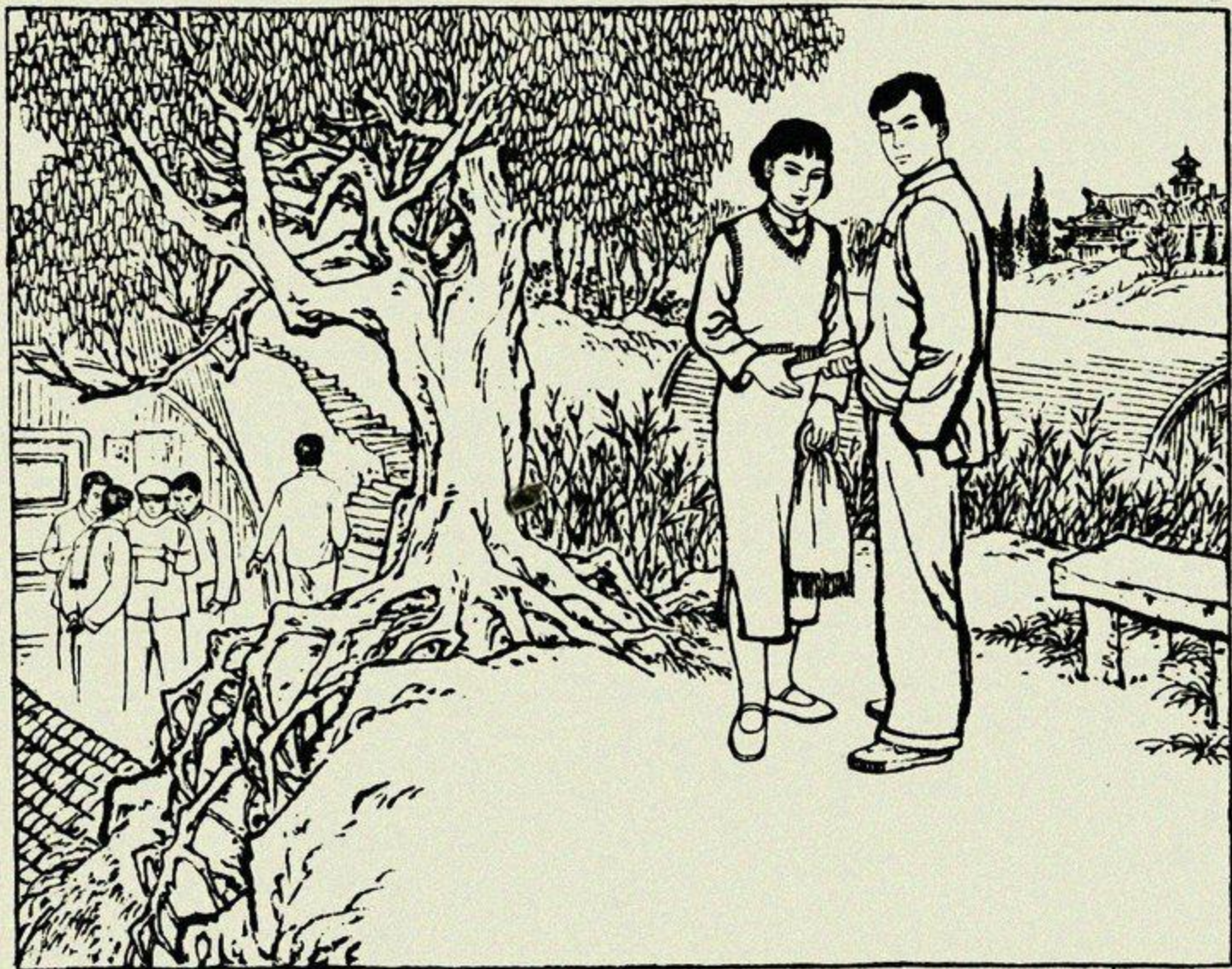
(22) 他轻轻一推滚筒，轻快地印出了《挺进报》的第一页，印完一张，又换上一张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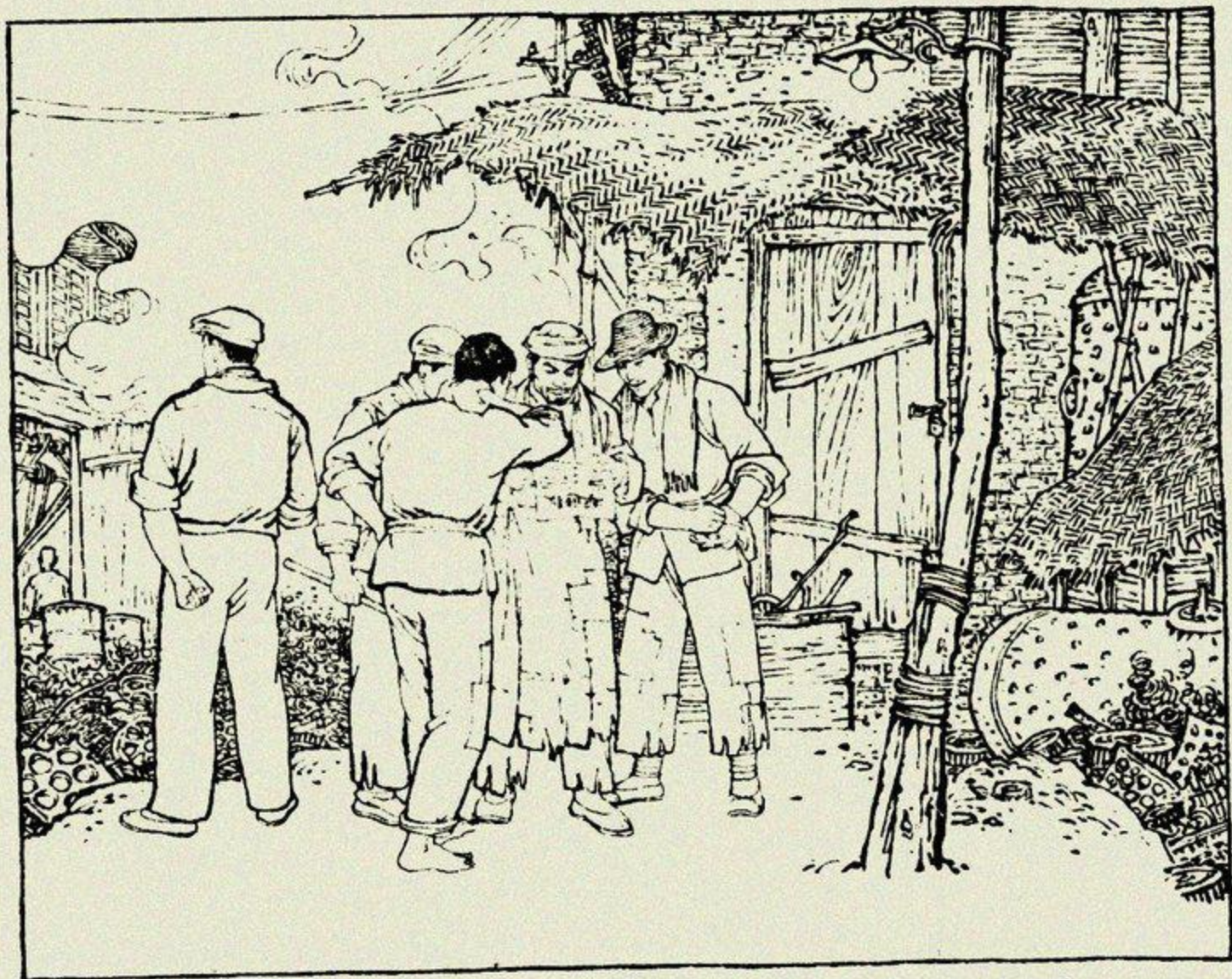
(23) 当鸡声四起时,成岗象打了一次大胜仗似的,带着满足的笑容,结束了工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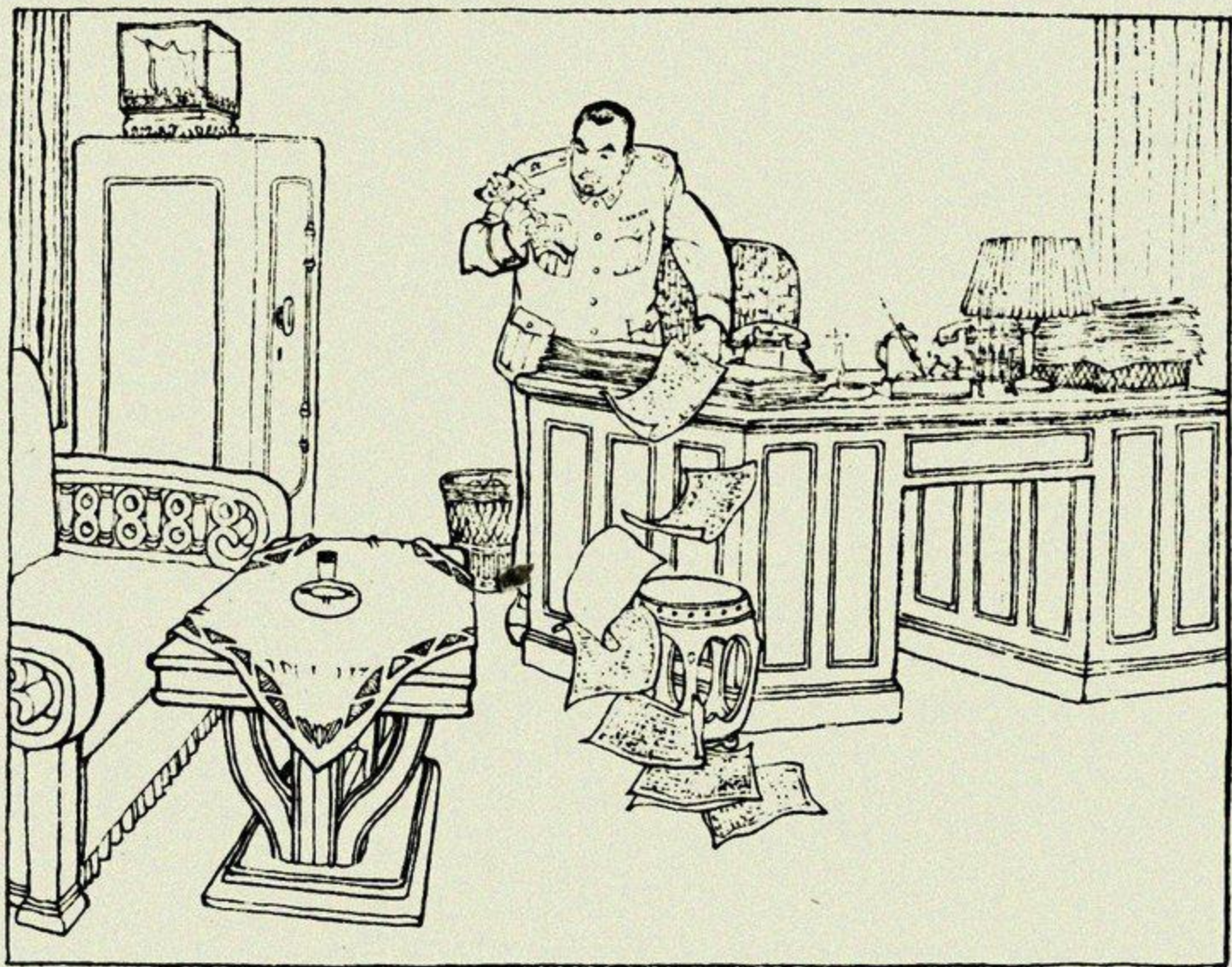
(24) 第二天,江姐把印好的《挺进报》带走。从此,成岗白天是工厂的负责人,谨慎地执行自己的职务;晚上是党报的印刷者,通夜不眠地做着秘密印刷工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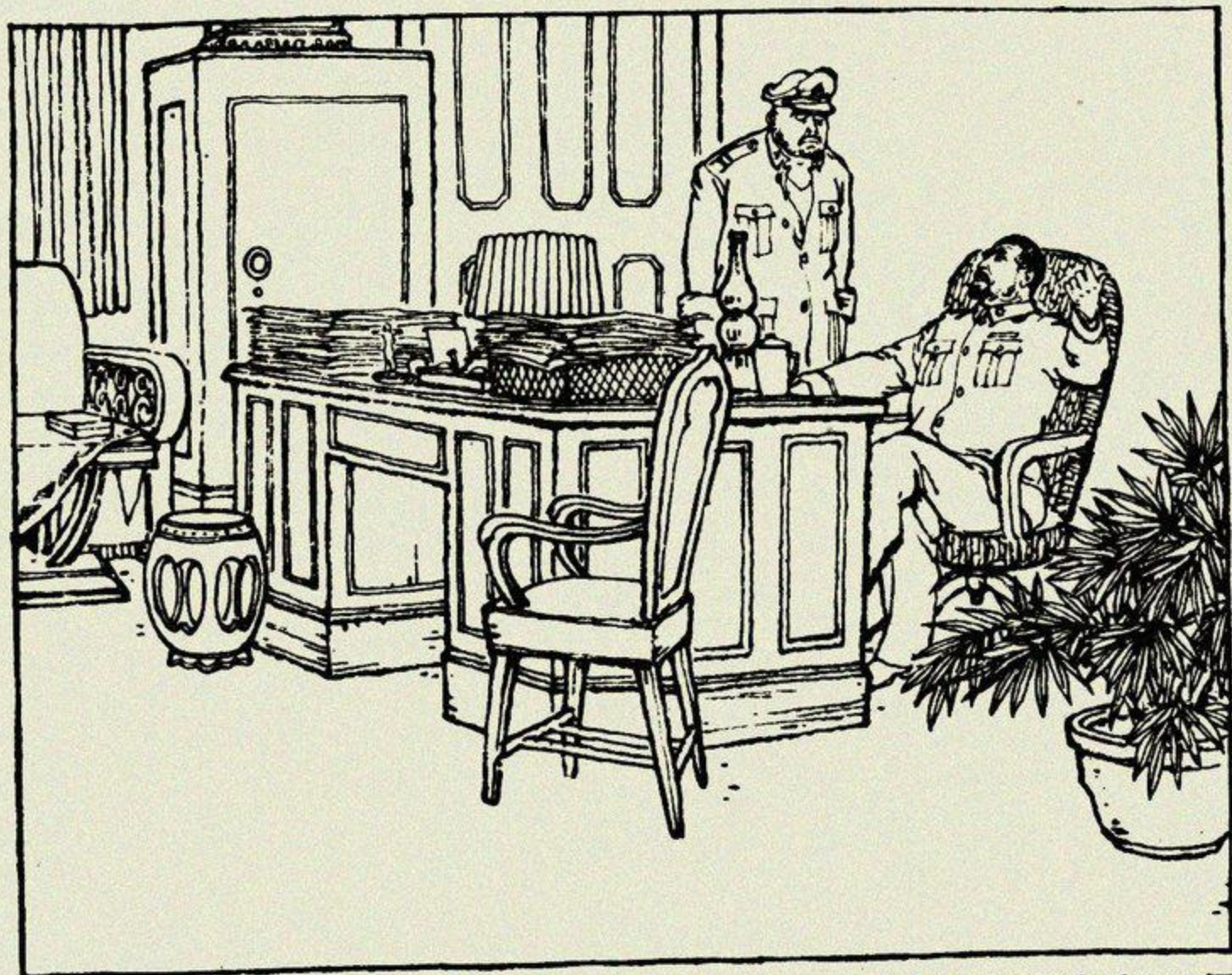
(25)《挺进报》吸引着许许多多的人，使他们从中认识真理。成岗的妹妹成瑶在重庆大学读书，每次从同学华为手里得到《挺进报》，总是带着兴奋的笑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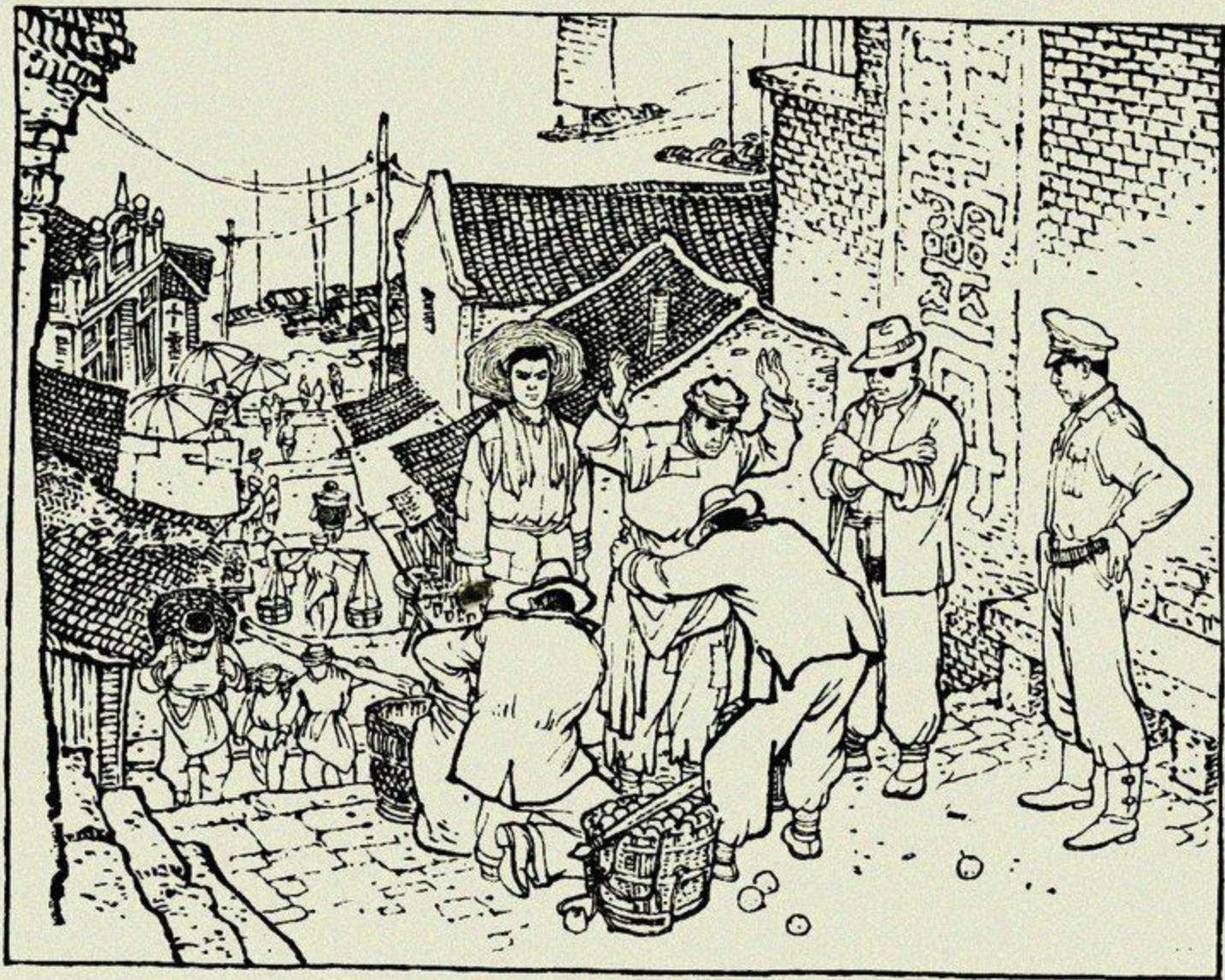
(26) 《挺进报》在工厂中流传。长江兵工总厂的工人，从余新江那里得到《挺进报》，从中汲取斗争的力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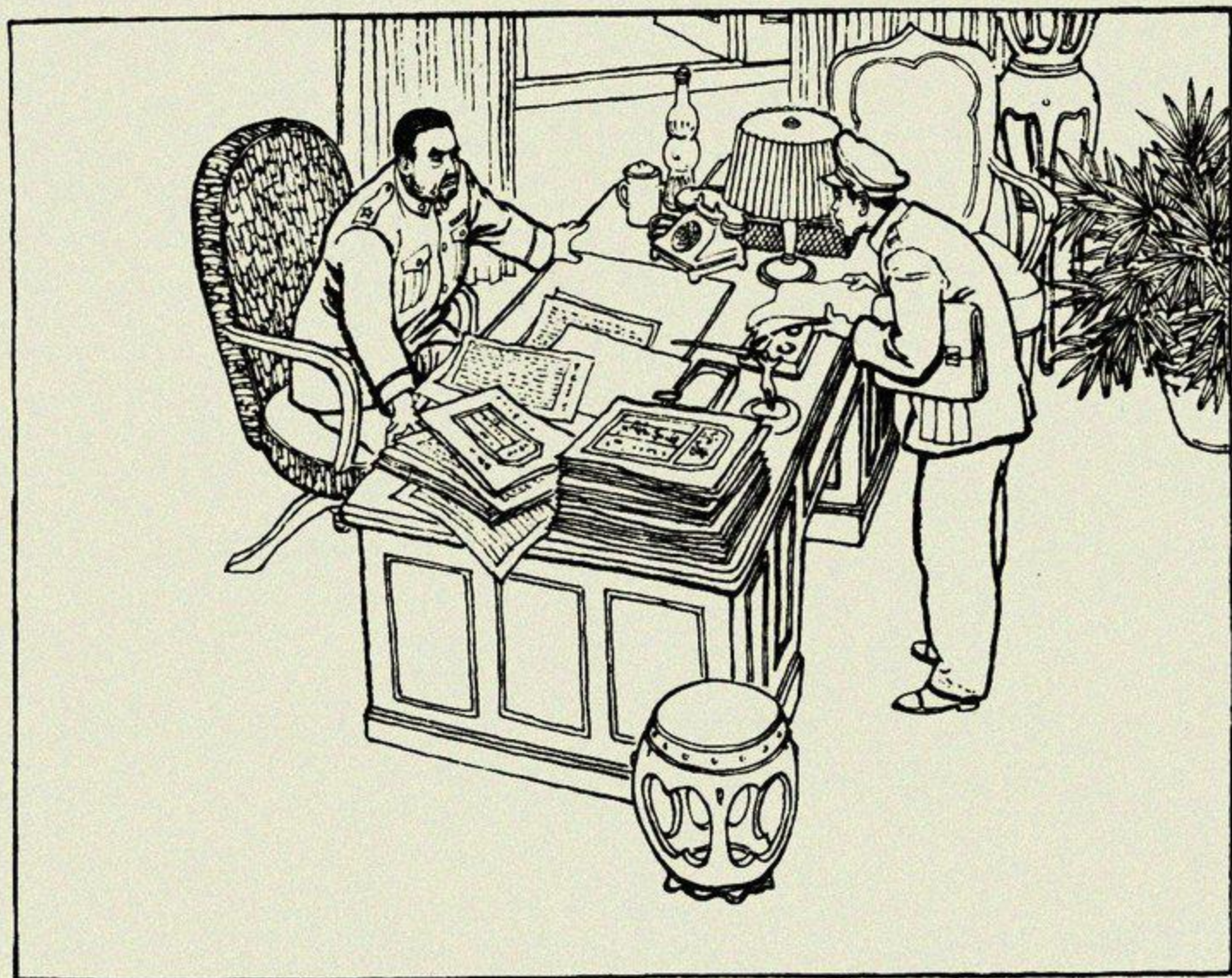
(27)《挺进报》也引起敌人极大的恐慌。特务头子“西南长官公署”少将处长徐鹏飞，见《挺进报》上有兵工厂工人反对扩大军火生产获得胜利的消息，暴跳如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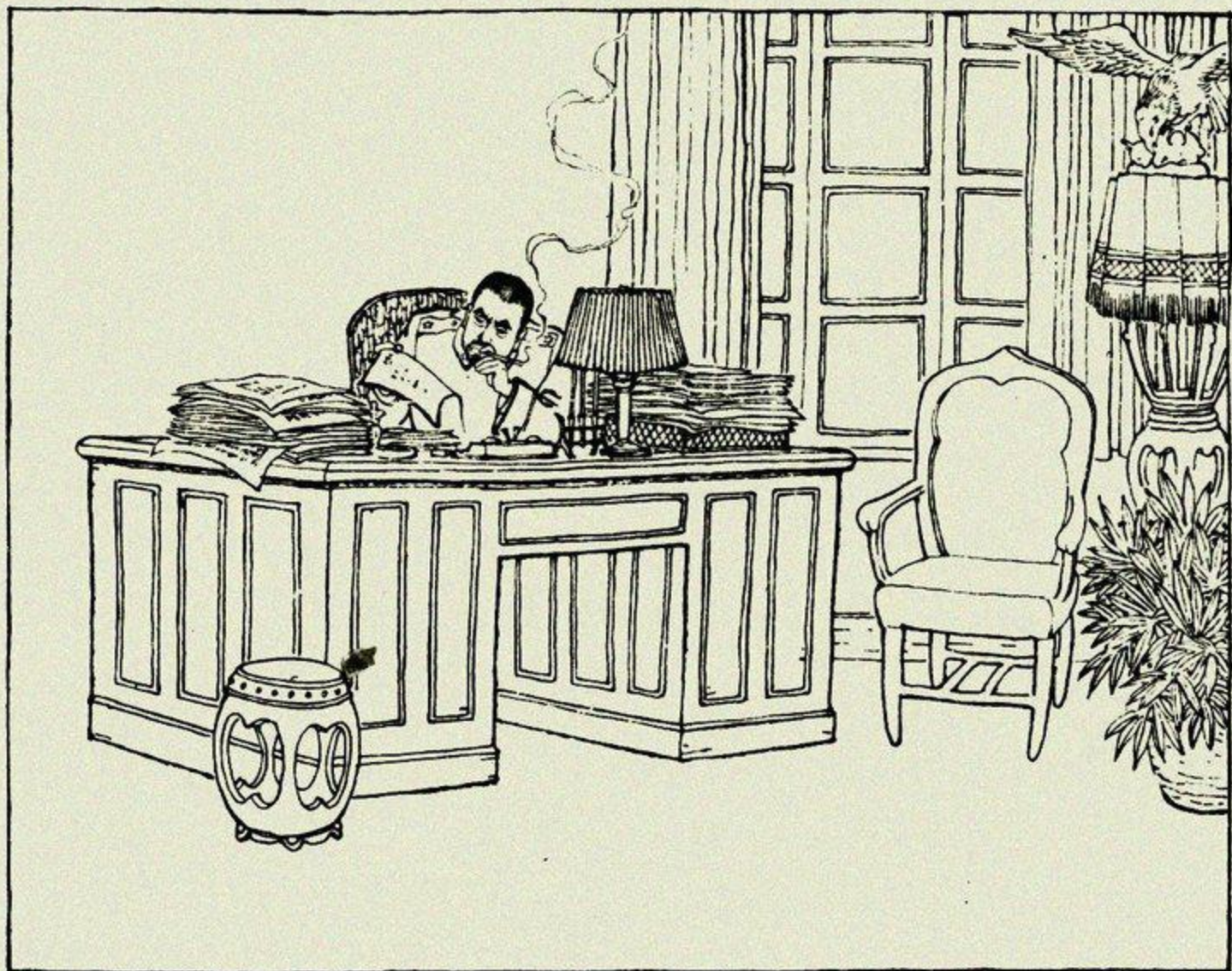
(28) 他把行动科长叫来，训斥道：“国防部要兵工厂拆除工人住宅没有成功，《挺进报》却利用这一点进行煽动。”他要行动科长立即带领特务破获《挺进报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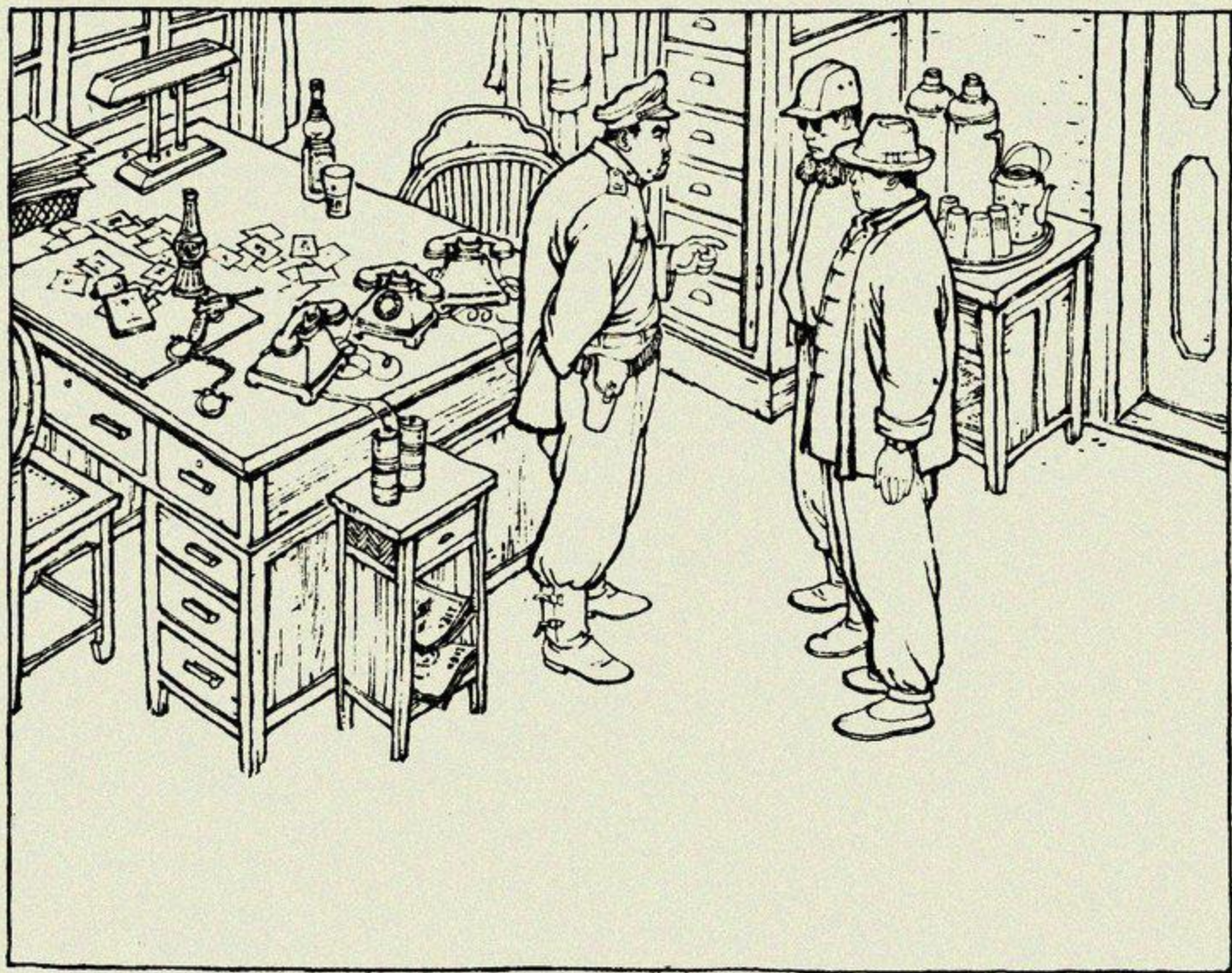
(29) 特务们忙得狗走鸡飞，各个要路口设立了盘查哨，严密搜查；可是找不到丝毫线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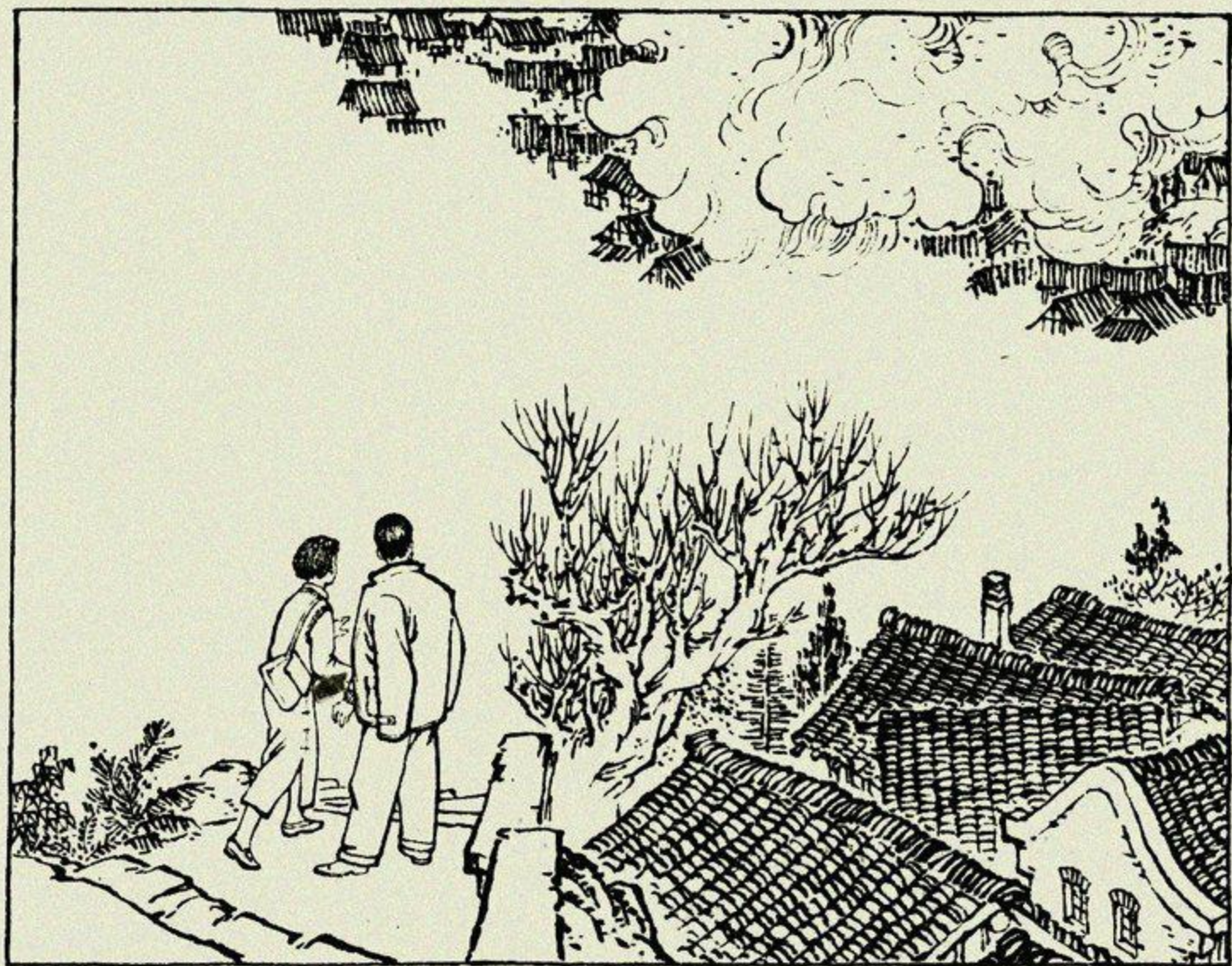
(30) 破获《挺进报》的线索得不到，新的《挺进报》又出刊了。徐鹏飞见机要秘书推门进来，猛然问：“查到线索了吗？”机要秘书说：“是国防部来的机密文件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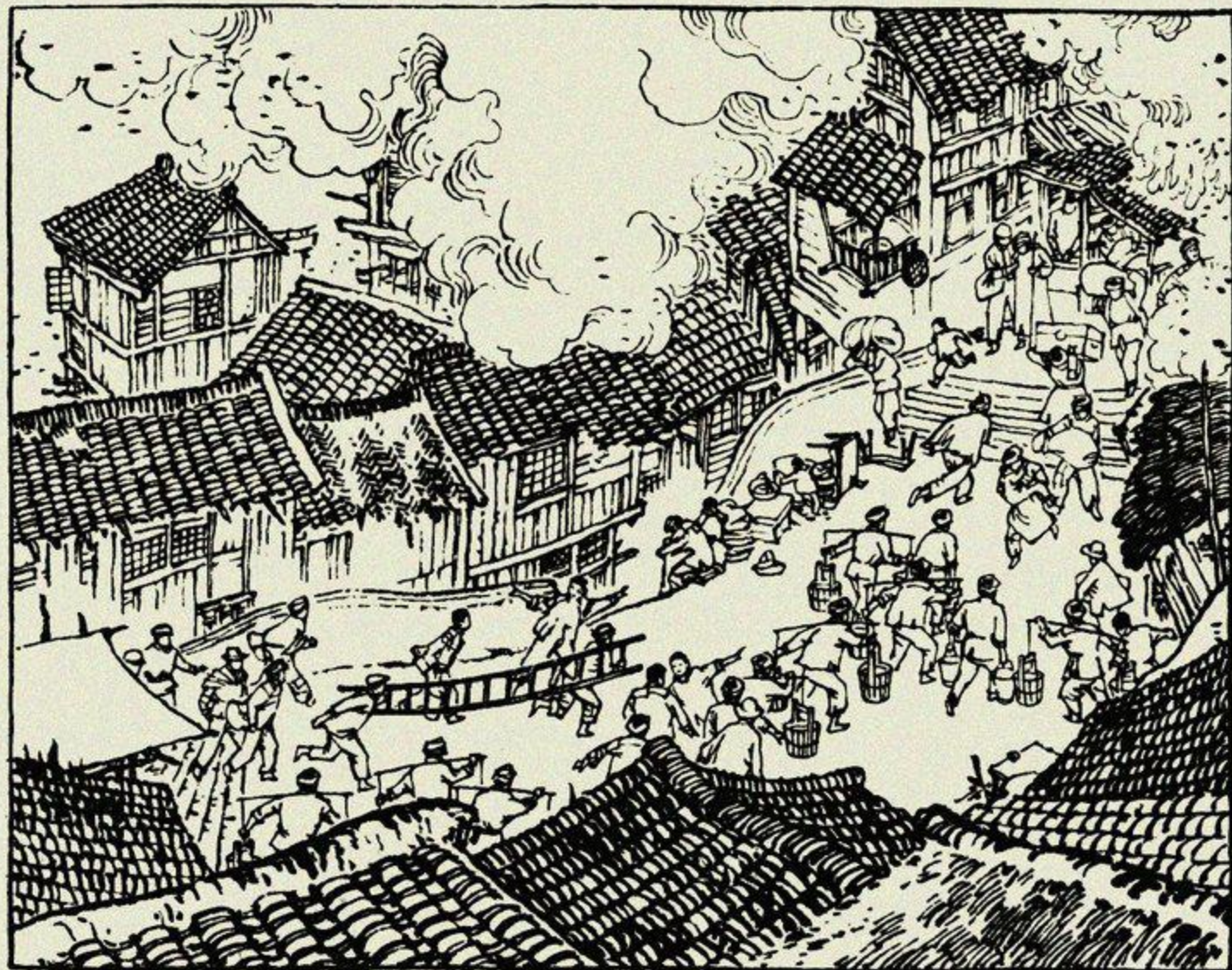
(31) 徐鹏飞见来文十分严厉，指责他不但没有拆除炮厂工人的住房，而且由此掀起的工潮，直到现在还未平息。他心里更加恐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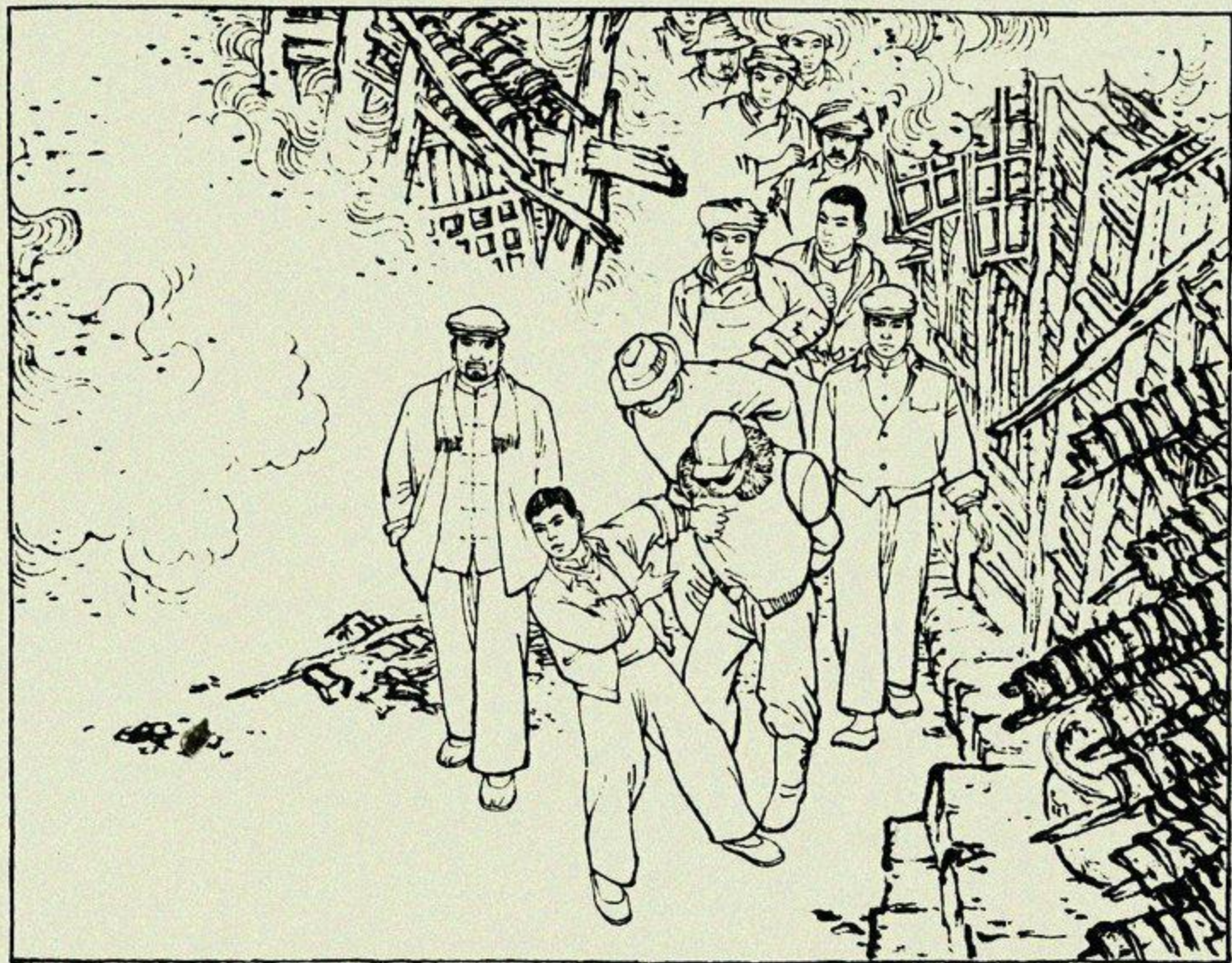
(32) 他想了一会, 决定下令纵火焚烧工人住宅, 造成既成事实, 迫使工人退让。他命令行动科长, 马上指挥特务去执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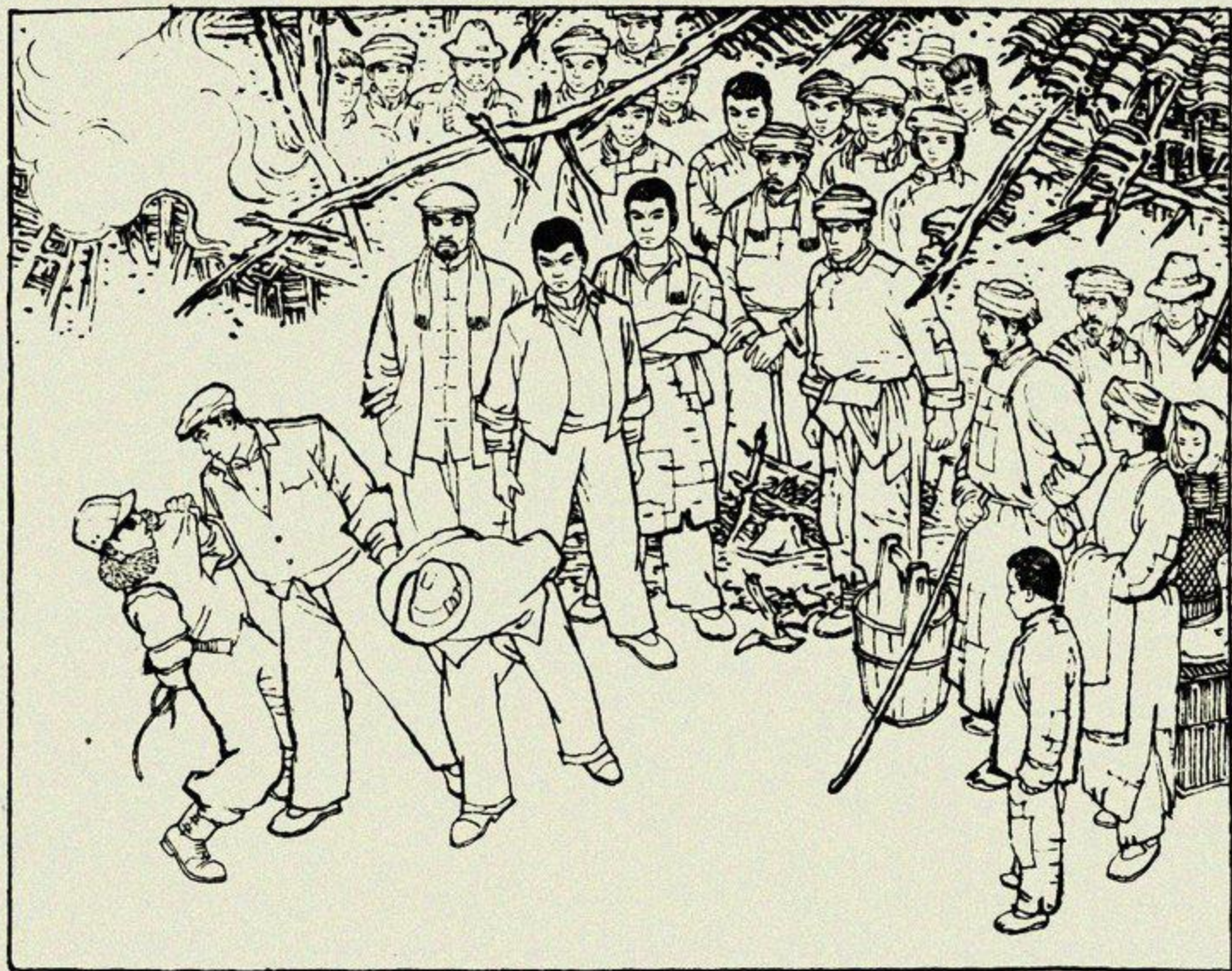
(33) 这天，炮厂工人住宅区突然发生火灾，黑烟腾空，火舌乱窜。在家度假日的成瑤，忙去告诉成岗，两人直往炮厂方向奔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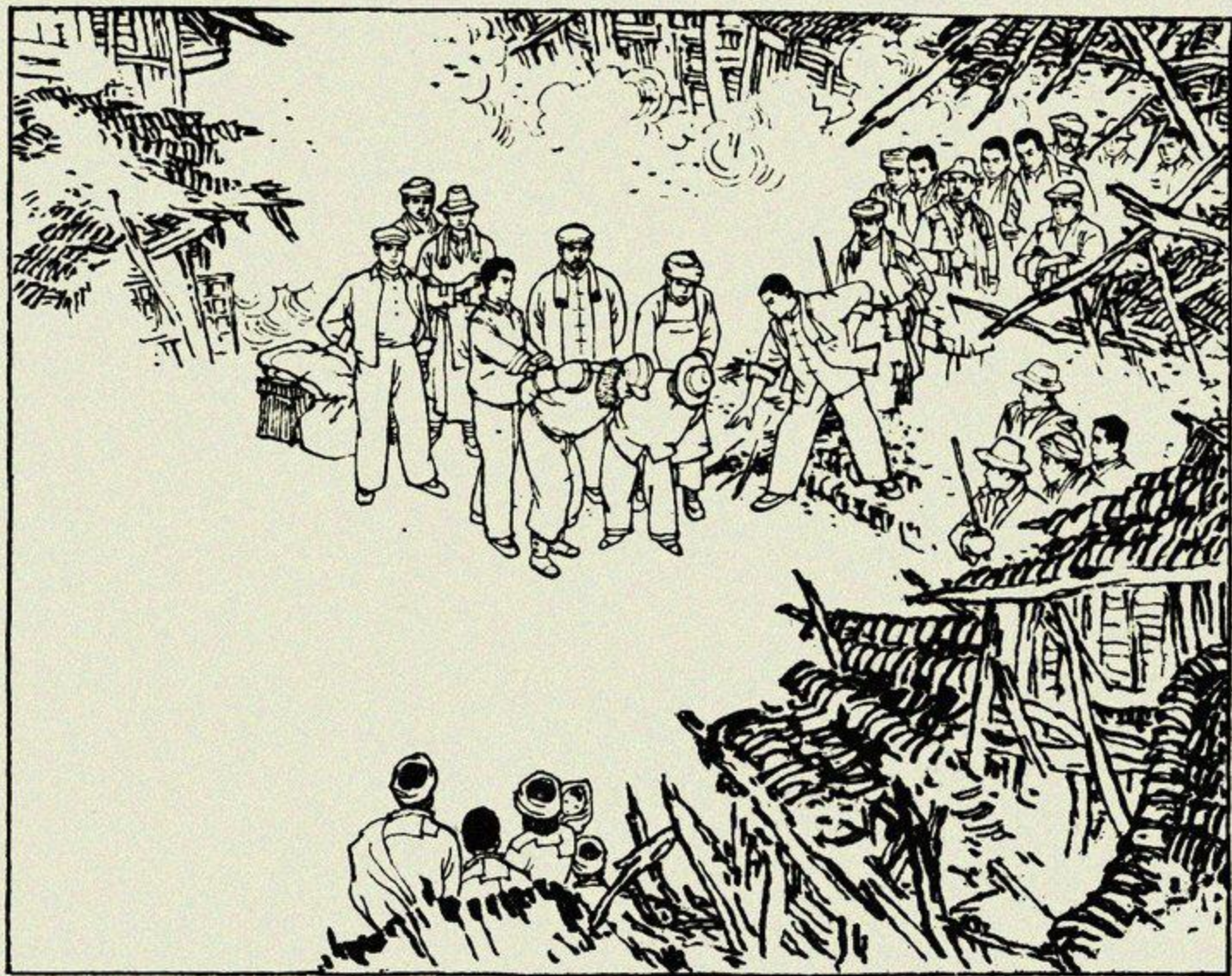
(34) 工人棚户区哭喊声响成一片，大火映红了半边天。成岗想：前些时，大批军警开进厂区，强迫工人拆房搬家，怎么一下子又遭到了火灾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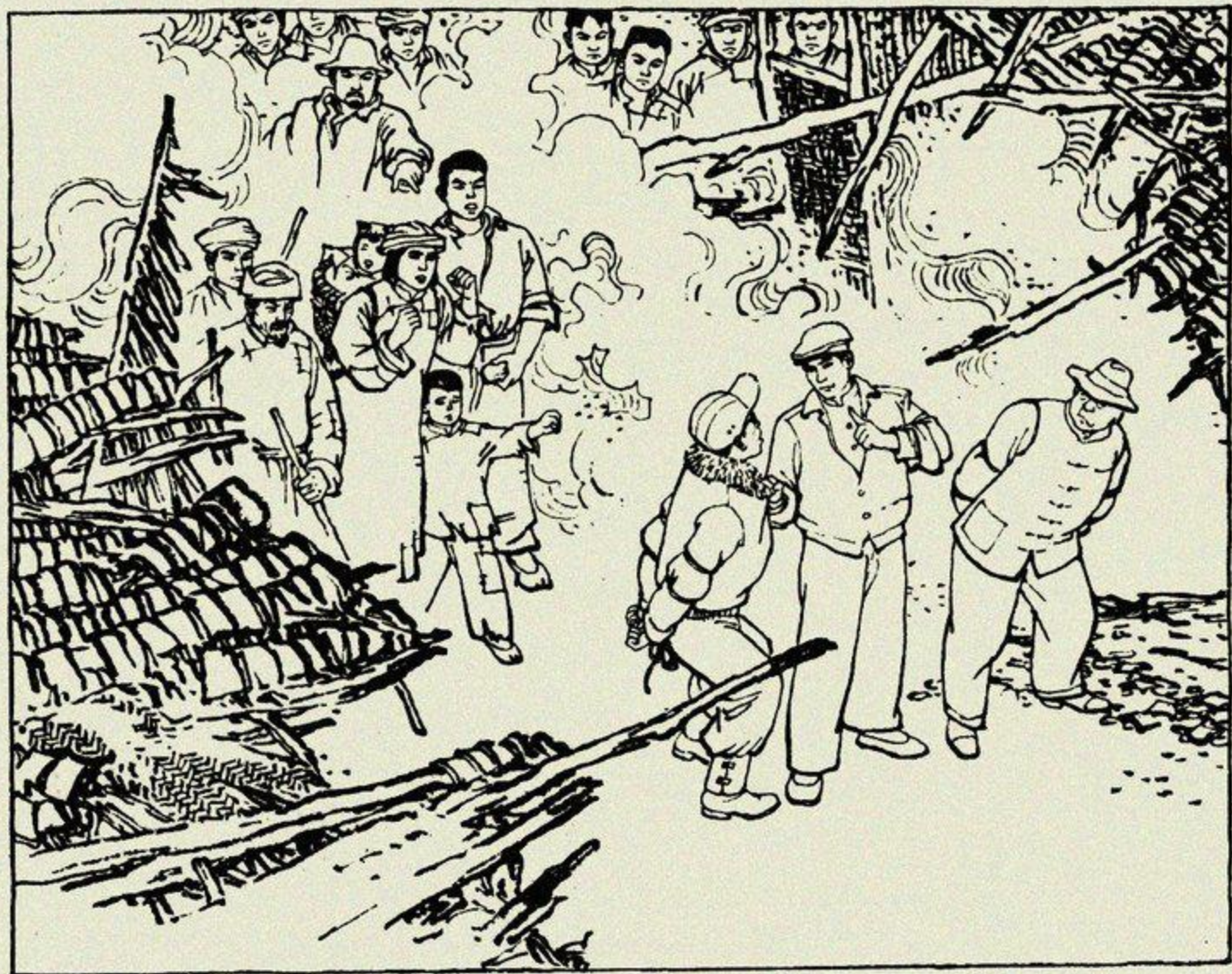
(35) 成岗冲进火场，见工人正推拥着两个双手被绑的人走来，便闪开观看动静。有人问是怎么回事，炮厂工人陈松林愤怒地吼道：“是这两个坏蛋放的火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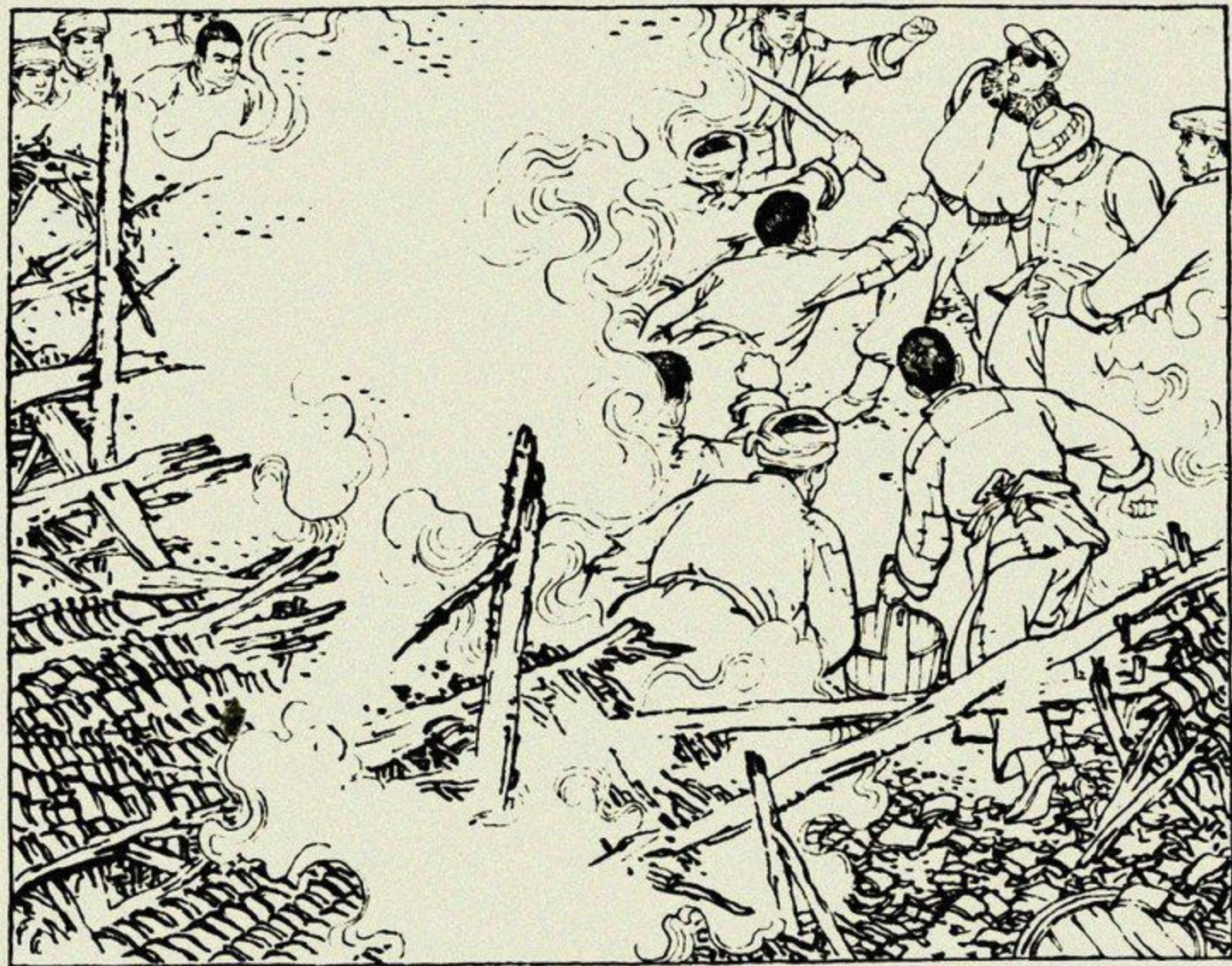
(36) 余新江认得这两个家伙是总厂稽查处的特务，他气得窜上去，一把抓住其中一个的衣领，厉声问道：“快说，谁叫你们放的火？不说，小心你们的狗脑袋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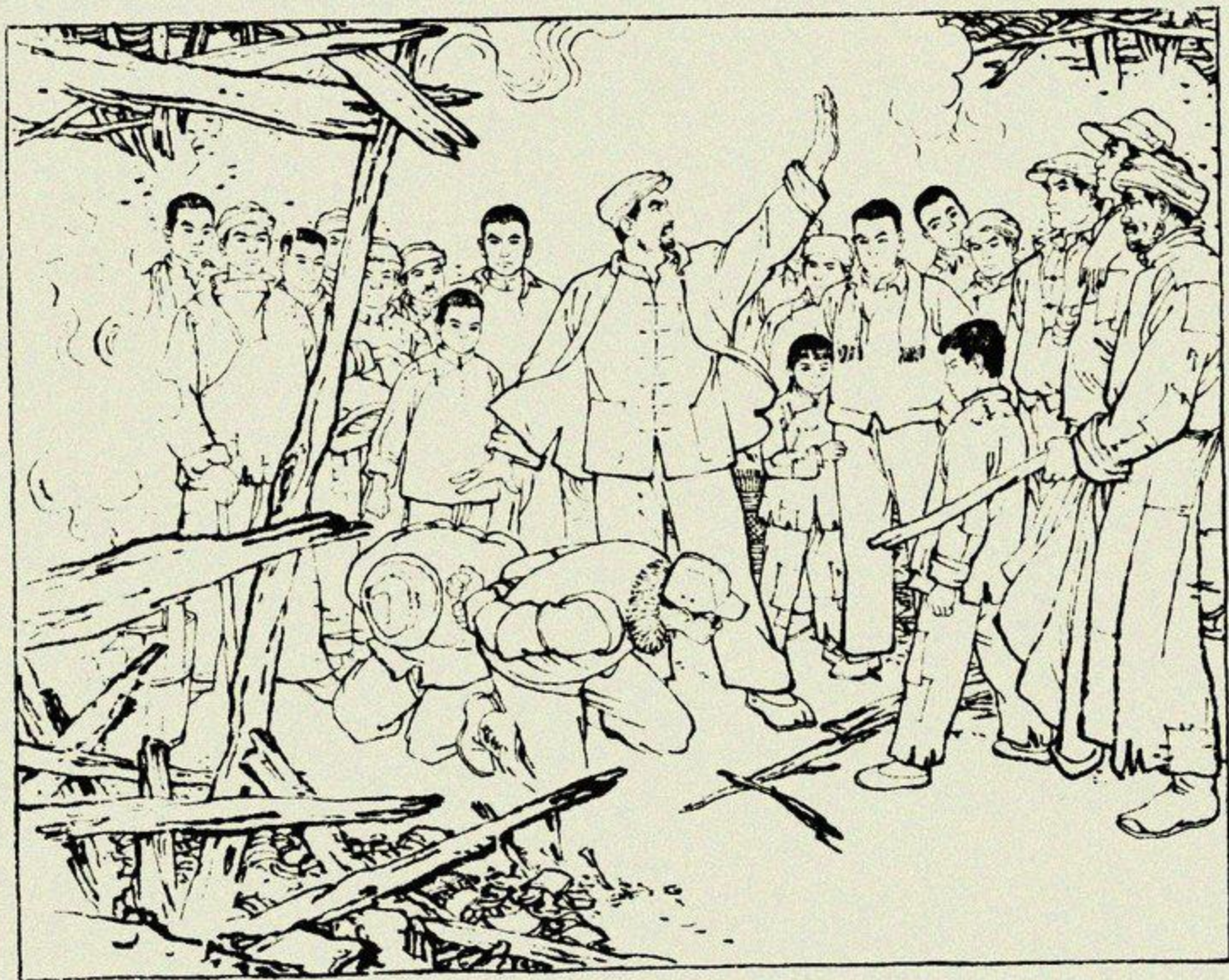
(37) 在场的工人一齐怒吼起来：“审问他，是谁叫他放的火！”“把他的心掏出来，看看黑得怎么样。寒冬腊月，我们住到哪里去！”两个坏蛋听了，吓得面如土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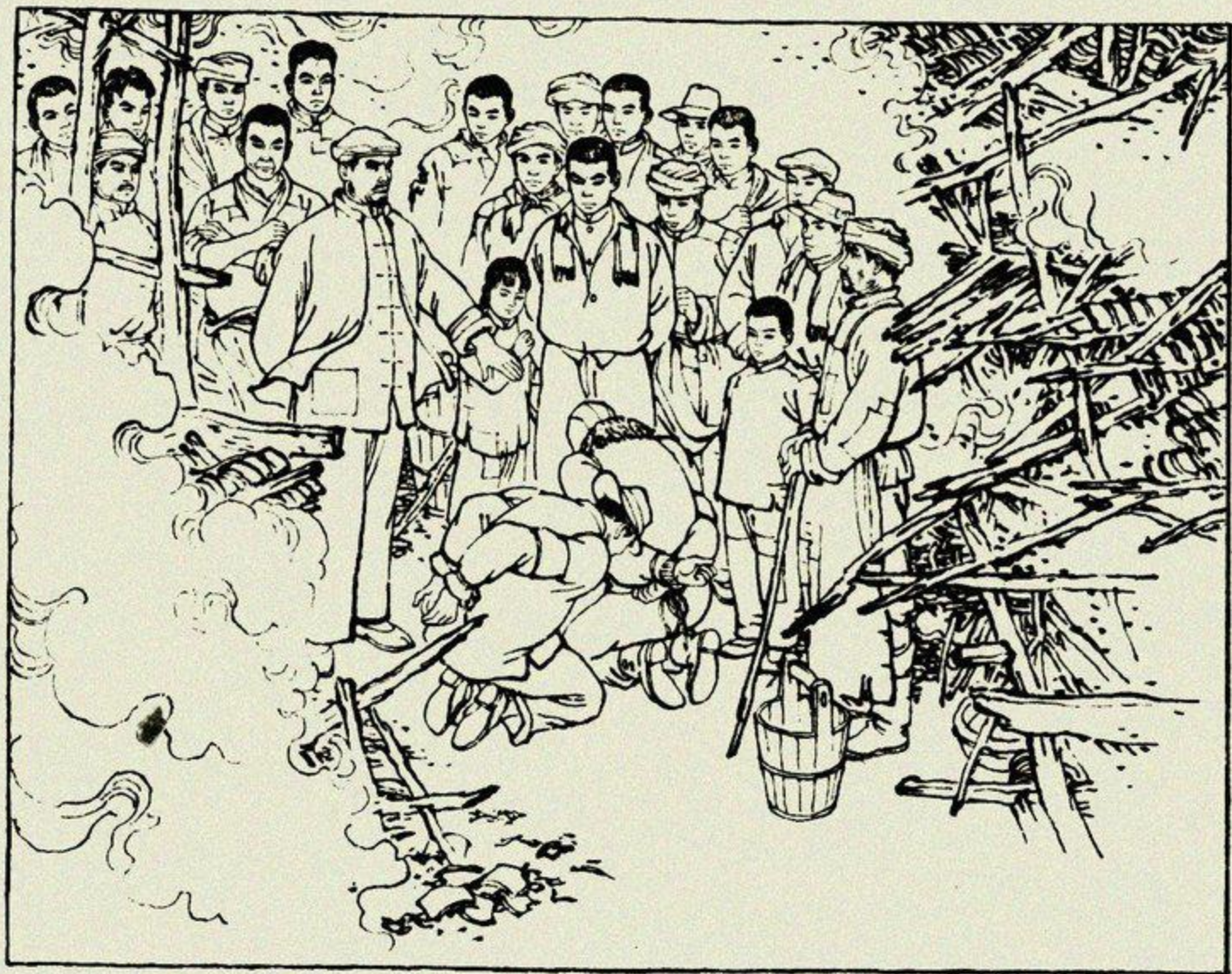
(38) 人们的声像打雷一样：“快说！不说，揍死他！”
这两个家伙看了看四周密密麻麻的人，颤抖着供认：
是奉了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的命令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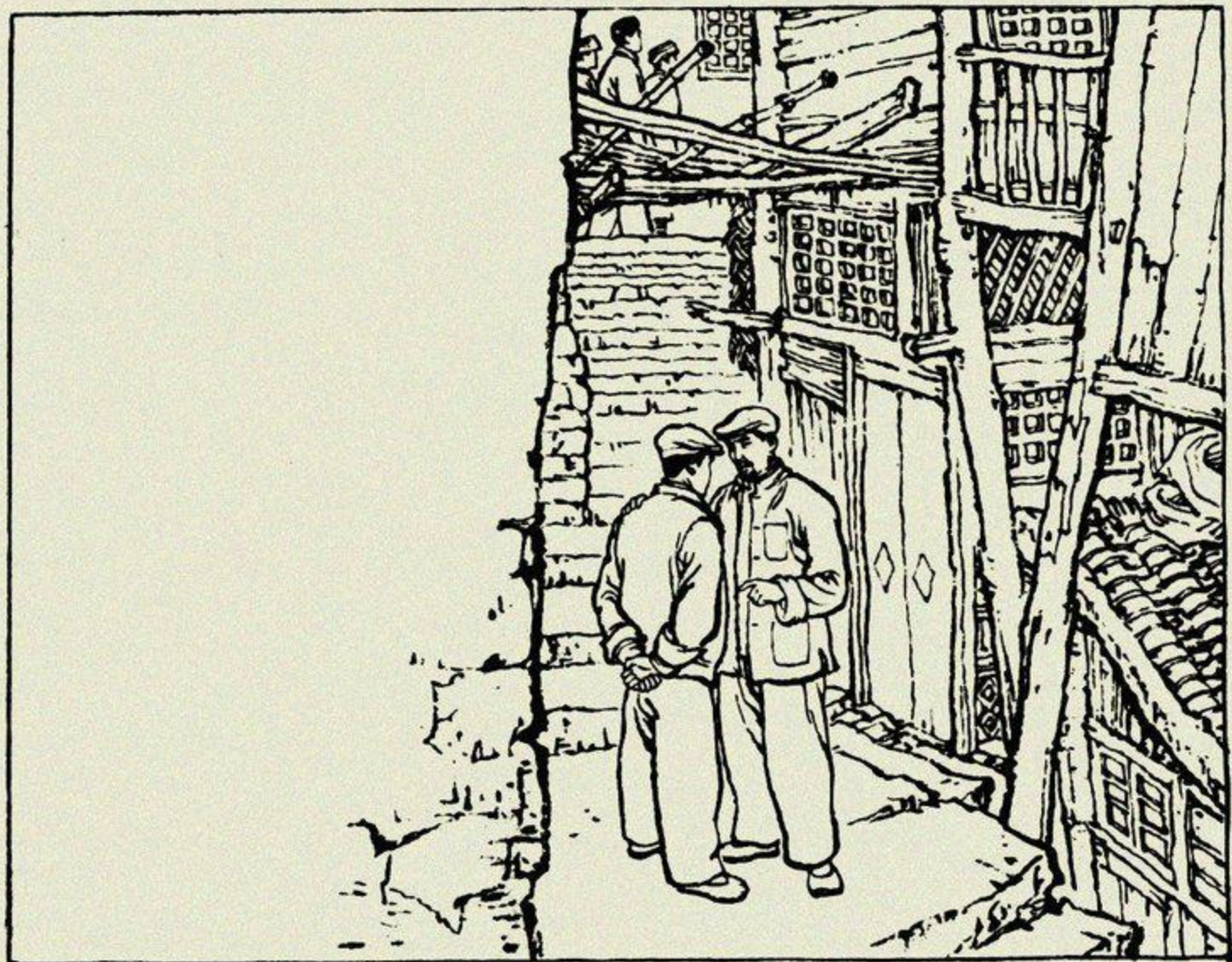
(39) 第二处是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呵，反动派要打内战扩厂增加军火生产，工人们不肯拆房搬家，就放火烧房，好狠毒呵！人们气得拥上前，要揍死这两个特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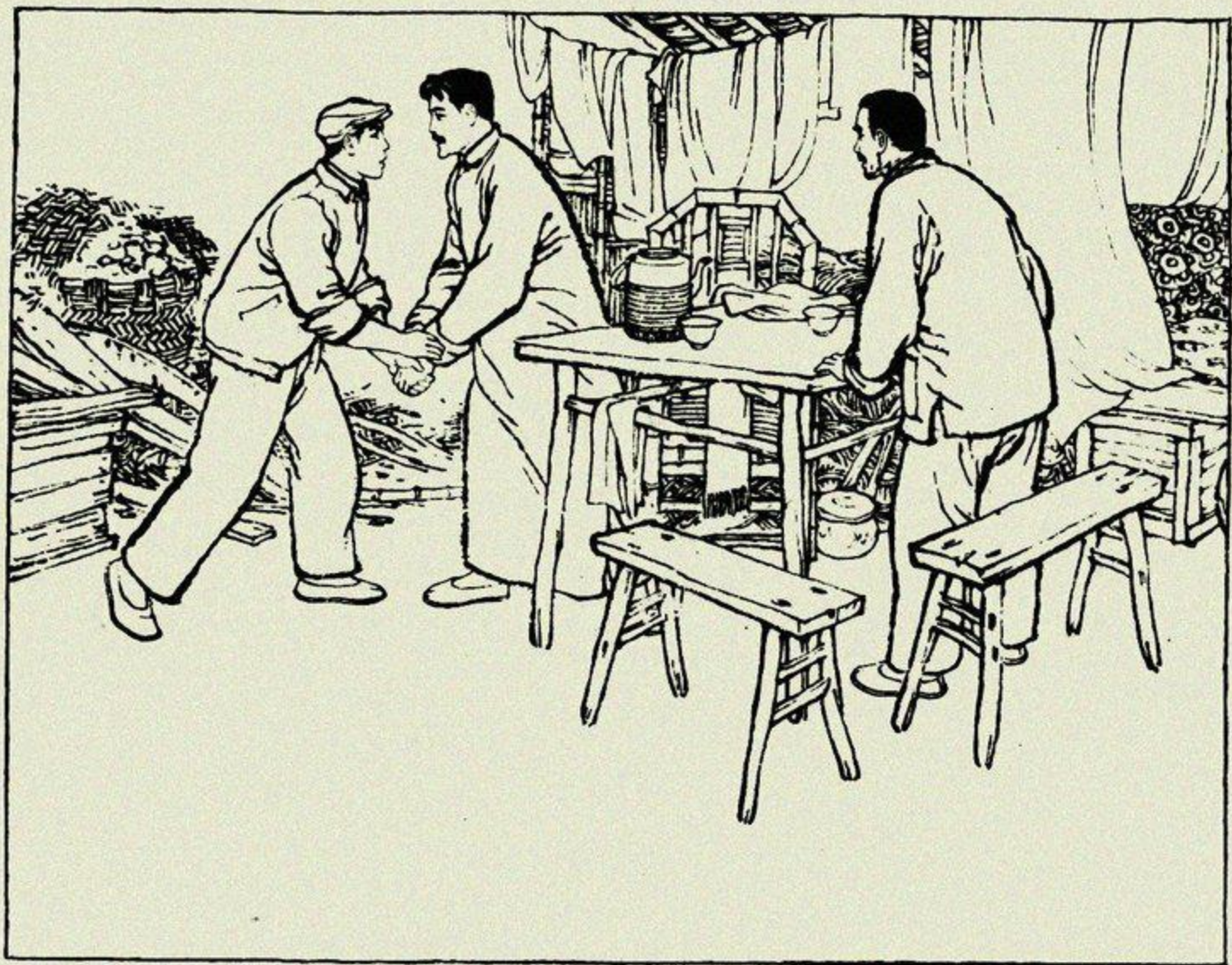
(40) 炮厂地下党支部书记萧师傅上前拦住,大声说:
“弟兄们,不能打,留住他俩好和厂方算帐!”余新江醒
悟过来,觉得萧师傅做得对,打死人反而使事情复杂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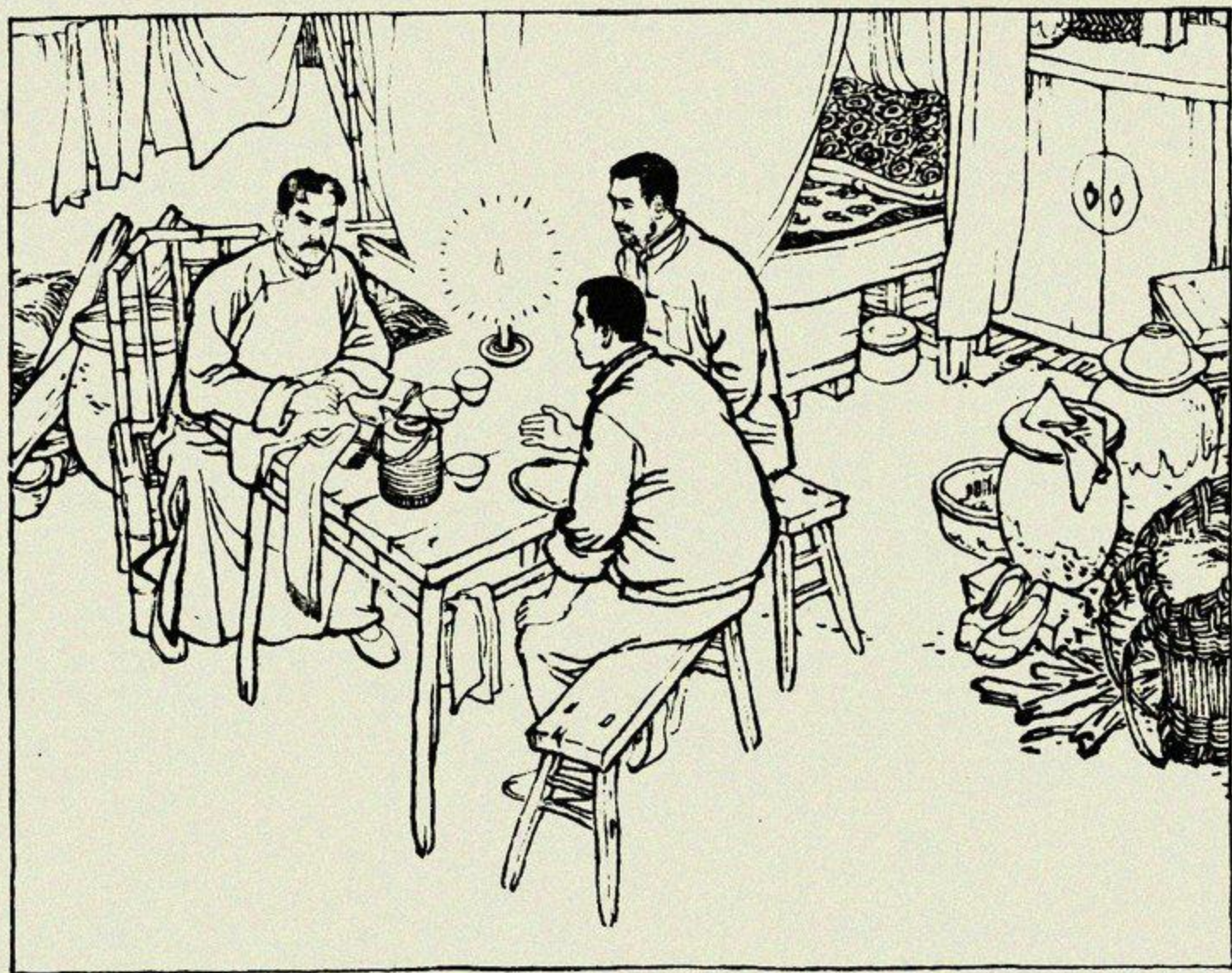
(41) 人们住了手，朝萧师傅望着，似乎在等他出主意。萧师傅说：“既是稽查处的人，就押送到稽查处去！工人的损失要他们全部赔偿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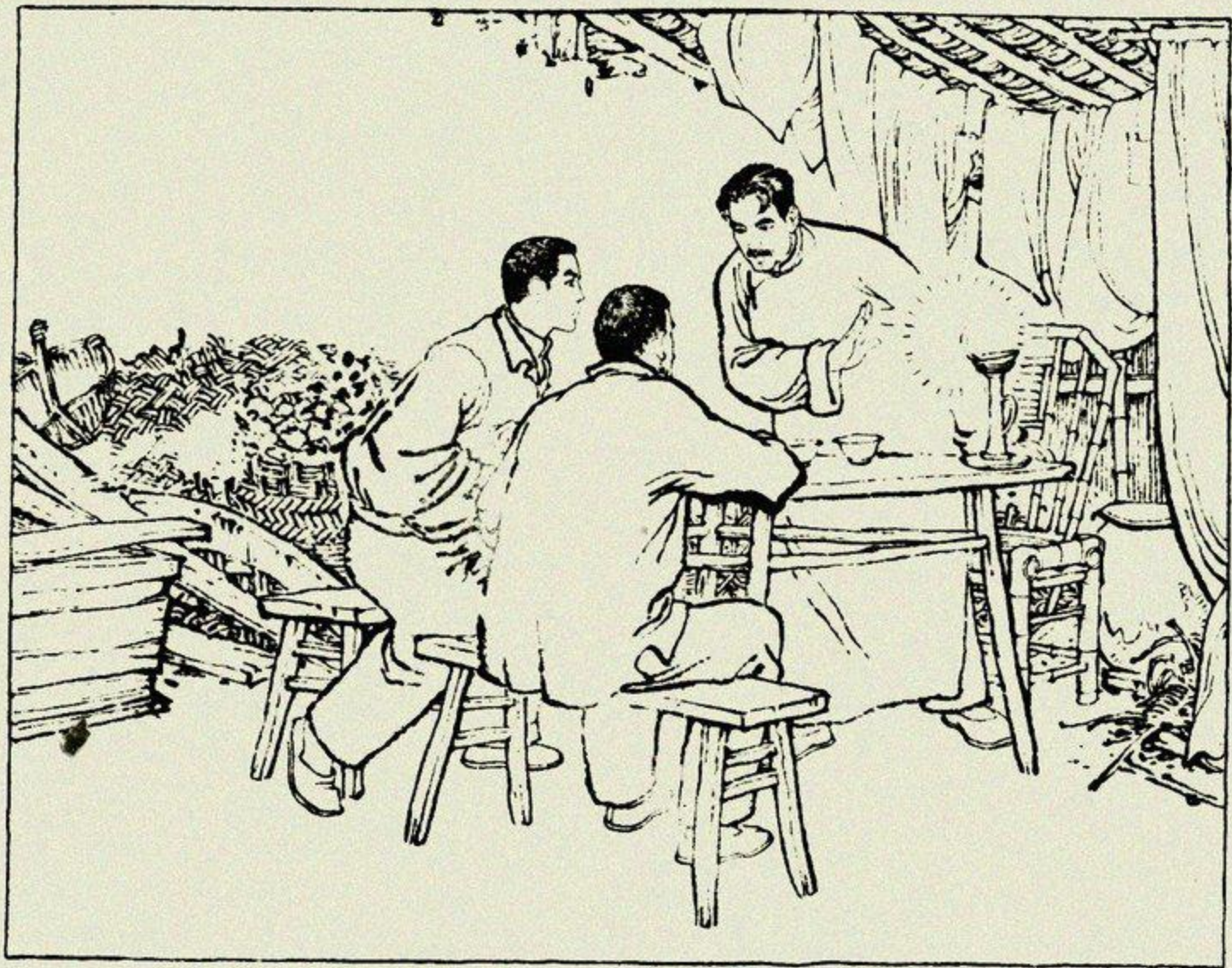
(42) 人们押着特务走了，萧师傅走到僻静处，低声对余新江说：“许云峰同志今晚到修配厂来，出了这件事，正好向他请示。我们晚上十点，在老地方碰头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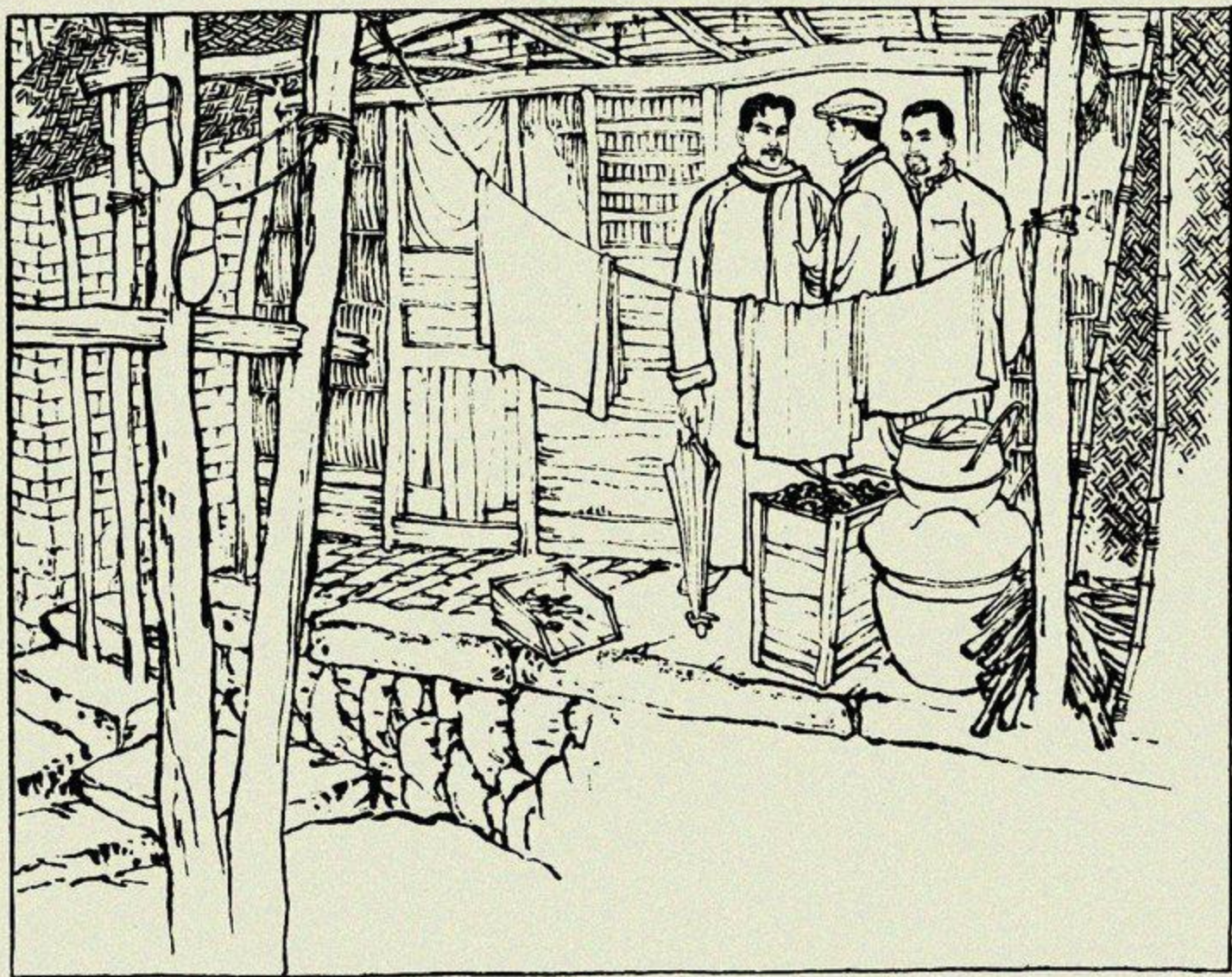
(43) 这老地方就在萧师傅家里。十点钟，余新江赶到，一见老许，就赶上前紧紧握住那双又厚又大的手。握住这双手，他就象增加了更多的力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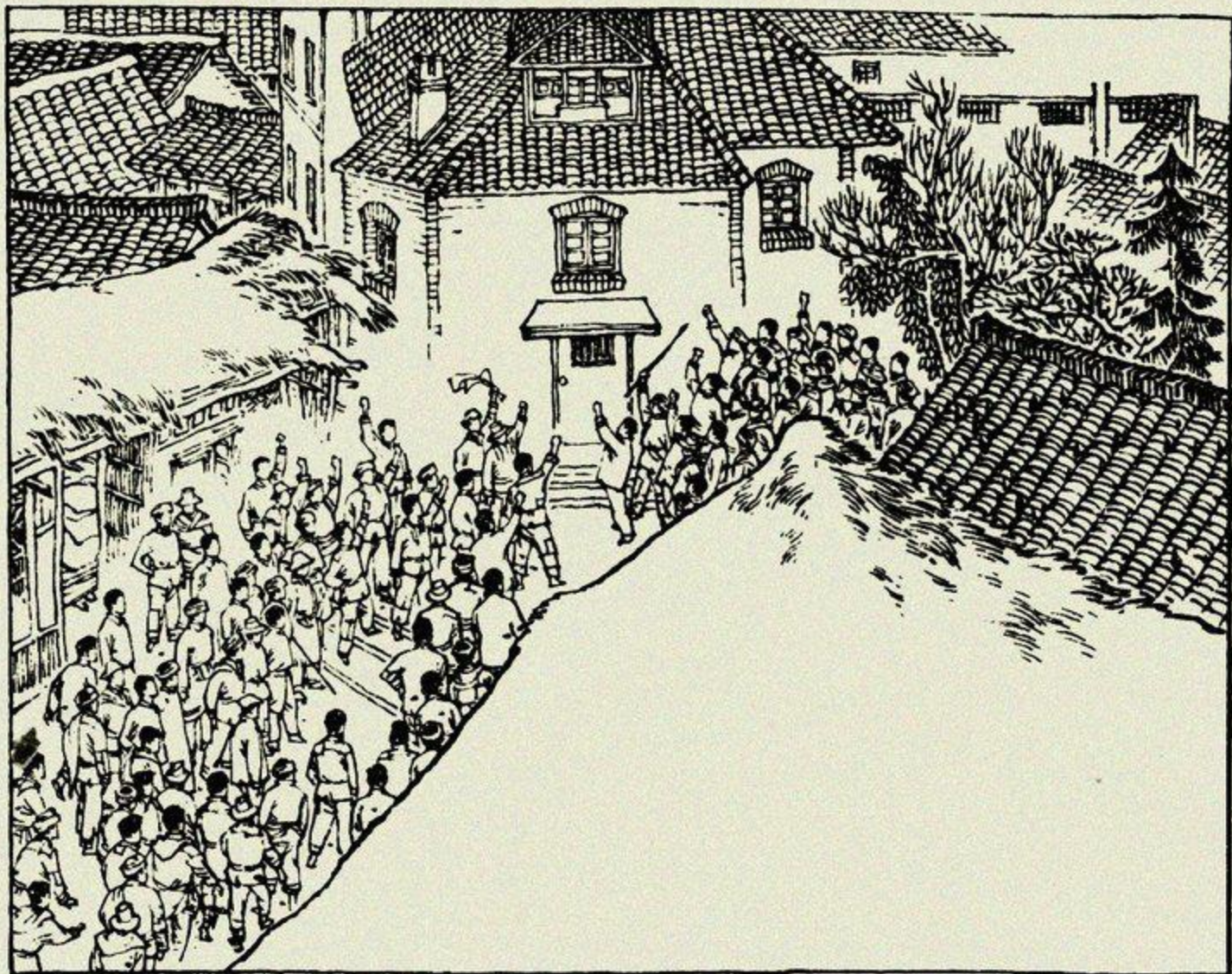
(44) 反对拆迁扩厂的斗争是老许亲自领导的，这既揭露了反动派的阴谋，也使工人了解这次斗争的重大意义。听了炮厂棚户区起火的事，他的内心很是激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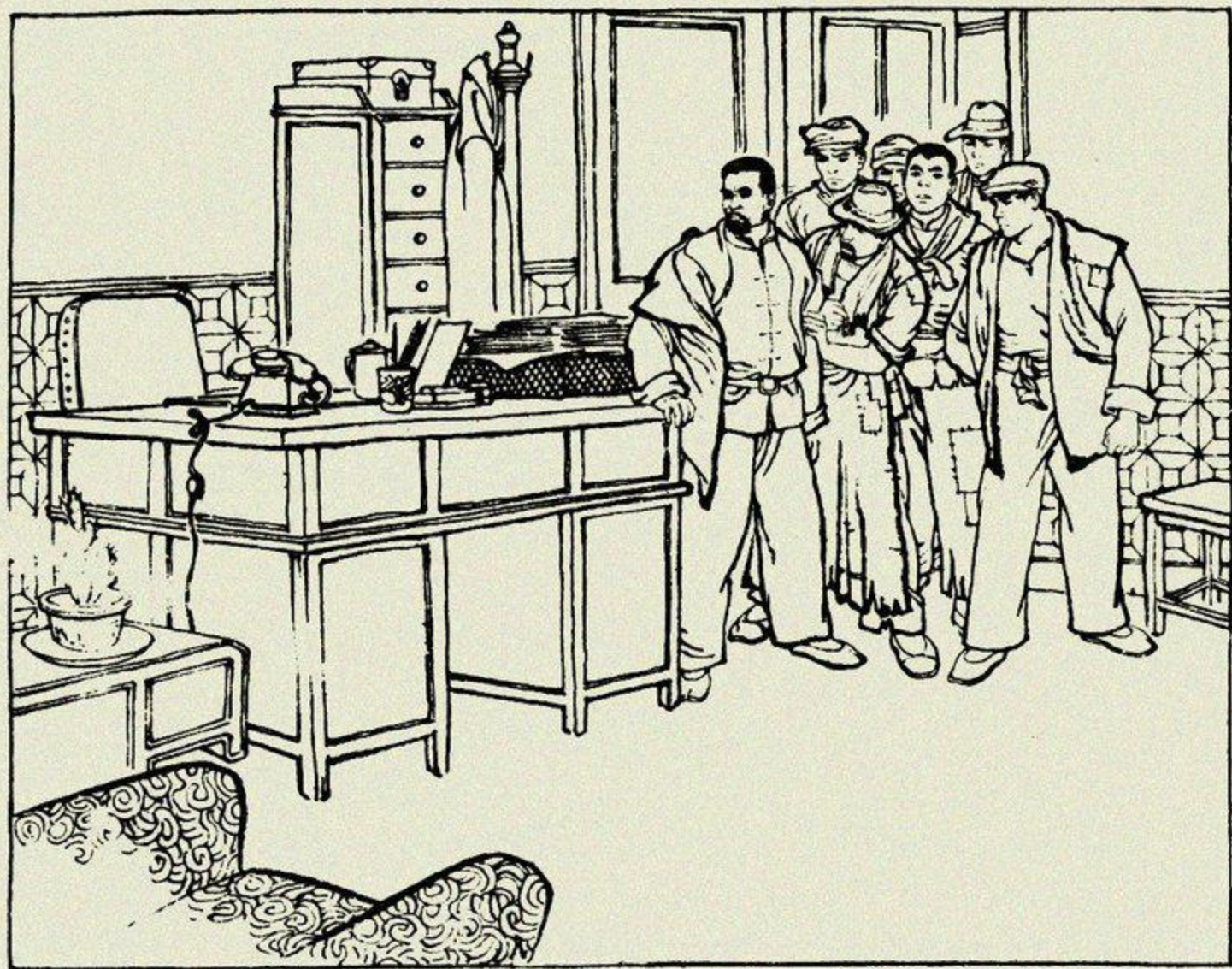
(45) 老许分析了当前情况, 布置了今后任务: 公开揭露敌人的纵火罪行, 争取各方正义声援; 在全市各厂发动募捐, 在敌人赔偿损失之前, 解决工人的生活困难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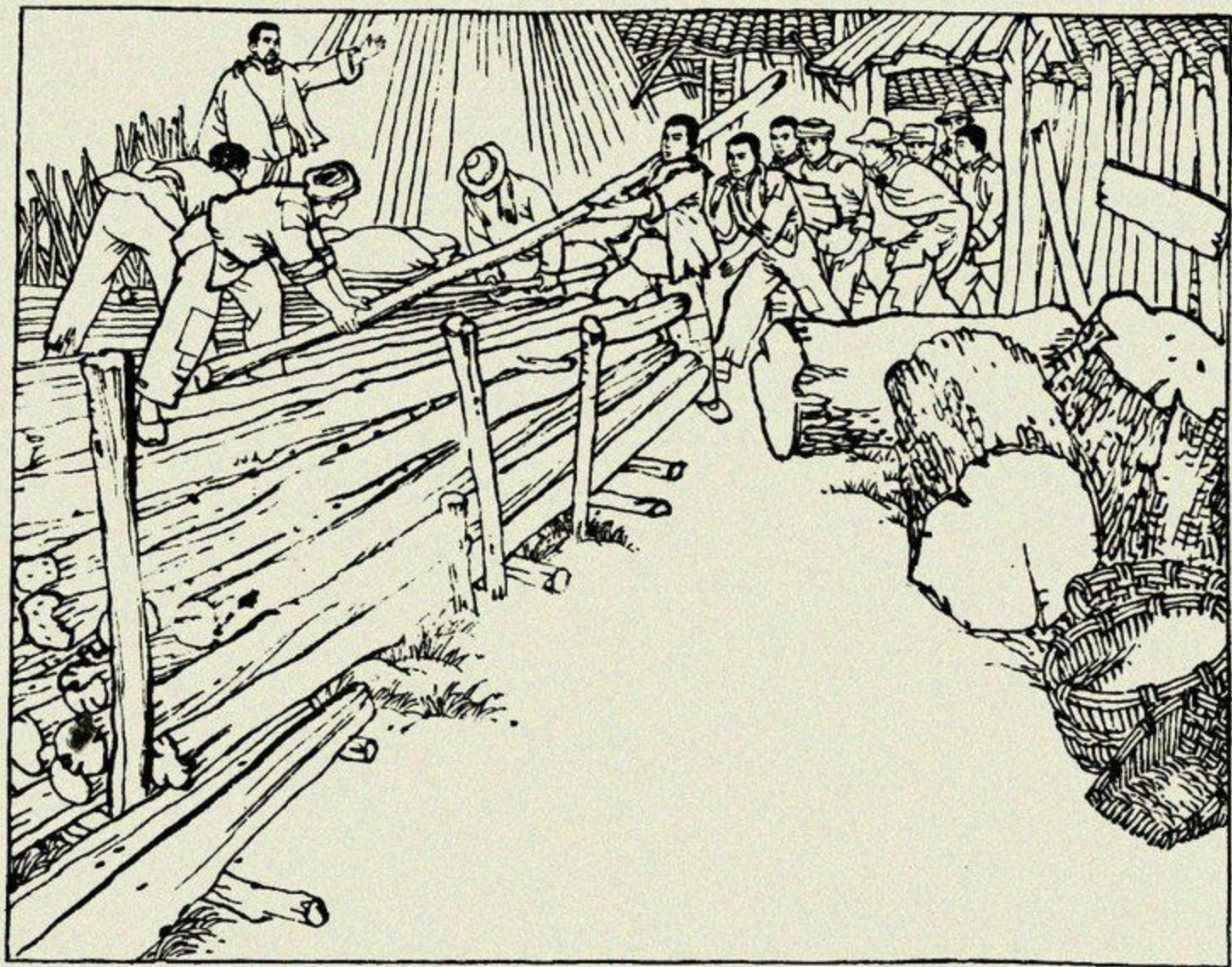
(46) 两人连连点头。老许关切地说：“早些睡吧，明天你们还有工作。”临走时，他叮嘱道：“斗争更加尖锐了！要很好地团结工人，利用时机和敌人进行斗争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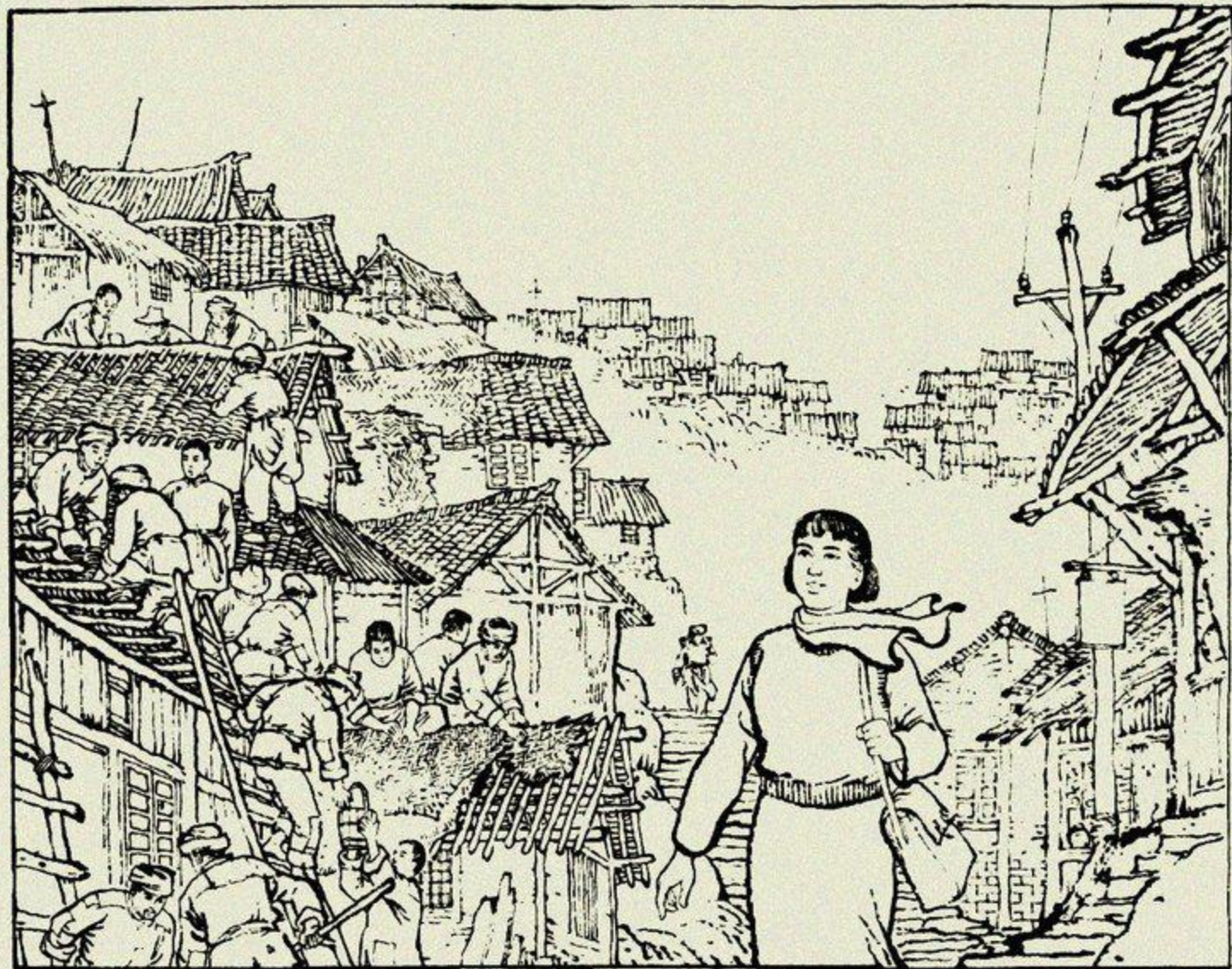
(47) 老许的计划非常正确，斗争激烈的展开了。第二天，长江兵工总厂所属各分厂的工人，声势浩大的聚集到炮厂，要厂方赔偿工人的全部损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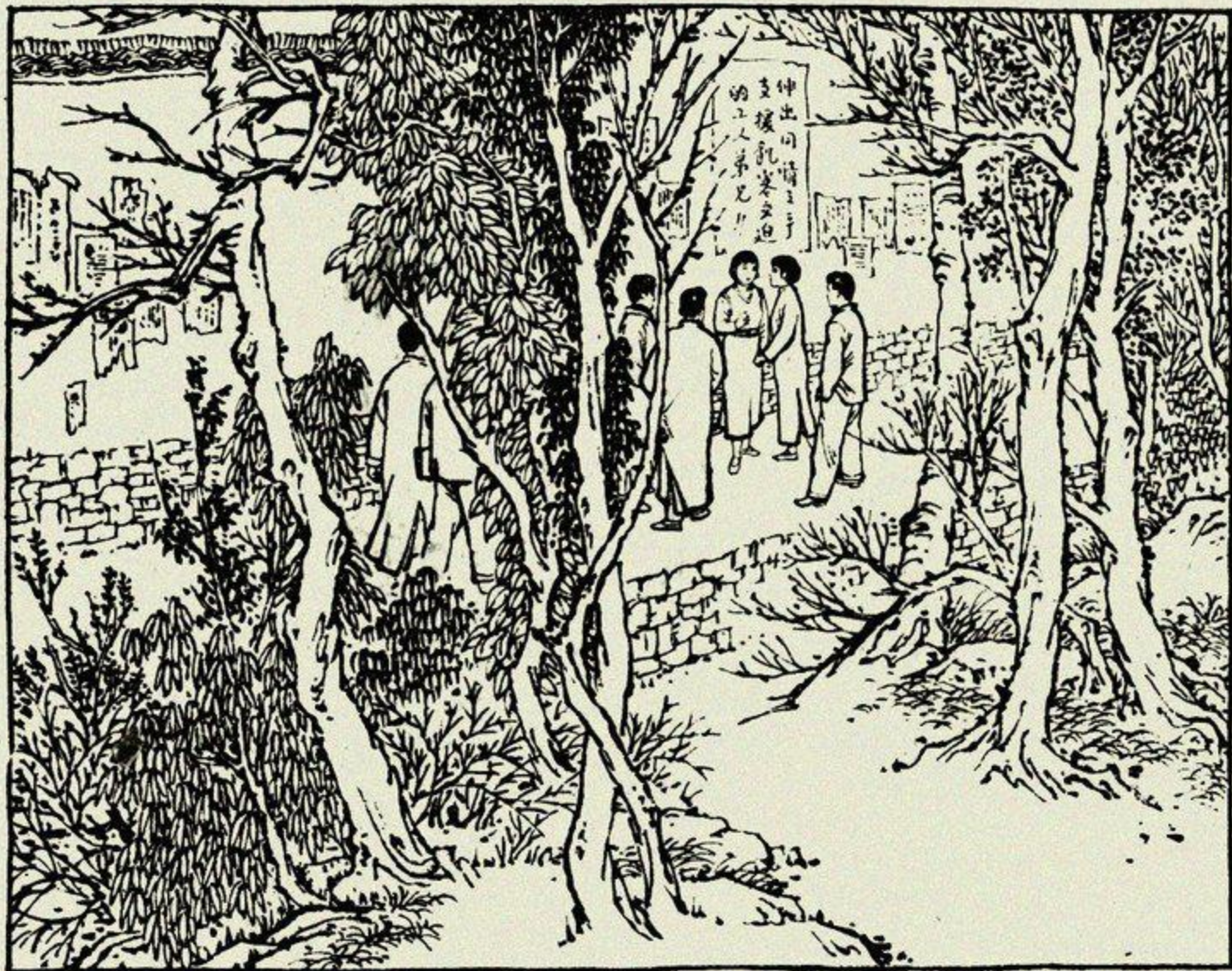
(48) 工人们到了厂长办公室,室内空无一人,原来厂方负责人老早得到工人请愿的消息,都一个个溜掉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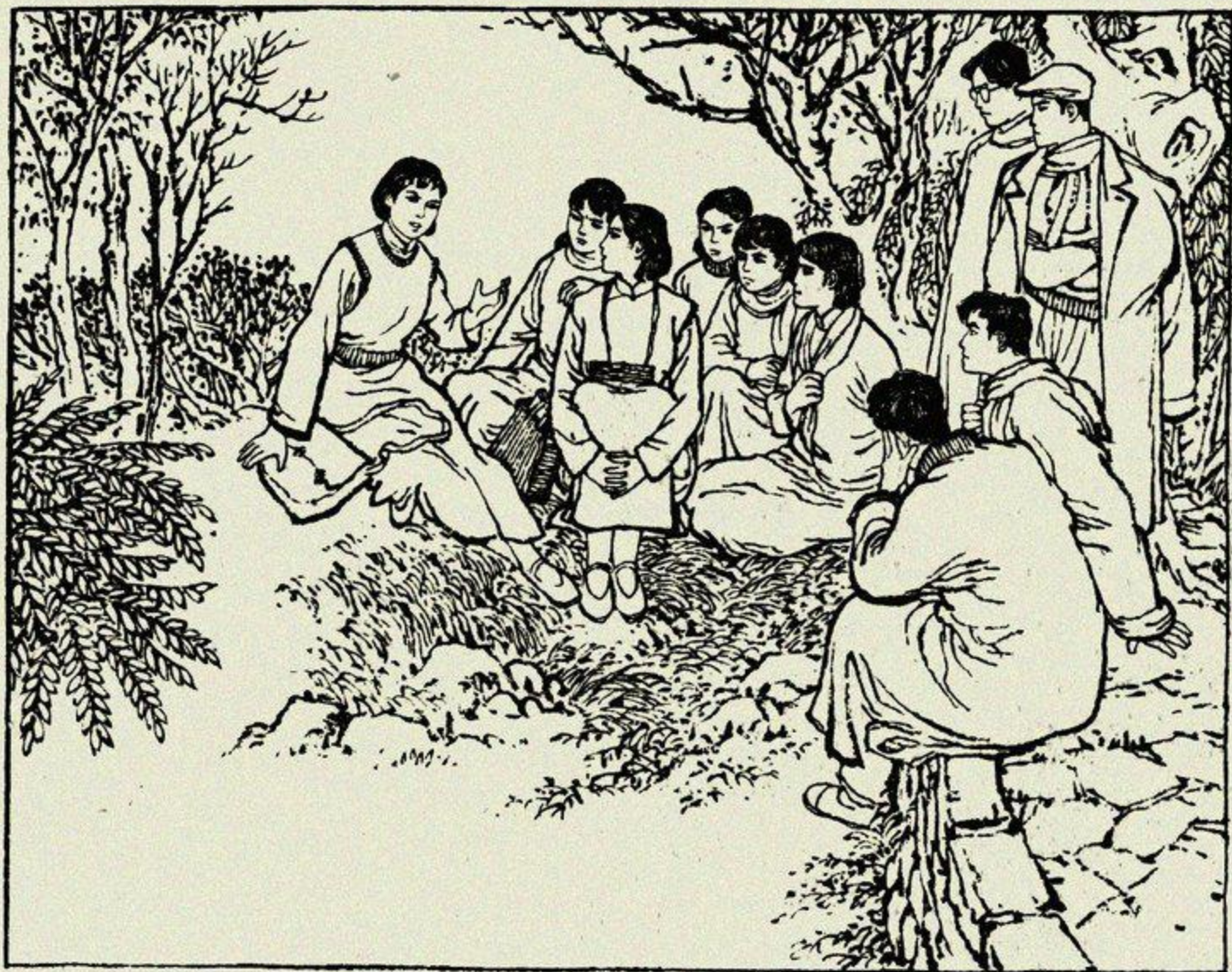
(49) 愤怒的工人退到火燒场，决定把准备扩厂的建筑材料，修建炮厂工人宿舍。他们抱着决心：不得胜利，斗争决不停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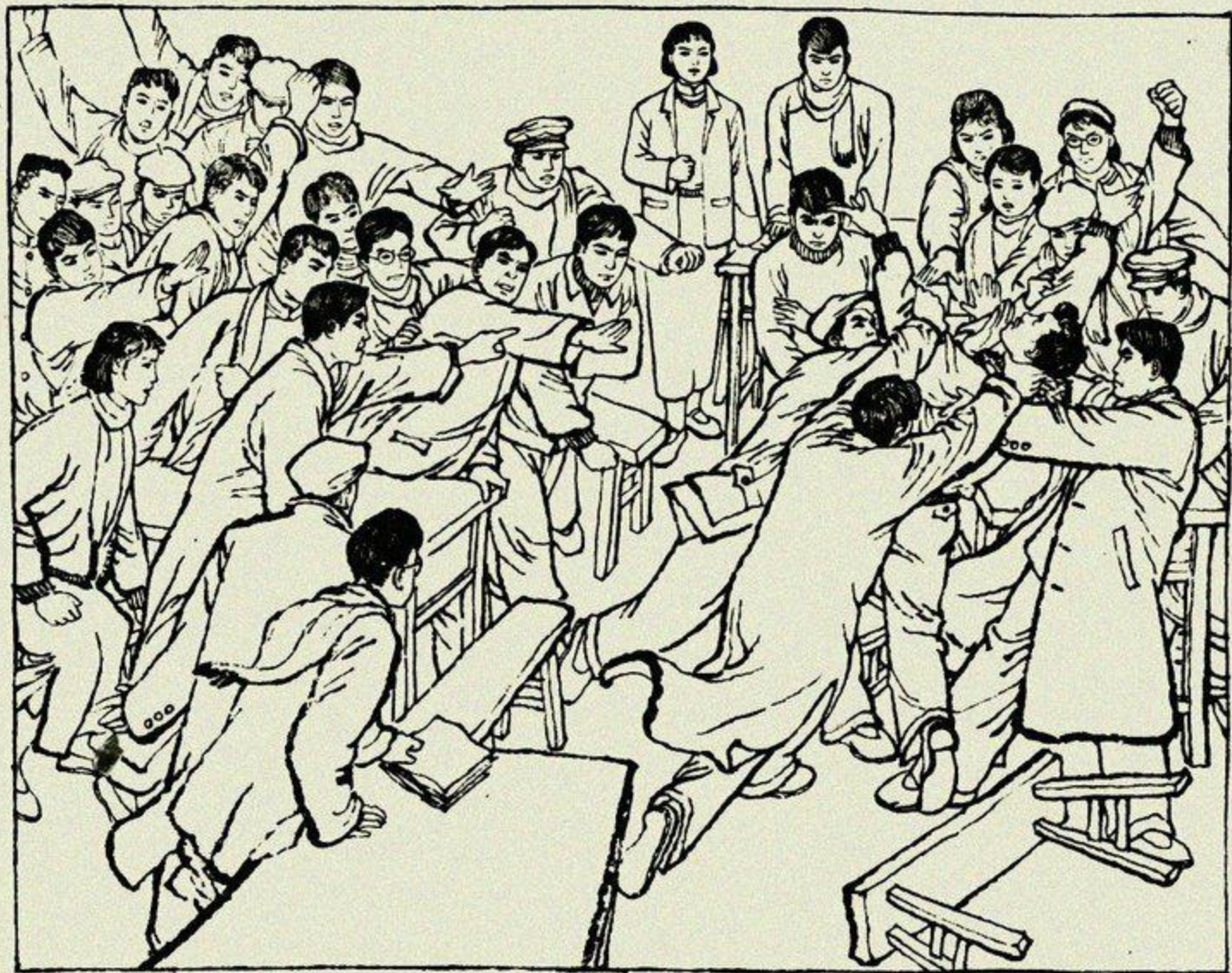
(50) 成瑤动身回学校时，见工人正用厂里的材料在搭盖房屋。她心里又气愤又高兴：气愤的是反动派的毒辣，高兴的是从这件事情上，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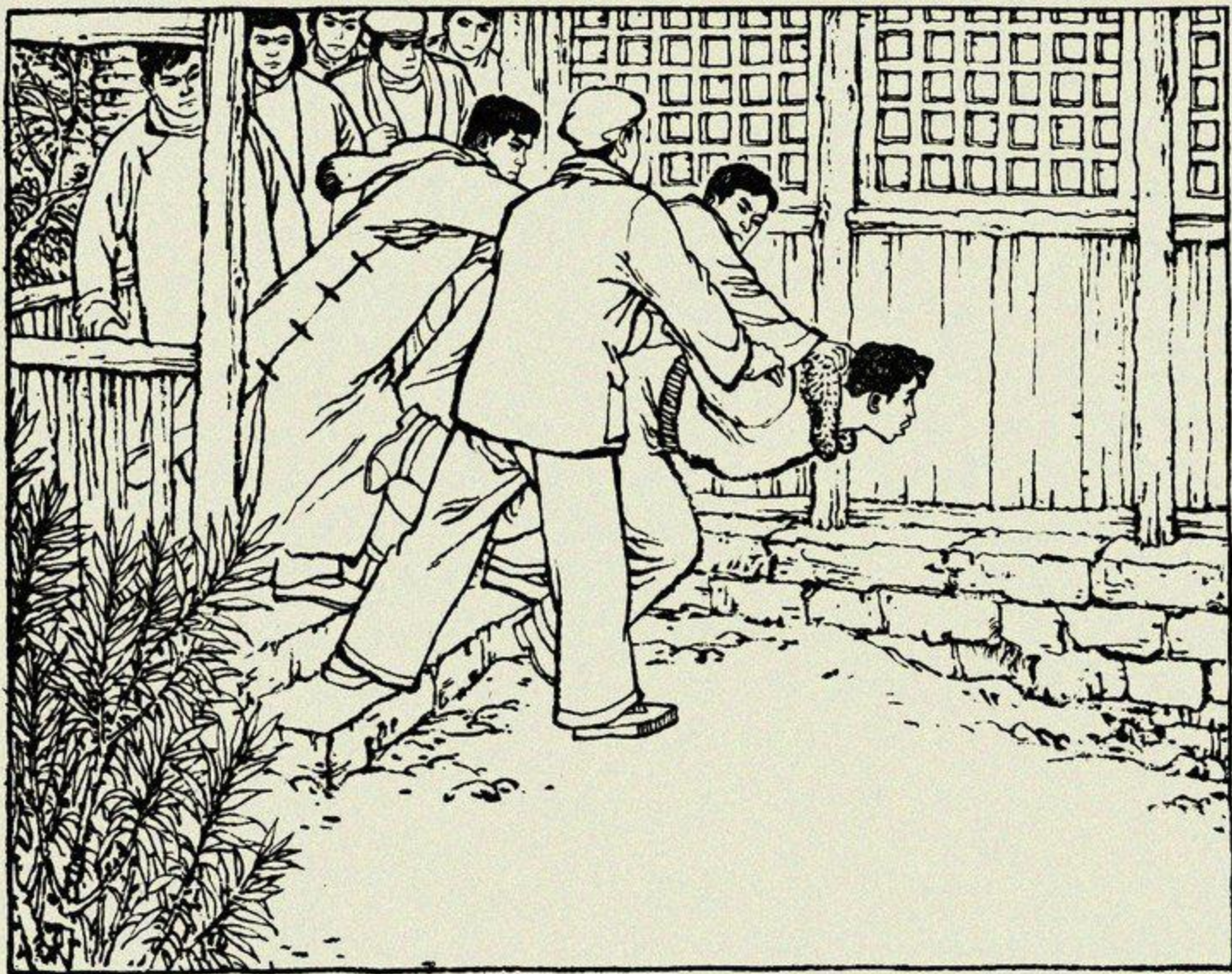
(51) 成瑤回到学校，见经常贴满同学出售衣物书籍纸条的墙上，现在贴了为炮厂工人募捐的布告。同学们见了成瑤，都要她谈谈特务在炮厂放火的情况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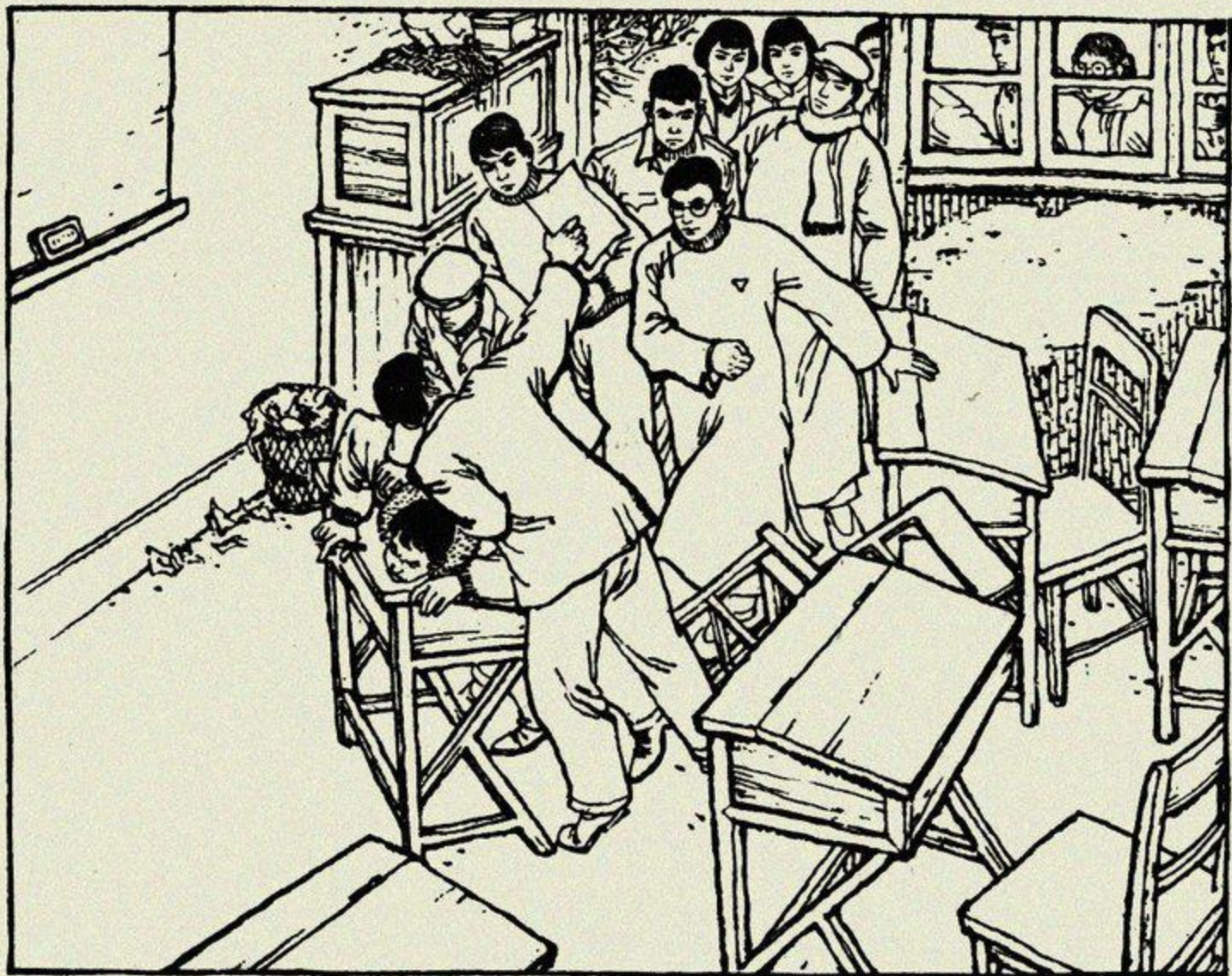
(52) 成瑤说：“学生自治会要請炮厂工人来报告真相，只有他们讲的才具体。不过，我可以把知道的情况先讲讲。”她坐到草地上，她的周围马上围了一圈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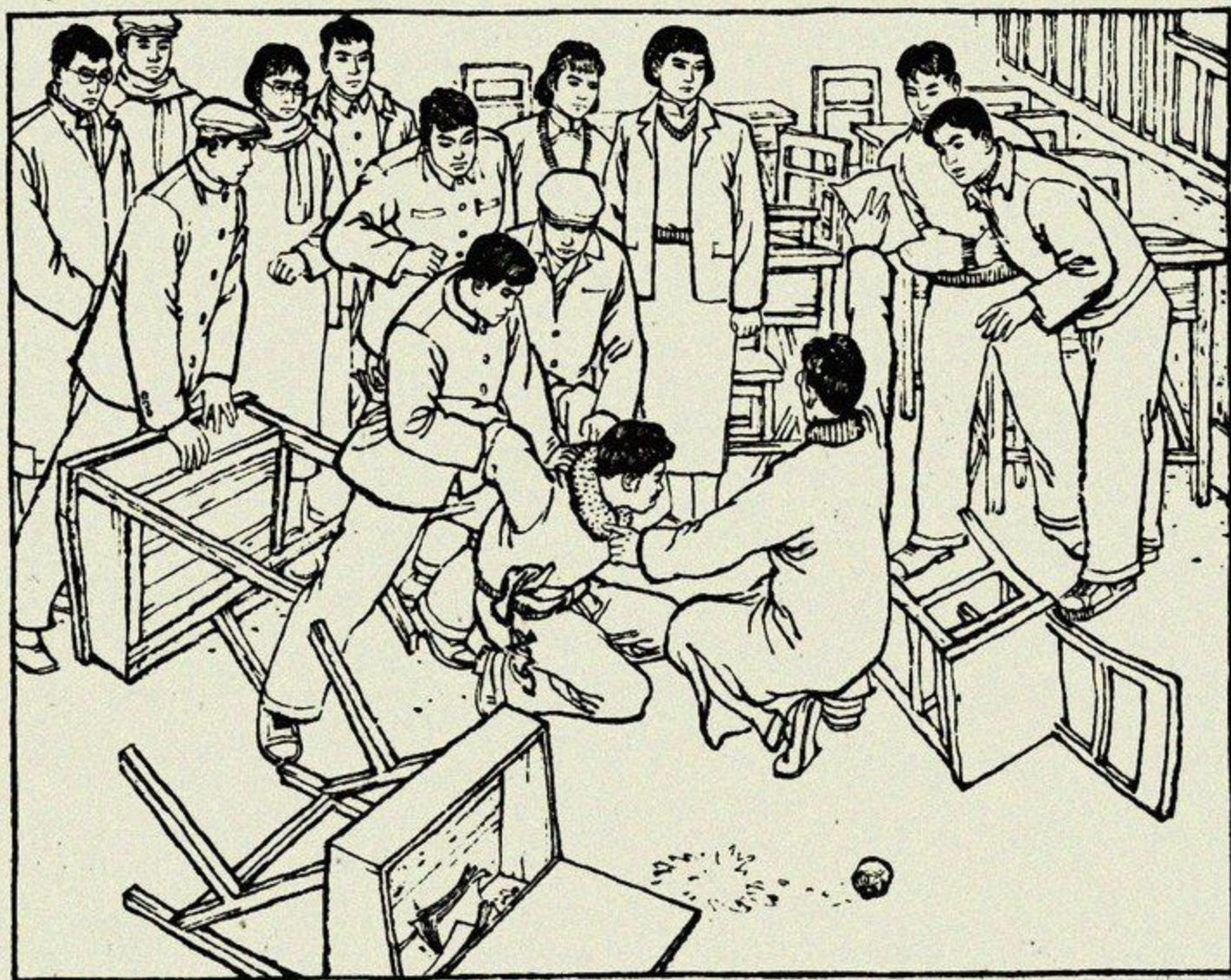
(53) 晚上，成瑤又向文学院系科代表会同学报告了特务放火情况。当讨论到支援炮厂工人时，特务学生魏吉伯跑来捣乱会场，大嘘大叫，阻止人们发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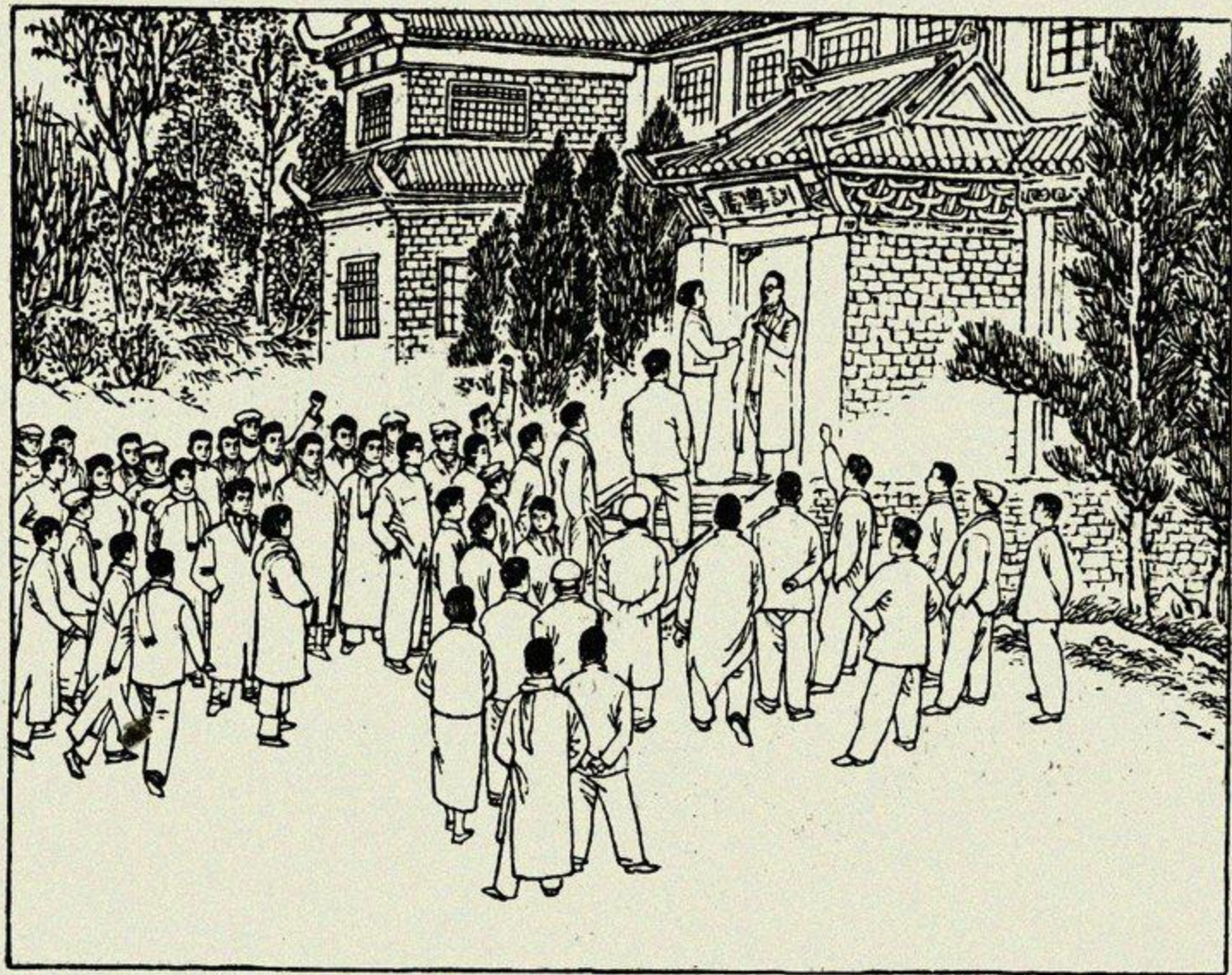
(54) 学生们非常气愤,几个同学扭着魏吉伯的领口,把他轰了出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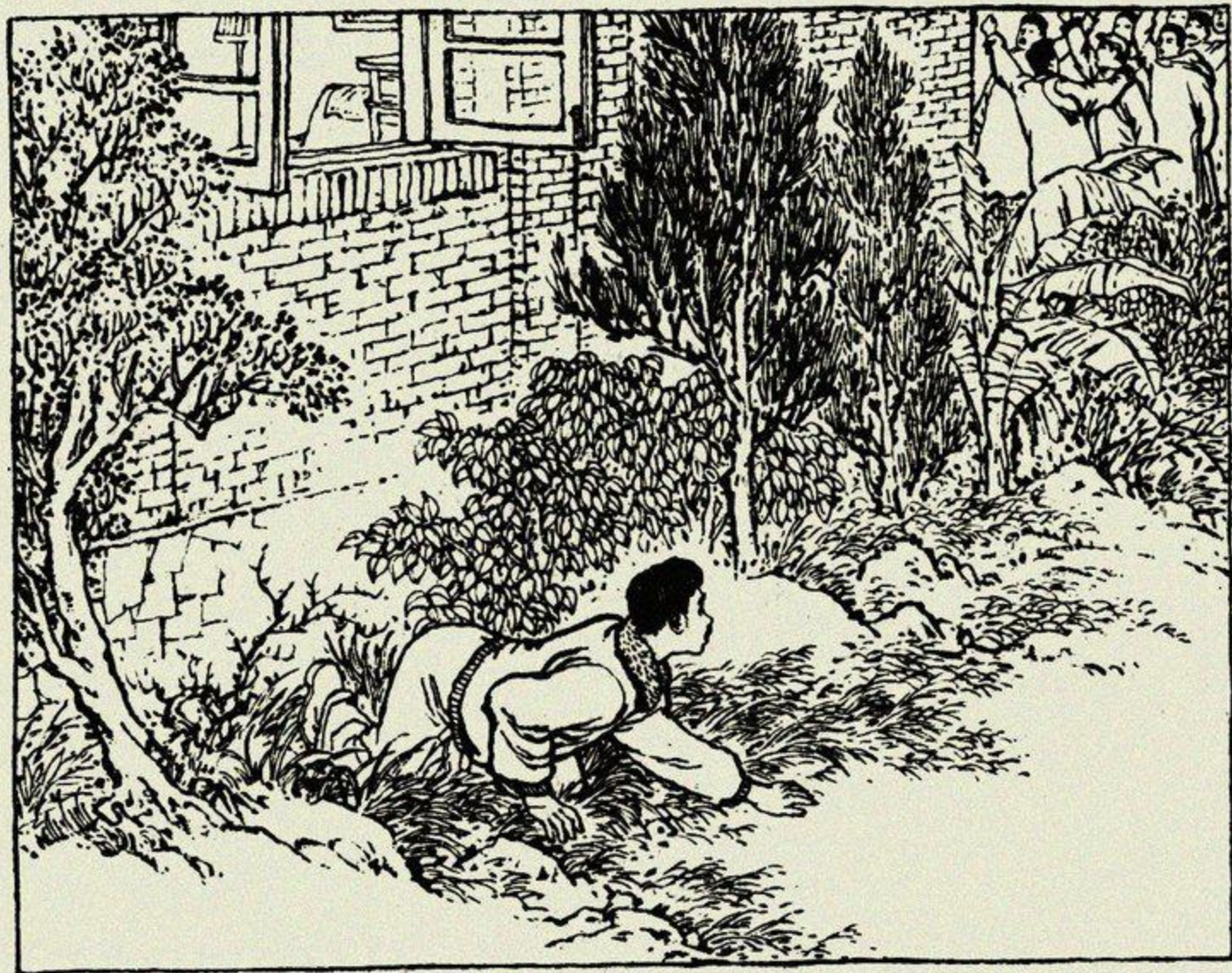
(55) 魏吉伯妄想破坏会议，失败以后，他一早就爬起来开黑名单，打算交给特务机关。系里的学生老早就注意他，抢过黑名单，一把抓住他，大声叫嚷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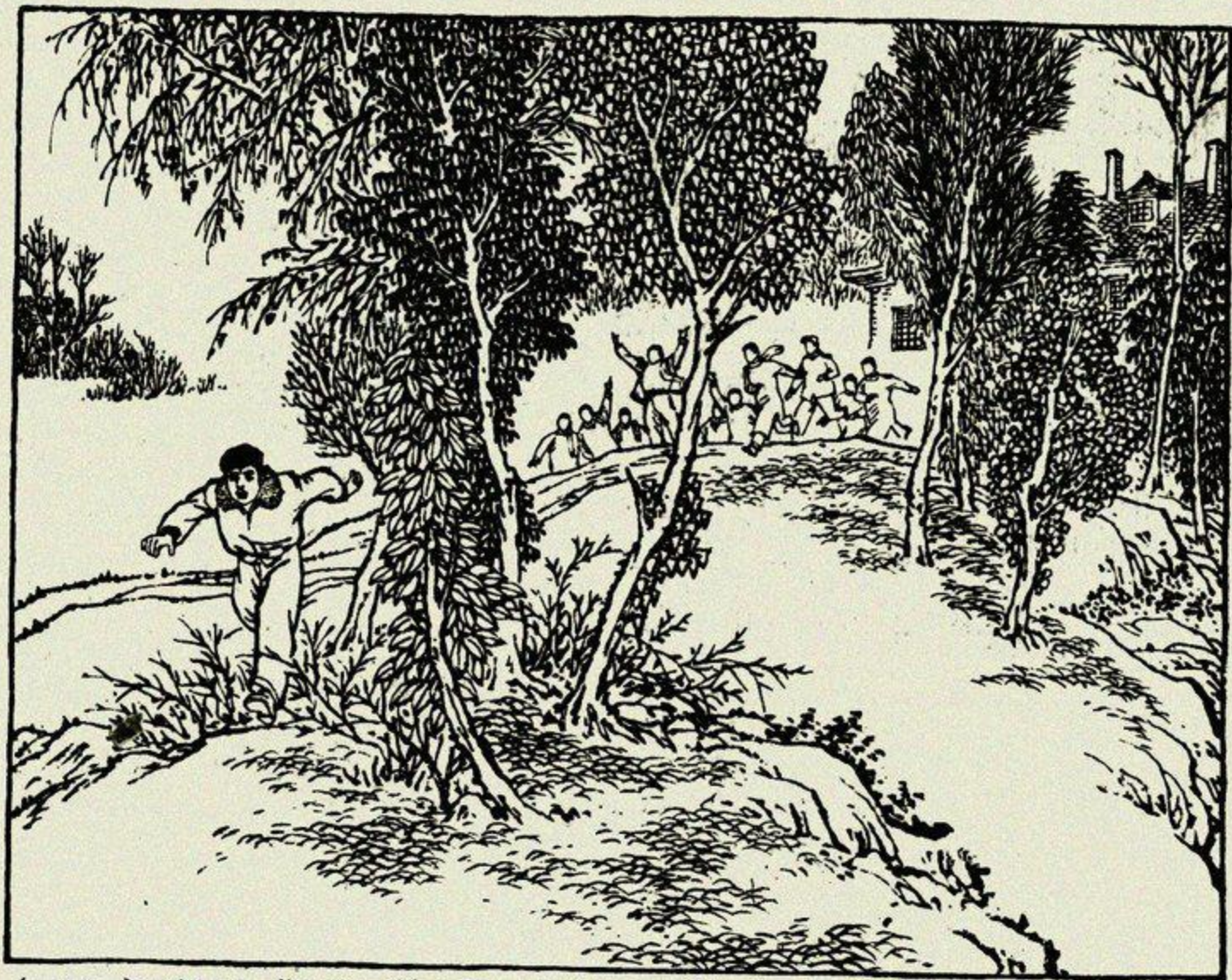
(56) 学生们拥上前扭住魏吉伯, 气愤地打他的耳光, 又从他身上搜出了伪警备司令部的秘密命令。人们更被激怒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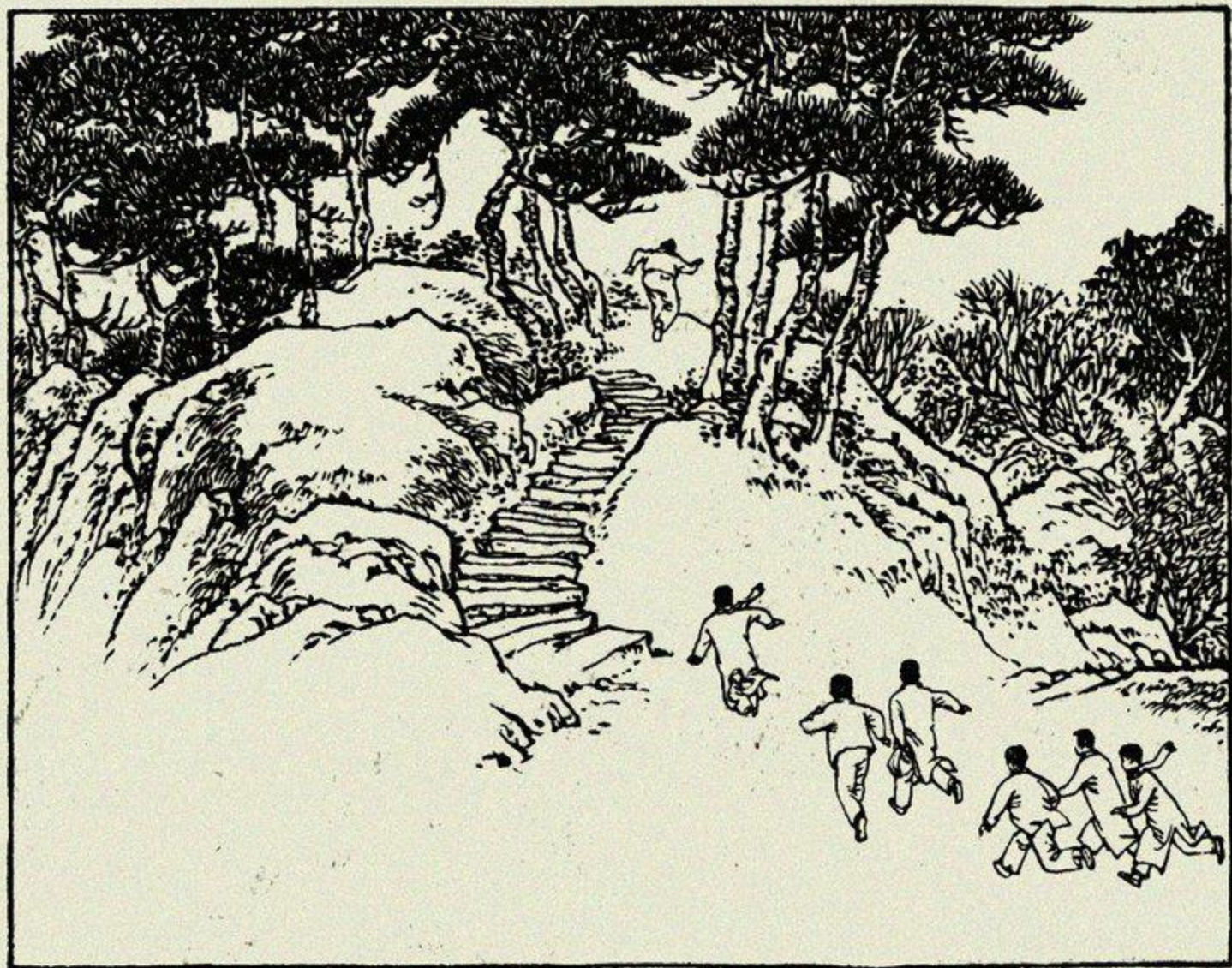
(57) 人们把魏吉伯带到训导处。训导长说：“我们学术机关，既不能非法拘捕，更无权审判！”成瑤责问道：“开黑名单是非法还是合法？我们的安全有无保障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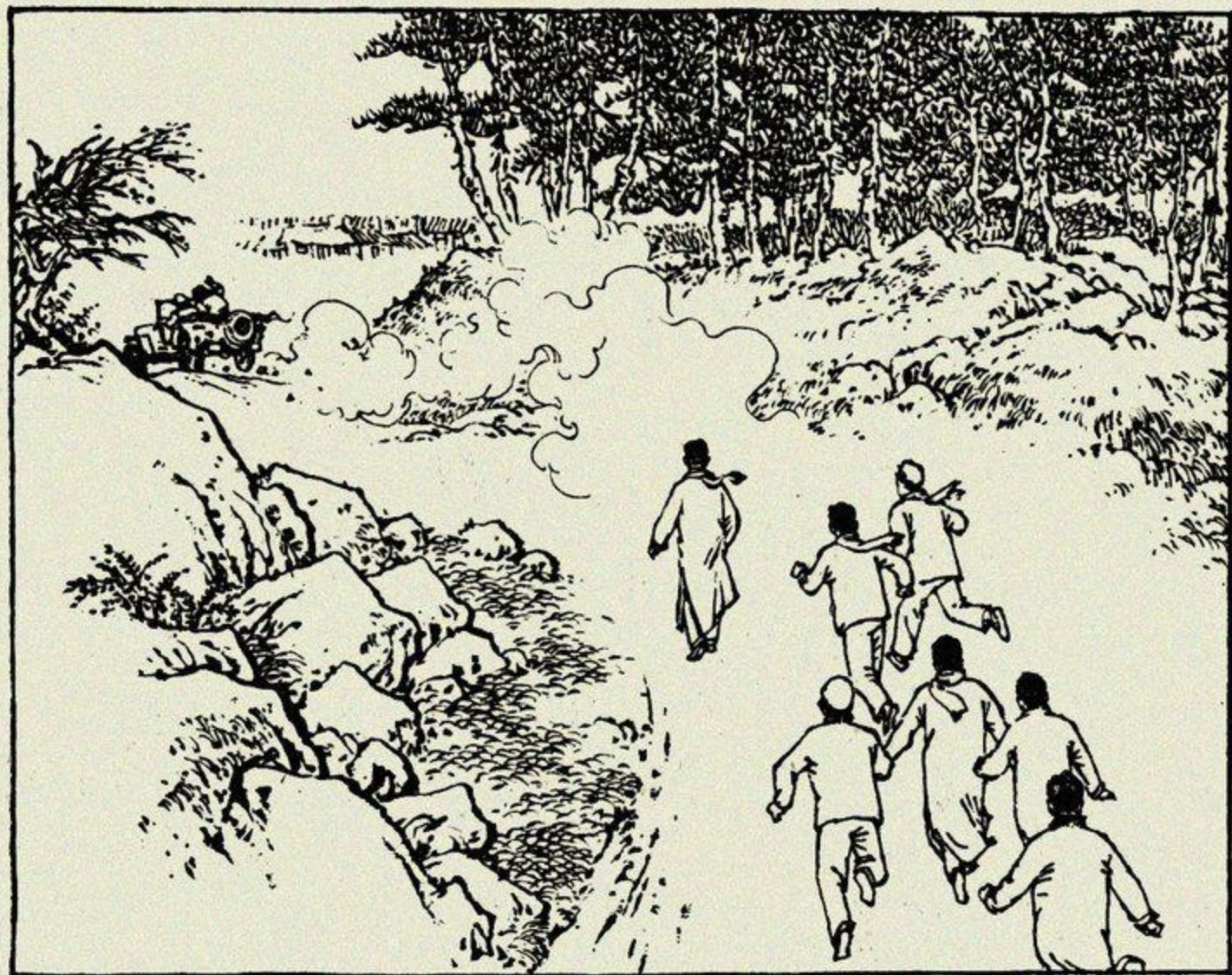
(58) 学生们嚷叫起来：“堂堂学府，不容许特务横行！”“我们要求学校当局负责保证全校师生的安全！”就在这时，魏吉伯悄悄跳过窗子，慌慌张张地逃跑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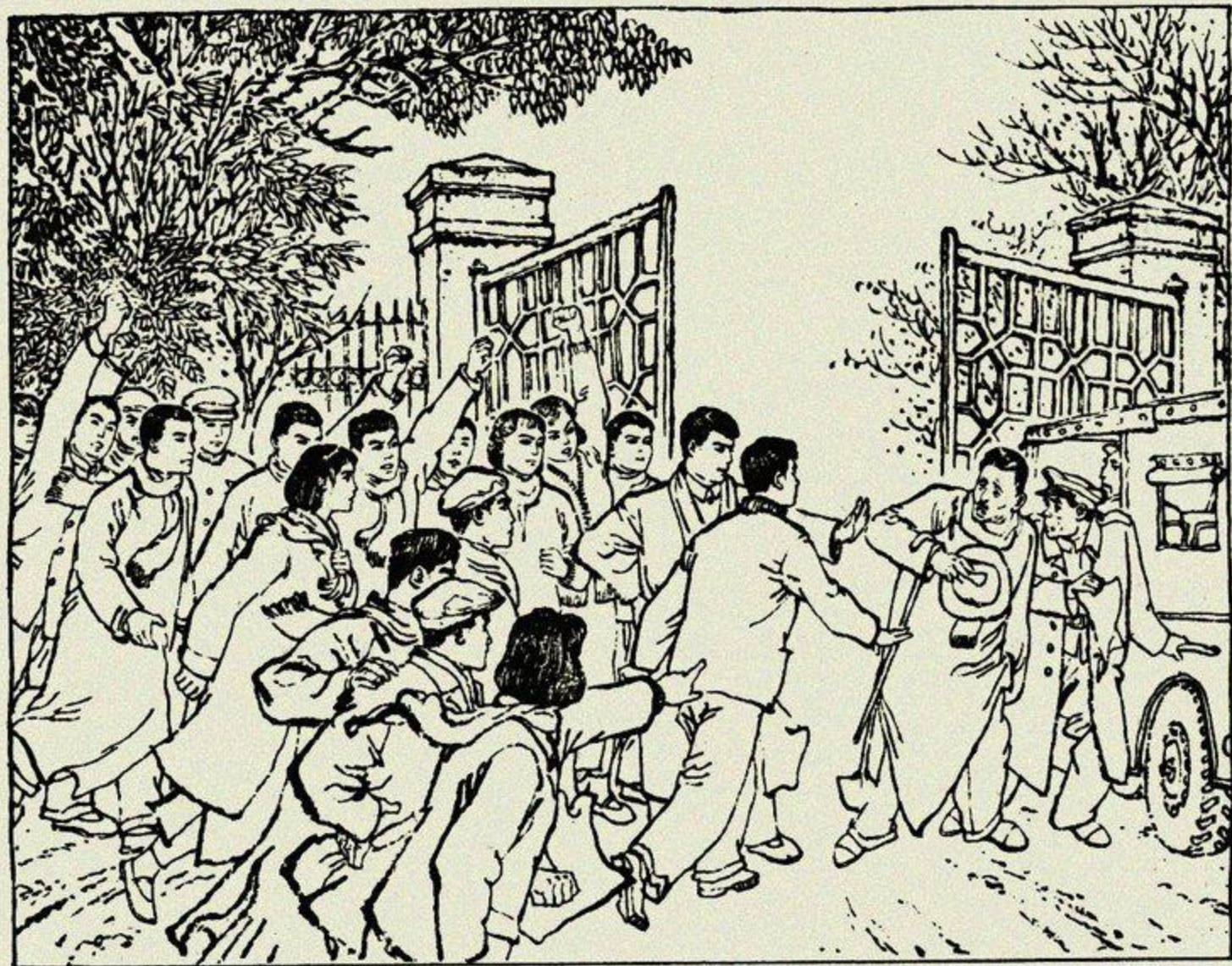
(59) 学生们发觉了, 愤怒更象火山爆发一样, 又猛又烈, 一片人声喧嚷: “魏吉伯跑了!” “训导处放跑了特务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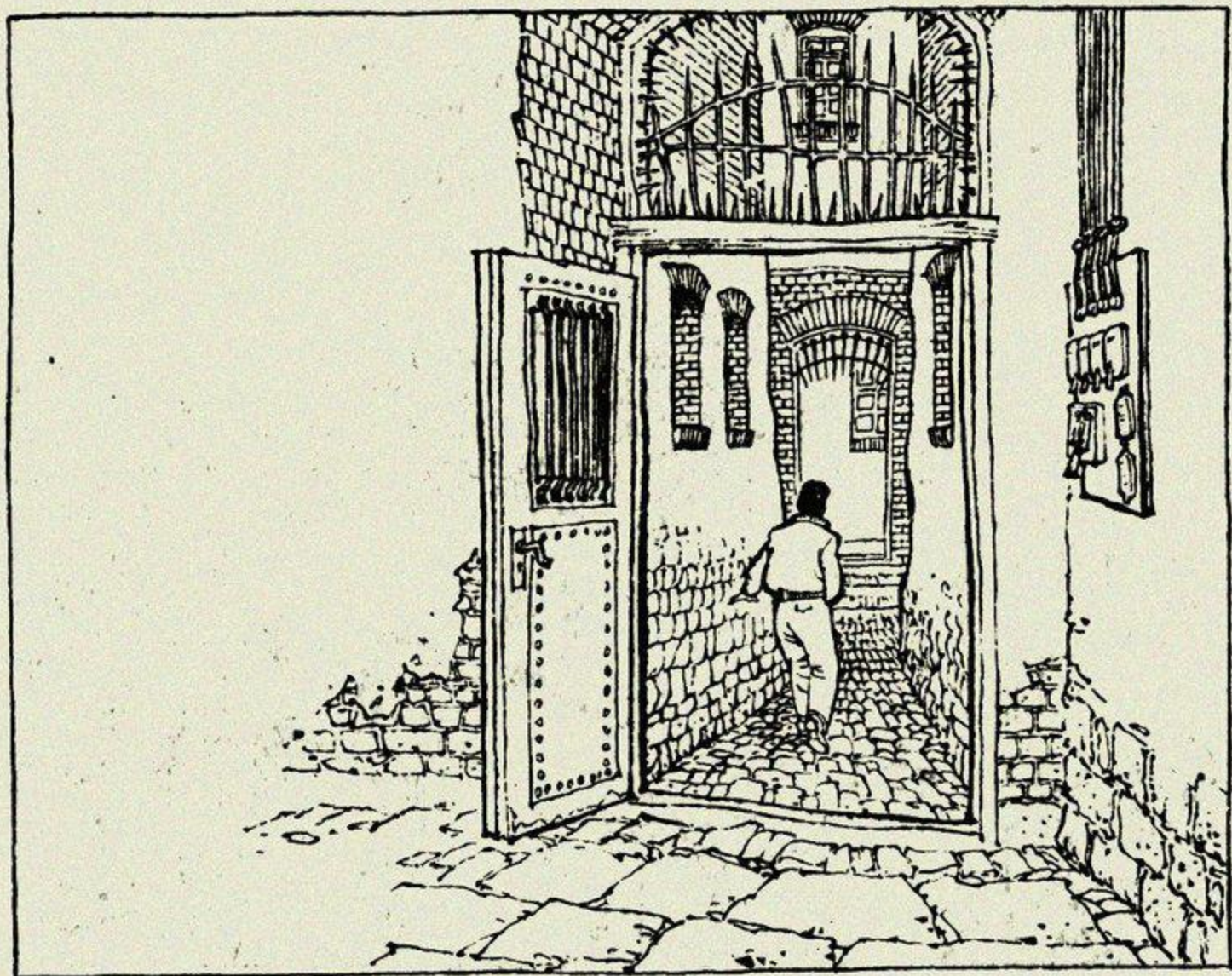
(60) “同学们，抓住他！”学生们飞快地追出来，魏吉伯象一条丧家之犬，急急跑进密林深处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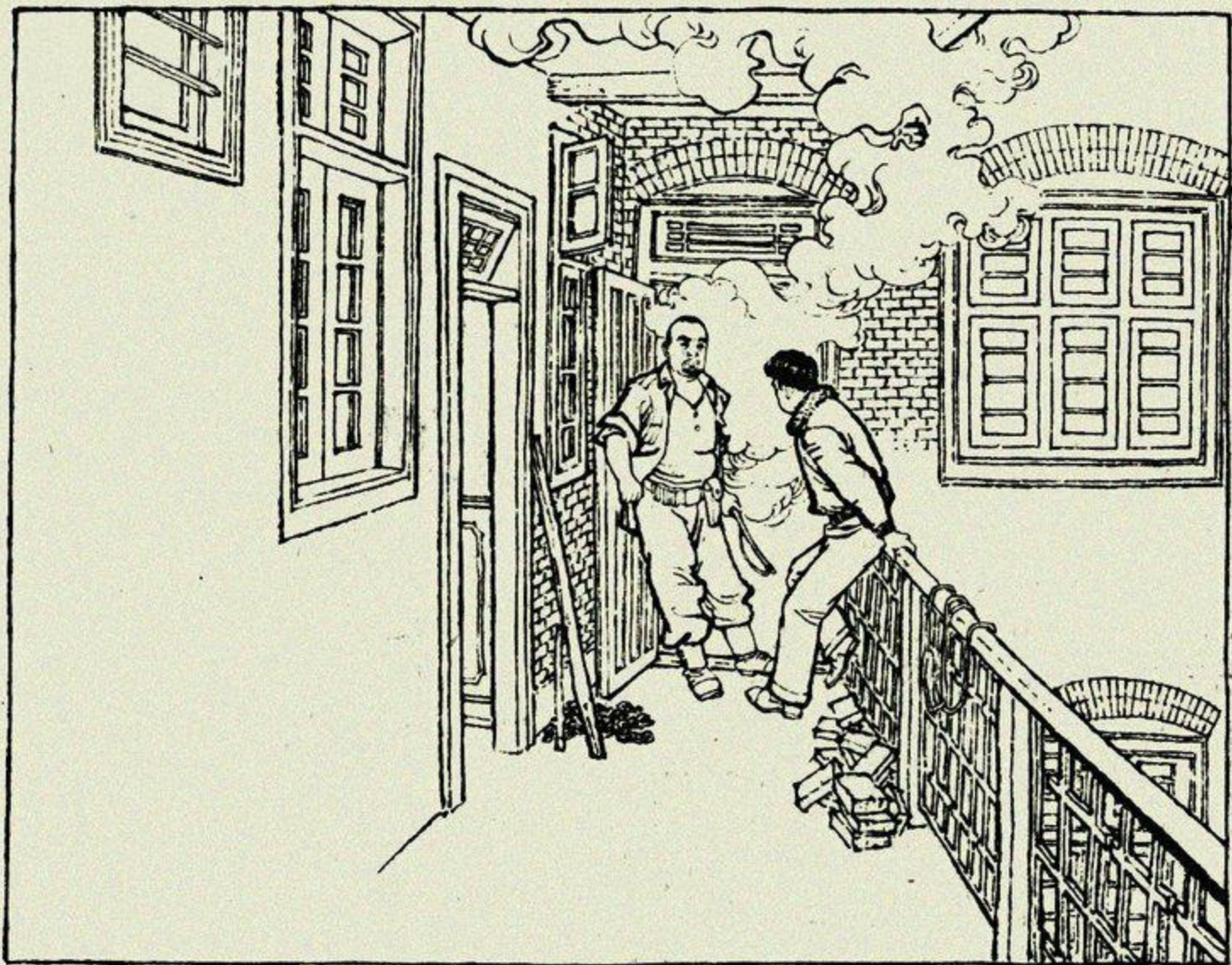
(61)接着,传来一阵汽车马达的响声,等一些跑得快的学生赶到树林边时,一辆吉普车载着魏吉伯,绕过校园,飞快的消失在远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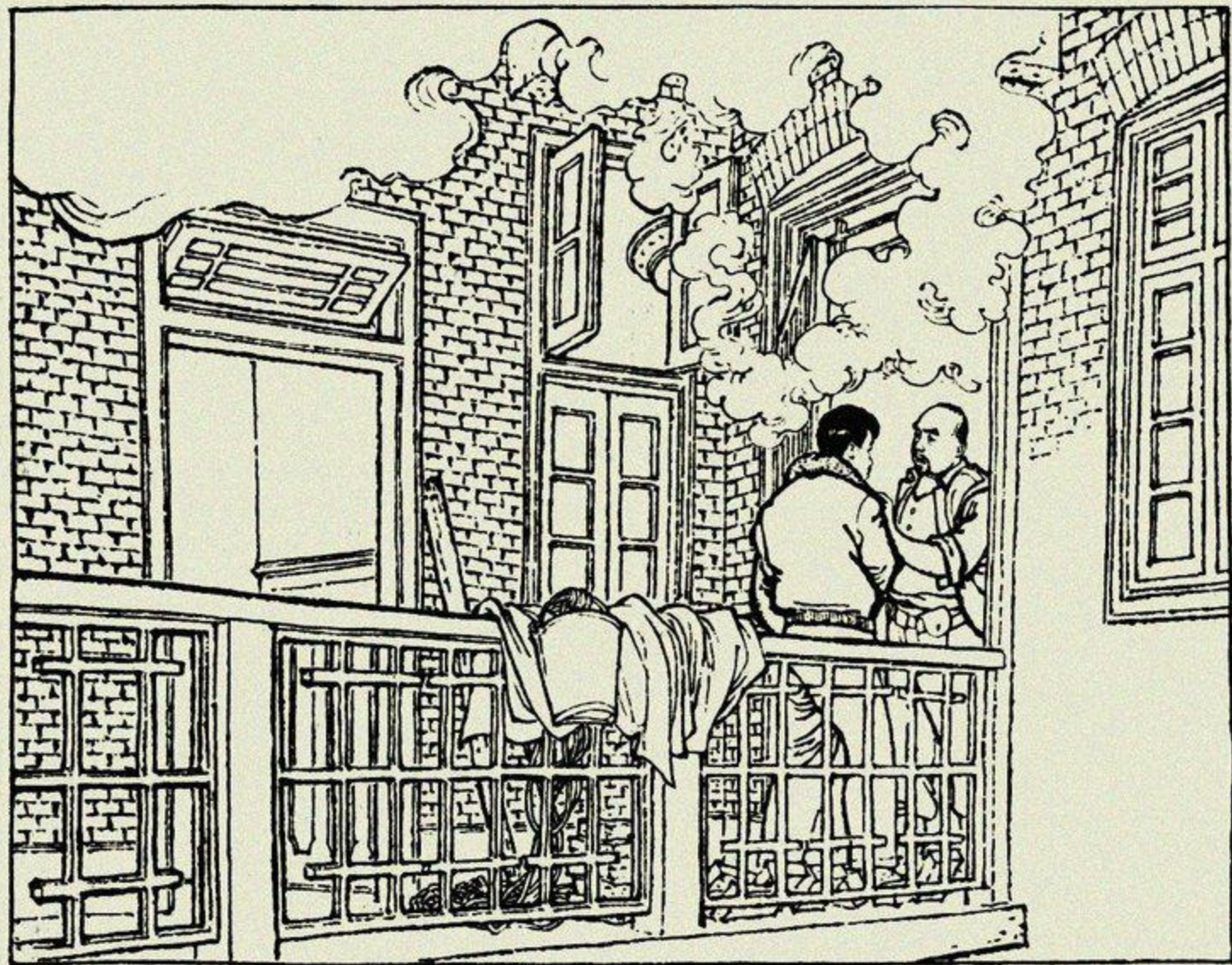
(62) 第二天,重庆大学全体学生罢课,要求保障全校师生安全。伪教育厅装模作样派人查问,伪警备司令部撒谎说“本部查无此人”,学生们气愤得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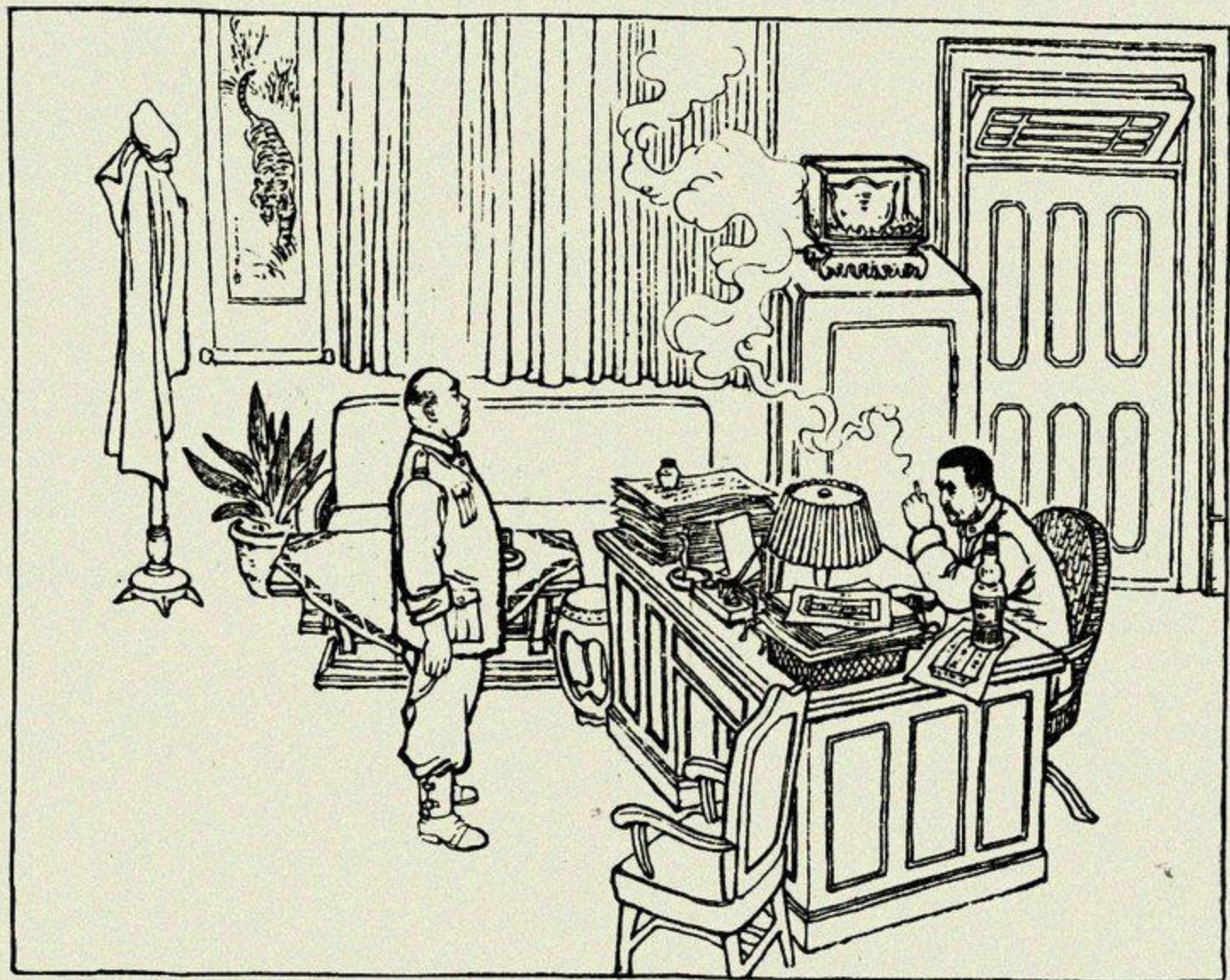
(64) 魏吉伯回到第二处。重庆大学的事搞糟了，他不敢去见徐鹏飞，决定先去见行动科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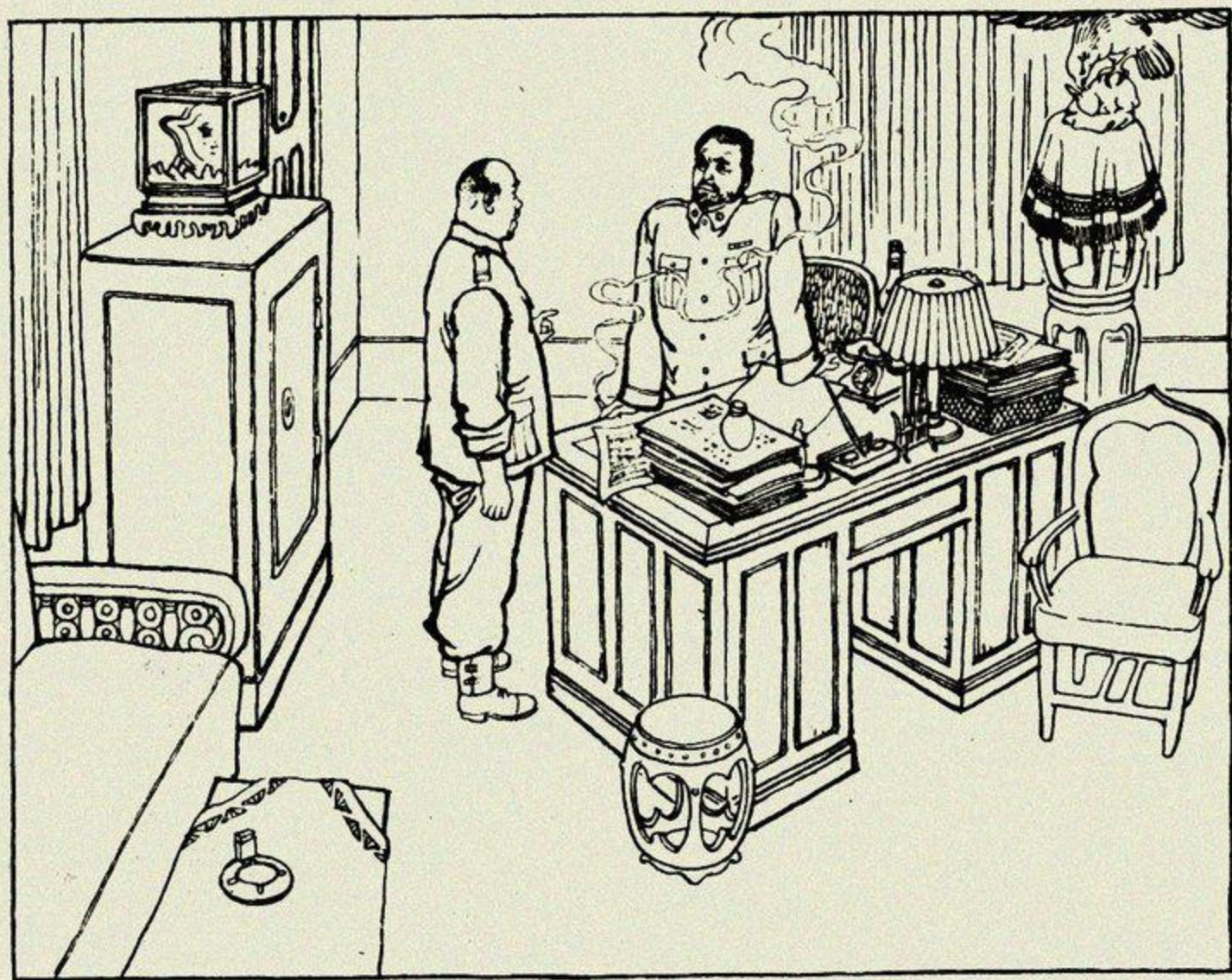
(65) 魏吉伯来到审讯室门口,见了行动科长,忙把重庆大学的事告诉他,行动科长说:“不必谈了,闹得满城风雨,谁还不知道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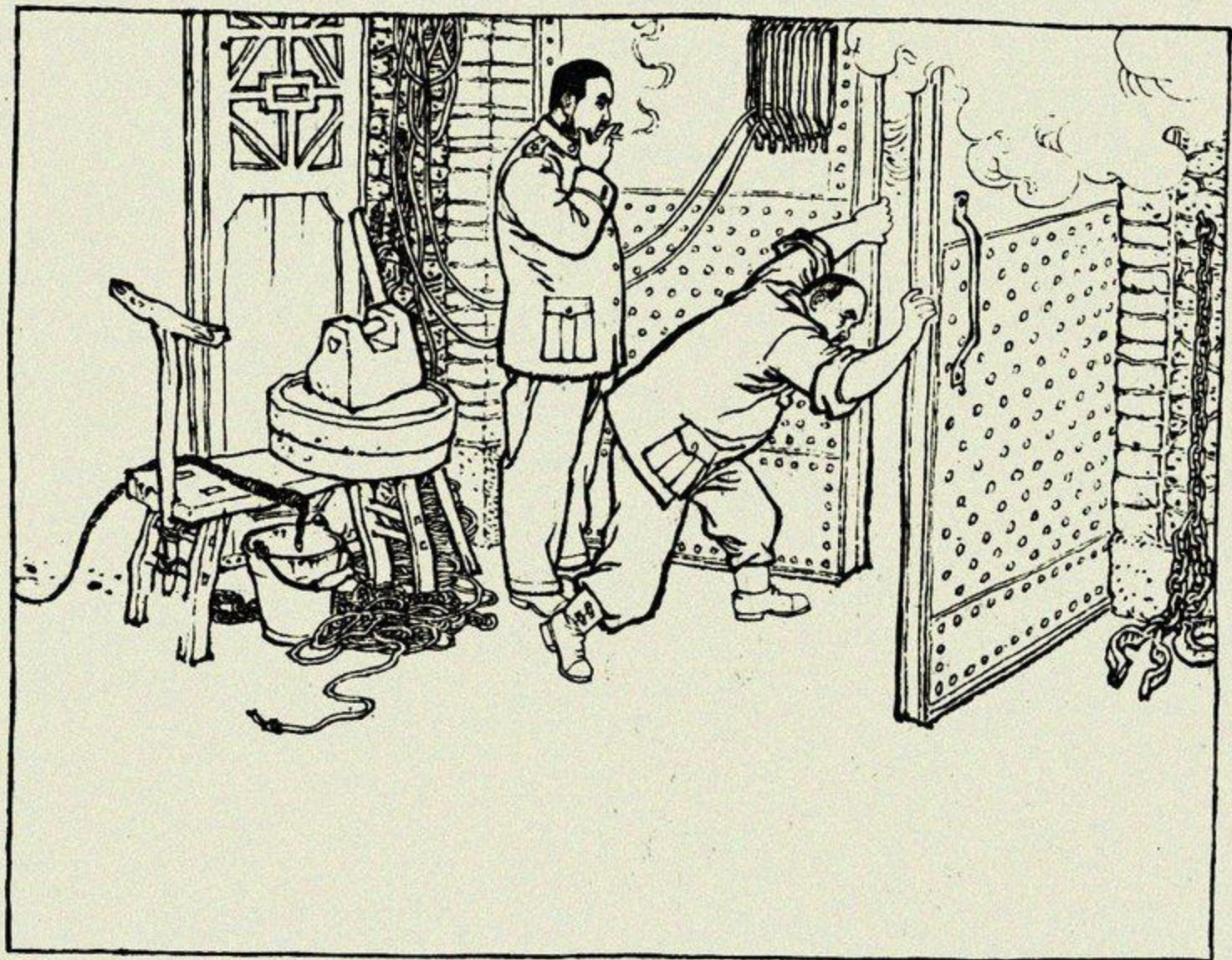
(66) 他急着要去见徐鹏飞，便对魏吉伯说：“重庆大学没法呆，警备司令部目前也不能去，你就回二处吧！”魏吉伯应了一声“是”，连忙退了出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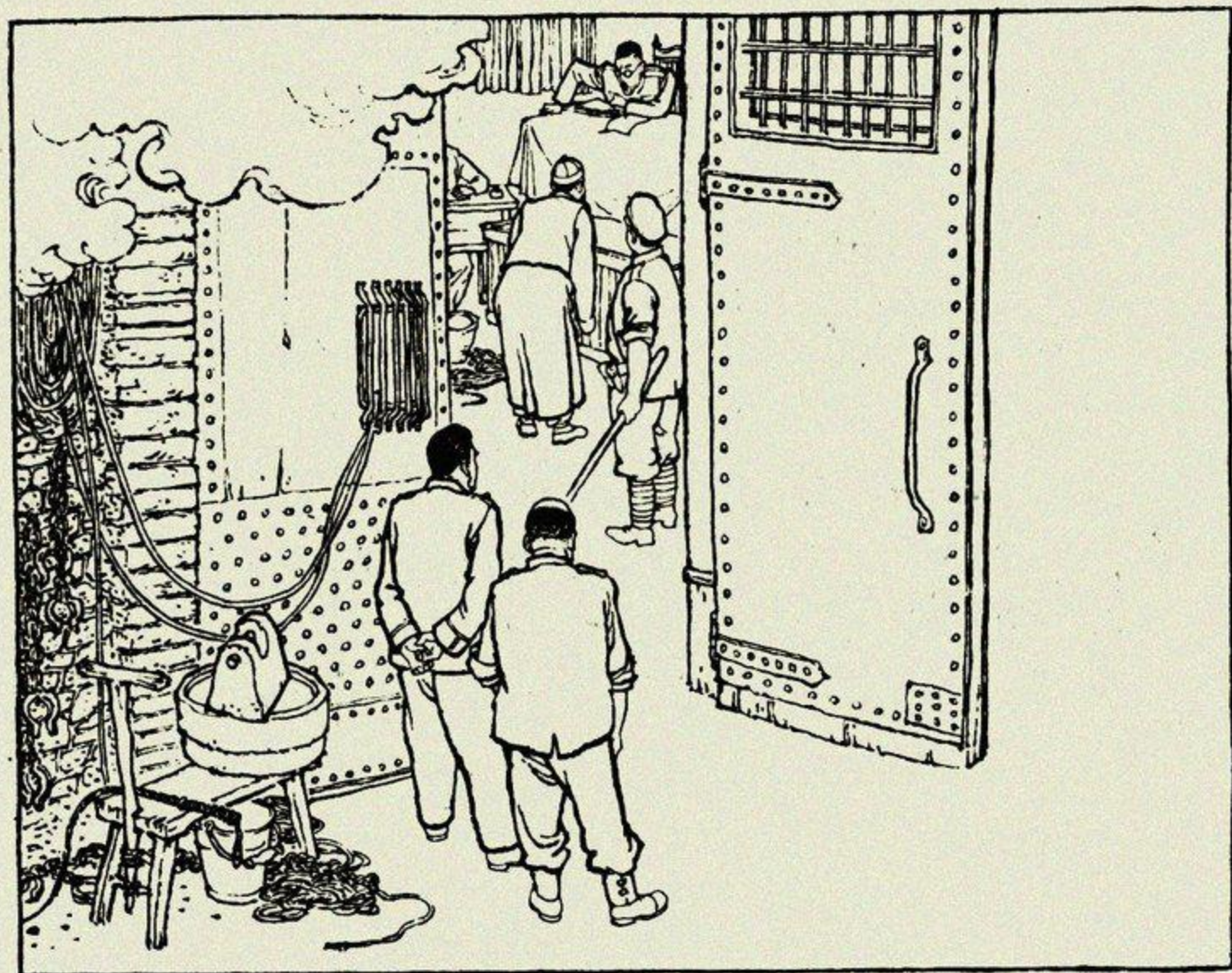
(67) 行动科长走到徐鹏飞的办公室，见他皱着眉头坐在那里，上前讨好地说：“刚才抓来了一个姓蒋的，民国廿五年入党的，还在审问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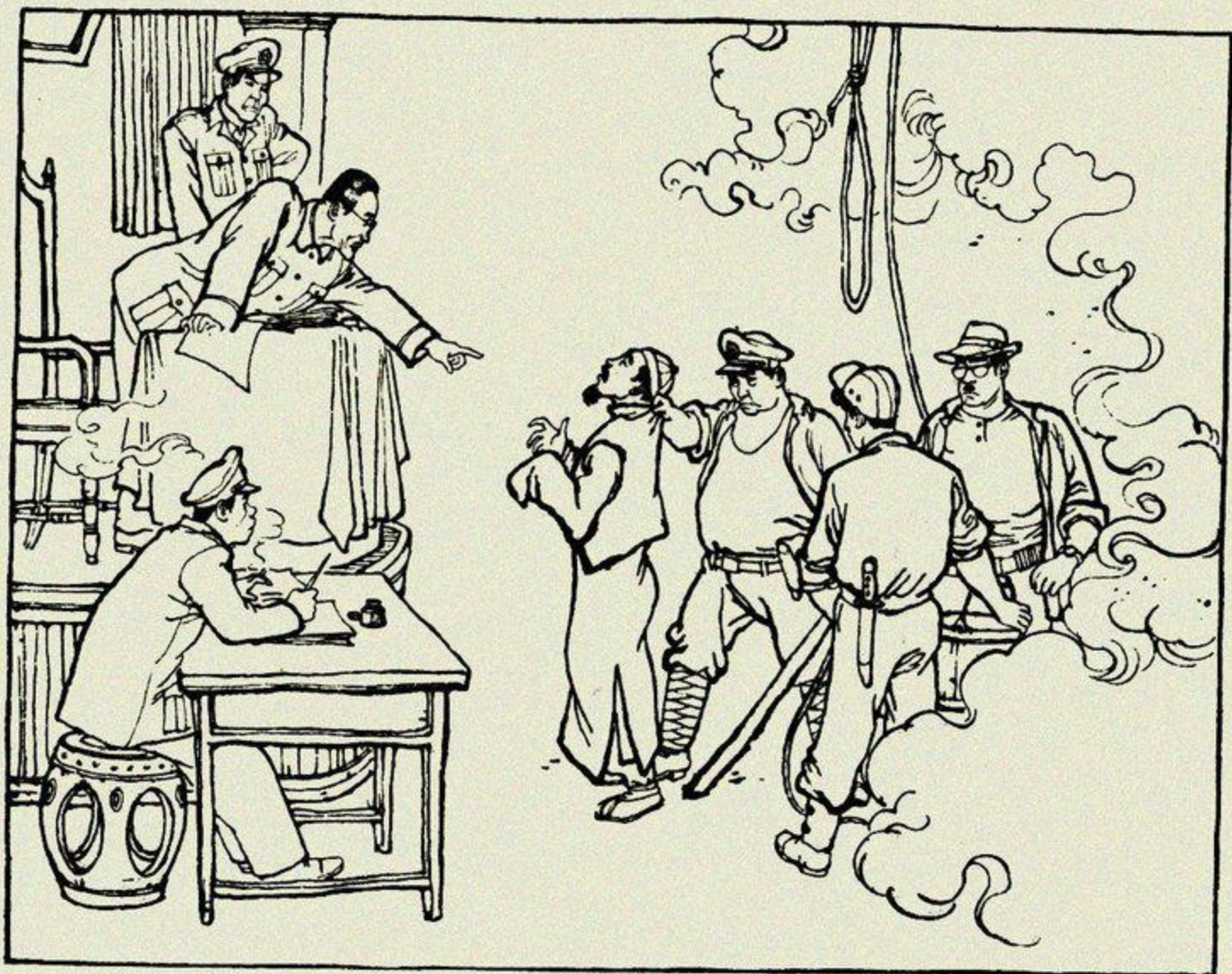
(68) 听了行动科长的话,徐鹏飞心中一动,站起来,要行动科长带他到审讯室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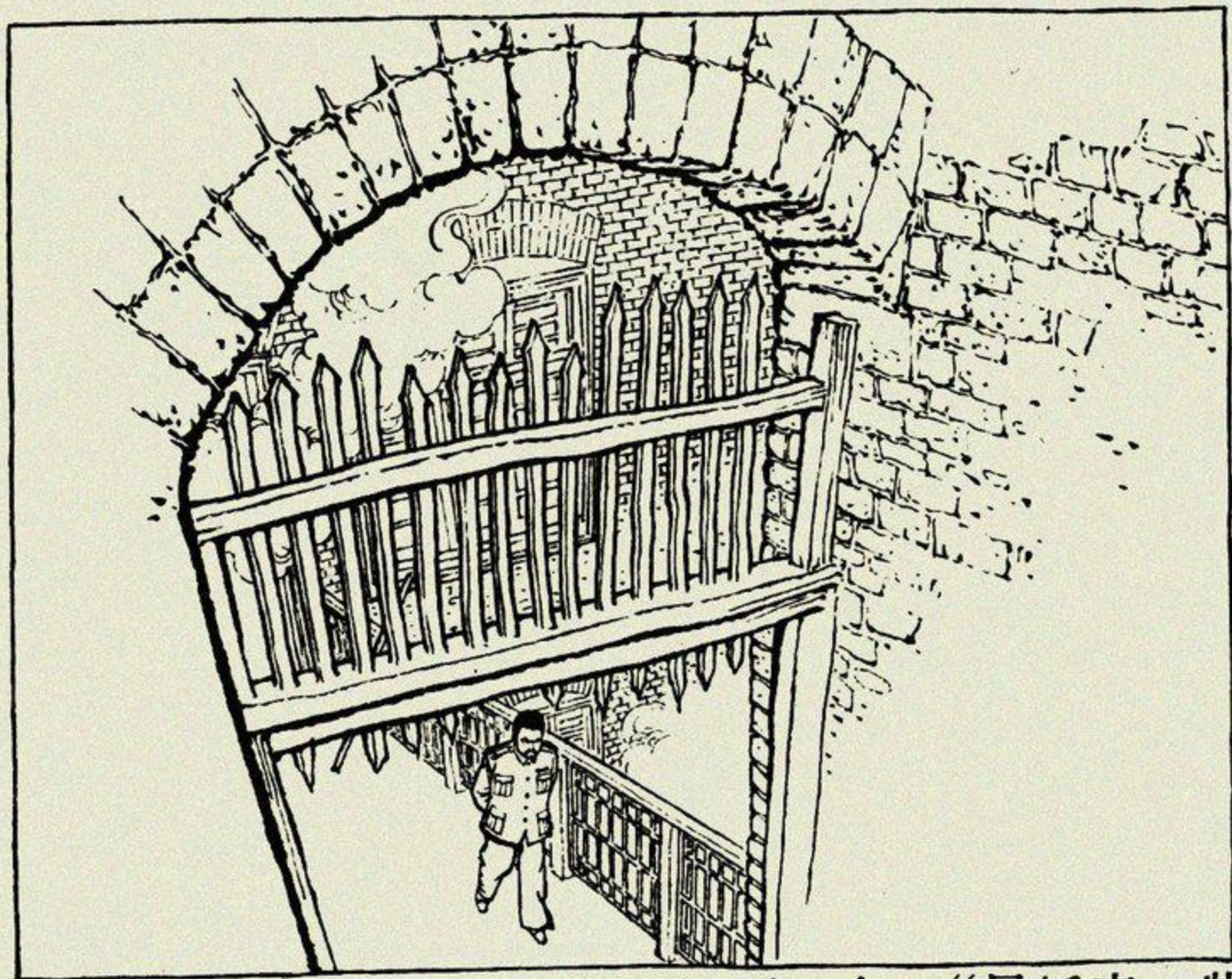
(69) 徐鹏飞在走廊上观察主任法官朱介进行审问。被审问的是个老头，朱介问：“有些什么活动？”老头回答说：“回禀官长，我开茶馆……在码头上收点头钱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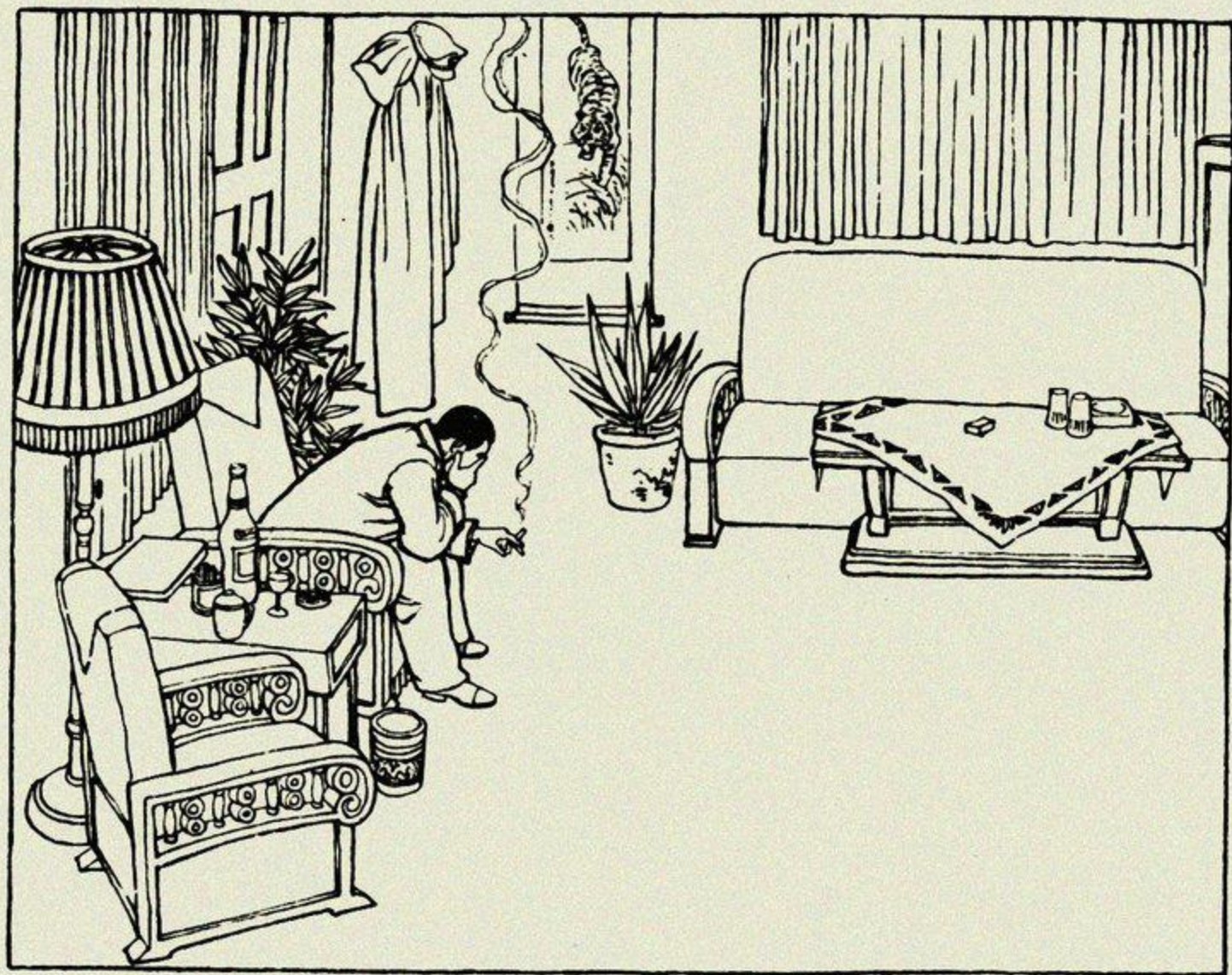
(70) 徐鹏飞听老头说在码头上收头钱，心想：“莫非是搞工运的？”他凝神细听，先是朱介的声音：“你的入党动机？”接着是老头的声音：“没有动……动机呀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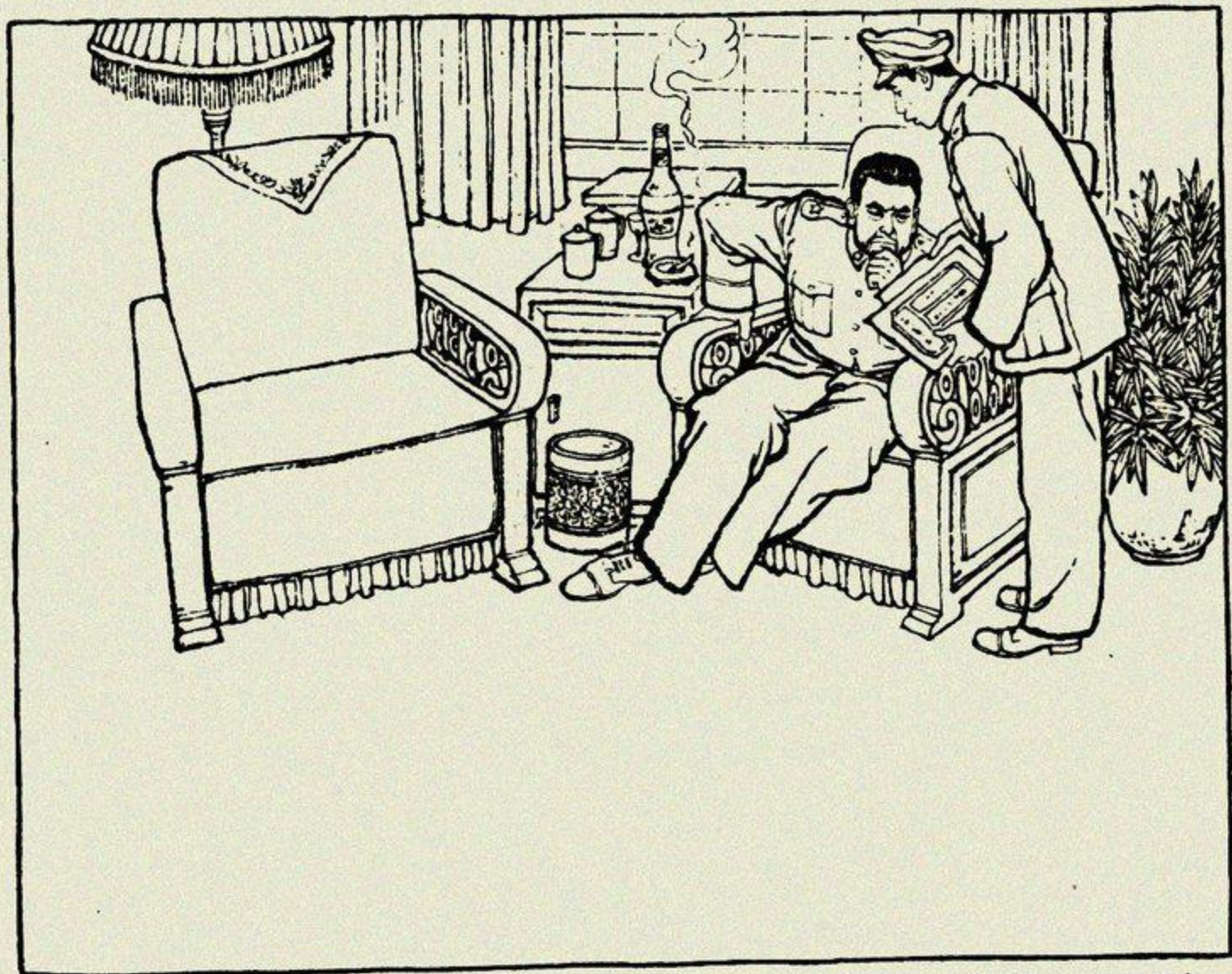
(71) 朱介的声音突然变得十分难听，慌张地追问：“你参加的什么党？快说！”老头望着朱介，惊恐地说：“我……我也搞不清楚……王大爷说的，叫国民党嘛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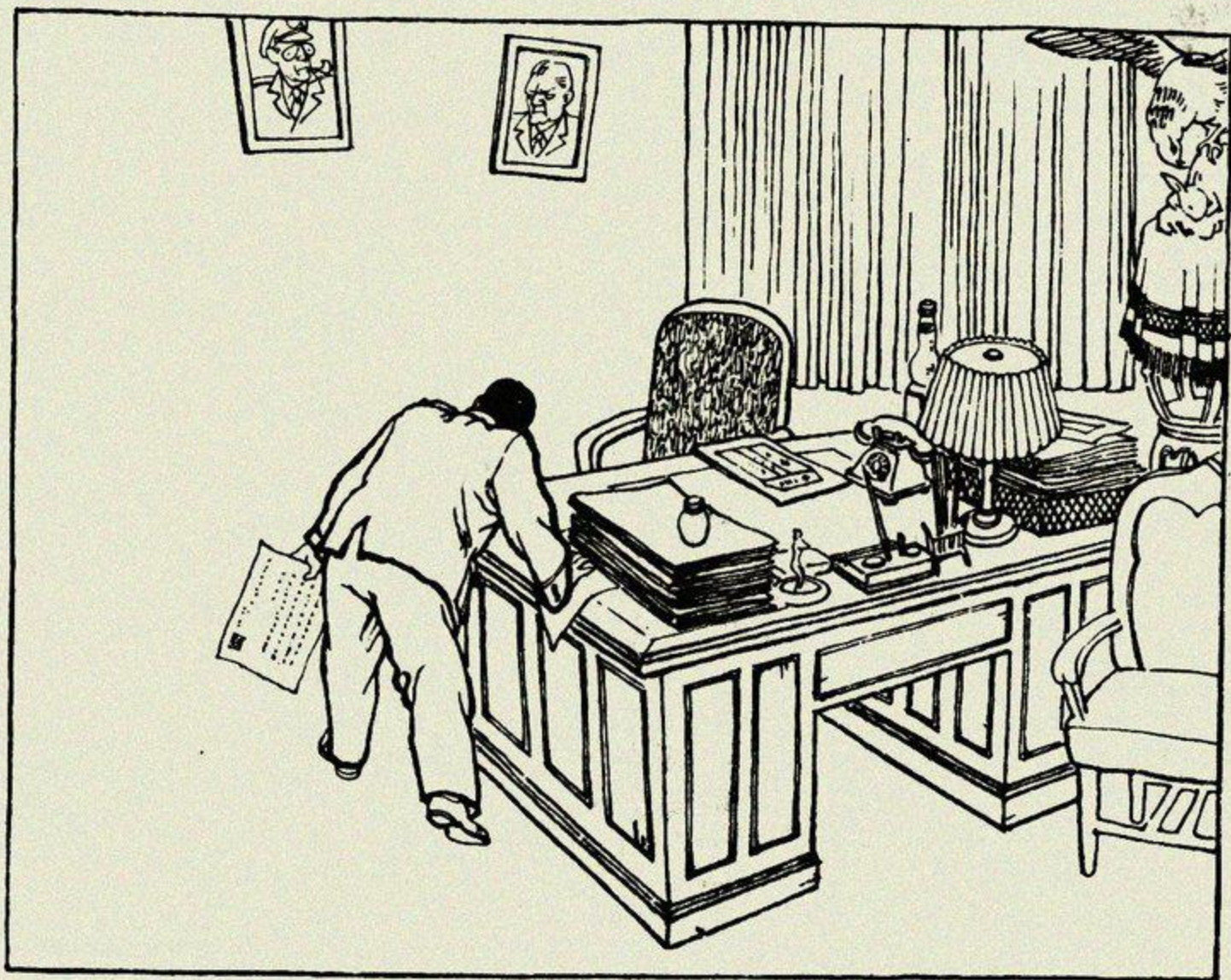
(72) “他妈的!”徐鹏飞狠狠骂了一句。“尽抓来一些莫名其妙的混蛋,简直太岂有此理!”他愤怒地离开了审讯室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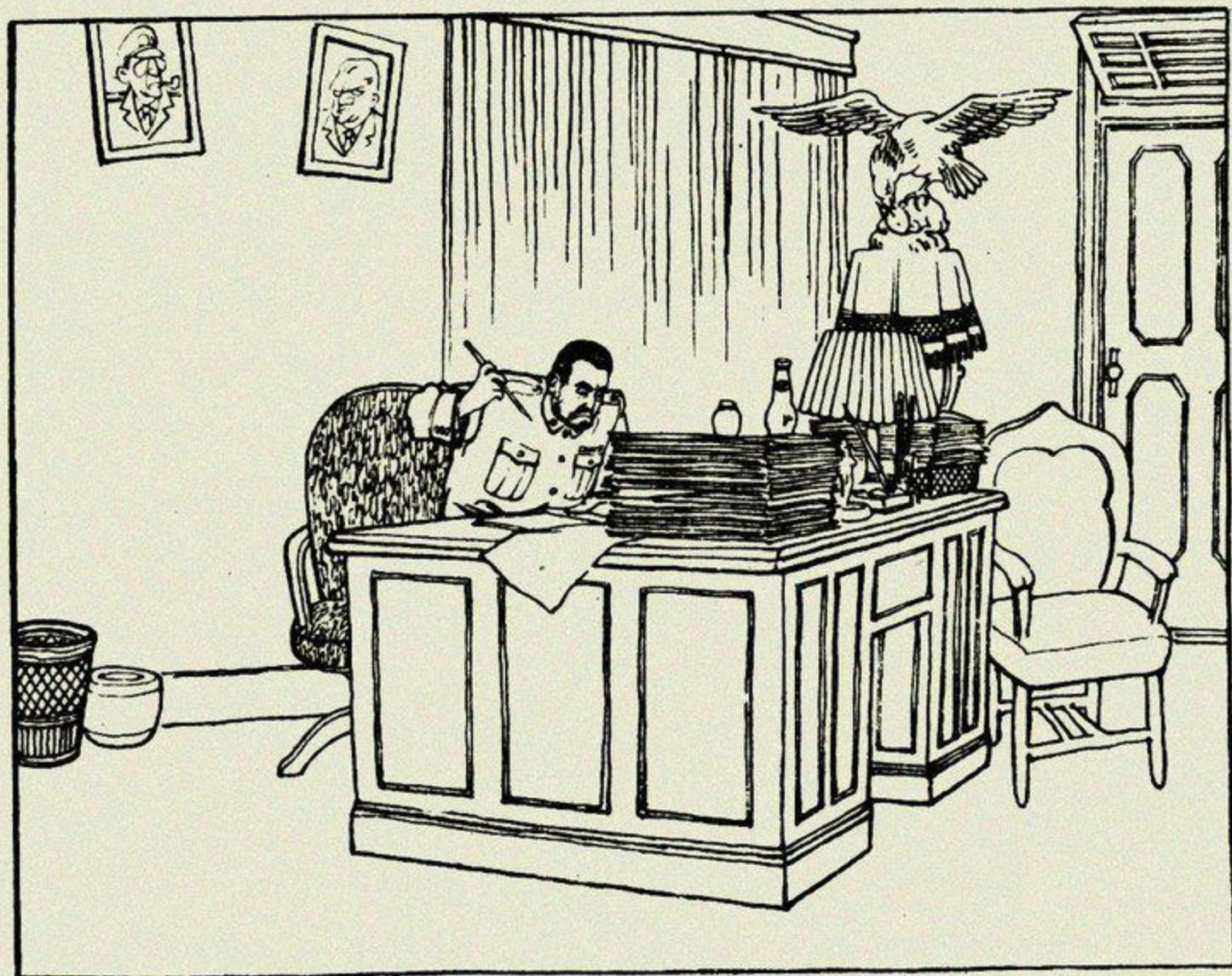
(73) 徐鹏飞感到烦恼不安，他想：破获中共重庆领导机关和《挺进报》，直到现在没有找到一点线索；特别是炮厂放火这件事，假如不忍痛让步，局面难以收拾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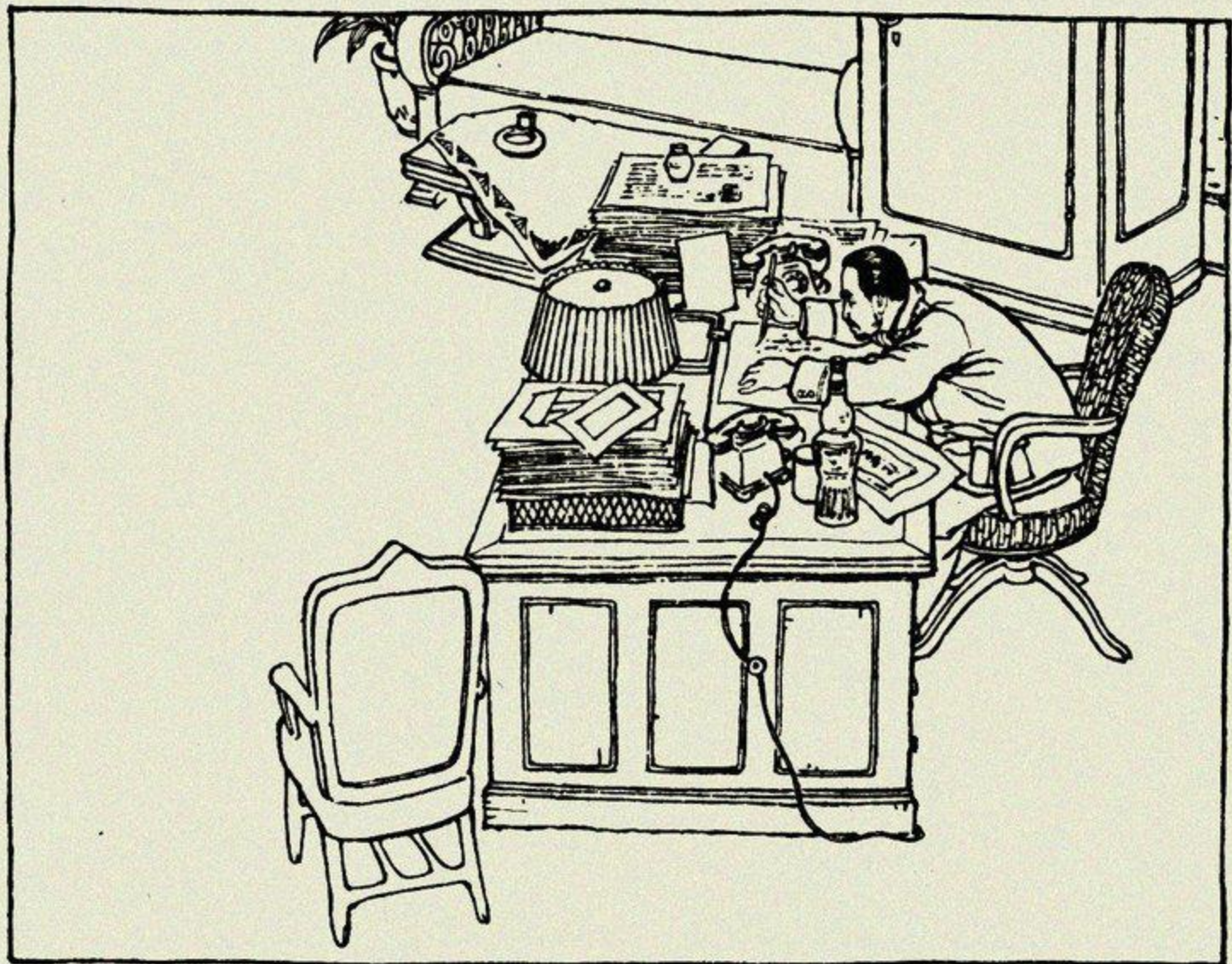
(74) 徐鹏飞两手支住额头沉思着。机要秘书推开门，见他这种样子，不敢上前。徐鹏飞不抬头，问道：“有机要情报吗？”机要秘书说：“绝密文件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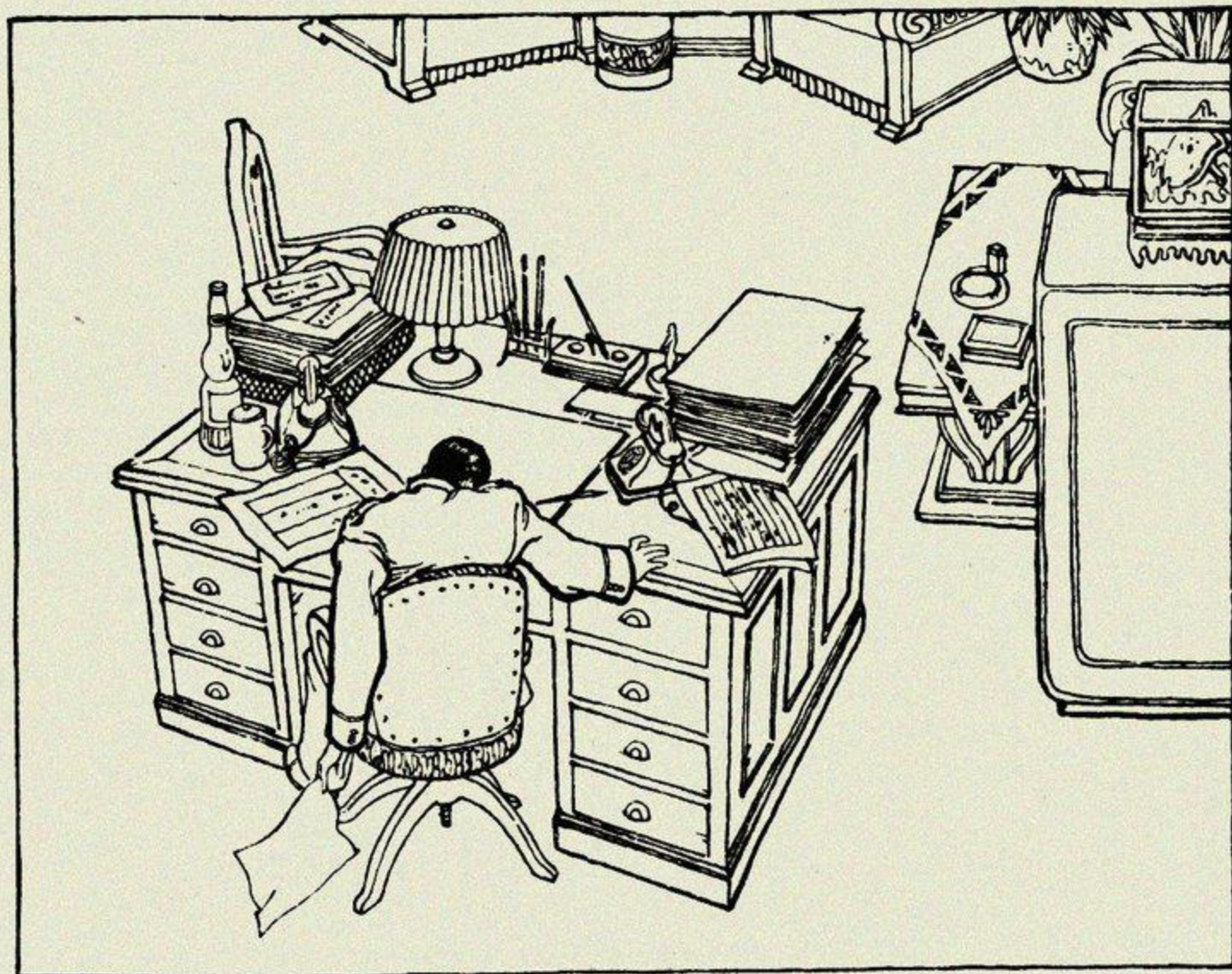
(75) 徐鹏飞拿起来一看，是警备部送来的。看到“为长江兵工总厂炮厂纵火犯二名判处死刑案……”这些字，他头昏脑胀，字迹在他眼前模糊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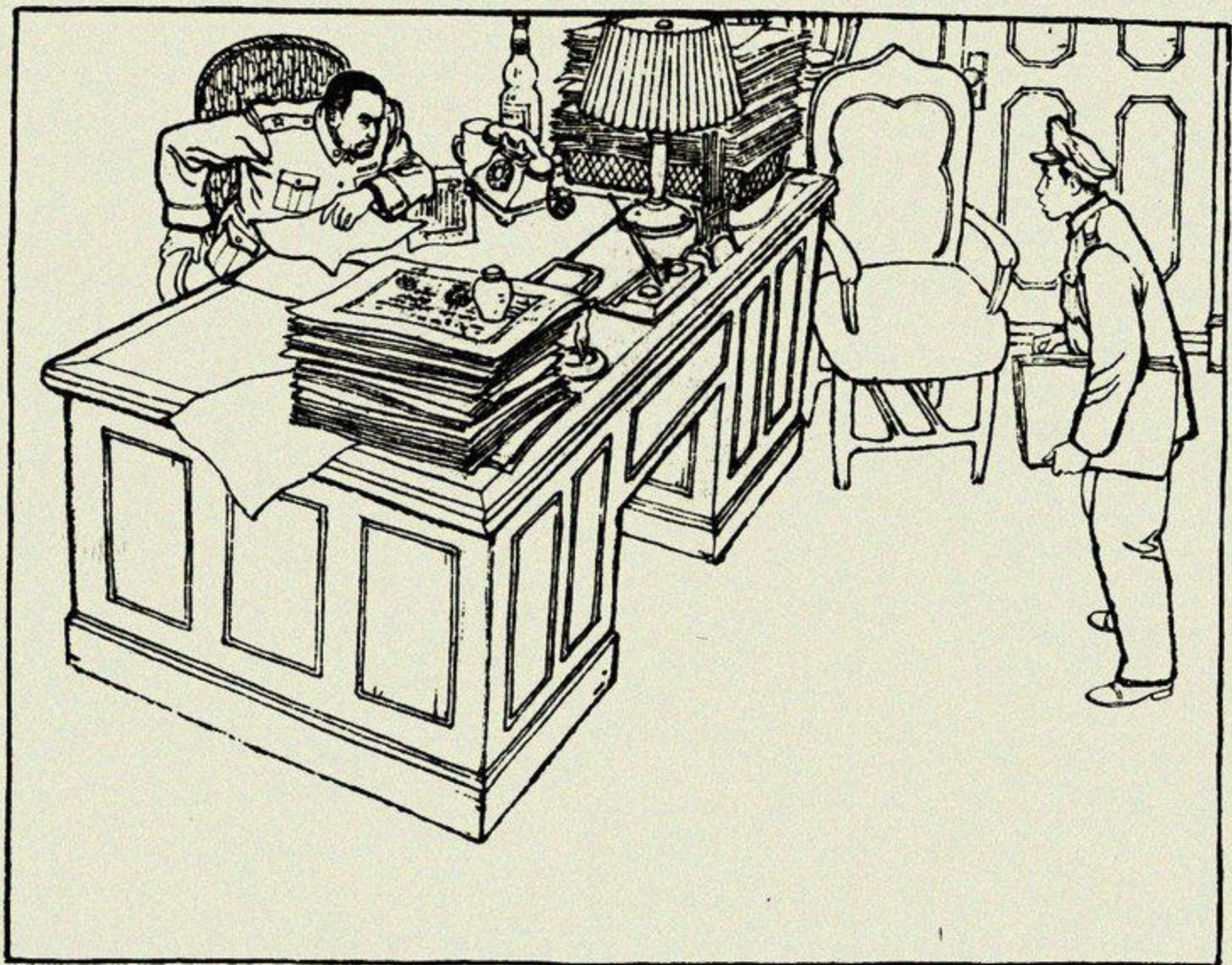
(76) 他自己派人放火, 现在自己处决放火罪犯。他知道, 假如不采取紧急措施, 缓和民情舆论, 再也无法下台。他决定牺牲这两名爪牙, 改变被动局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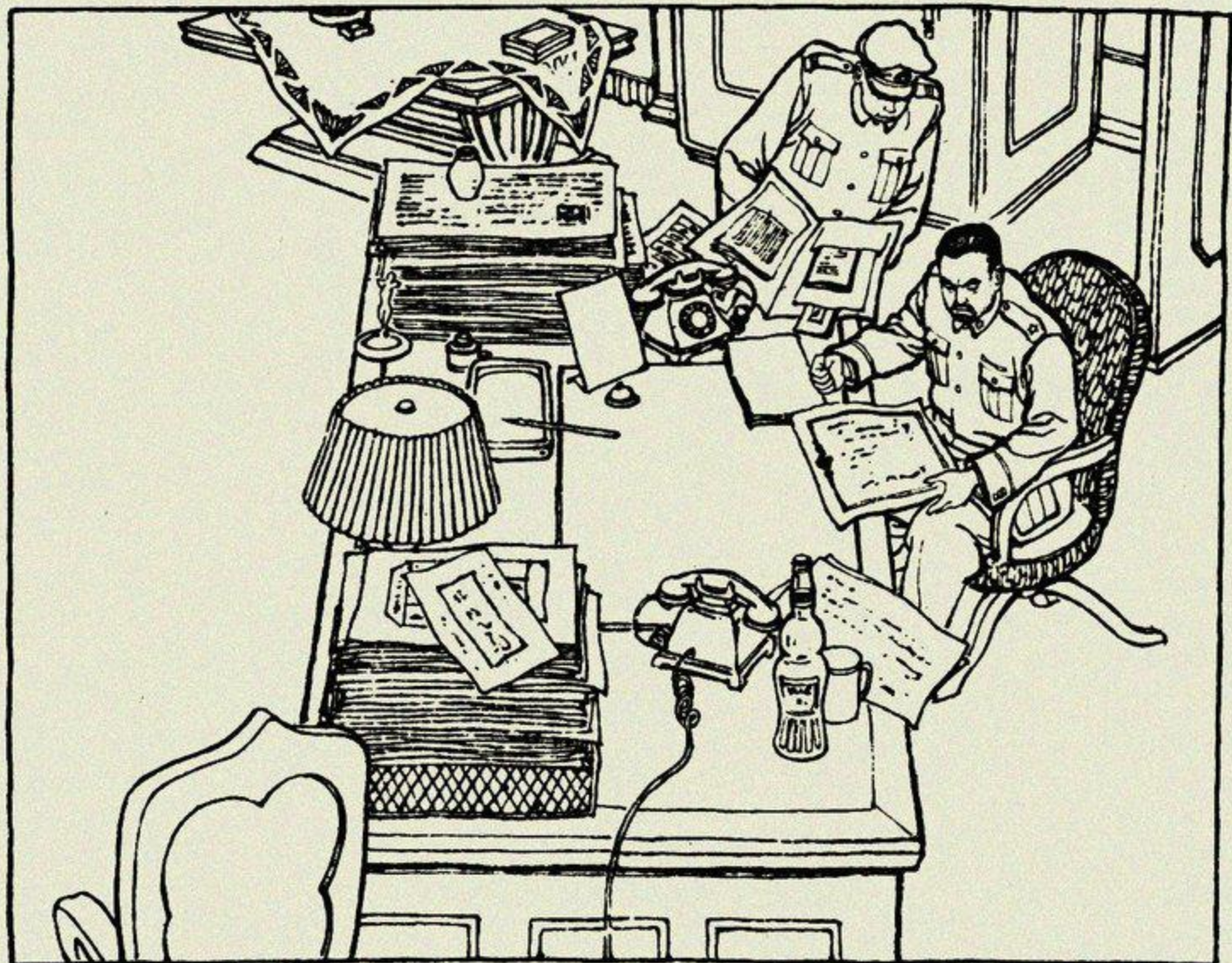
(77) 他不再看公文的内容，和那两个被他葬送的部下的名字。匆匆在公文上批了一行字：“迅速公开处决，以平民愤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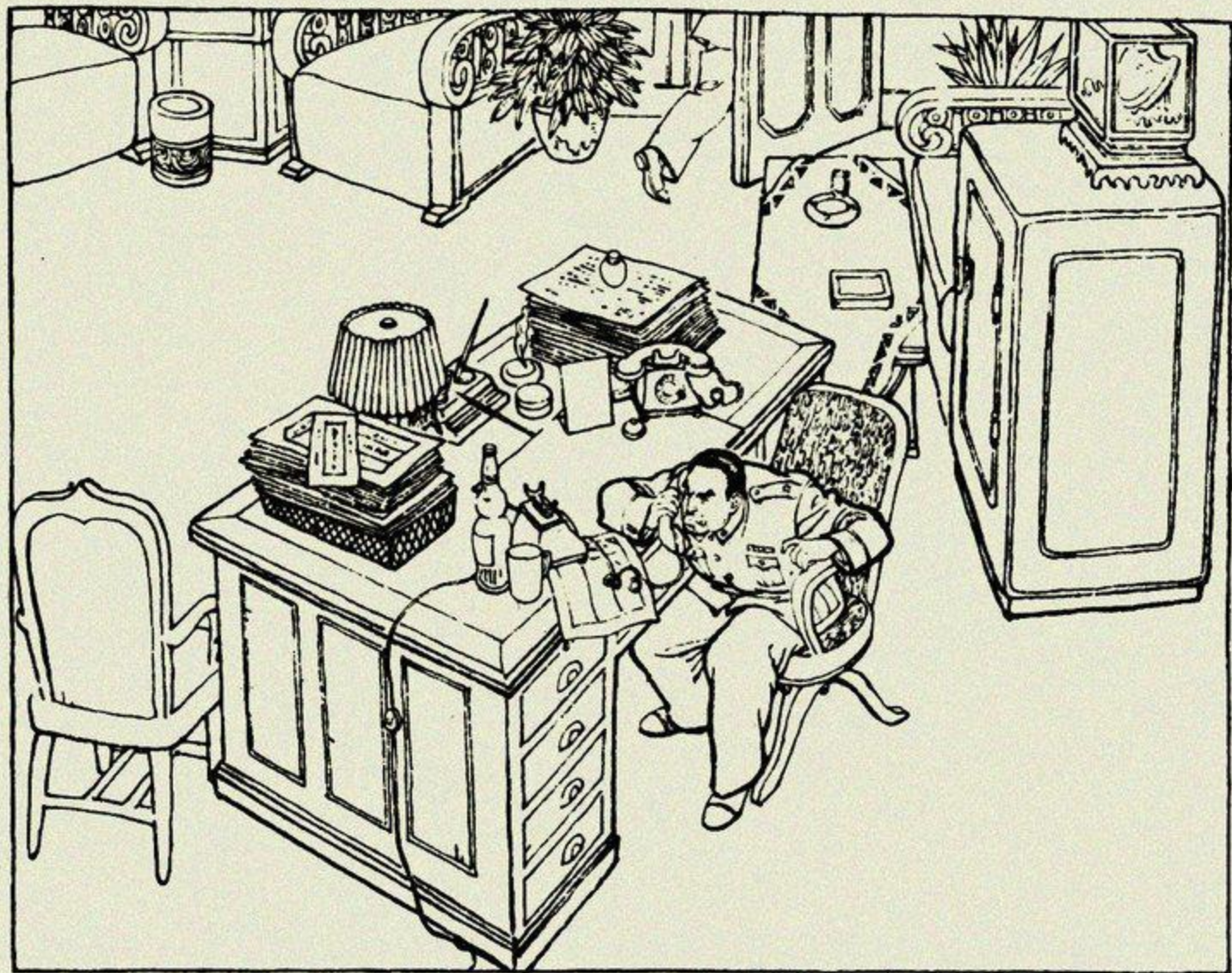
(78) 徐鹏飞把笔一丢, 全身瘫软, 公文从他手上滑落下去。他仿佛看见无数知道内情的人, 正在嘲笑他的失算与无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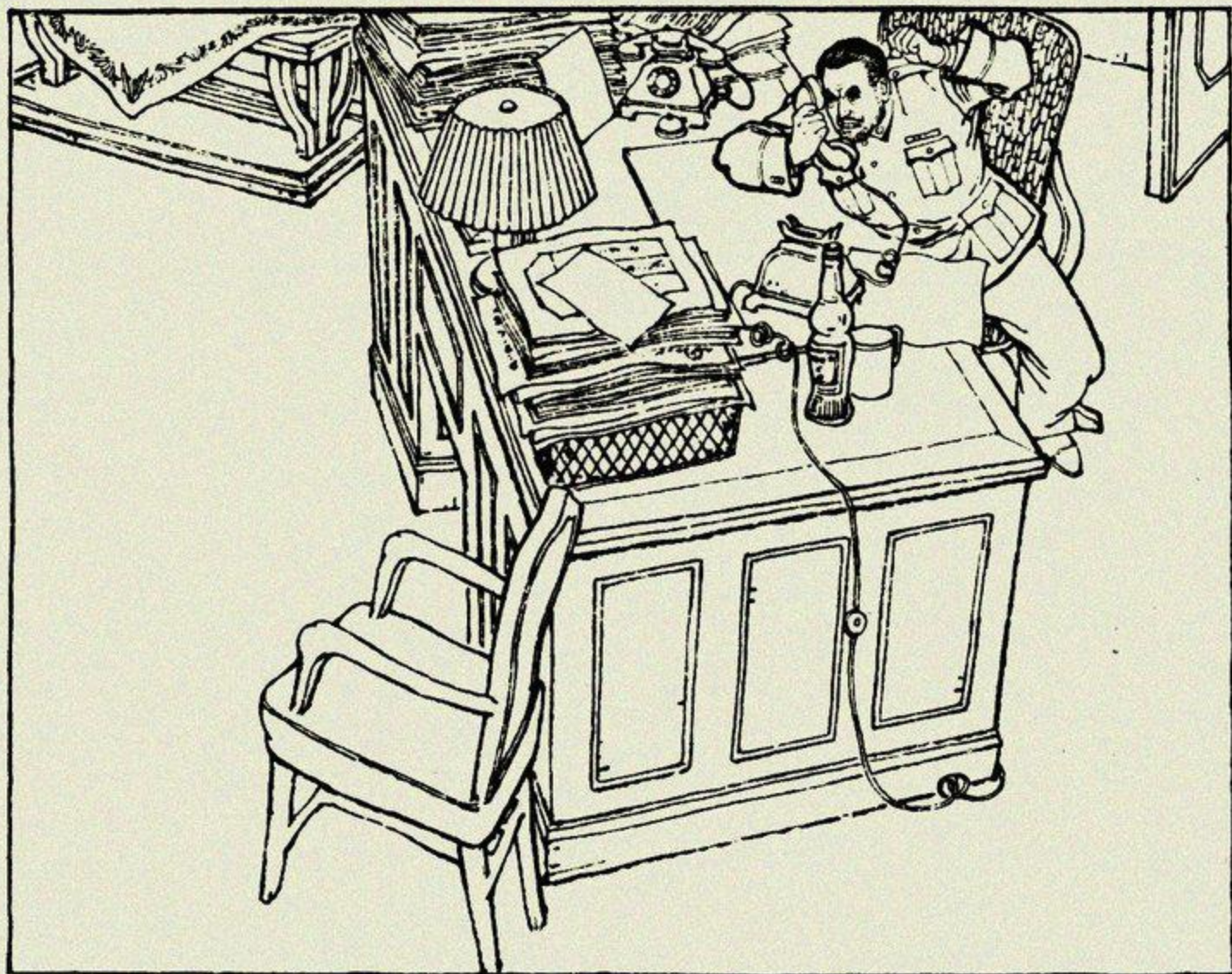
(79) 忽然，室外传来脚步声，他不愿让人看出他的尴尬，急忙拾起地上的公文。进来的是机要秘书，递给他一封“西南长官公署”主任朱绍良写来的机密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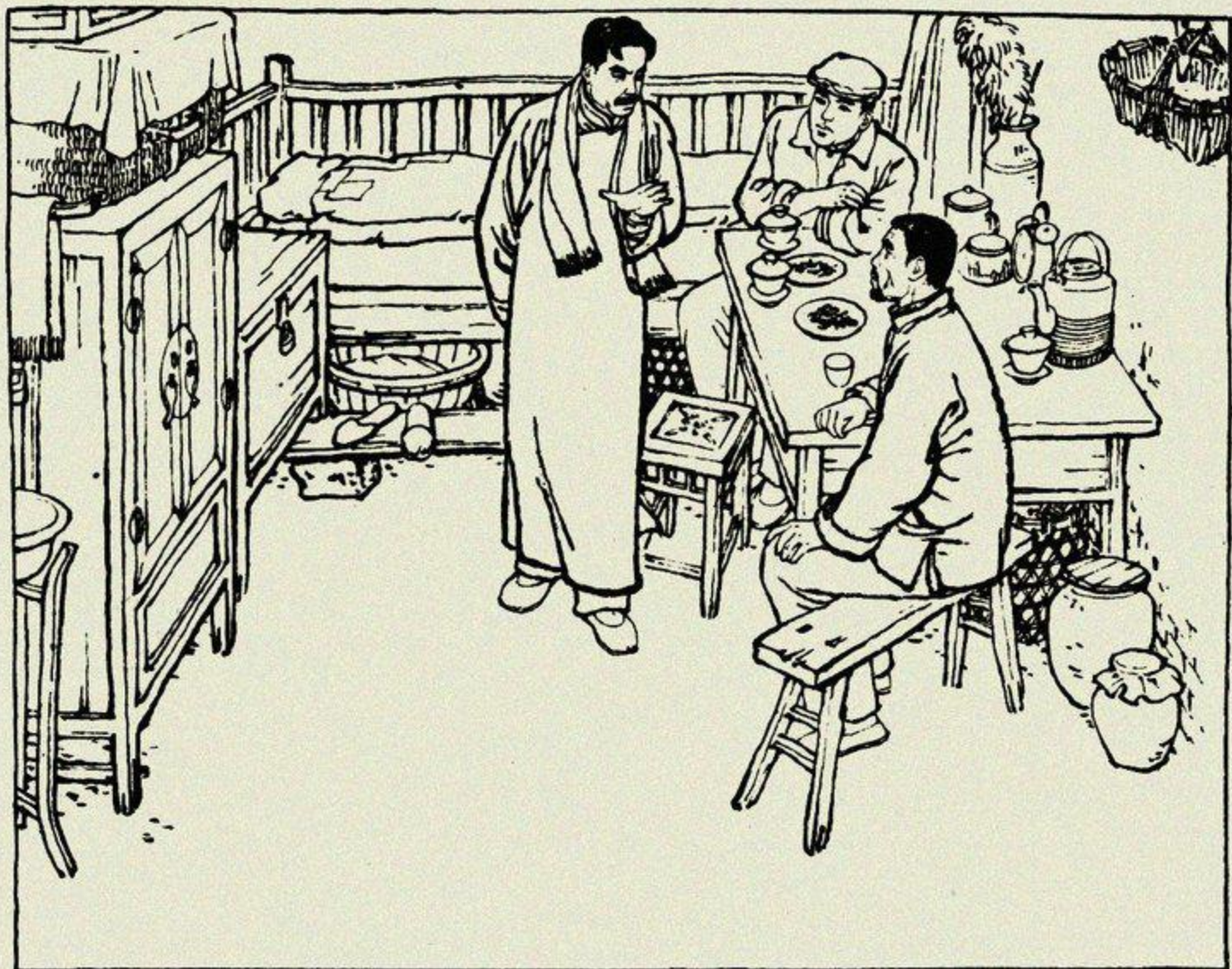
(80) 他接过来，看了信上写的“限期破获中共领导机关一事，迄无进展，而共产党活动则日益加剧……立即破案……”他的脸色阴沉下来，象一张灰色的纸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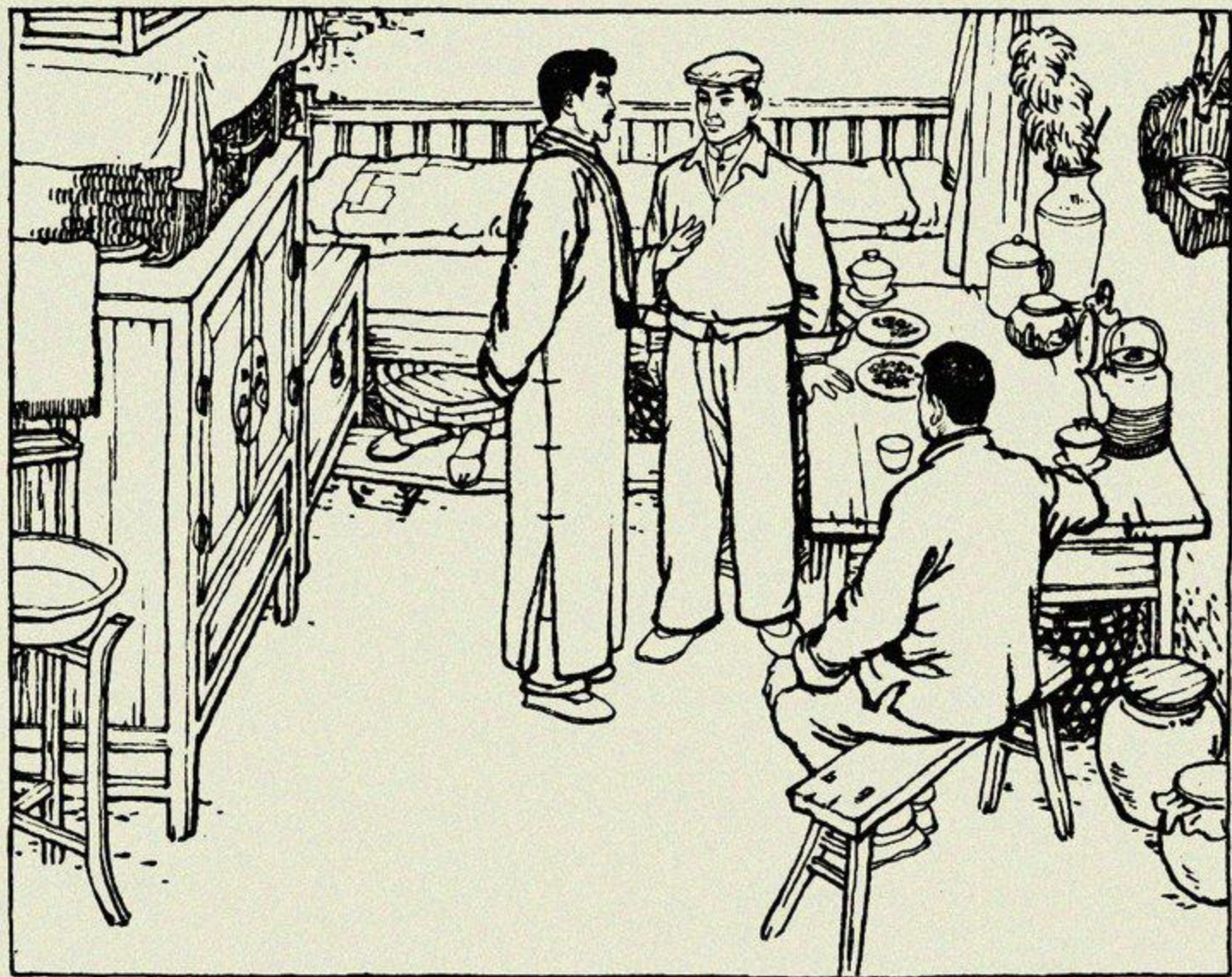
(81) 电话铃响了,徐鹏飞抓起话筒,“嗯”了两声,接着就吼叫起来:“邮检组又发现《挺进报》?谁寄的?什么?查不出来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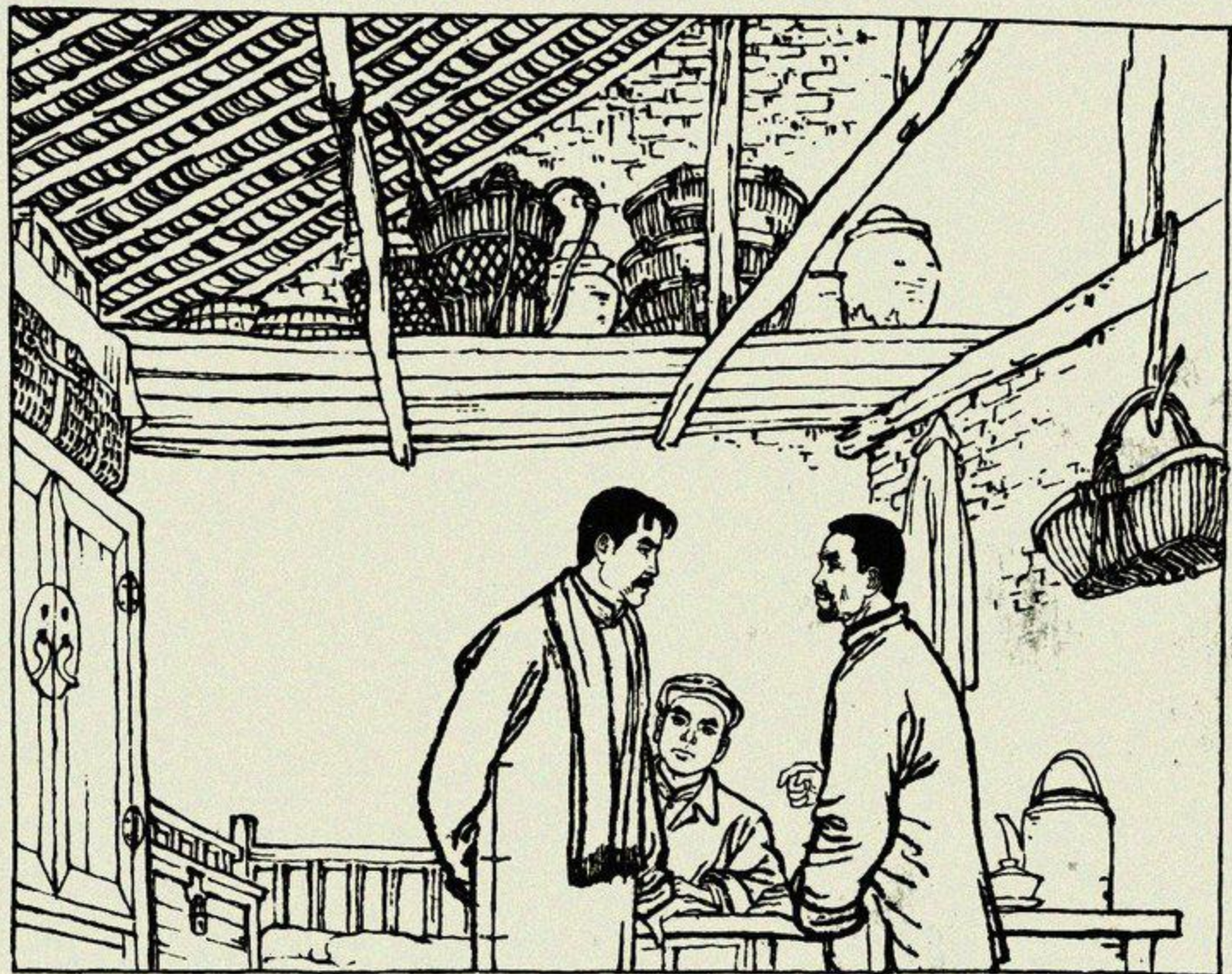
(82) 对方在电话里解释着,徐鹏飞听了,更为烦躁,他咆哮如雷地叫道:“立即找到《挺进报》的巢穴,否则,提着狗头来见我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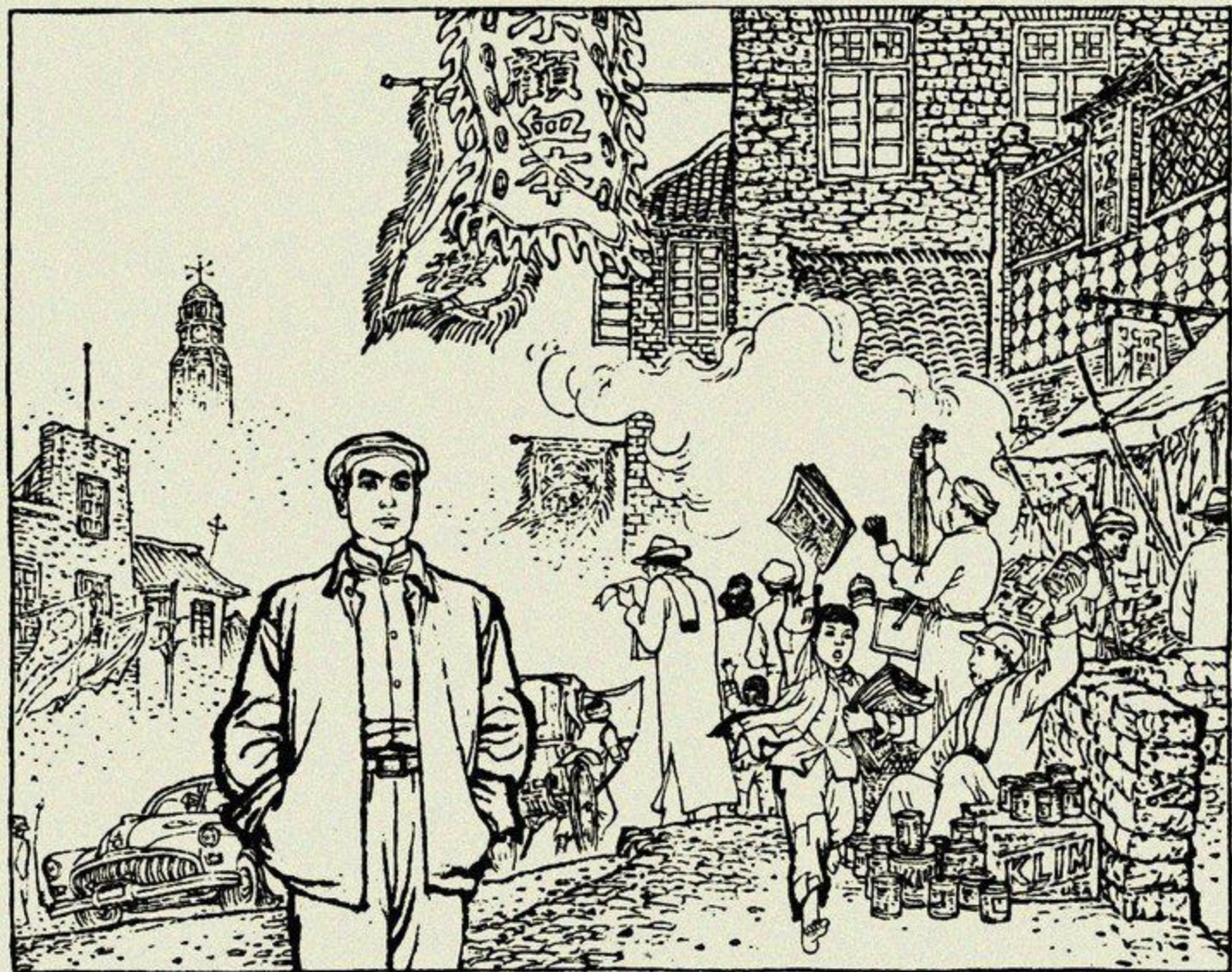
(83) 正当敌人惊慌的时候,许云峰在除夕这天,来到了萧师傅家里。他安详细致地对前一阶段的工作,作了小结,同时布置了今后的斗争任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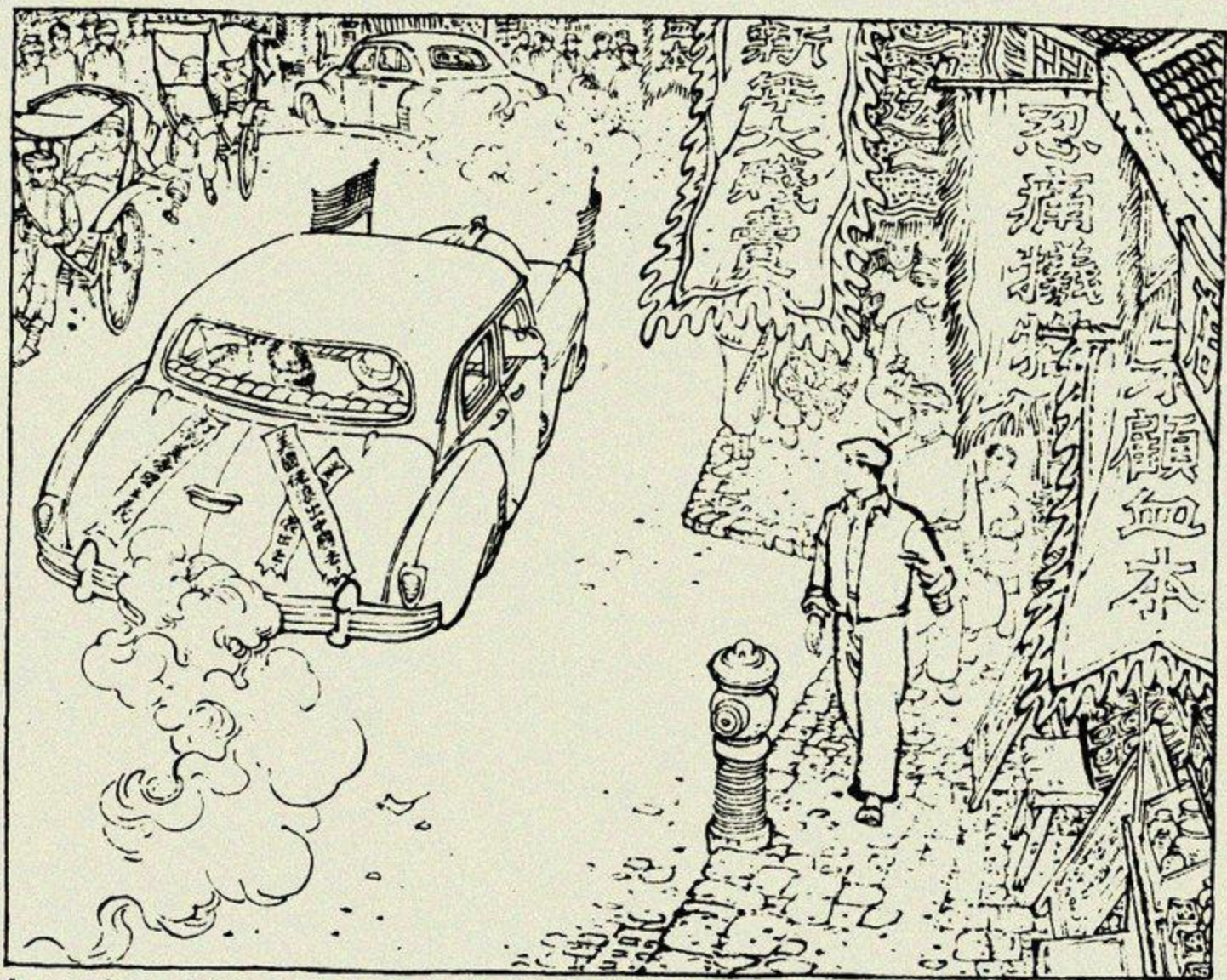
(84) 老许要余新江去见沙磁区委委员甫志高，进行备用联络站的工作，嘱咐说：“沙坪坝是文化区，开个书店还合适，书店宜小，开成灰色的，不要卖进步书籍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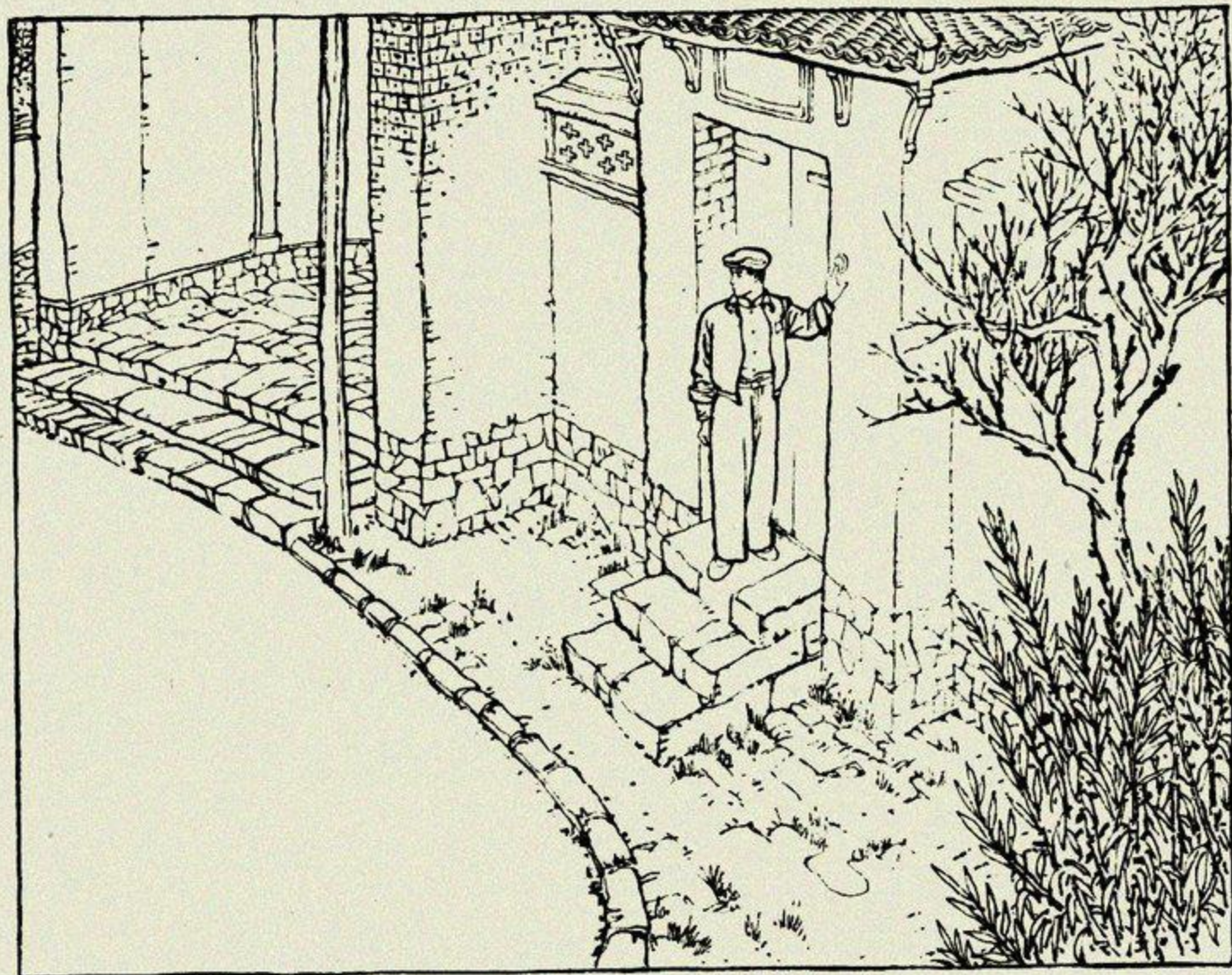
(85) 许云峰问萧师傅：“联络站需要一个工作人员，把陈松林调去怎么样？”萧师傅说：“陈松林很合适。只是得等几天才行。”许云峰表示赞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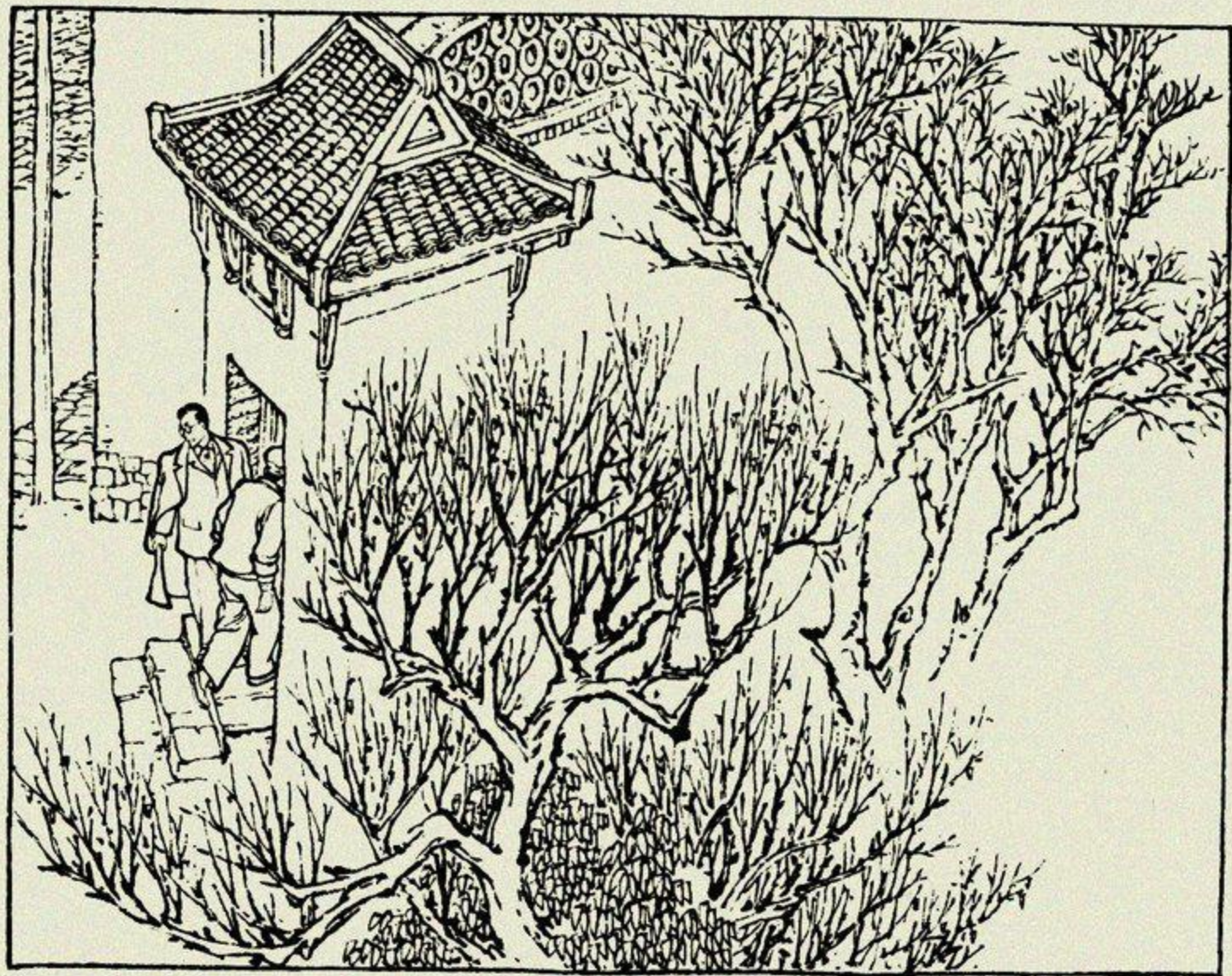
(86) 第二天一早,余新江过江到甫志高家里去。一到大街,见报童边跑边嚷:“看 1948 年中国往何处去?看美国原子军事演习,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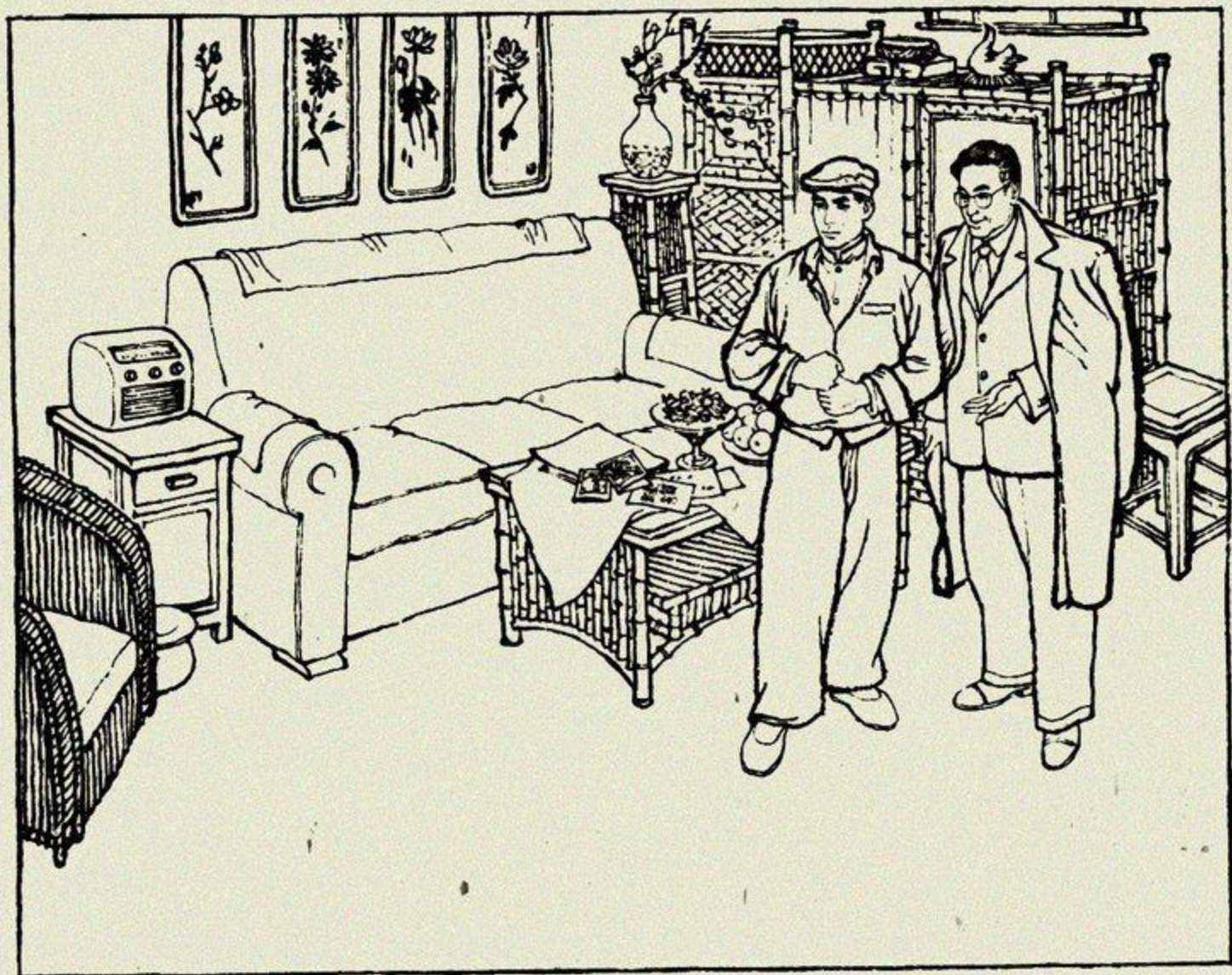
(87) 突然,几辆插着美国星条旗的轿车疾驰而过,去参加市政当局为“盟邦”举行的新年招待会。他望了望车里那些油头粉面的人,轻蔑地吐了一口唾沫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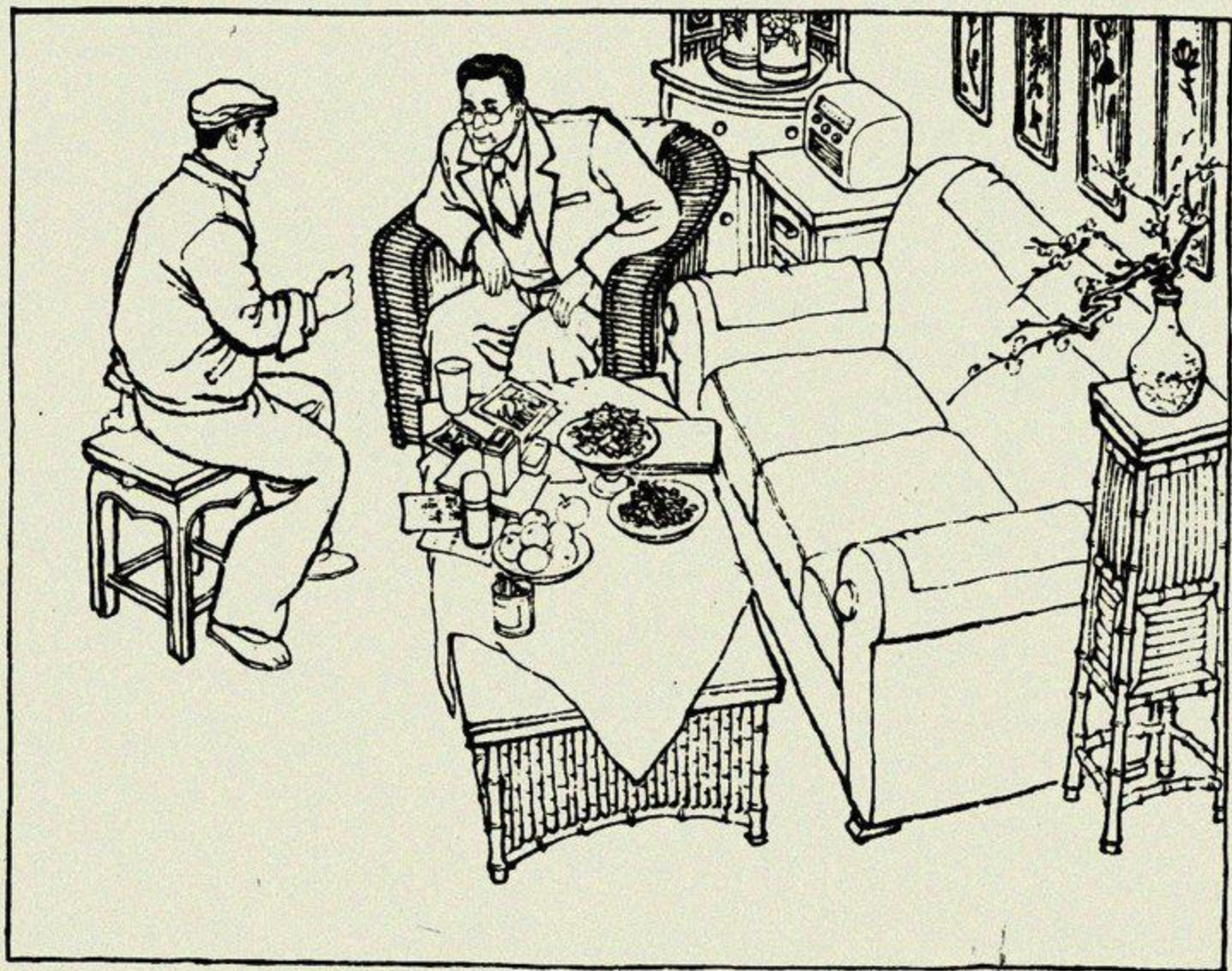
(88) 他沉着地转过几条街, 确信身后没有特务钉梢, 便在大川银行五号宿舍的门口停下来, 伸手去按甫志高家的电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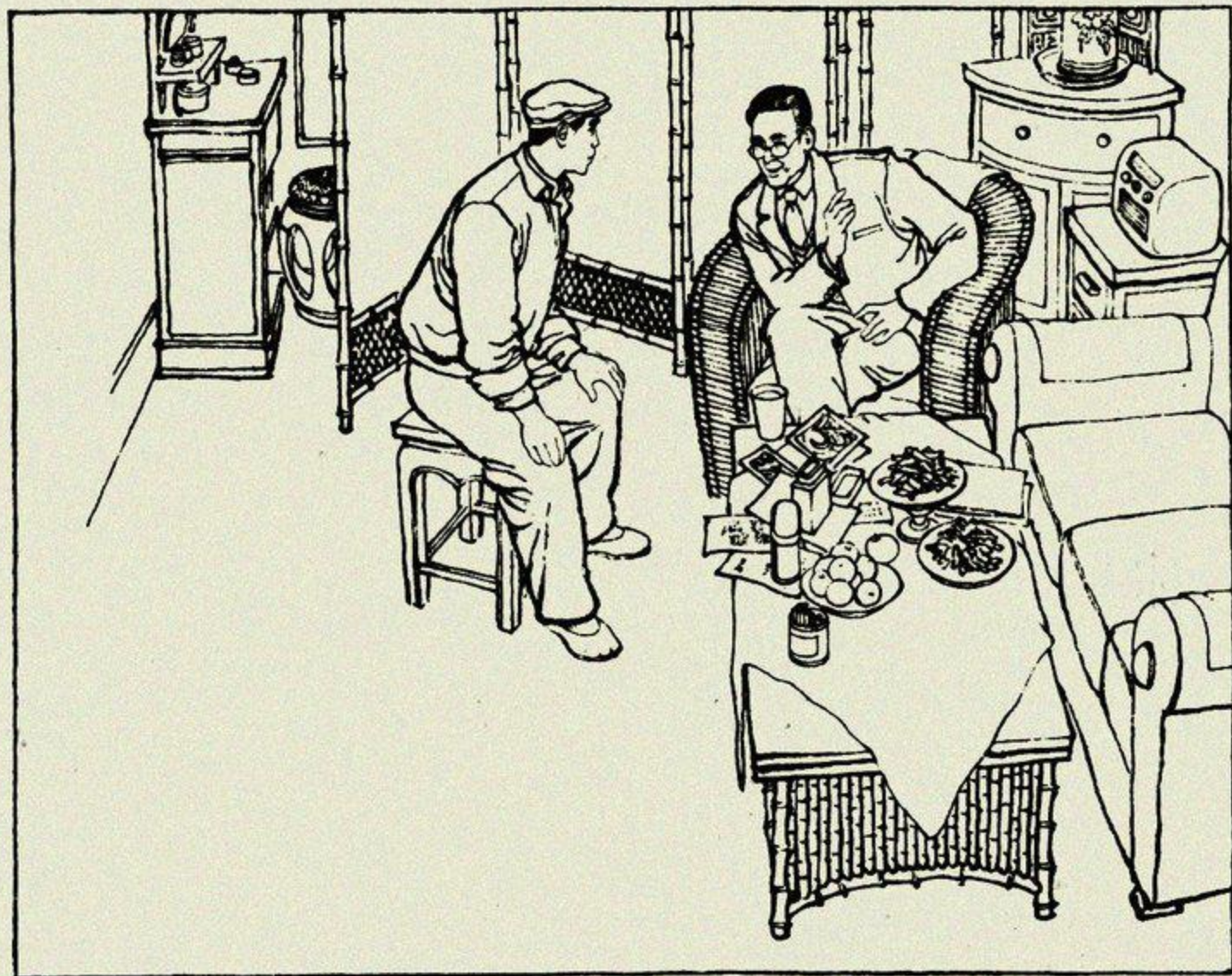
(89) 甫志高出来开门,让他进去。关门以前,又习惯地望了望街头的动静。甫志高社会身份是大川银行会计主任,他隐蔽得很好,和妻子就住在银行宿舍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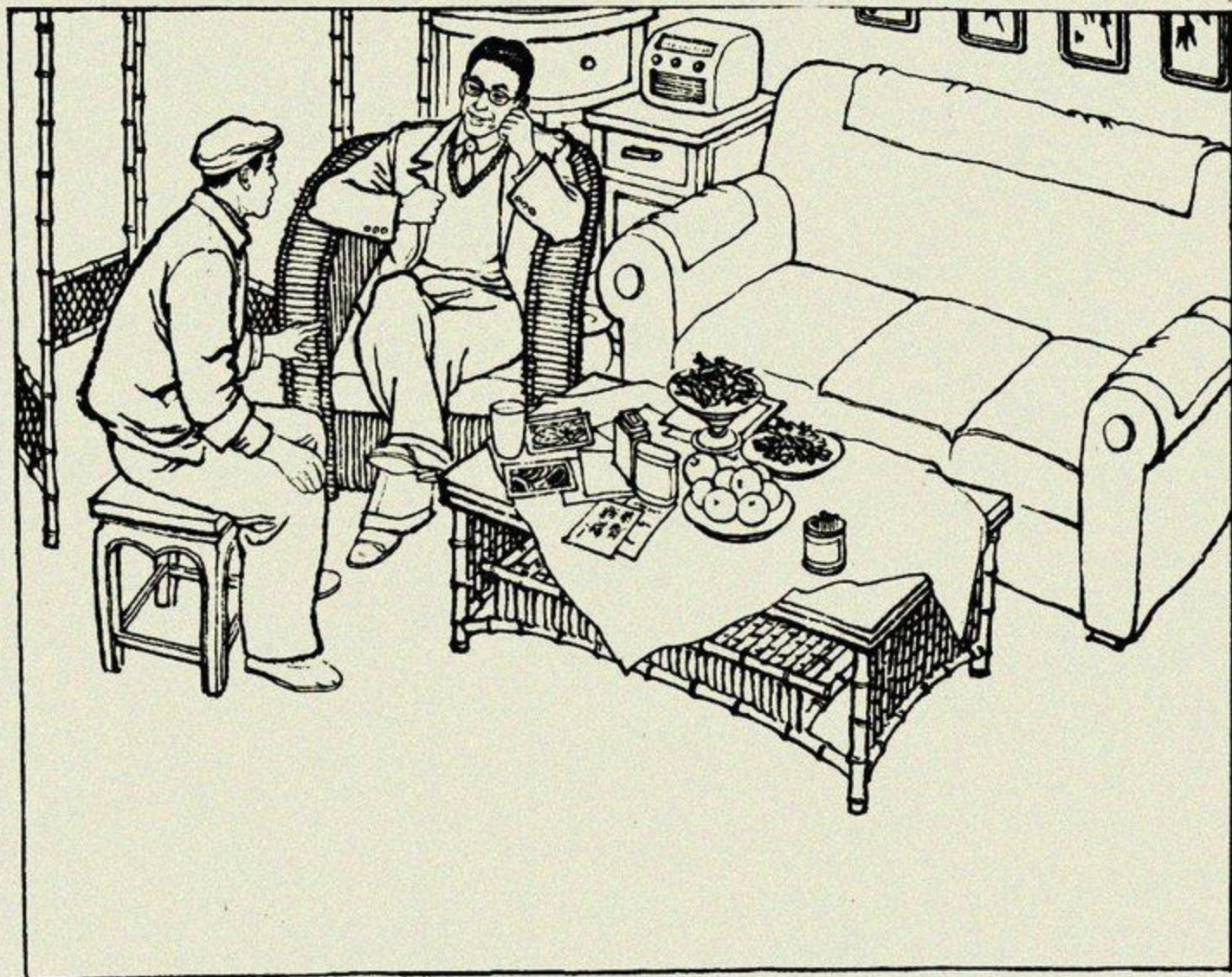
(90) 客厅里布置得很整洁,不知怎的,余新江反觉这里不如工人棚户区舒畅,但是也不太反感。他知道,在白色恐怖下,有些同志需要用这种生活方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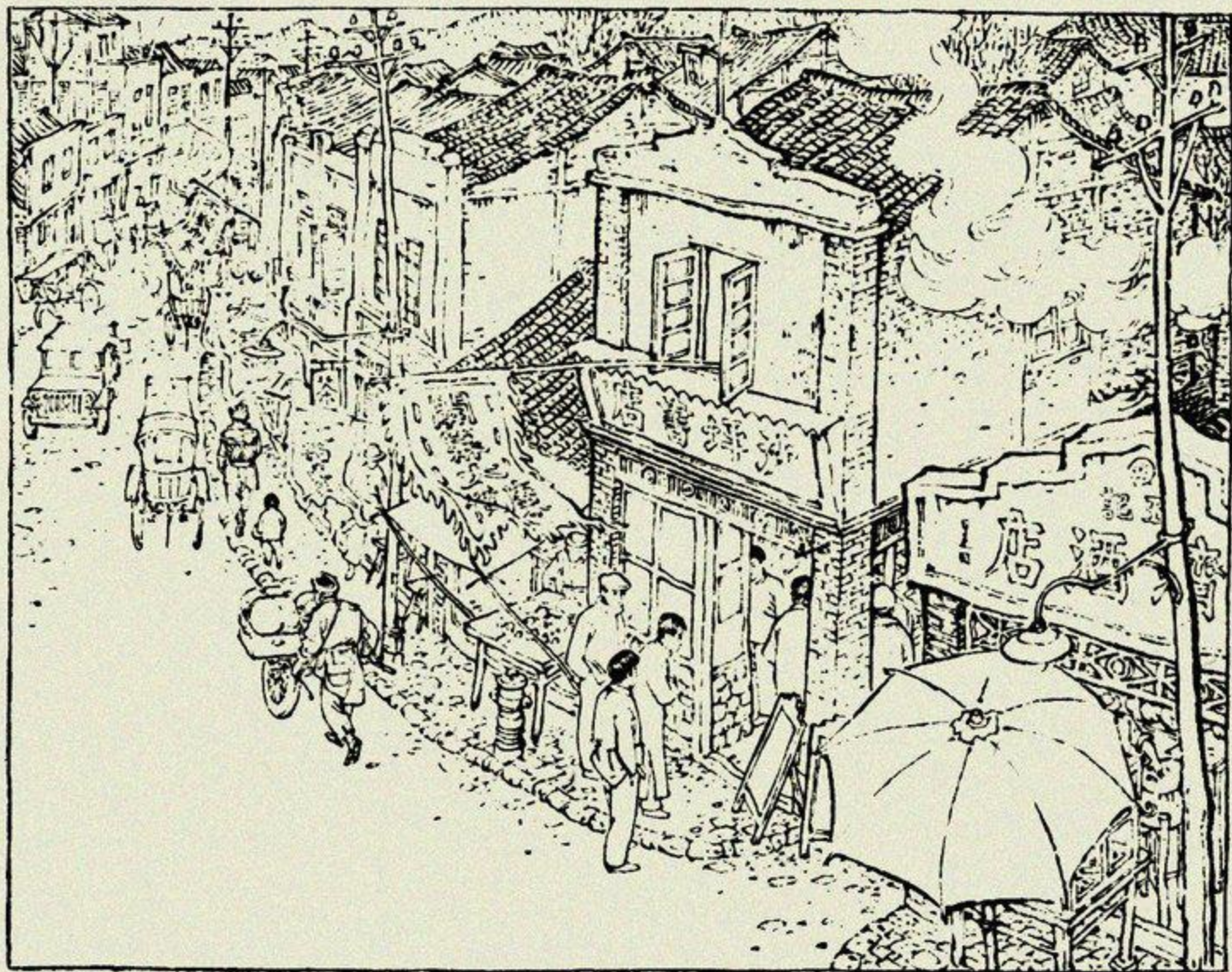
(91) 余新江向甫志高说明了来意：“老许想在沙磁区设一处备用联络站，准备交给你管。老许说，联络站必须和群众工作分开，想征求你的同意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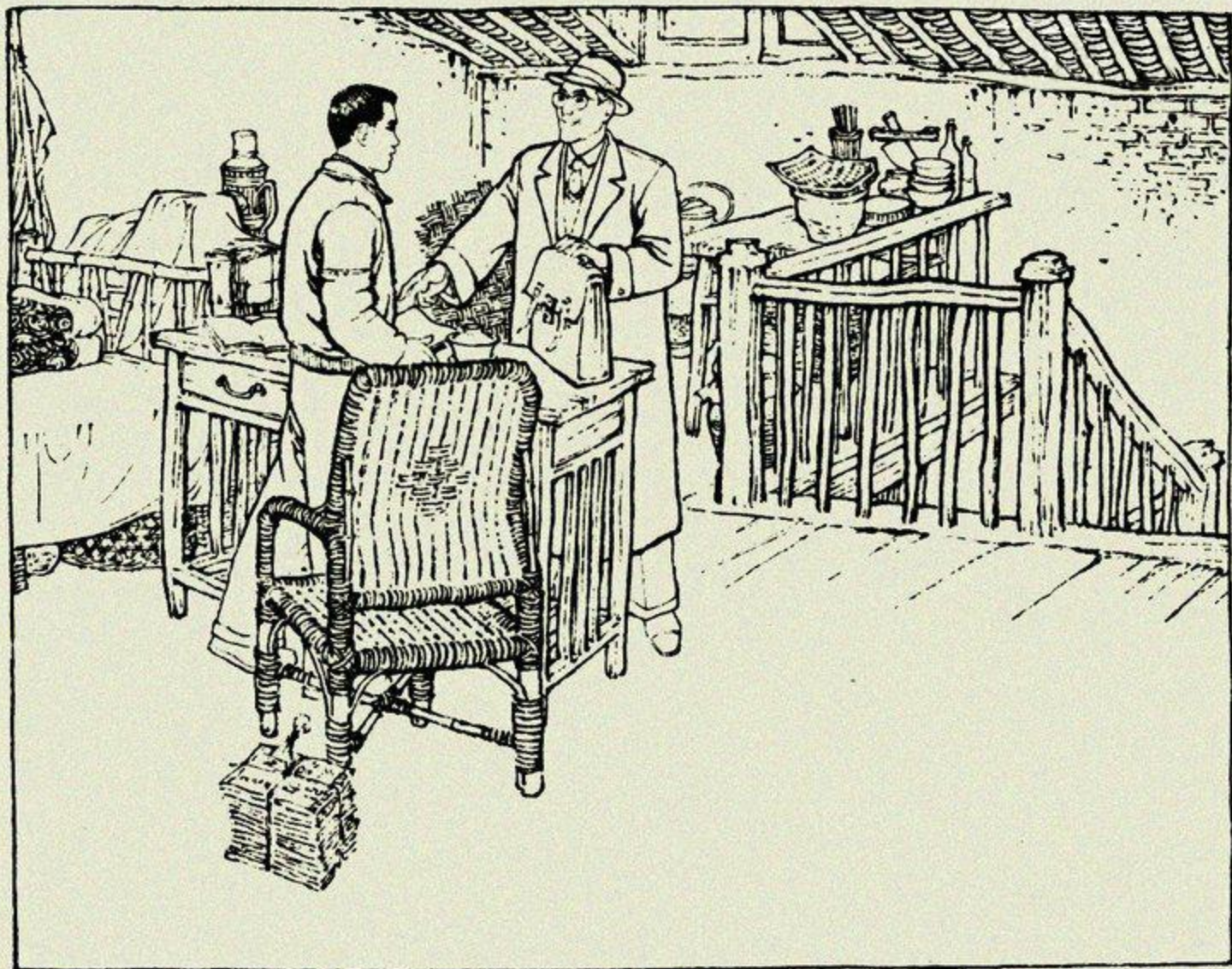
(92) 甫志高笑了笑：“沙坪坝是文化区，搞个书店还合适，经济问题好办，不过，还差几个店员。”等他知道老许考虑的也是开个书店时，他的情绪更加兴奋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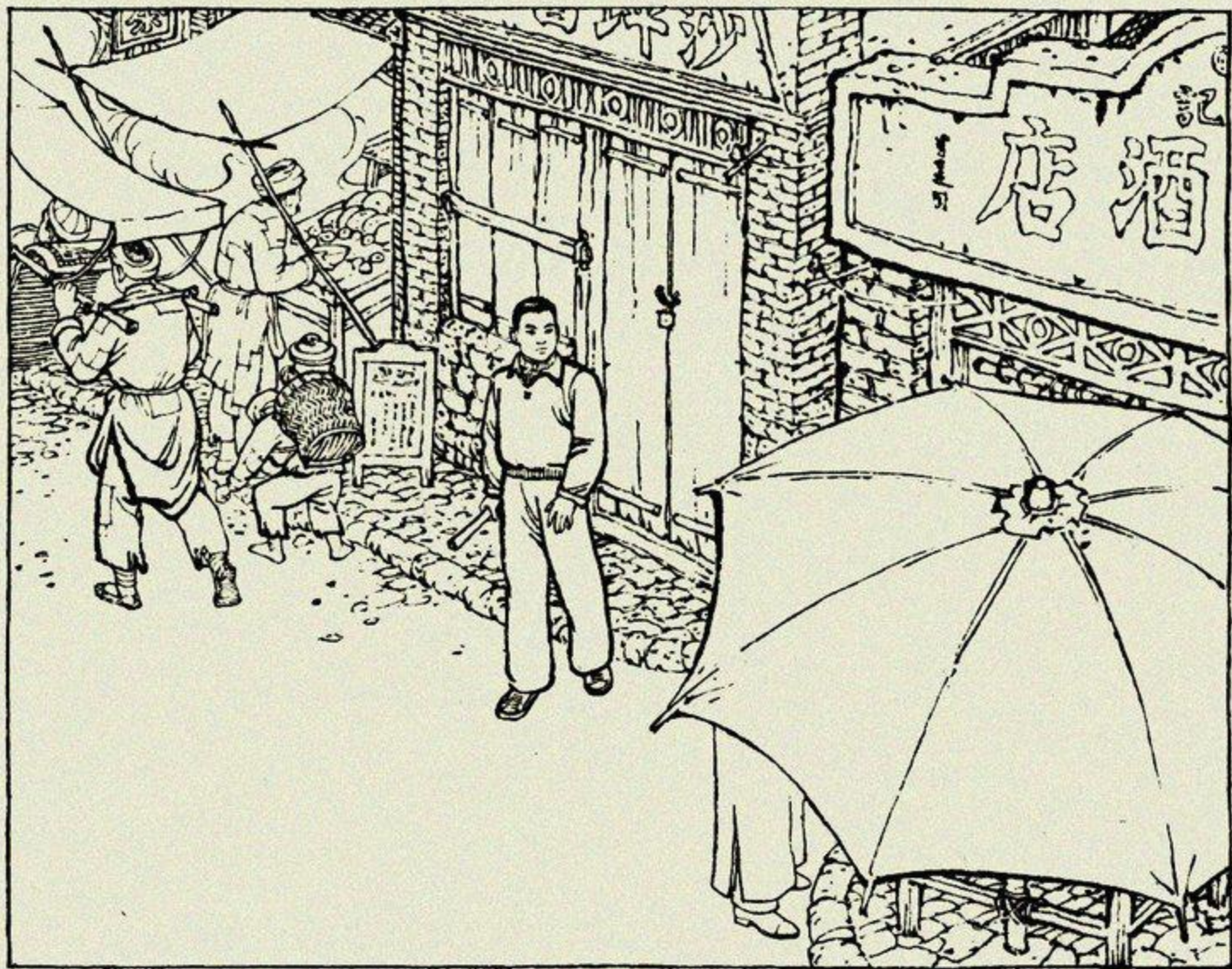
(93) 余新江告诉他, 店员问题老许也考虑过, 准备把炮厂里的工人陈松林调来, 甫志高说: “那太好了, 他多久来?” 余新江说: “要等几天才行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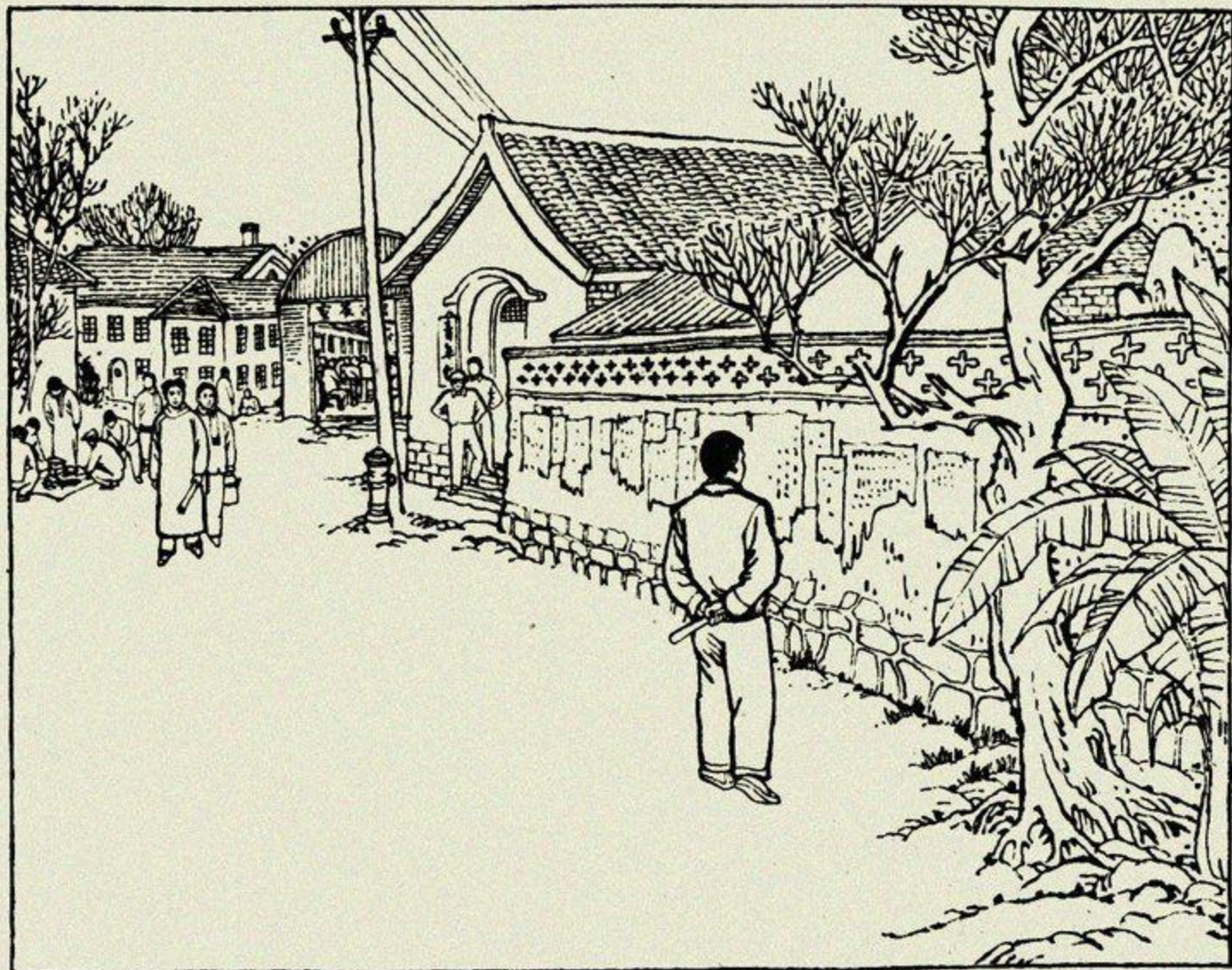
(94)不久,地下党的备用联络站——沙坪书店,在沙坪坝正街上开张了。店员就是从炮厂调来的陈松林,甫志高担任了经理职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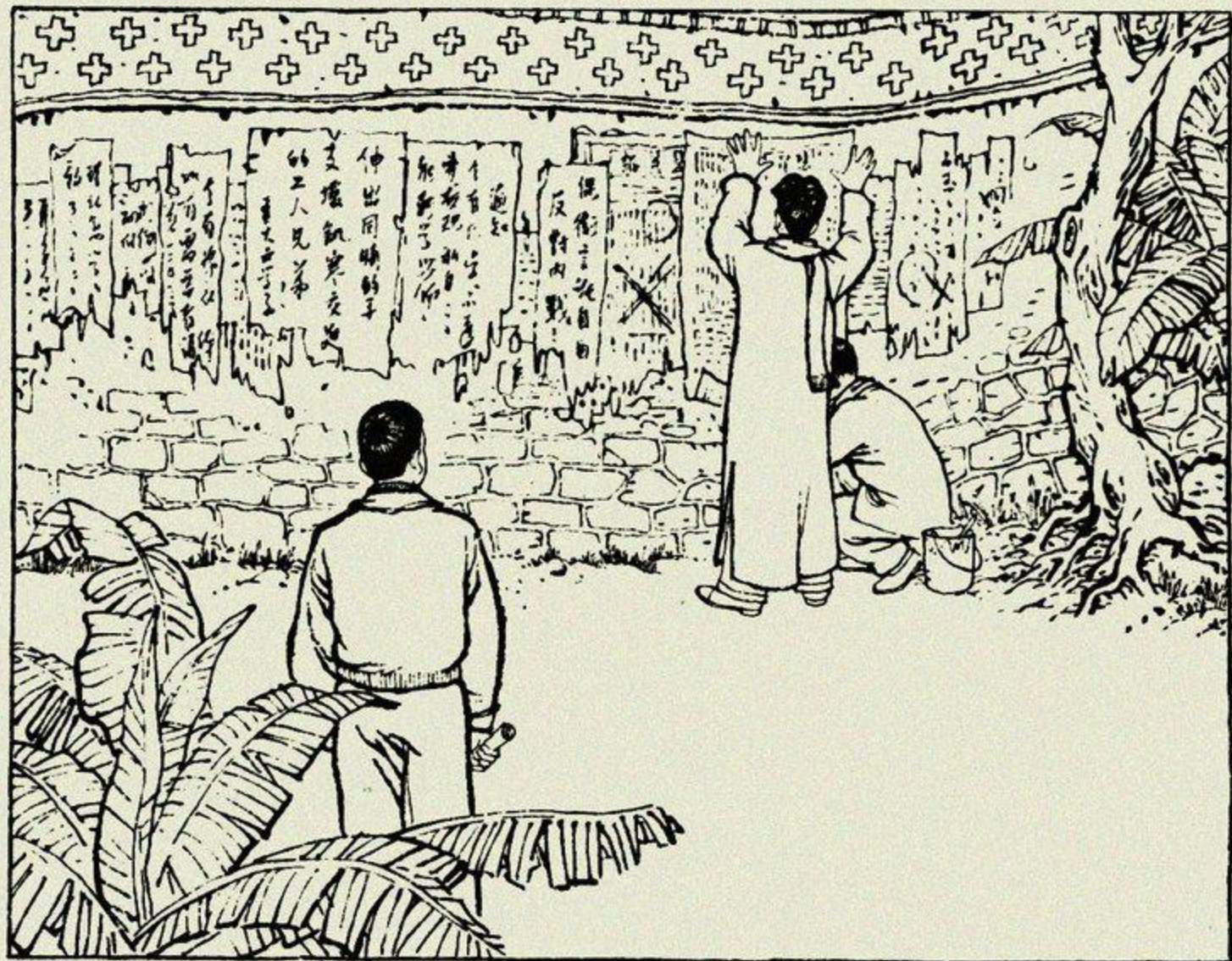
(95) 甫志高经常抽空来看看,一来了解情况,同时帮助陈松林熟悉业务。这天,他要陈松林逢星期一书店休假时,把香港出版的期刊,送给重庆大学学生华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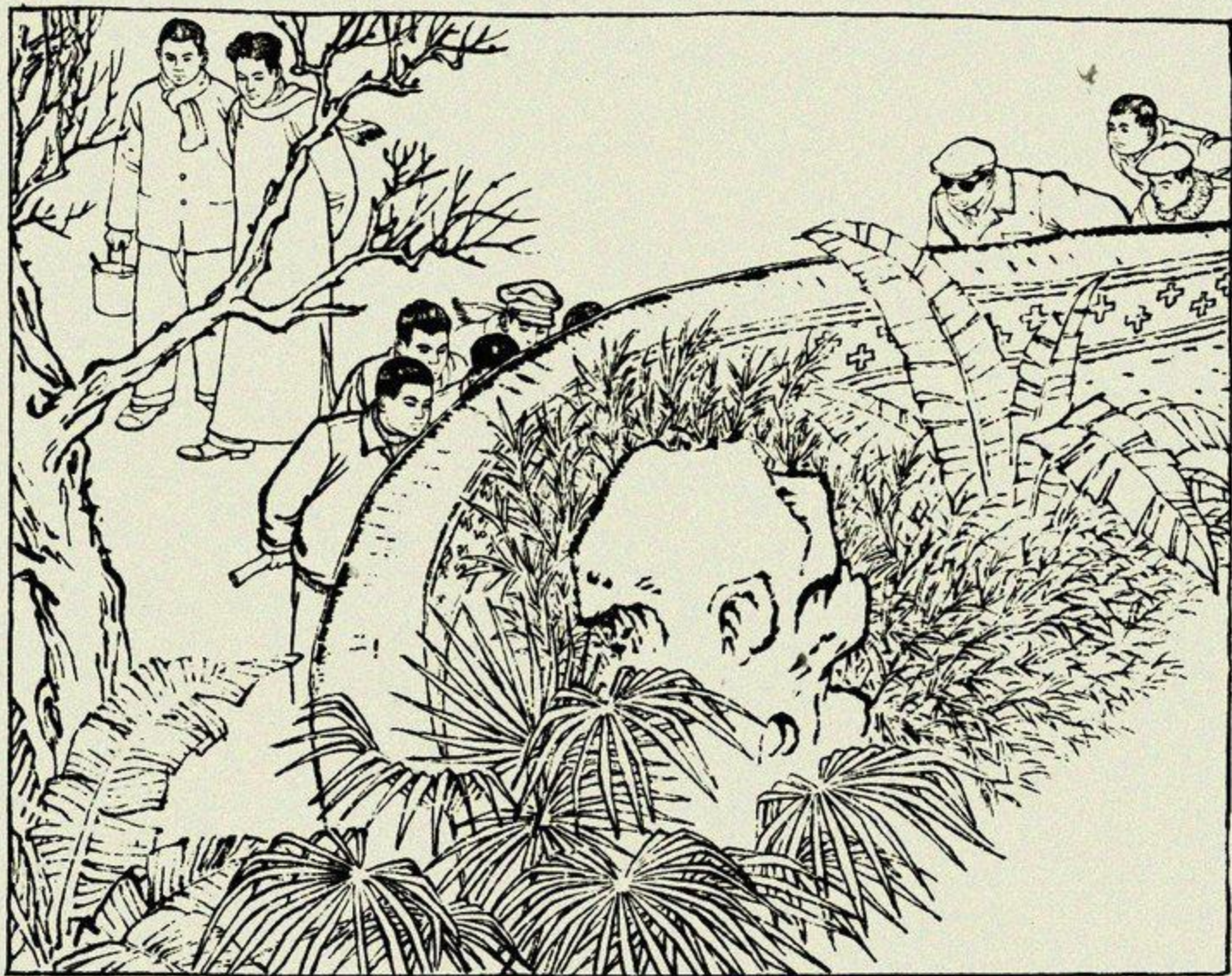
(96) 到了星期一这天,陈松林把两本香港出版的《群众》杂志卷成筒,用报纸裹好,锁上店门,到重庆大学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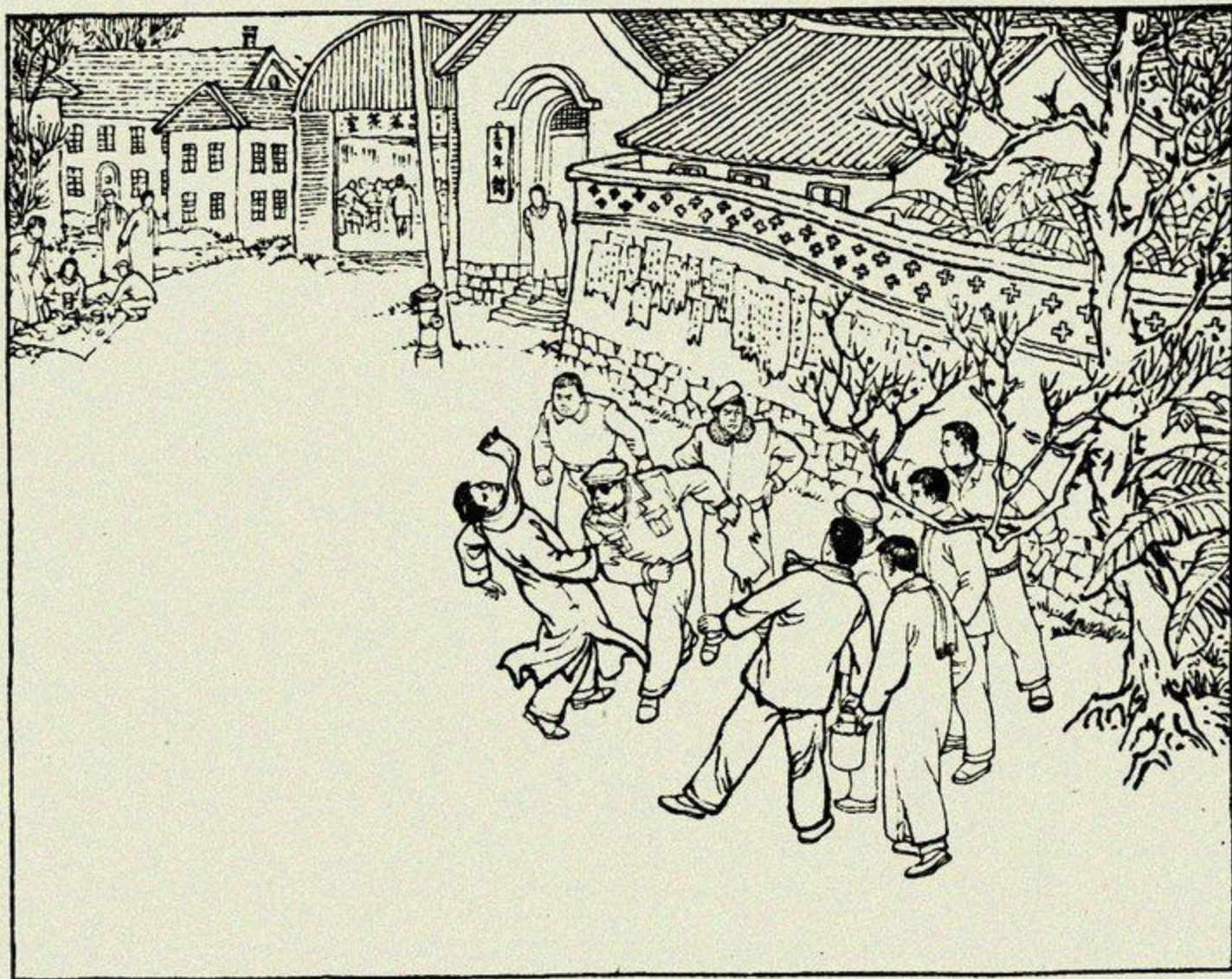
(97) 他到了重庆大学，见张贴声援炮厂惨案布告的墙上，有张“慧星报”，社论题目是“抗议扩大内战的阴谋”，可惜内容被撕掉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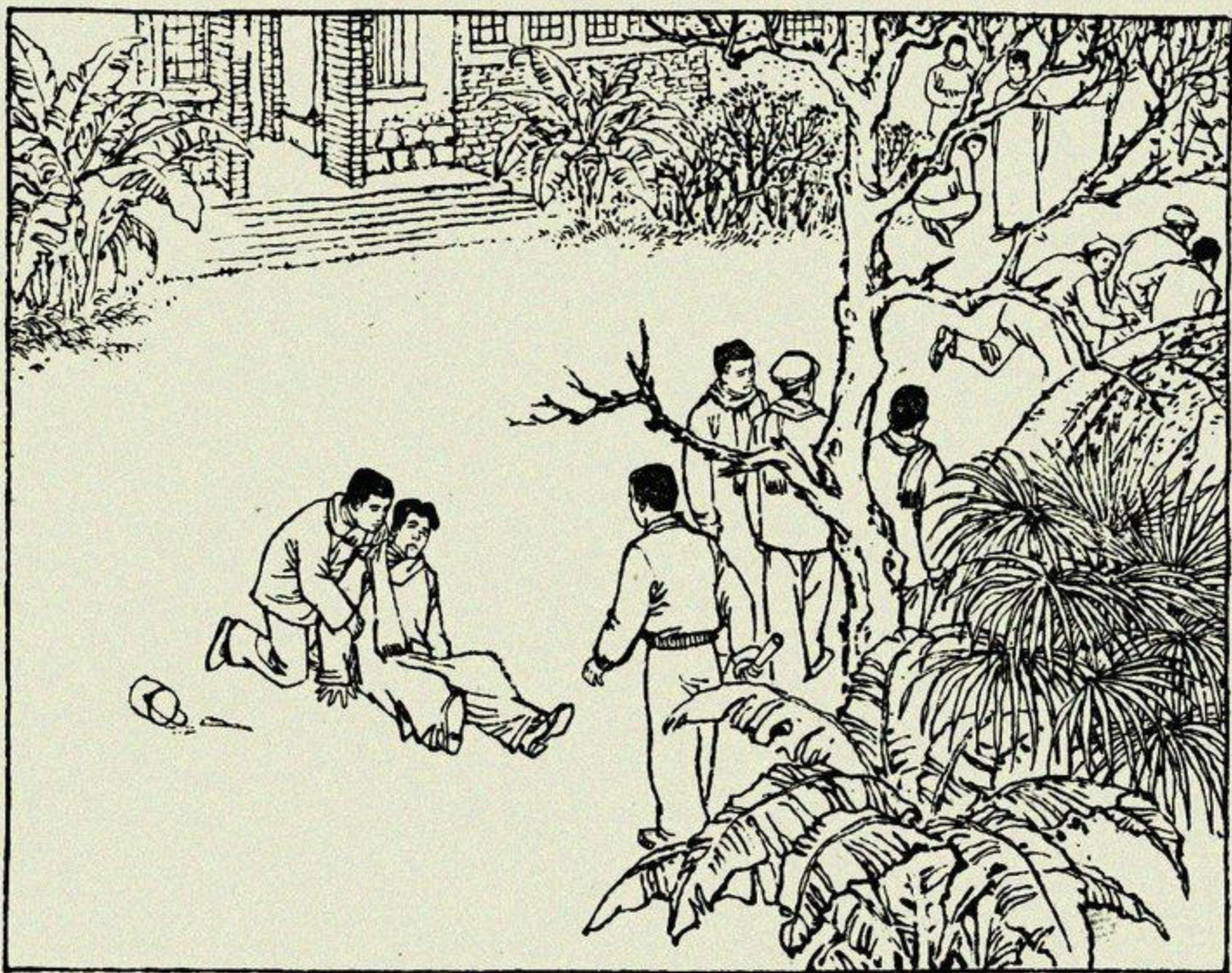
(98) 陈松林正预备走开,这时,来了两个学生,把新写好的墙报贴到墙上。陈松林一看,又是“慧星报”,不由停住了脚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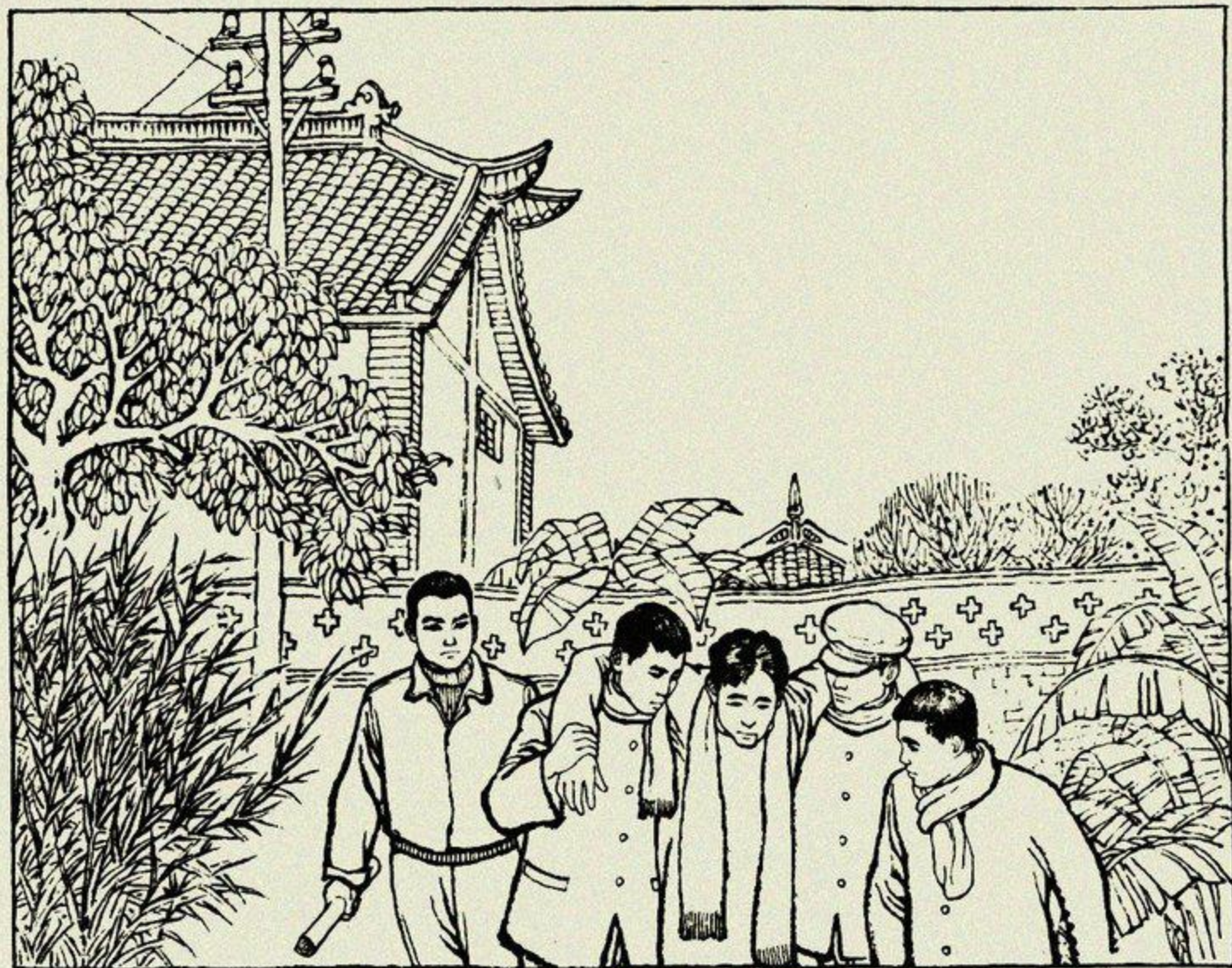
(99) 这次“慧星报”的社论,措词比上次更激烈,立时引起了好些学生的注意。陈松林也夹在人丛中,很有兴味的看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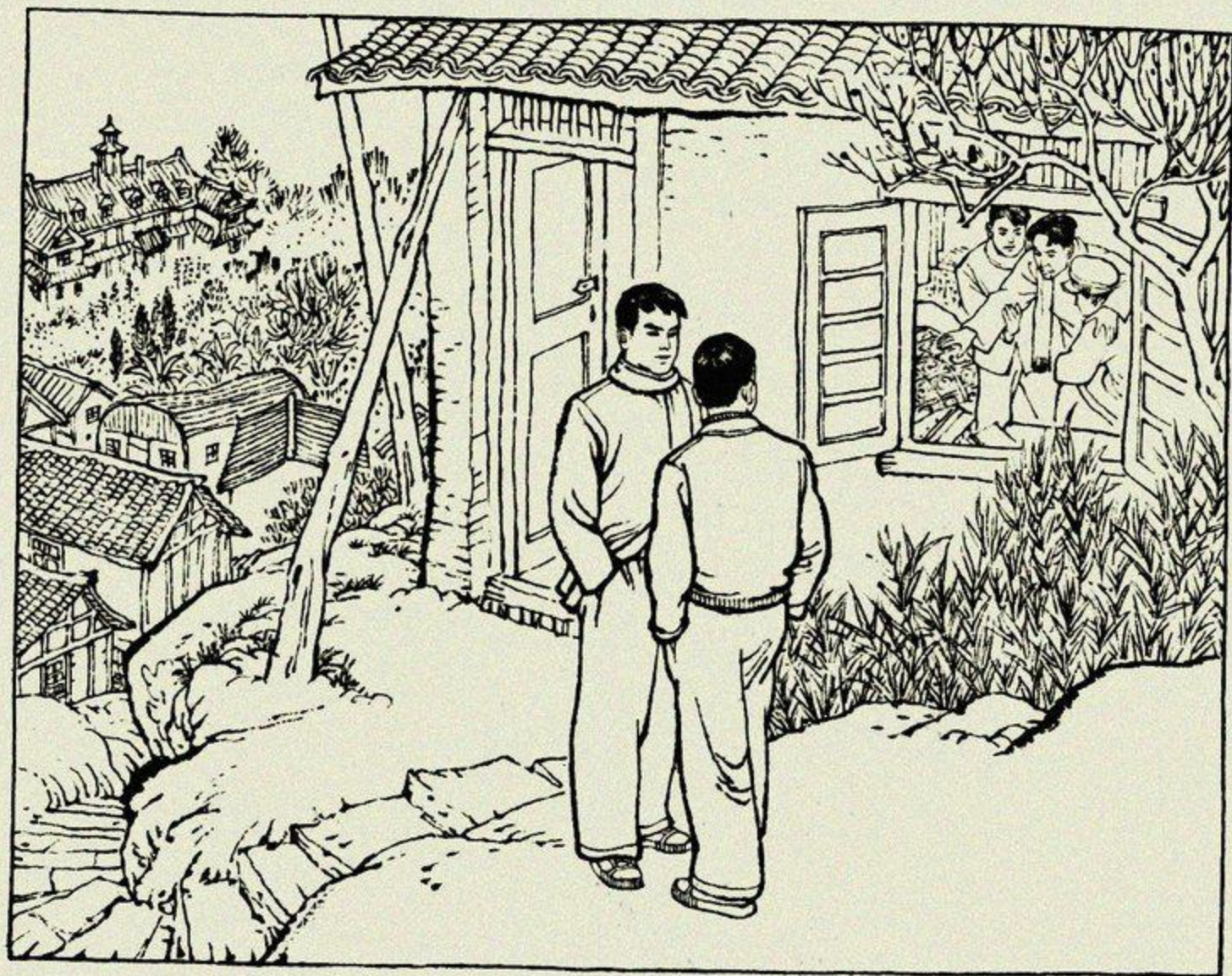
(100)突然几个人过来了,一把将“慧星报”撕了下来。一个瘦高个学生气愤的上前质问,撕墙报的人一拳将他击倒,马上,这个瘦高个学生的鼻子流出了鲜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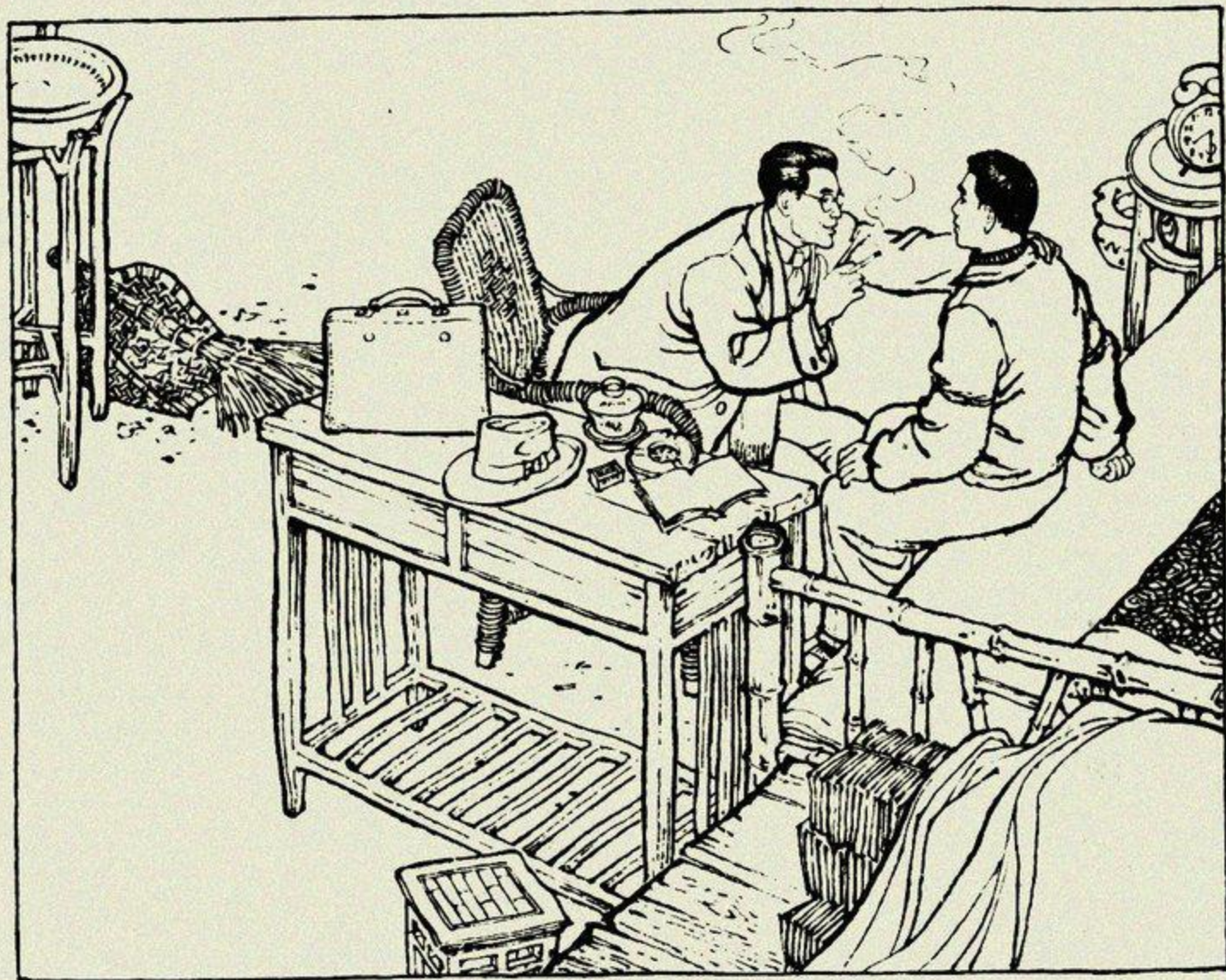
(101) 撕墙报的人跑掉了。那个和瘦高个一道来贴墙报的学生高喊起来：“慧星报的主编给特务打伤了！”又不住地喊那个挨打的学生：“黎纪纲！黎纪纲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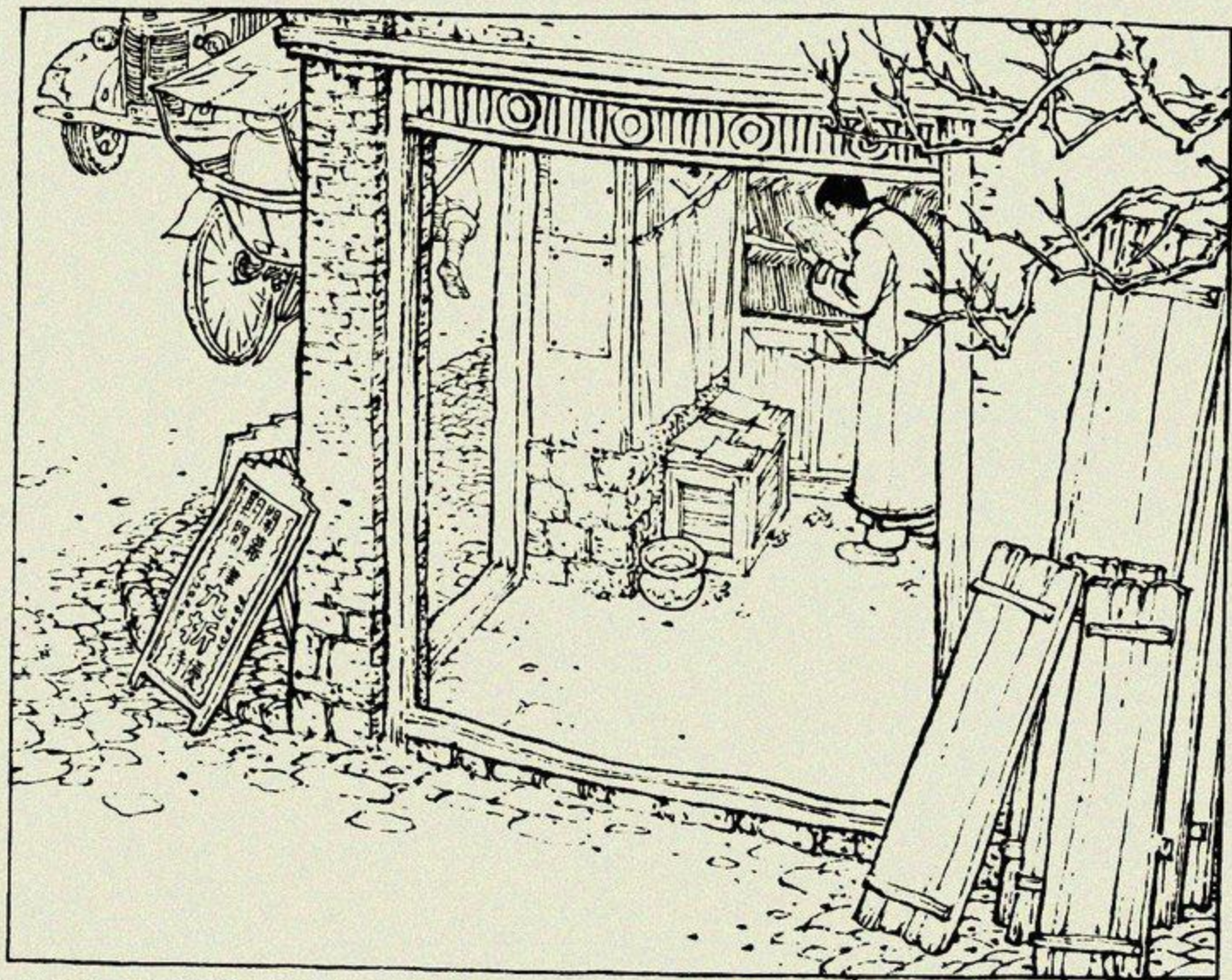
(102)人们扶着受伤的学生往宿舍走去。陈松林这才知道挨打的学生叫黎纪纲,是“慧星报”的主编。他心里对他产生了同情和好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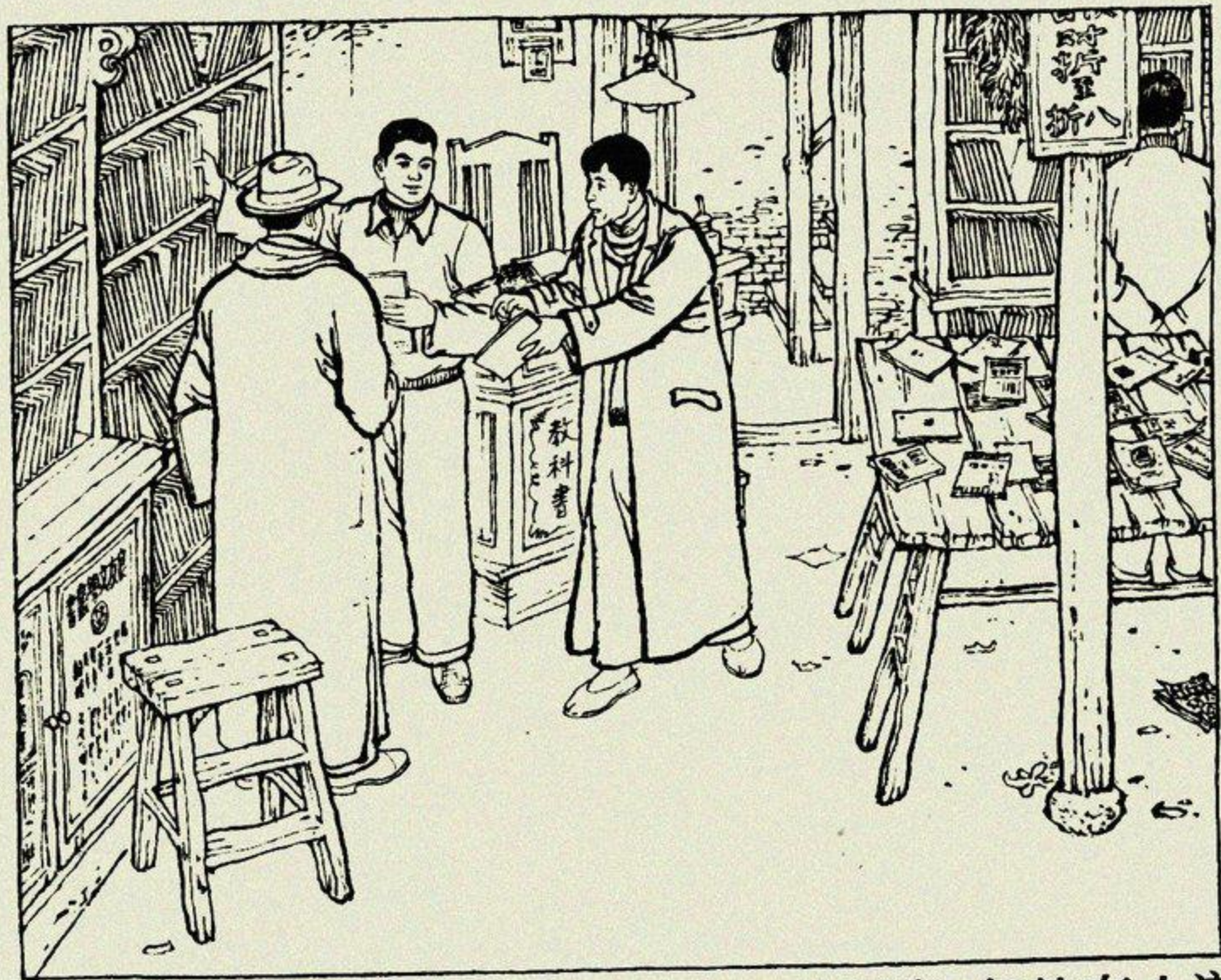
(103)陈松林将带来的杂志交给华为,问起黎纪纲,华为说:“从表现上看,是要求进步的。”其实,黎纪纲是国民党西南特区派到重庆大学的特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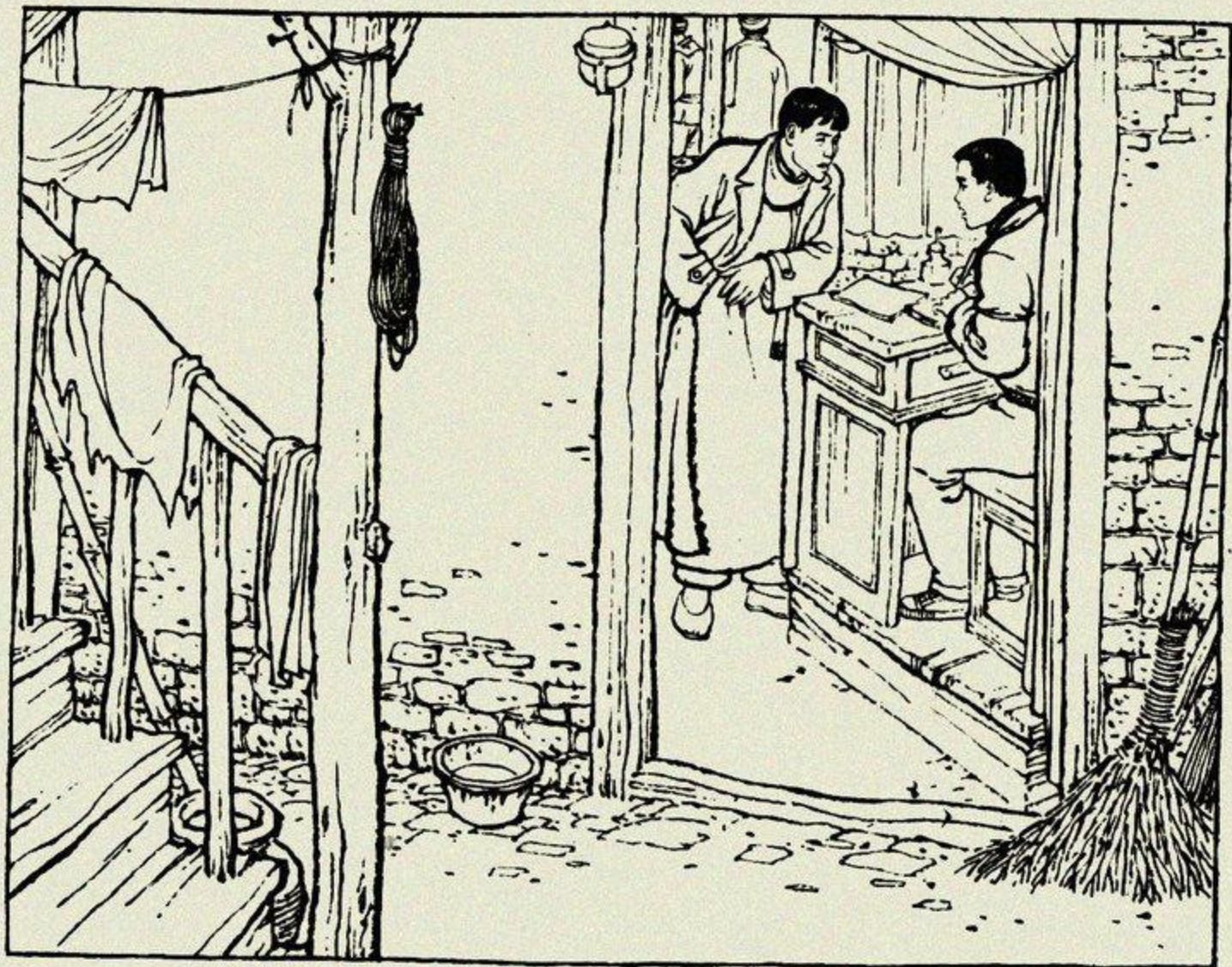
(104)这天晚上,甫志高来到店里。陈松林向他汇报了在重庆大学见到的情况,甫志高要他多和黎纪纲接触。从这件事情上,陈松林知道华为不是甫志高领导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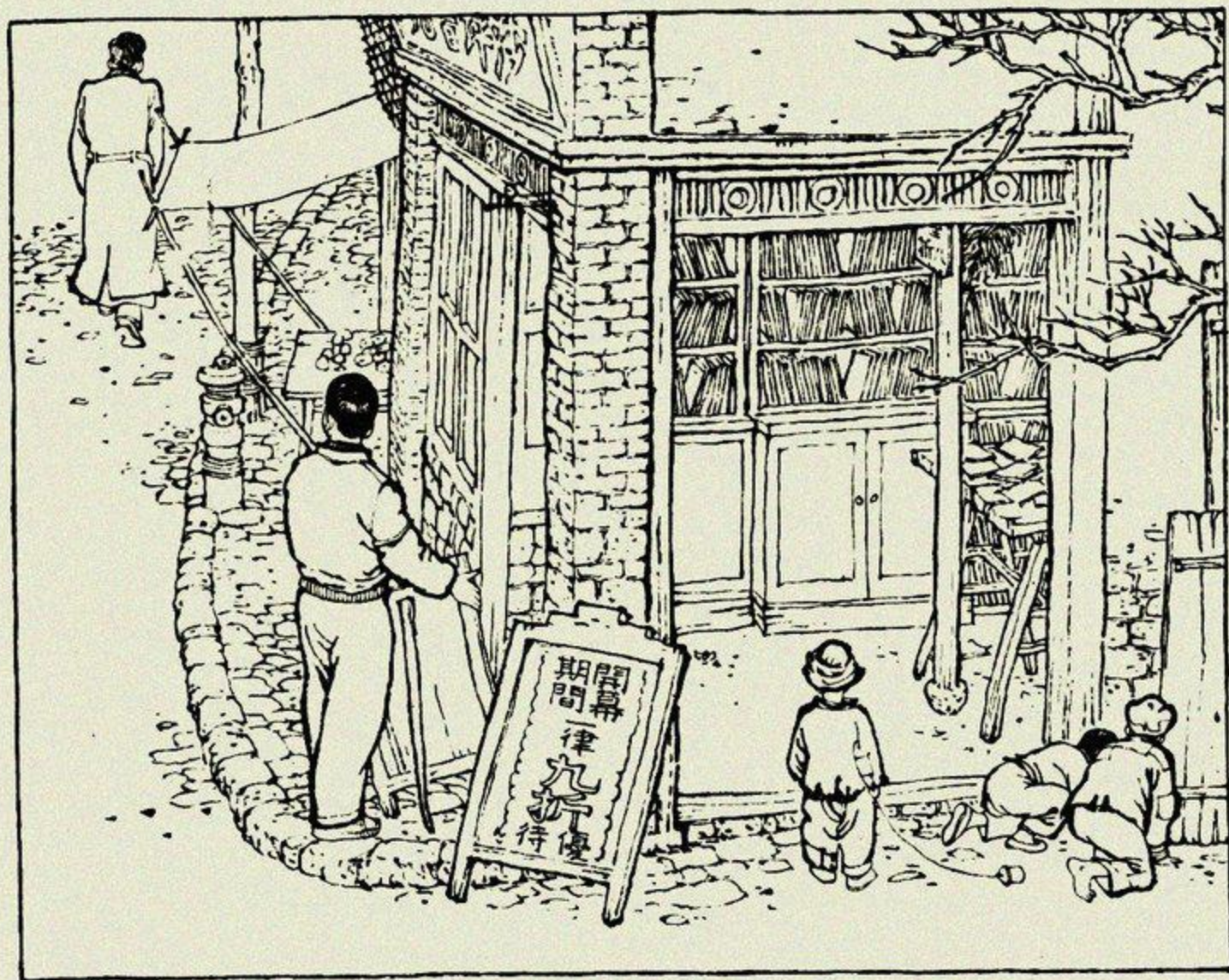
(105) 过了不久, 有个衣履破旧的青年, 经常早来晚去的到书店来看书。陈松林很是奇怪: 说是学生吧, 不象; 说是小职员吧, 怎能把时间消磨在书店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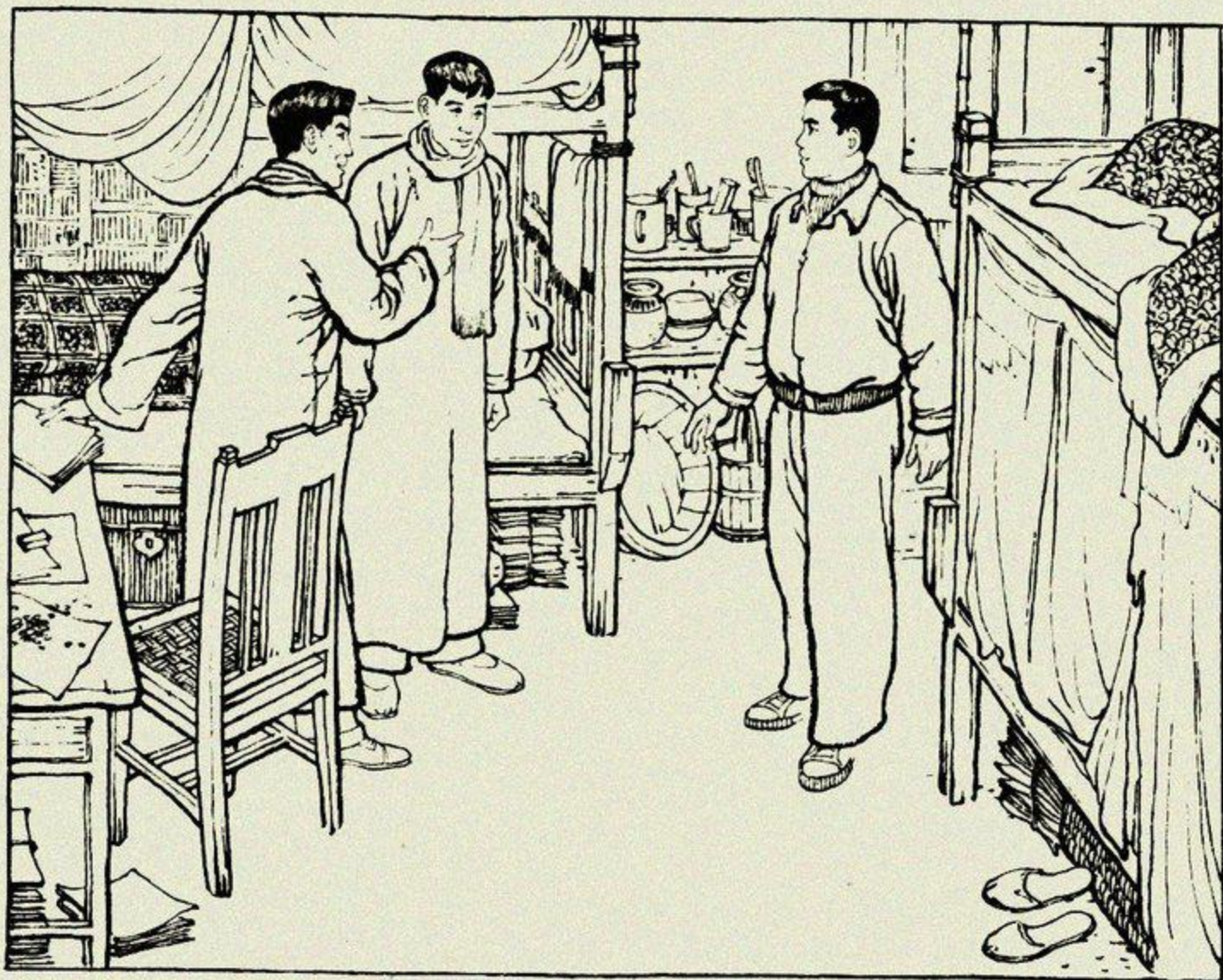
(106) 这天黄昏,陈松林正忙着应付顾客,忽然有人递过一本《萧红小传》,问:“这本是不是照码八折?”陈松林回头一看,正是那个青年,连忙答道:“对。你要吗?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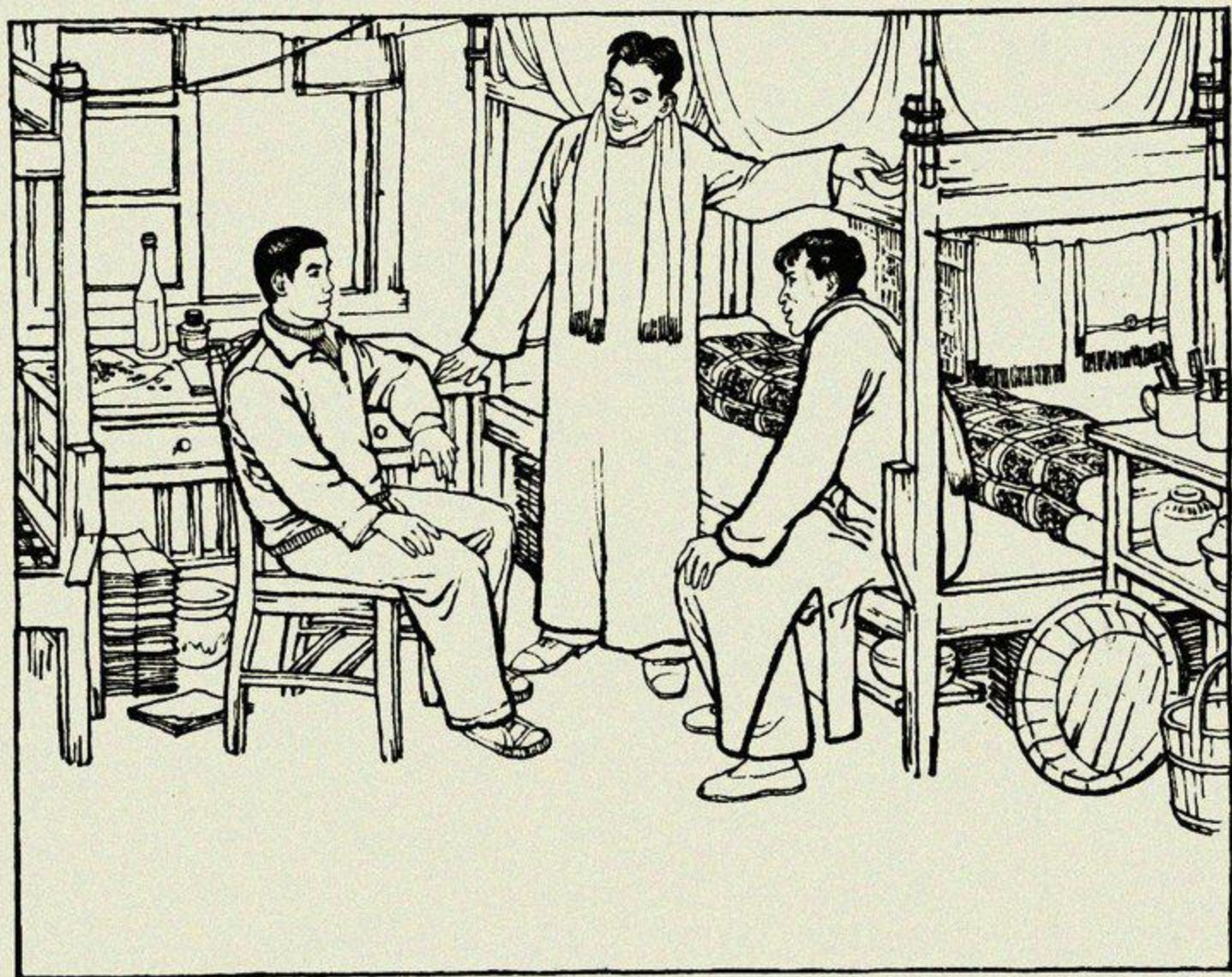
(107)那青年点点头,在身上掏了半天,才掏出一张钞票递给陈松林,叹了口气说:“萧红是中国有数的女作家,可惜年纪轻轻的就被万恶的社会夺去了生命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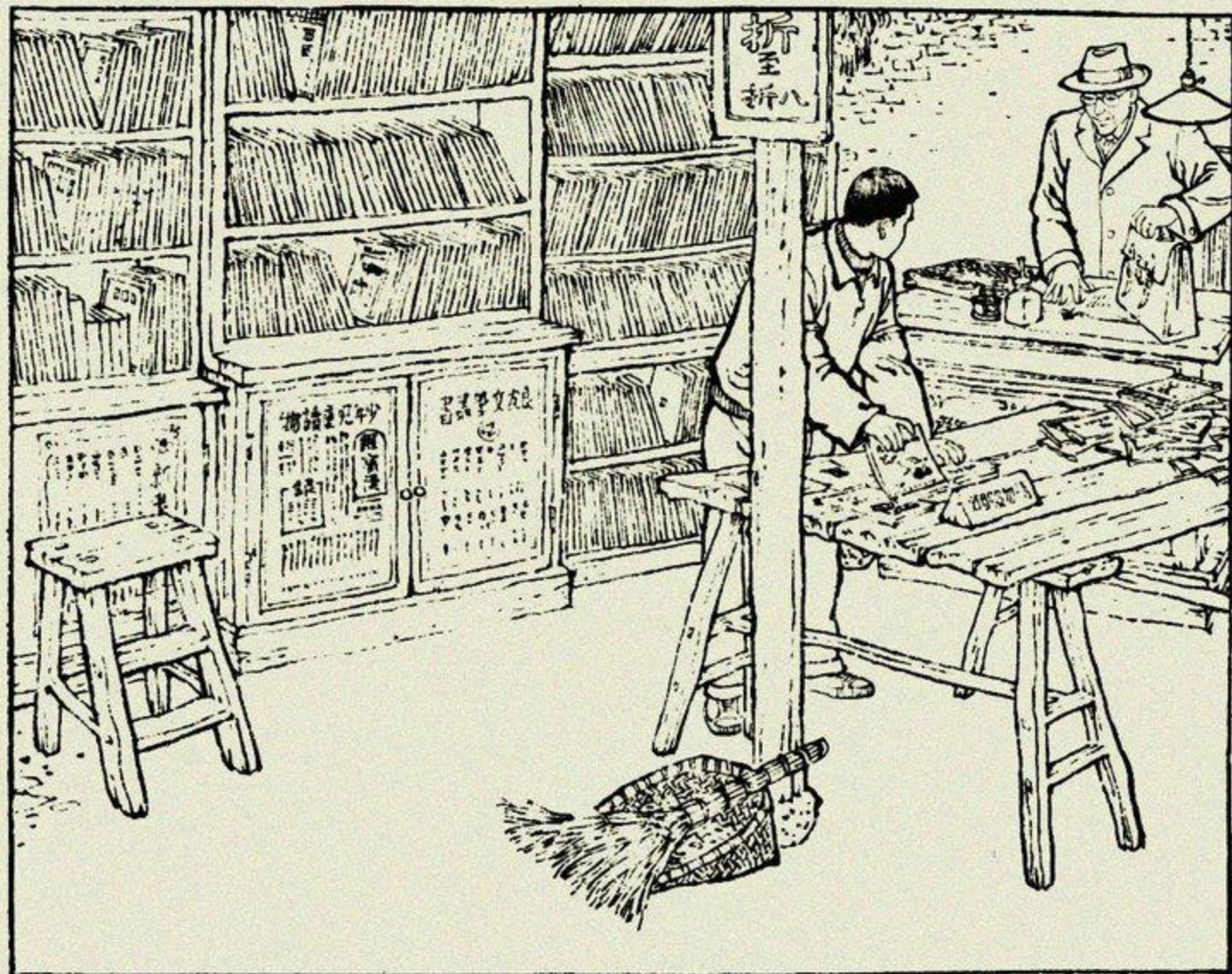
(108)陈松林对那青年有了好感,望着他消失的身影,不禁感叹起来:唉,这万恶的社会呵!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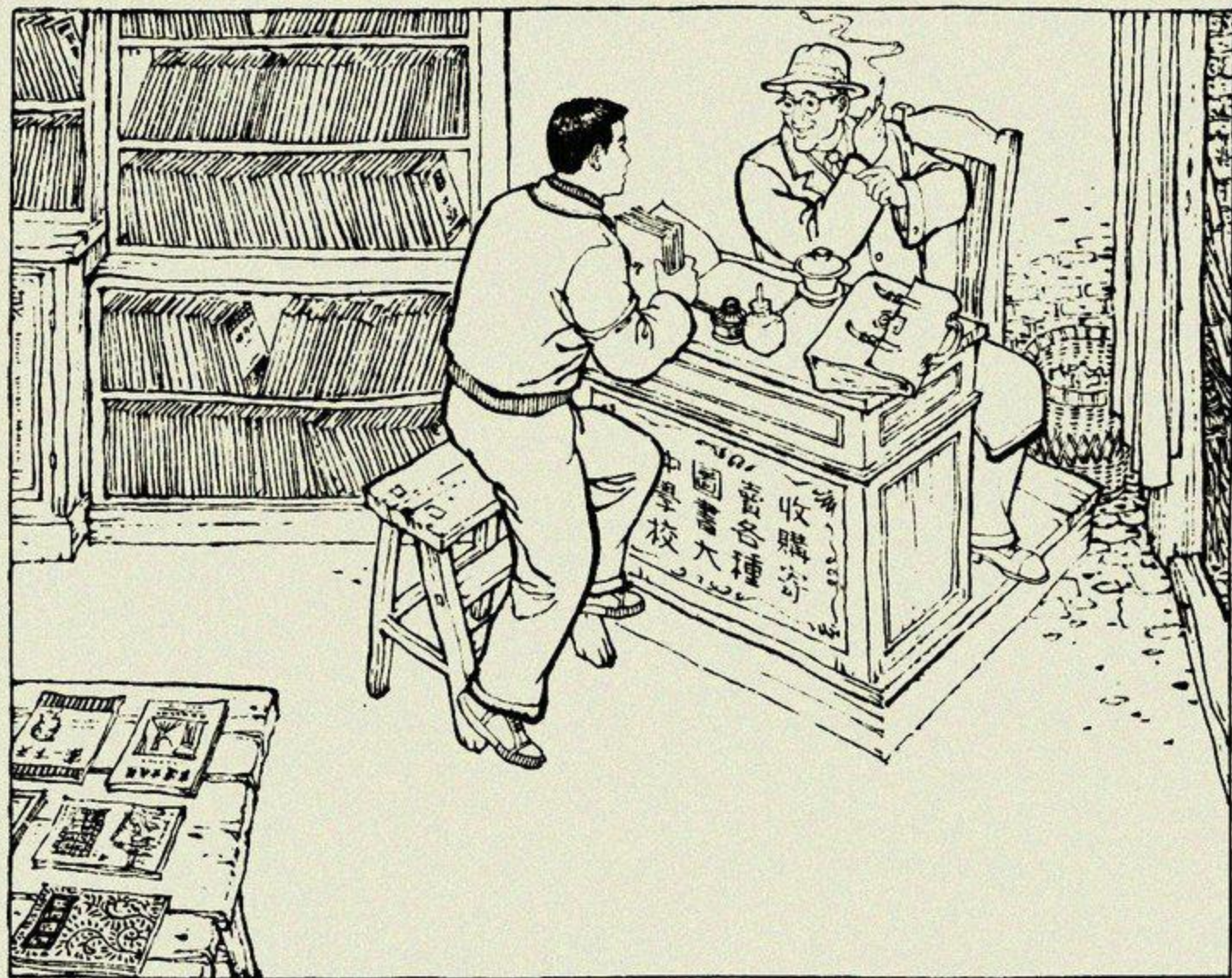
(109)这天,陈松林在黎纪纲那里,意外地发现了那个青年。黎纪纲介绍说,是自己的表弟郑克昌,本来在邮局工作,新近失业,才和他住在一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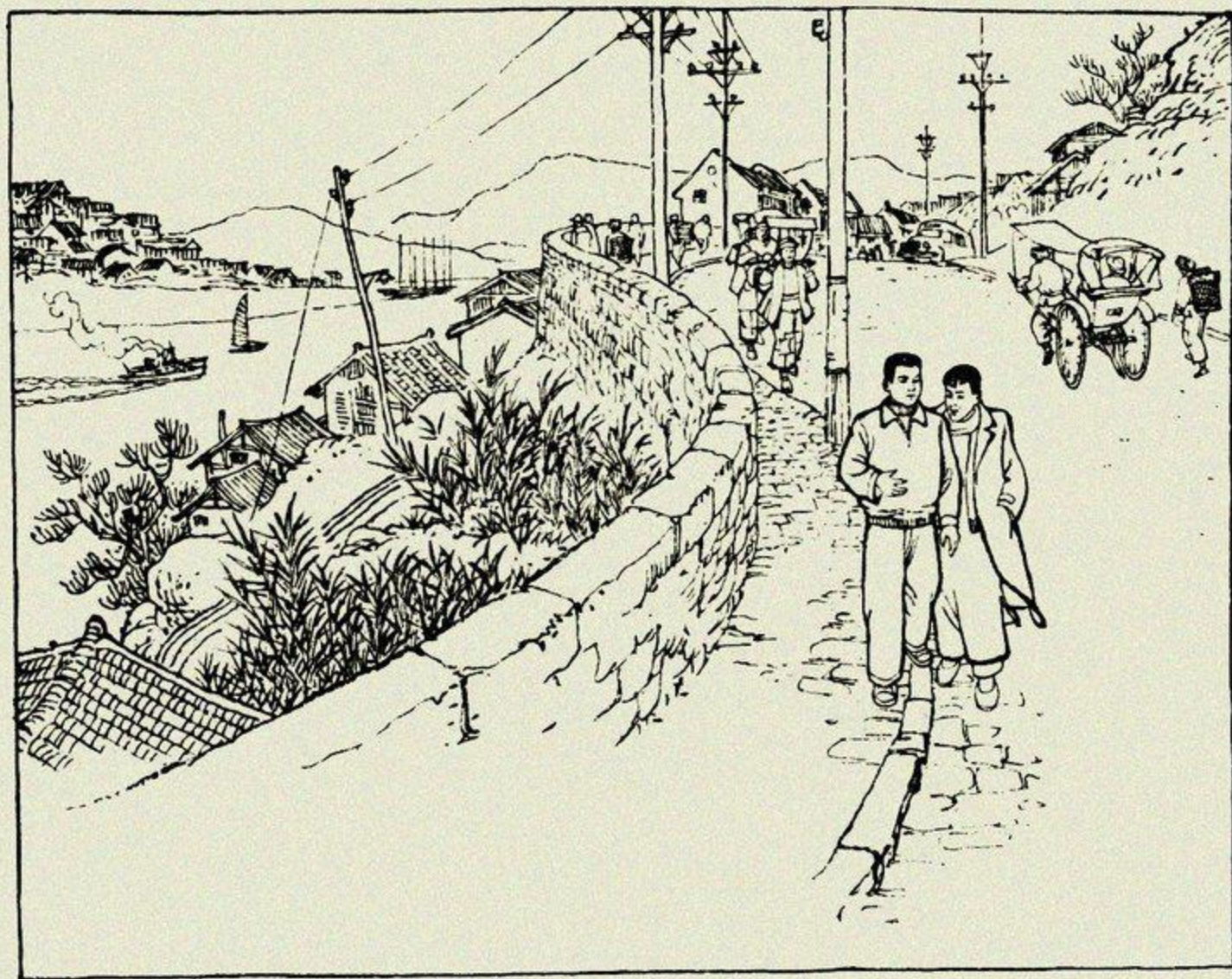
(110)郑克昌故作羞愧地对陈松林说：“我常常去看不花钱的书。当时我怀疑……你为什么老注意我。”陈松林笑道：“没有想到吧，现在我们成了朋友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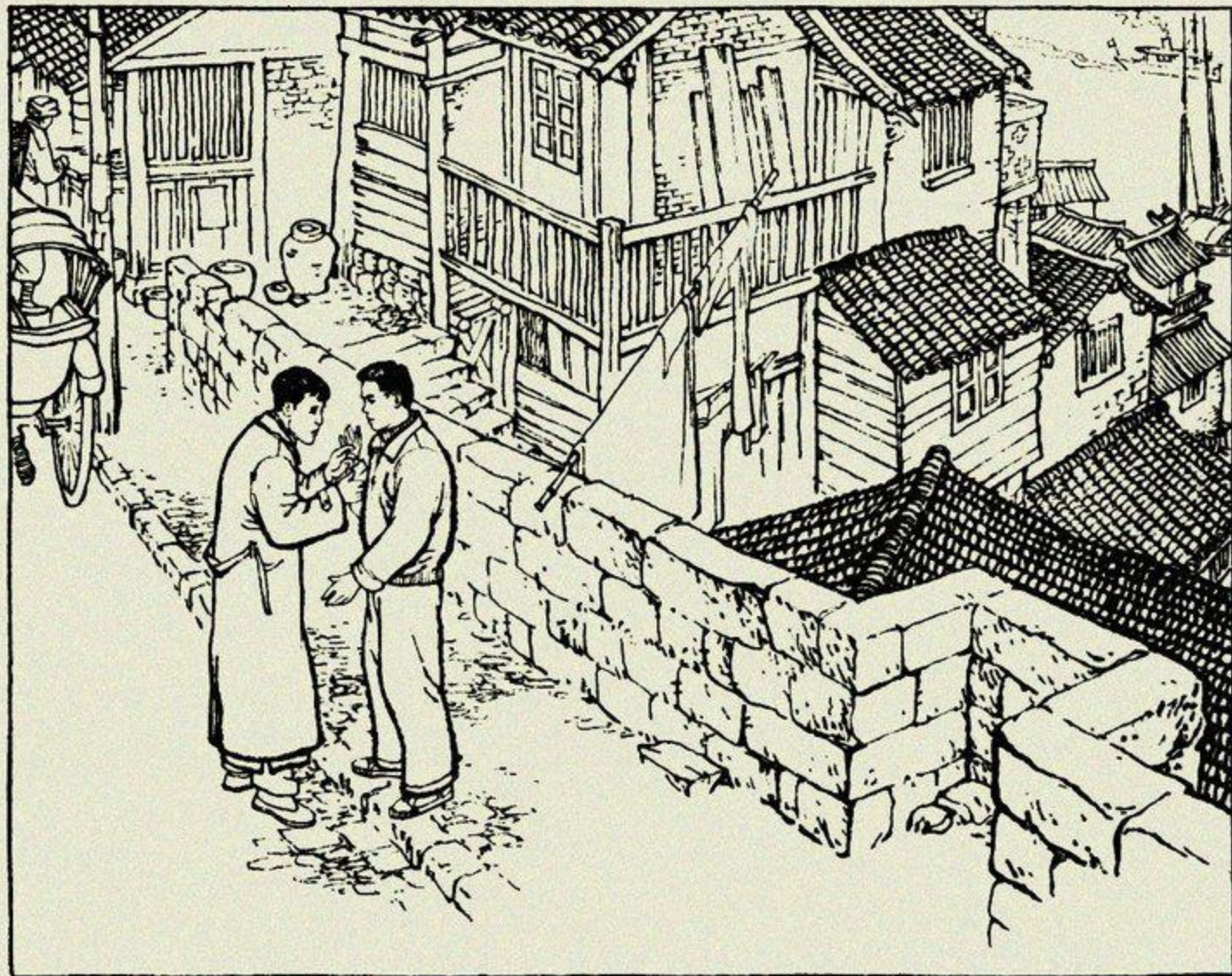
(111)陈松林见到甫志高时，说自己对工作比过去安心。甫志高说：“革命形势发展很快，要抓住时机大干一番。小陈，书店不但要扩大，还要办文艺刊物哩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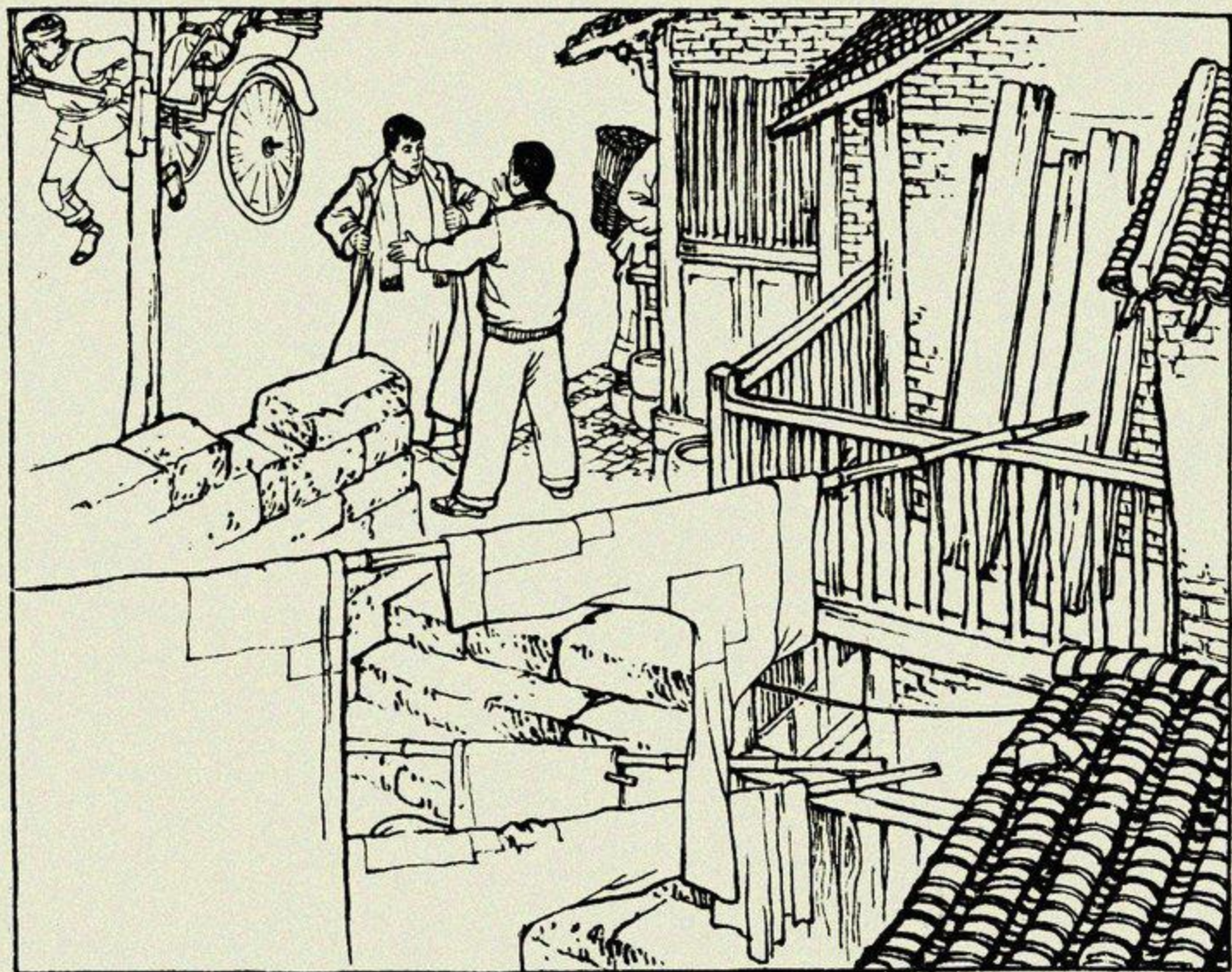
(112) 陈松林问：“上级同意了？”甫志高回答道：“凡是对群众有利的事，我们党何尝拒绝过。”陈松林谈起郑克昌，甫志高笑道：“看到这些事，你能不高兴么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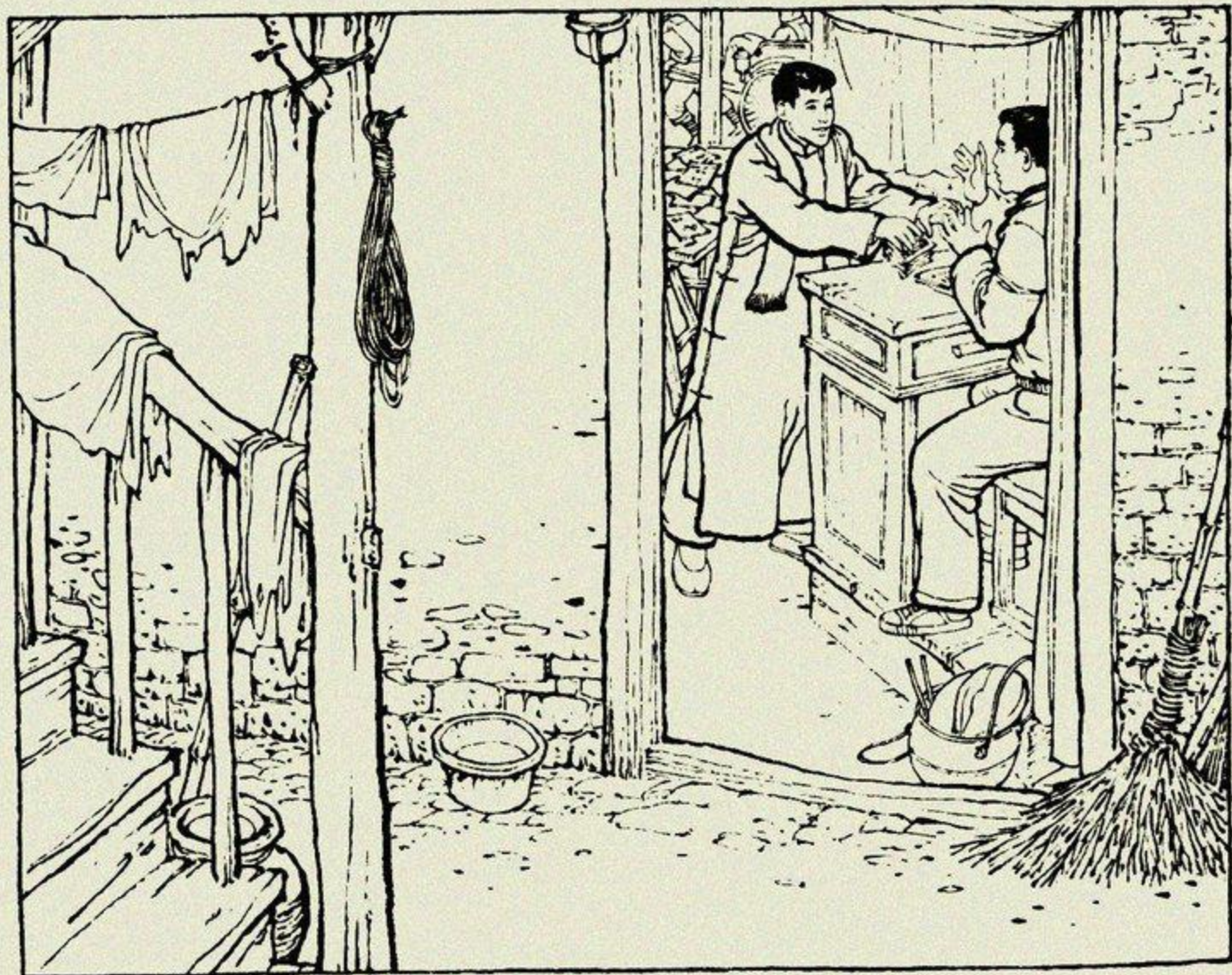
(113)陈松林完全被工作、理想、未来吸引住了。他听甫志高说过经费有困难,这天从重庆大学回来,和郑克昌顺便谈起了这件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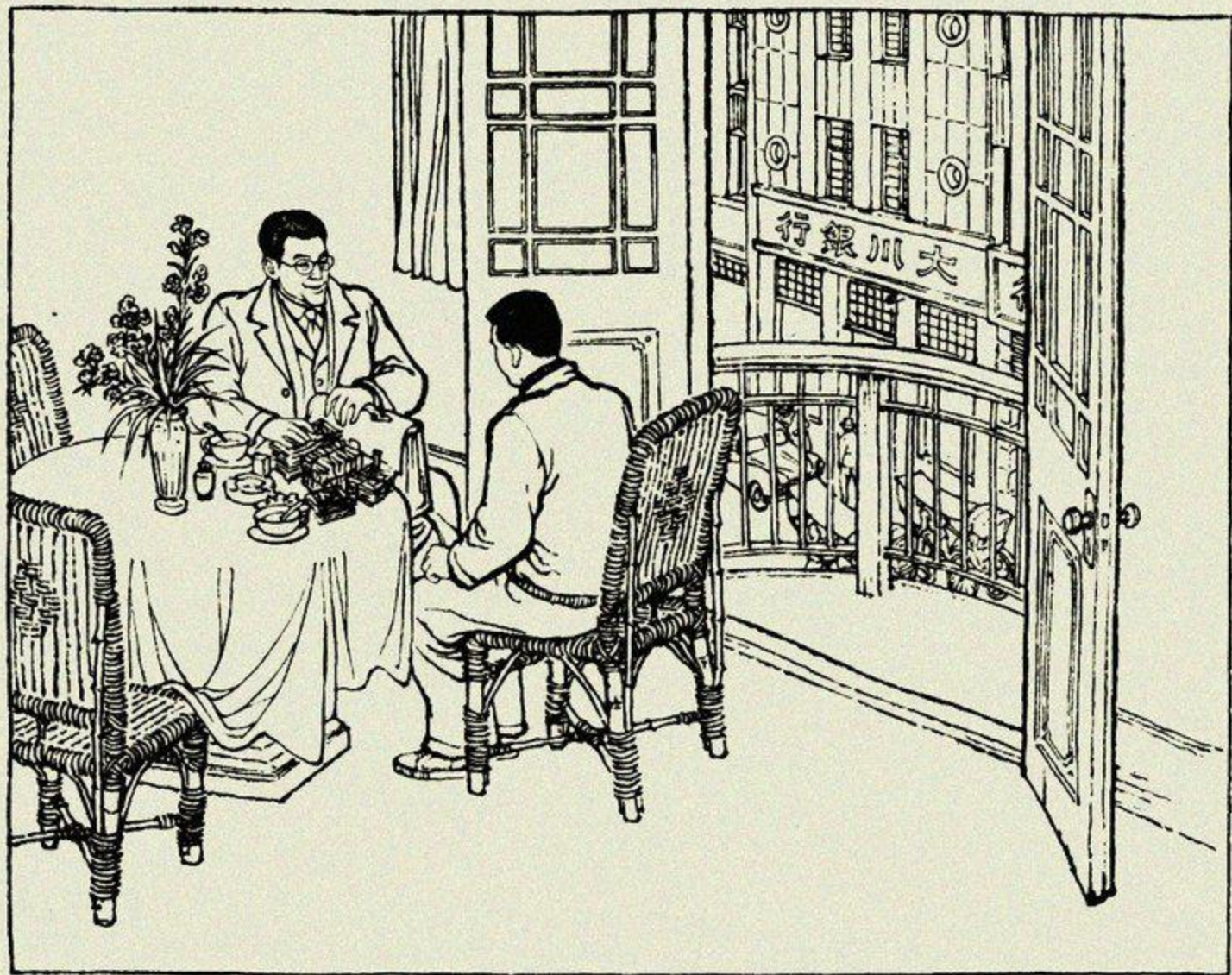
(114) 郑克昌想了一下,说:“这样吧!我在邮局还有几个朋友,我去找他们想想办法。”陈松林连忙阻止他:“不要找人!实在没有钱,就等些时候再说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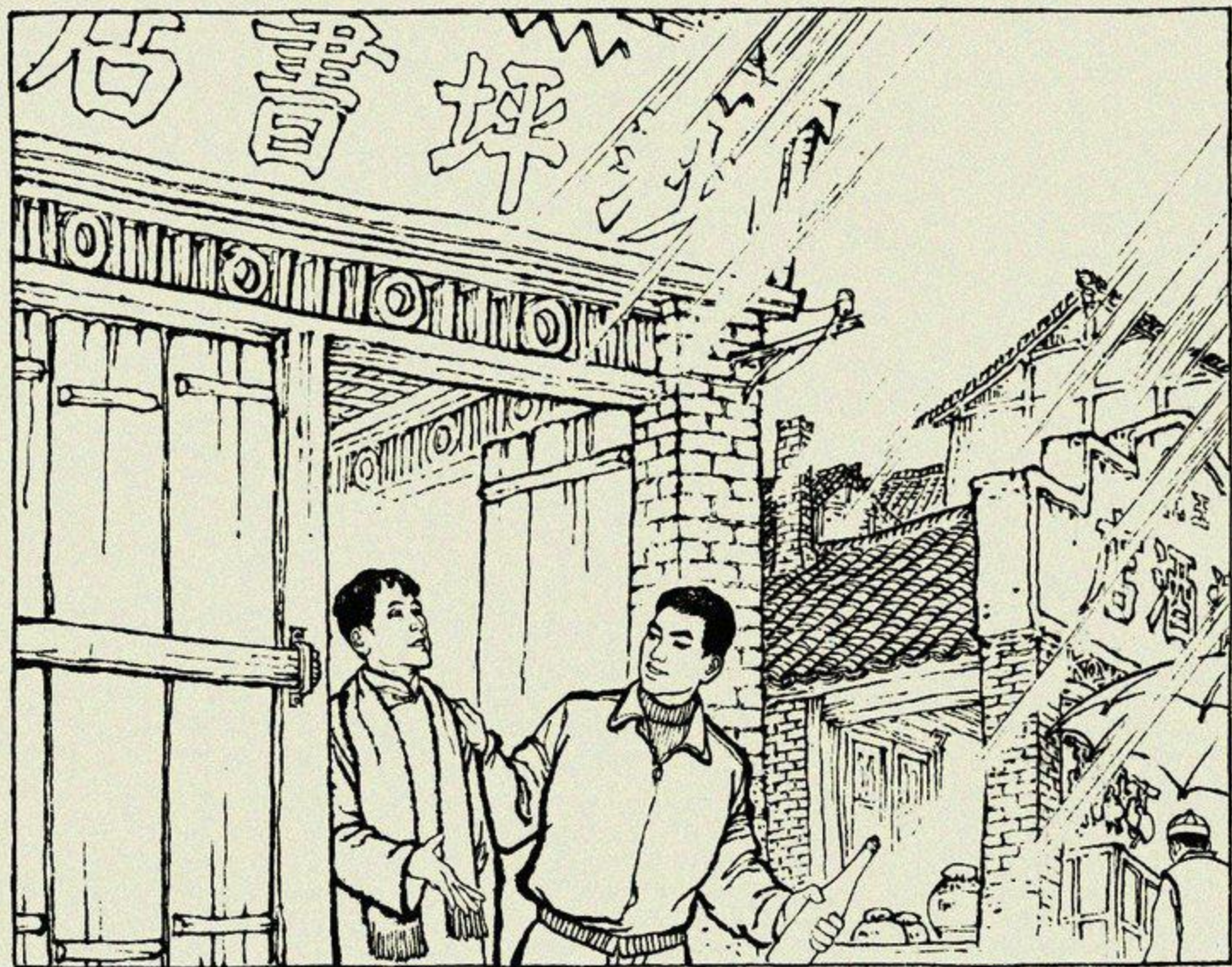
(115) 郑克昌突然站住了,一跺脚说:“这样办行不行?天气渐渐暖和了,我把大衣拿去卖掉。”陈松林连忙道:“不行,你连职业都没有,还能要你的钱?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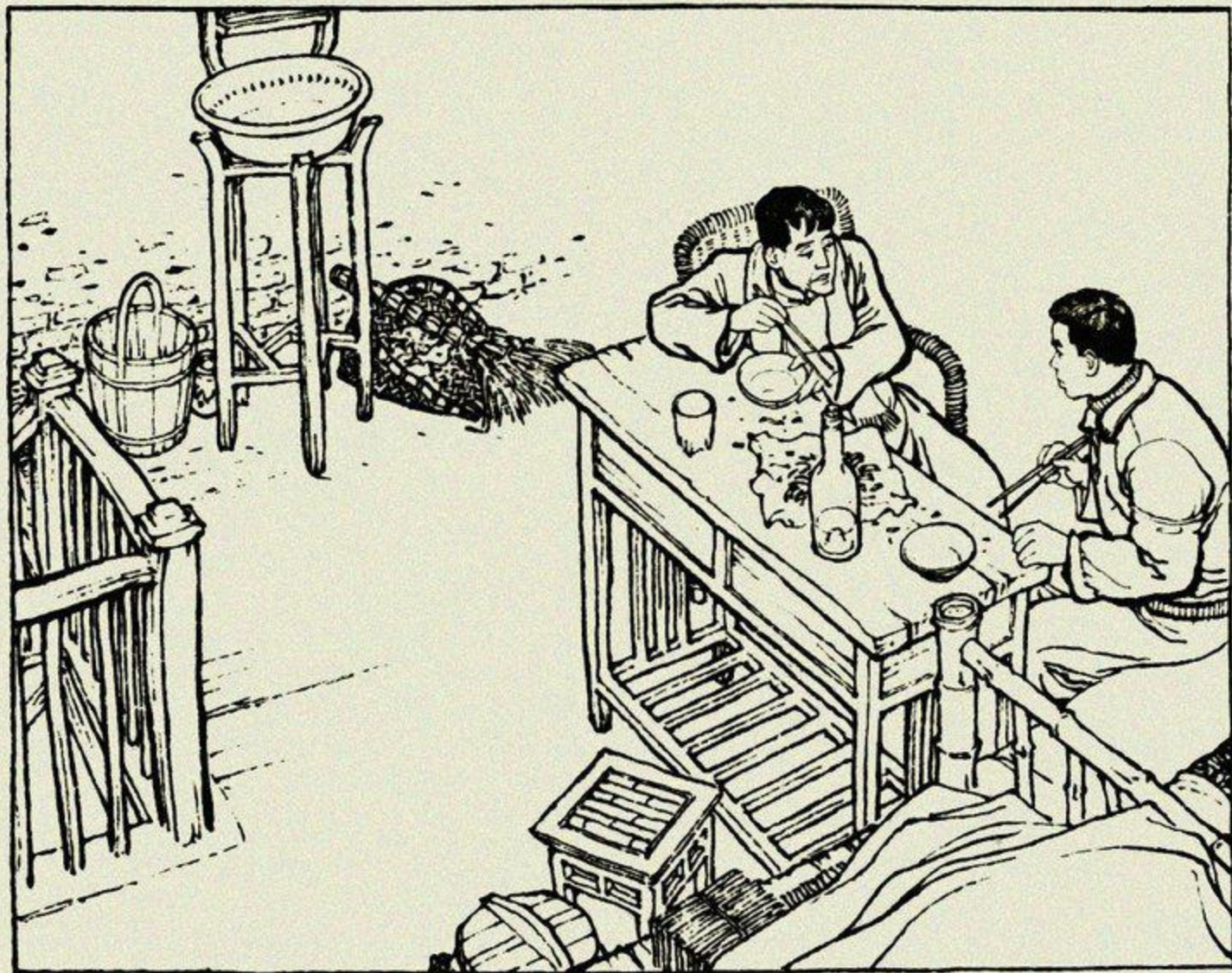
(116)第二天中午,郑克昌带来一些钱给陈松林,说自己卖掉了大衣和铺盖,一文钱也没留。陈松林连声说:“这怎么行!这怎么行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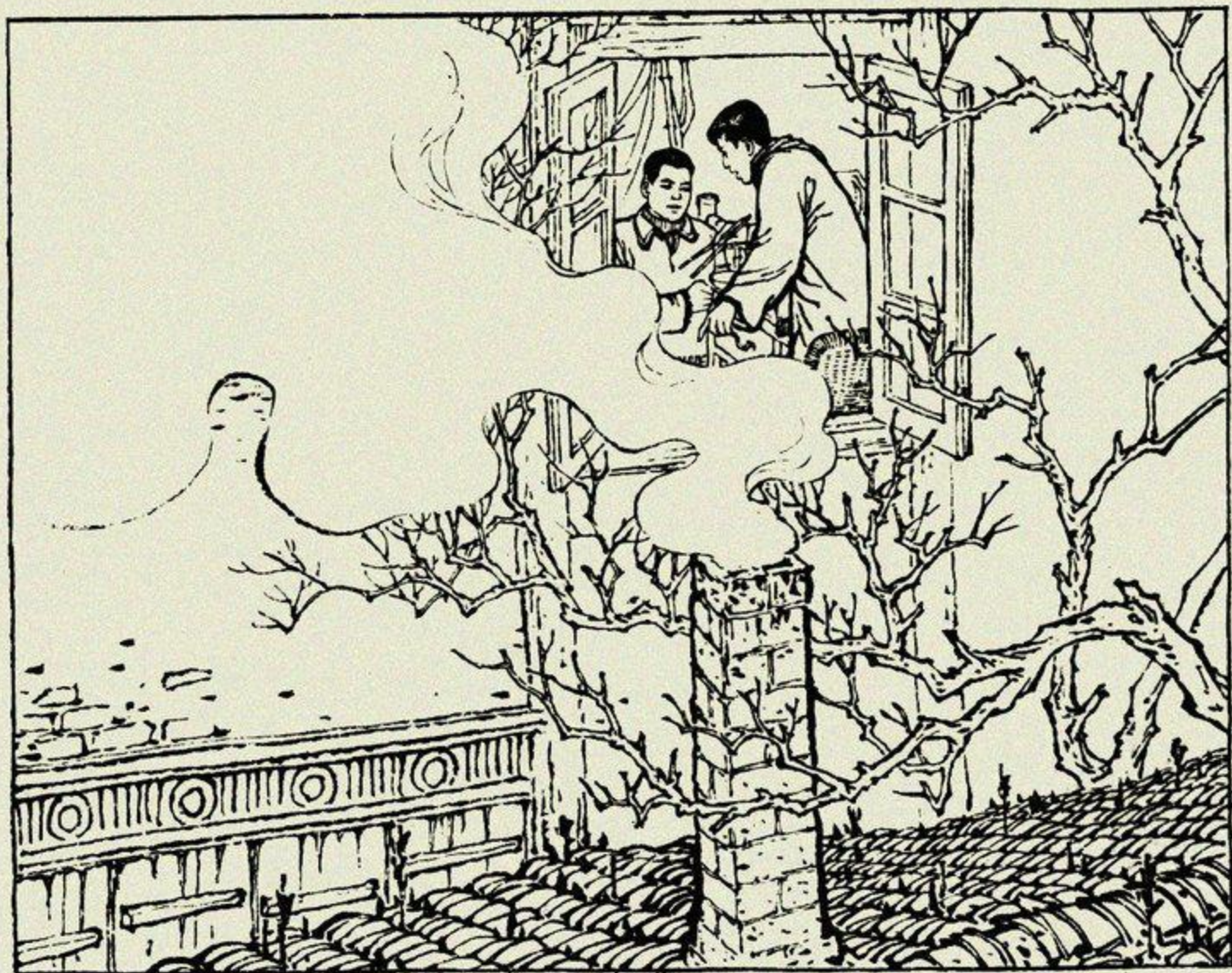
(117)甫志高知道这事,也感到意外,但随即兴奋地笑起来:“这说明群众对文艺刊物的支持啊!”他拿出凑集的一笔钱,叫陈松林先买报纸,作为办刊物的准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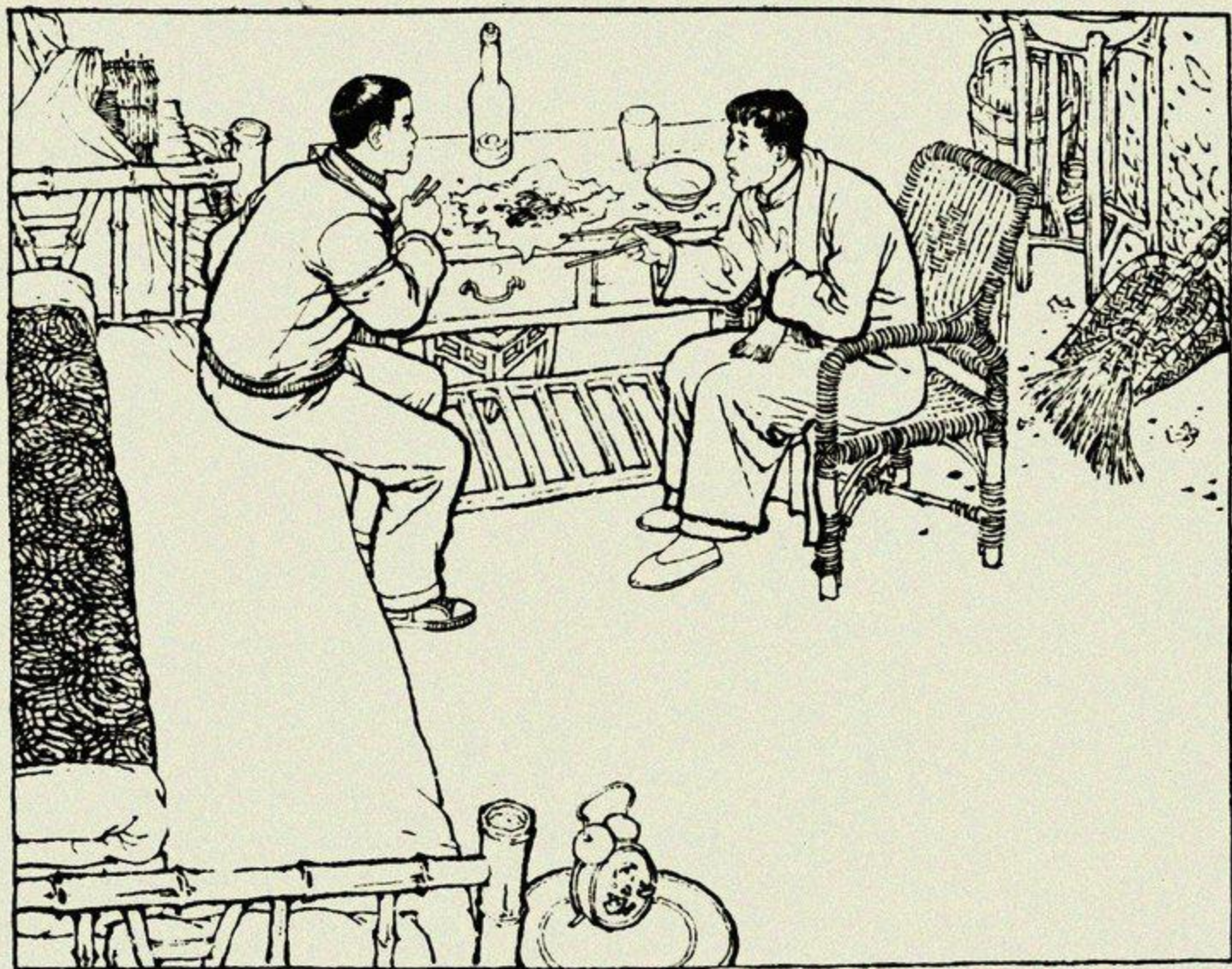
(118) 从此，陈松林和郑克昌更加接近了。这天晚上，郑克昌在书店看书看得太晚了，天又下雨，陈松林便留他等雨住了再走，又去打了烧酒，两人对饮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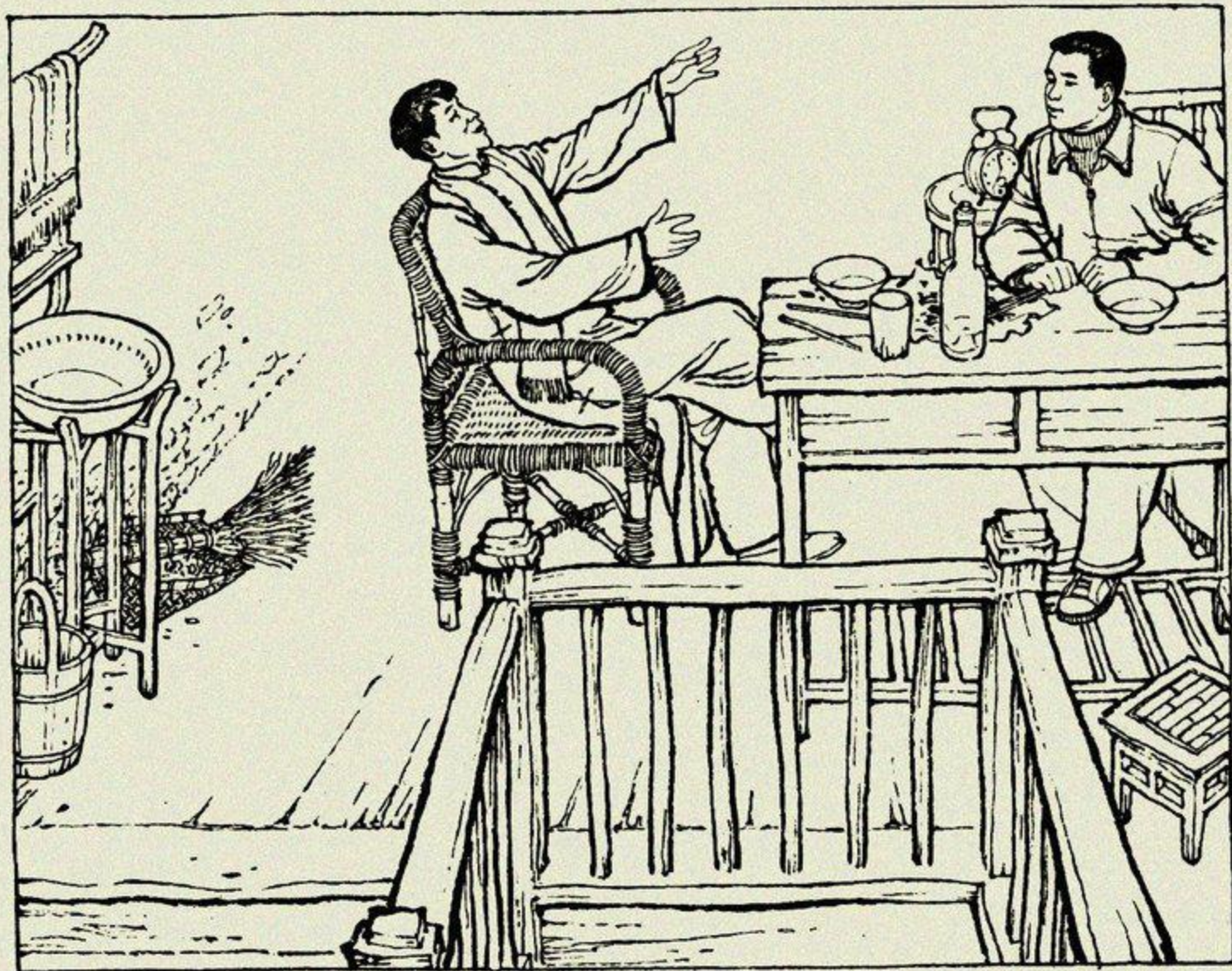
(119) 几口酒下肚，郑克昌装着话也多了：“在这肮脏的社会，有钱人大吃大喝，穷人饭都吃不上，我就是个例子。小陈，我有时简直想自杀算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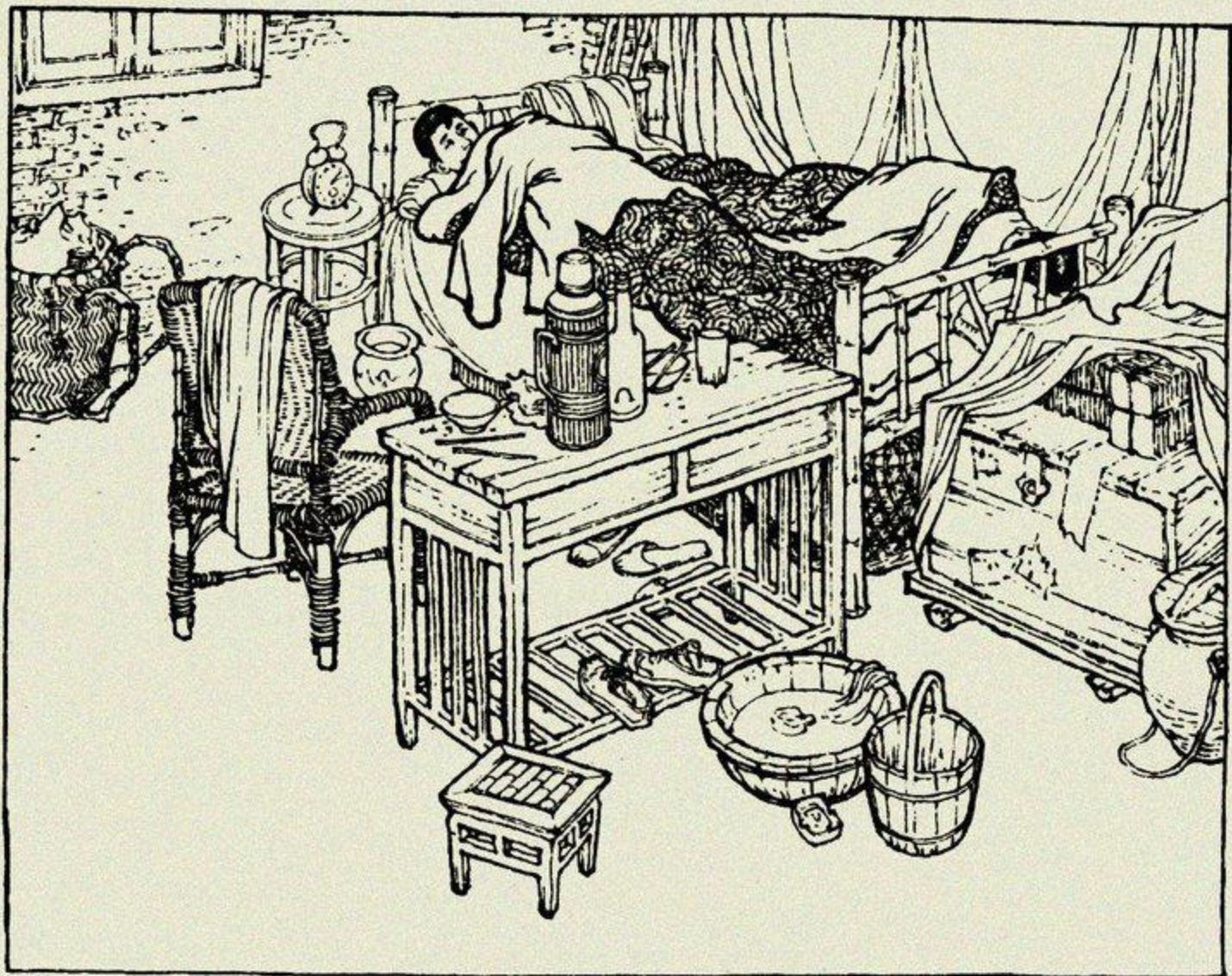
(120) 郑克昌低声说：“你知道一个秘密刊物叫《挺进报》么？我就在这件事上出了问题。”陈松林同情地望着郑克昌，问道：“后来怎么样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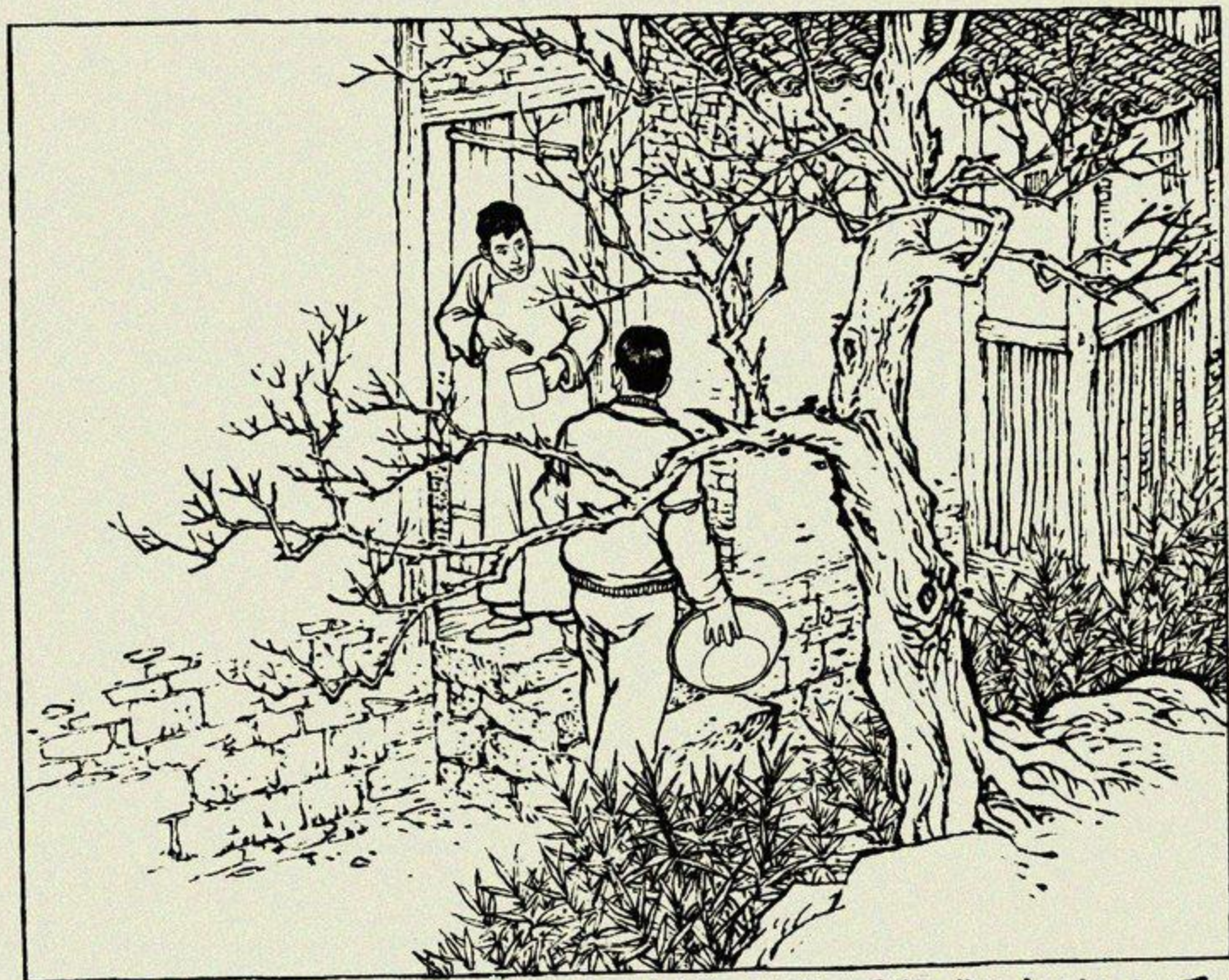
(121) 郑克昌告诉他, 邮局里有个读书会, 参加的都是进步青年, 他也参加了。会长常把《挺进报》给他们看, 他就是因为看《挺进报》被科长发现开除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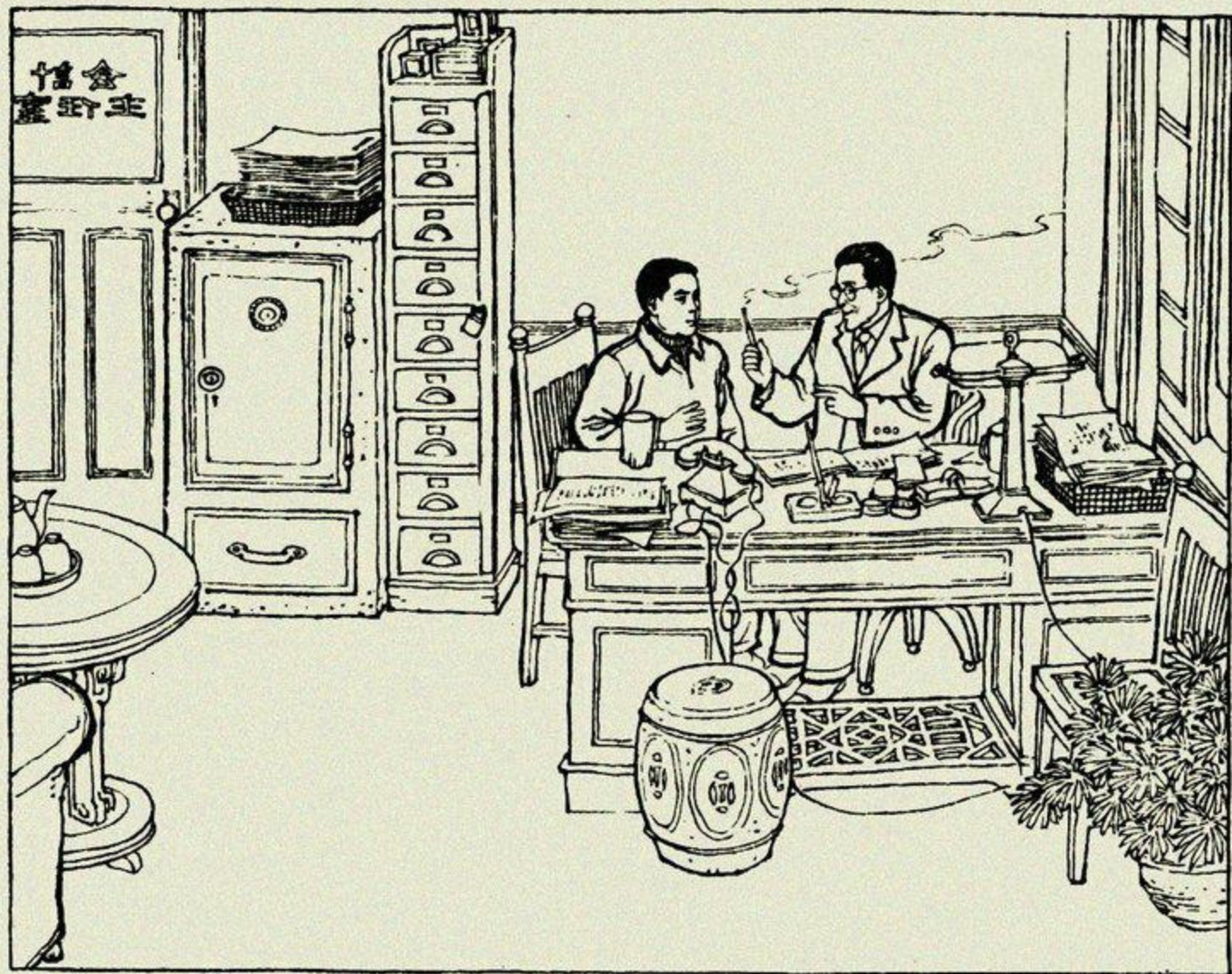
(122) 郑克昌说：“国民党好歹毒！在邮局设立邮检组，《挺进报》全被扣下来，我们‘读书会’的人，常常偷偷把扣下来的东西，重新丢在邮筒里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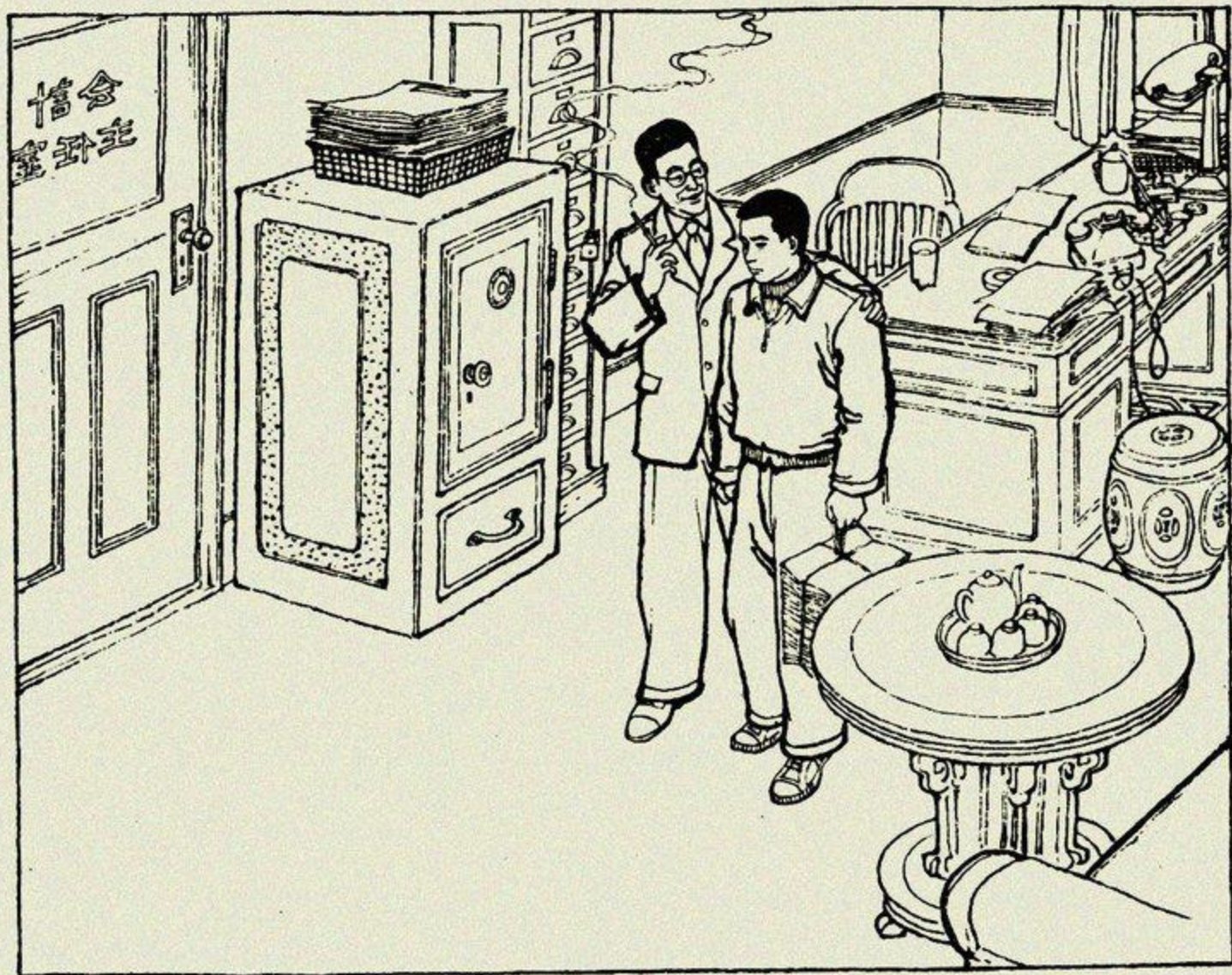
(123)郑克昌一看钟,已经一点啦,他慌慌张张地站起来要走。这时雨虽停止了,但陈松林知道重庆大学已关了校门,便留他在店里过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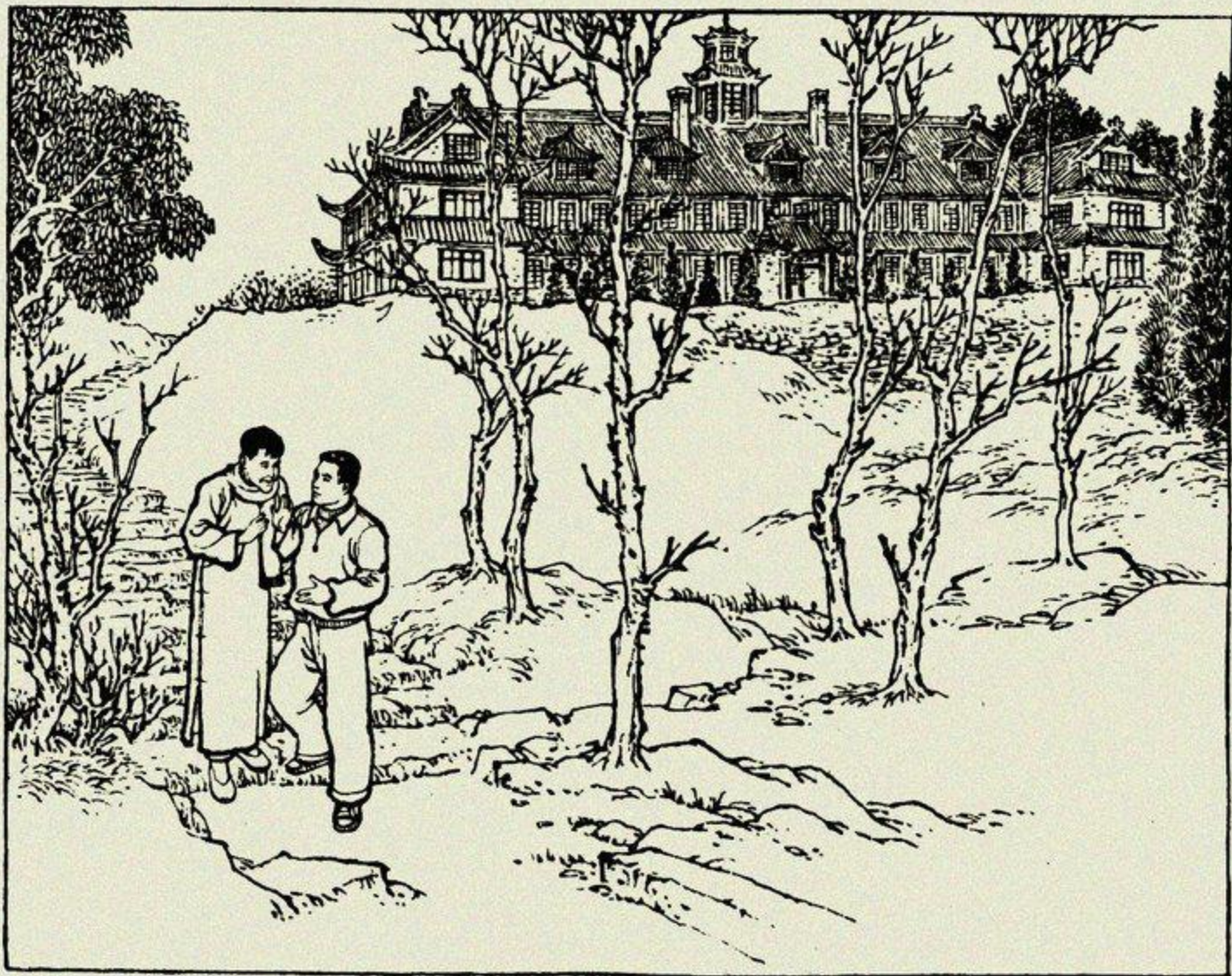
(124)第二天一早，郑克昌说：“我看你们书店人手太少，我反正还没有找到职业，如果可以，我愿意给你们帮忙。”陈松林说这事要问过经理才能给他回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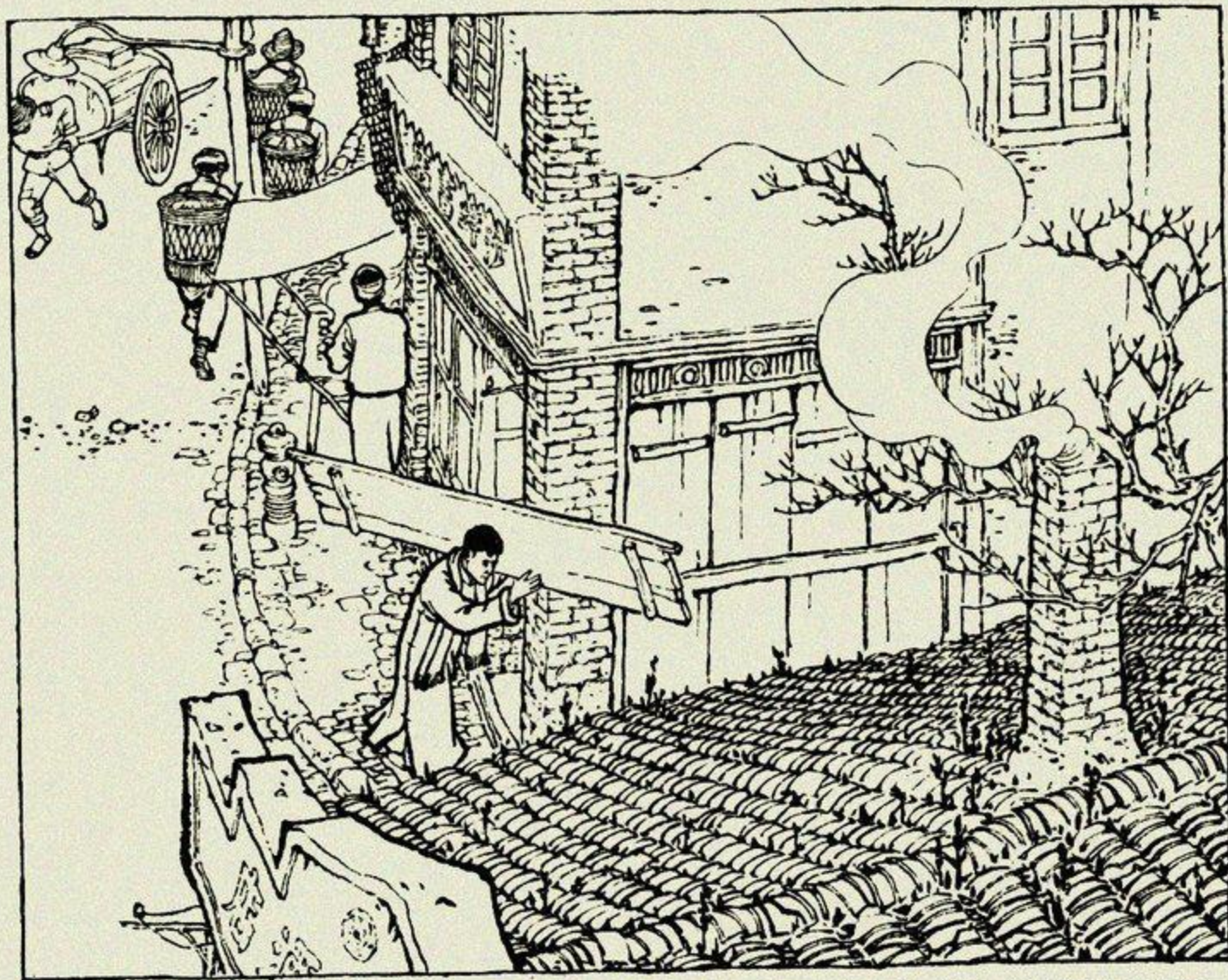
(125) 过了两天，陈松林将郑克昌的要求汇报给甫志高，出乎陈松林的意料之外，甫志高竟一口答应了：“反正书店要添人，郑克昌总比外人强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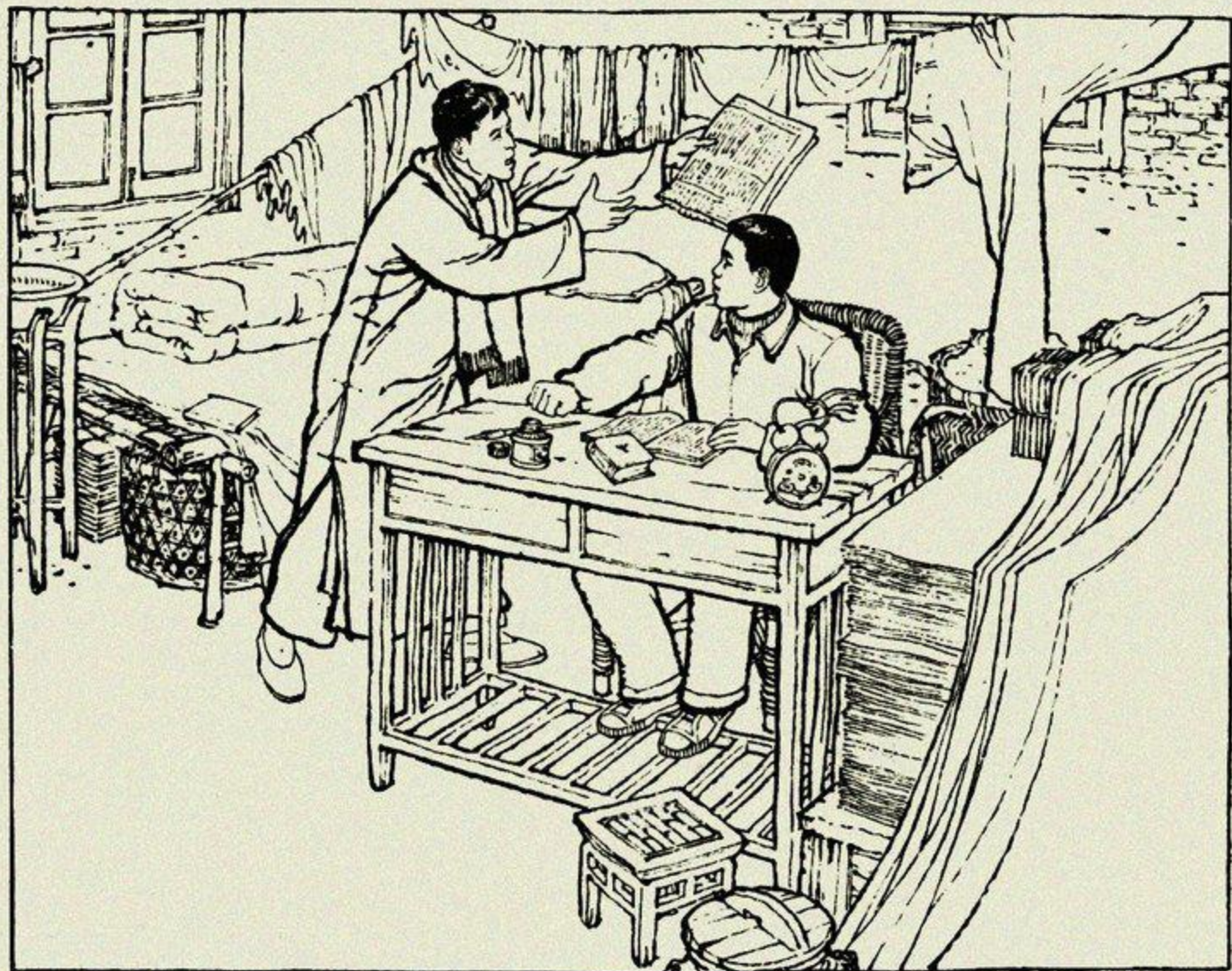
(126) 甫志高要陈松林先考查郑克昌一些时候，并且想出了一个考查郑克昌的办法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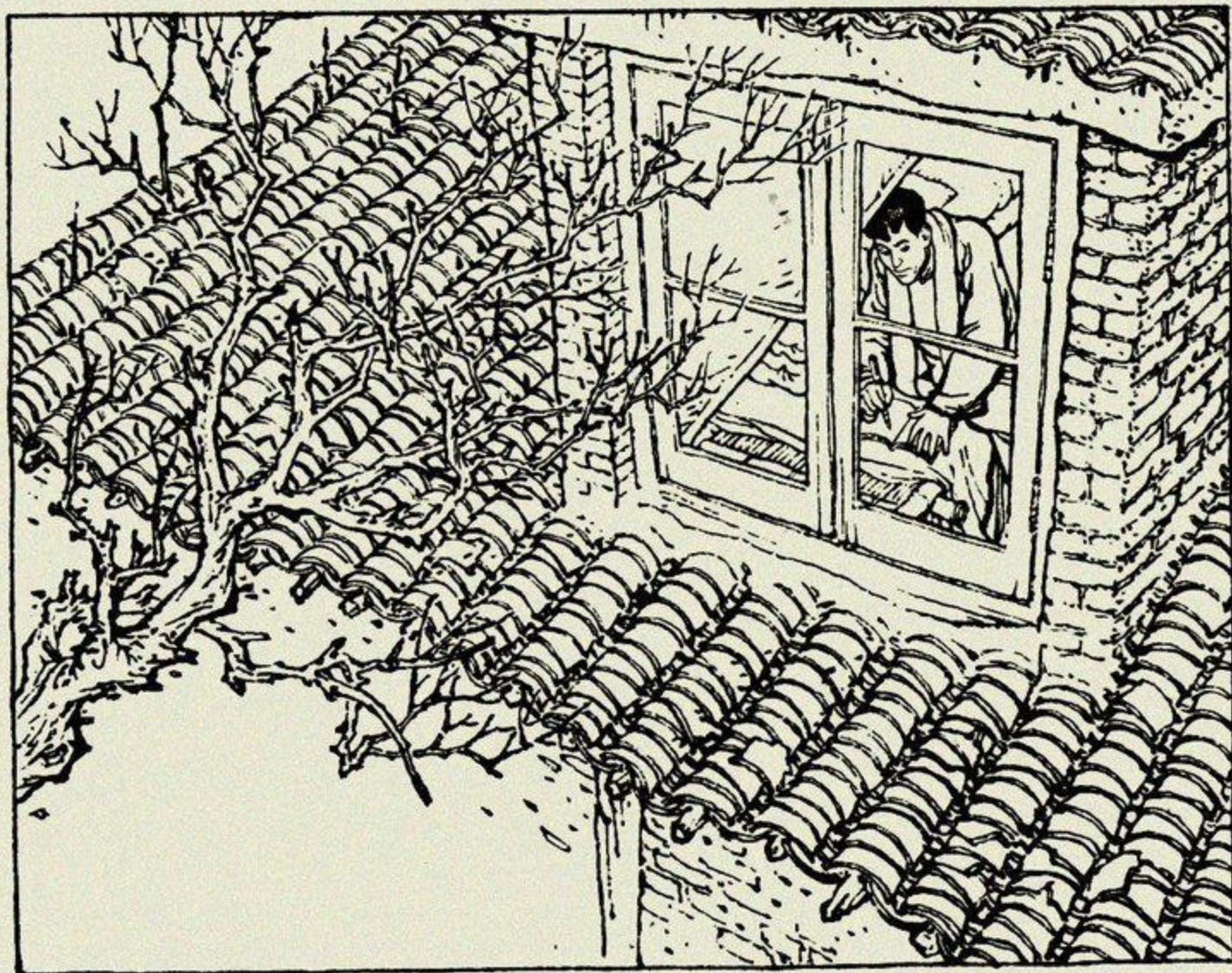
(127)陈松林遇到郑克昌，叫他搬进书店来住，郑克昌高兴得很。听小陈谈起报酬，忙说：“只要有碗饭吃就行。有这么多书看，已经够满意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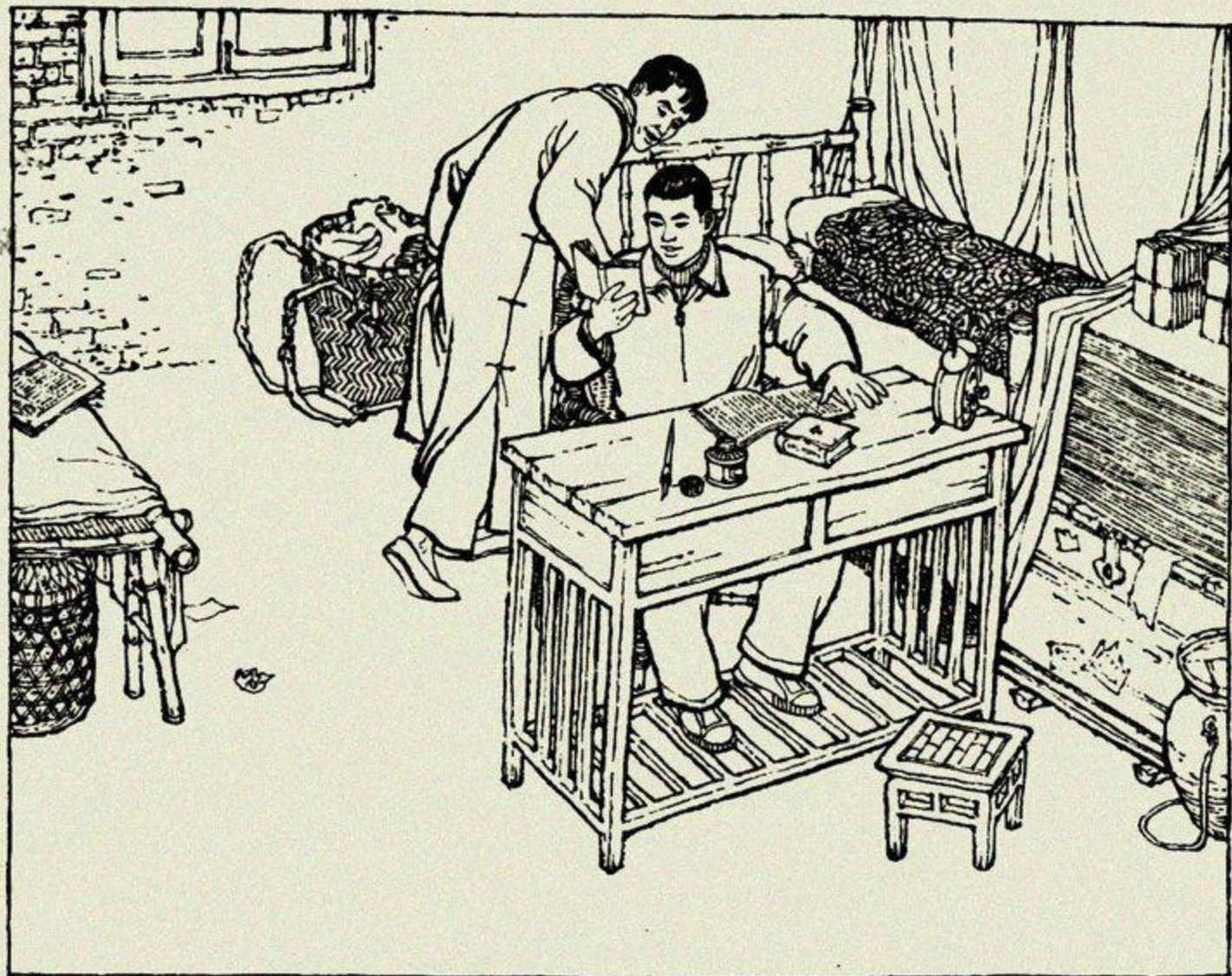
(128)当天,郑克昌就搬进了书店,在小楼上另搭了一张床铺。每天很早起来,下店门,扫地揩灰,样样都来。一有空闲就看书,干得非常起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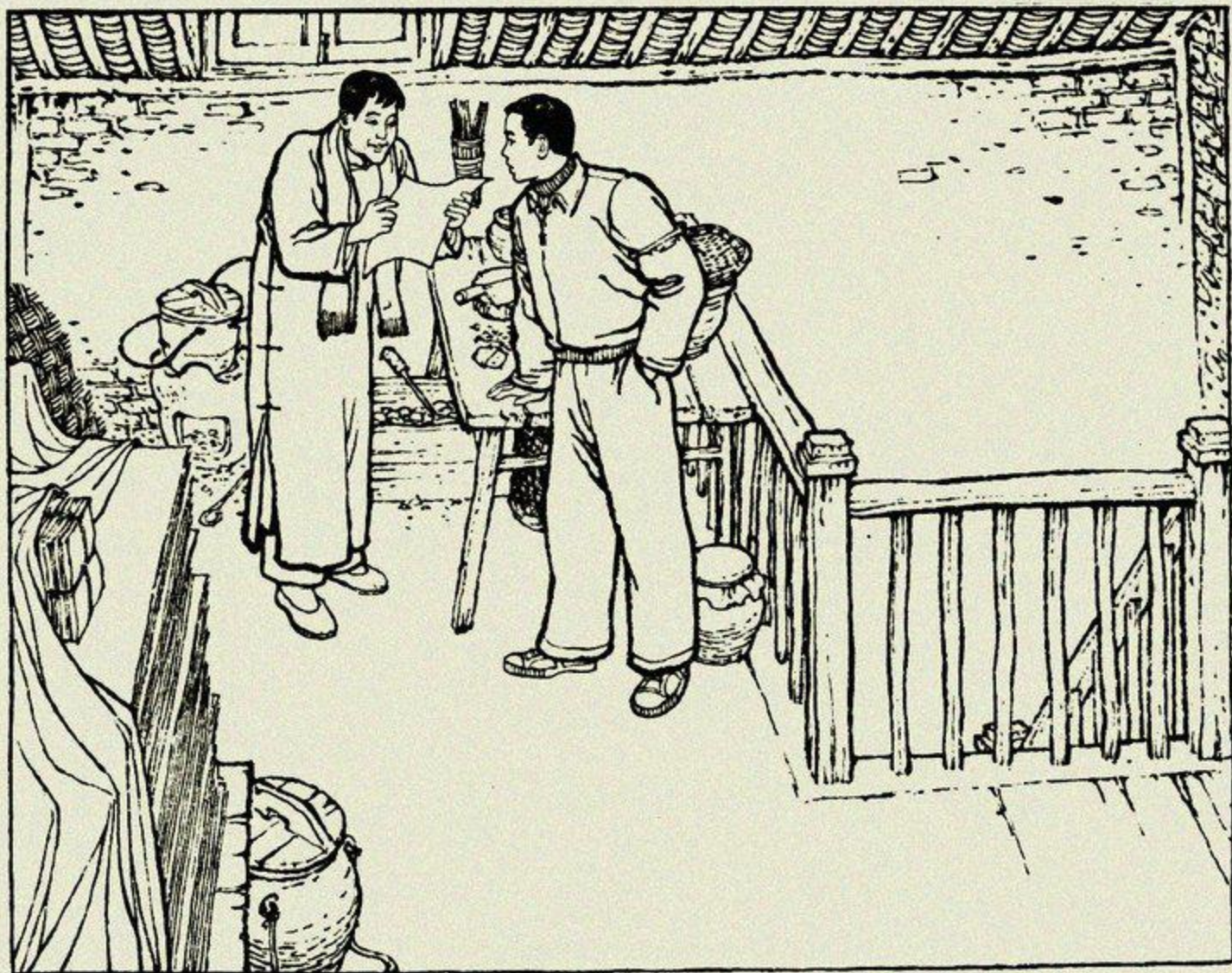
(129) 白天,陈松林有了帮手,到了晚上,两人总要议论议论天下大事。有一次,谈到物价飞涨,法币贬值,人民生活穷困,郑克昌气愤得大骂国民党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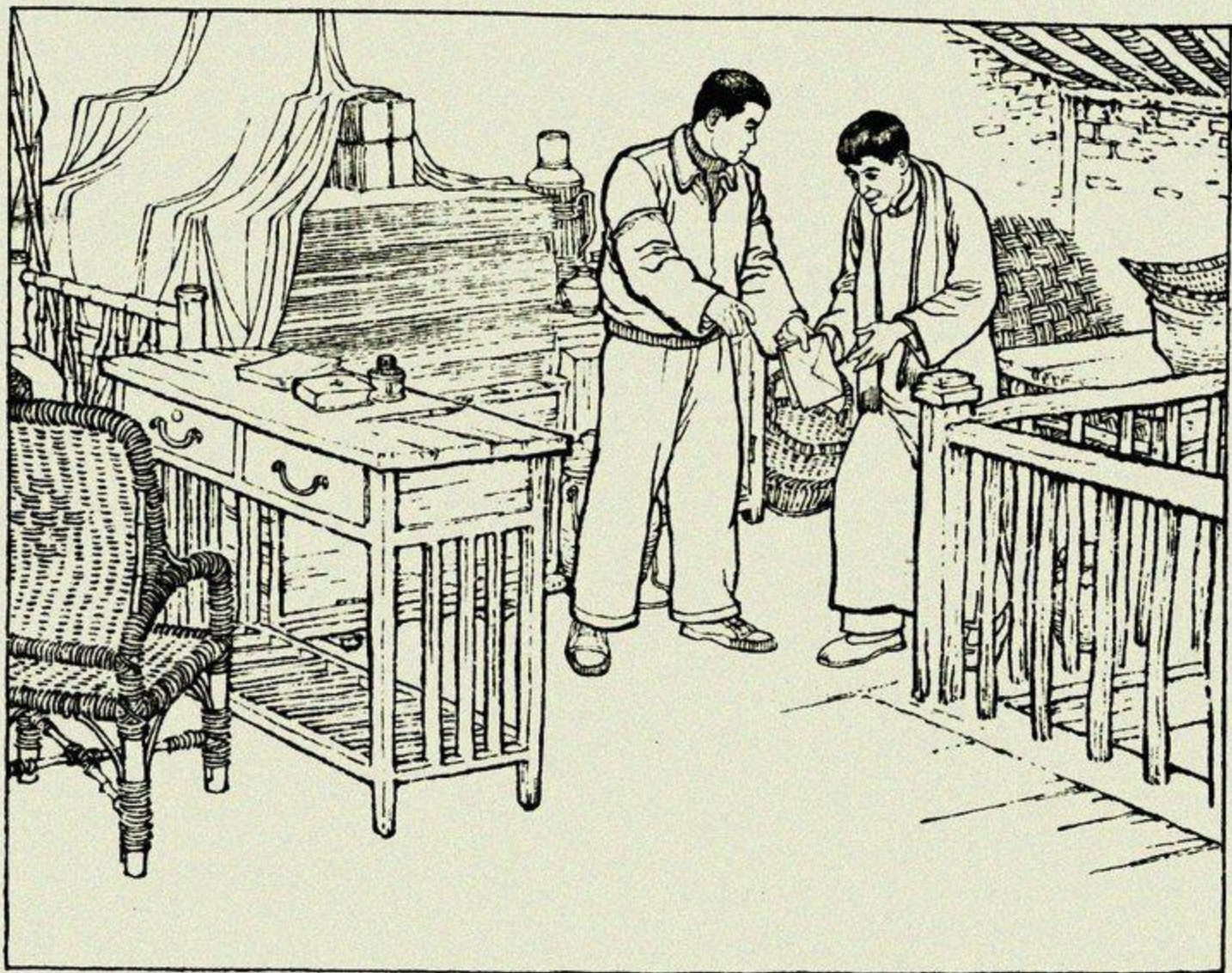
(130) 随后, 郑克昌就写诗, 写一句, 哼一句, 写好后, 高兴得抱着陈松林的肩膀, 说这是他写得最满意的一首政治讽刺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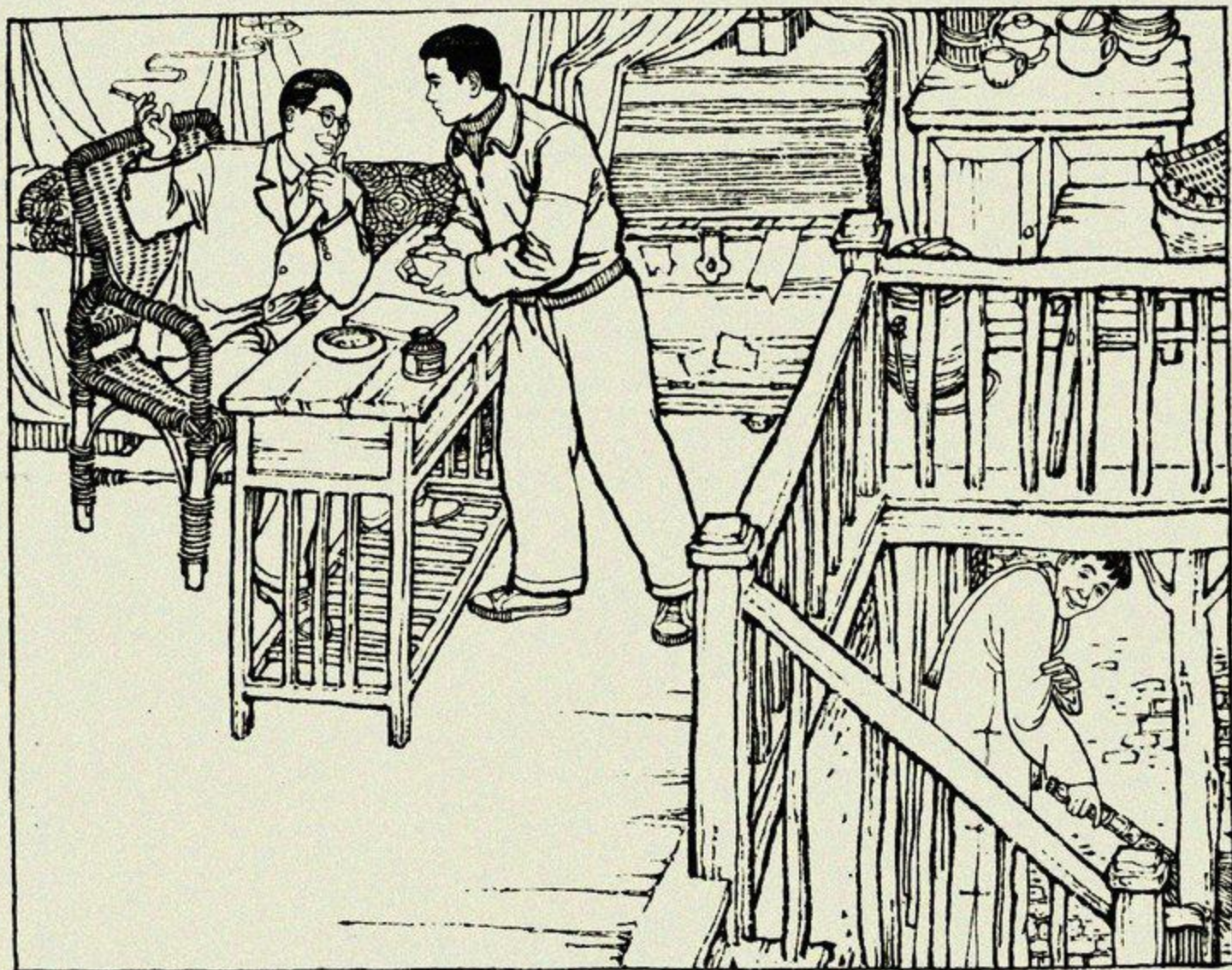
(131)陈松林接过来一看,只见题目是“上毛房拉屎”。诗句是:“踏进毛房去拉屎,忽然忘记带草纸。袋里摸出百元钞,擦擦屁股满合式。”看完,不禁哈哈大笑。



(132)过了几天,陈松林想到甫志高的嘱咐,便把最近一期的《挺进报》拿给郑克昌看。郑克昌一见,眼睛发亮,双手抖颤着:“真没想到我又看到了《挺进报》。”



(133)接着,陈松林按照甫志高的指示,要郑克昌通过邮局里的朋友,试着寄几份《挺进报》,收件人都是化名的。郑克昌也一口答应。



(134) 事后,陈松林倒有些提心吊胆,怕出事情。这一天,甫志高到店里来,陈松林问起这桩事,甫志高高兴地说:“‘东西’收到了。如何?我的眼力不错吧!”

统一书号: T8081·5518

定 价: 0.19 元

红 岩 (一) 山城风暴

原著 罗广斌 杨益言 改编 可蒙 绘画 韩和平 罗盘 金奎 顾炳森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上海长乐路六七二弄三三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02 号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虹口印刷厂印刷
开本 787×1092 1/60 印张 2 12/30 1965 年 4 月第 1 版 1965 年 11 月第 4 次印刷 500,001—835,000